

武俠世界
第37年
41
$20.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雲劍飛先生所著的巨型小說「龍騰鳳飛」。蕭原因追緝悍匪尚鐵成，受到保安隊隊長白進喜、隊副洪豐的讚許，並熱烈招待他，押解悍匪上省城路上，不料被陷山洞，險死還生……雲劍飛先生所著的緝兇故事峯廻路轉，打鬥場面激烈，更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欲知曲折迂迴的追緝過程，蕭原如此精明幹練的追捕手爲何會身陷坑洞呢？他是如何逃出生天？請細閱本文便知。

*　　*　　*

本期選刊龍乘風先生撰著的中篇「風雪英豪錄」。相信本刊的擁戴者對龍乘風先生所撰的故事並不陌生，新故事依然予人流暢清新之感，請欣賞。

麥浪先生所著的「血旗」完結篇刊在本期，欲知梁天傑等一班義士的壯舉是否達到目的呢？宦官劉瑾的下場如何？請莫錯過。

*　　*　　*

下期將刊登石中奇先生撰著的「洞房花燭夜」續篇「燭影飛鴻」，切莫失諸交臂。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41期
（總號190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追緝技擊故事／雲劍

飛鳳騰龍

文・飛雲
圖・飛可

含冤受刑　捨命救友

烈日當空。

猛烈的陽光肆無忌憚地晒在每一寸土地上，任何人要是走出屋外，都會曝晒於陽光下，彷彿置身於一隻燒紅了的大鐵鍋內——遲早會被烤熟。

如此大熱天時，即使是販夫走卒，也會找個蔭涼的地方歇個晌。

事實上，在這麼酷熱的晌午時分，日頭曝晒的大地上，不要說人，連條狗，甚至一隻螞蟻也看不到，天上更是連飛鳥也看不到一隻。

可是，在金鷄寨外，卻有一個人在火辣辣的日頭下，任由曝晒。

那人該不是鐵鑄的吧？居然不怕被毒辣的日頭曝晒，即使眞是個鐵人，在那熱辣辣的日頭下，亦會被晒得昏眩過去。

看清楚，那不是一個鐵人，乃是一個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一個活人。

而且，還是一個年輕力壯的青年。

那個在烈日下曝晒的年輕人，不但上身赤裸，還被牢牢地綑在一根十字形的木柱上，動彈不得。

那年輕人赤裸的上身給毒辣的陽光晒得通紅，猶似燒猪皮一樣，搭拉着的腦袋盡量偏側一邊，躲避毒辣的陽光曝晒。

——那年輕人全身上下只有頭頸可以活動。

這情形，有如一個人活生生給慢慢烤熟，烤死。

這種殺人的手法，好不殘酷。

那年輕人用力咬着乾裂的嘴唇，極力忍受着那種令人難以忍受的煎熬。

這樣晒下去，那年輕人遲早會被晒乾，脫水而死。

是甚麼人用這種殘酷的手段處死那年輕人？

那年輕人犯了何罪，要遭受這種酷刑處置？

爲何沒有人對他加以援手？

莫非金鷄寨的人都見死不救，毫無惻隱之心？

在寨口那座聳立的門樓陰影下，原來聚集了一大羣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在守在寨口前的八個寨丁持槍强壓下，只能懷着憤怒、悲憫、焦急、無奈的心情，看着那個給曝晒在毒辣日頭下的年輕人。

有幾個婦人眼裏不自禁流下淚來。

一個老漢直搖頭悲嘆。

站在最前面的一個年輕人滿臉怒憤，雙拳緊握，在寨丁以手上的步槍阻攔下，也不敢輕舉妄動。

一個年約十歲的小童抬起頭，忍不住向站在身旁的父親道：「阿爸，石峯哥快給烤死了，瞧啊，石峯哥上身給烤晒得紅通通的，像烤猪皮那樣。阿爸啊，石峯哥爲何被綁在那裏給毒辣的日頭烤晒，寨丁爲何不讓海神哥他們出寨解下石峯哥，扶回寨裏？」

做父親的深深嘆口氣，抬手在兒子的頭上摩撫着，語帶憤慨地道：「小黑，寨主與幾個長老一口認定石峯偷了天貴家的兩頭牛，依照寨規，要受懲罰……」

「阿爸，我不相信石峯哥是偷牛賊，石峯哥不是那種人。」小童天眞地叫嚷。

做父親的忙一手掩住兒子的嘴巴。「小黑，別喧叫亂嚷，阿爸也不相信石峯是那種手脚不乾淨的人……」

「阿爸既然也不相信……」小黑用手抓住父親的手臂，雙眼睜得渾圓，希冀地看着父親。「……」

做父親的不讓兒子說下去，嘆口氣道：「小黑，阿爸和你不相信是沒用的，寨主與長老都相信，石峯便成了偷牛犯……」

「阿爸，我不服氣……」小黑憤然道。做父親的一手掩住兒子的嘴兒，低聲道：「小孩子不要亂說話！萬一給……人家聽了去，不得了。」兩眼飛快地朝站在身旁四周的人羣溜了一轉。

幸好附近並沒有寨主的人，做父親的頓時鬆口氣，恐防兒子再童言無忌，惹禍上身，一手抓住兒子的手臂，急急道：「不要看了，免得心裏難過，回家去！」拉着兒子往人羣外擠出去。

陡地一聲嘶啞的叫聲響起：「放開我！水……給我水喝啊……我受不了！一槍殺死我呀！求求……」

做父親的忙停下來，回頭張望——其實他不用張望，也聽出那叫聲是給綑在寨口外曠地曝晒的年輕人——石峯發出的。

確是給曝晒得奄奄一息的石峯發出的慘叫聲。

聚在寨門口內的人羣頓時起了一陣騷動。

——哎，比一刀殺死他還慘酷啊！

——那裏是人受得了的！

——太過份了！

人羣中接連响起聲聲悲憫的嘆息。

「放咱們出寨！」站在最前面的幾個青年再也按捺不住，發出怒叫聲：「再不將石峯解下抬回來，他不給烤死，也會渴死！」怒叫聲中，幾個青年不顧一切往外衝——欲衝破那幾個寨丁的阻攔。

八個寨丁給推撞得站不住脚，往後跌退，其中一個寨丁厲聲喝道：「統通站住，不要動！往後退！

聽到沒有！」

那幾個青年充耳不聞，奮力往前衝，有兩個青年衝破寨丁的阻攔，飛奔向搭拉着腦袋，無法呼叫出聲的石峯。

「砰」然一下槍聲乍响，震得人羣心頭顫動，不由自主靜下來——全都靜止下來。

那兩個衝出寨口外的青年亦被那一下槍聲震得停住脚步。

開槍震懾住人羣的，是那個發出厲喝的寨丁。

眼見將人羣震懾住，那個寨丁可神氣了，手上的步槍往人羣一指，兇巴巴地喝道：「都給我退後，散開！那一個不走的！押回隊上關起來。」

其餘幾個寨丁發出連聲吆喝，以助聲勢，同時拿槍柄去砸那幾個站着不動，怒憤塡膺的青年，「走，走！你他媽的可是要吃苦頭！」

那幾個青年雖然心中不忿，但在槍柄的砸撞下，不敢不往後退。

那兩個衝出寨外的青年進退維谷，其中一人張口怒道：「你們還有人性麼？忍心看着石峯給活生生被毒辣的日頭烤晒至死？你們也是人啊！一點惻隱之心也沒有嗎？」

「住口！」那個開槍彈壓的寨丁走到那兩個青年面前，惡狠狠地拿槍柄在兩人身上砸了一下，「海坤、阿勇！你兩個可是要造反？快滾回寨內，滾回家，聽到沒有！」

兩個青年——左邊那個原來叫海坤，右邊那個自然叫阿勇了，怒睜雙眼，兩手用力拳握，憤怒地哼了一聲，往地上吐口唾涎。「狗！」憤忿地往回走去。

那個寨丁雙眼一翻，兇惡地朝海坤、阿勇兩人吼道：「哼嘿嘿！站住！你他媽的膽敢駡我？你他媽的好可惡！」追上去，拿起槍柄便往海坤、阿勇兩人身上砸去。

海坤霍地扭轉身，手臂一抬，擋住砸來的槍柄，憤怒地道：「孫七，別在我眼前耍威風！我不怕你，你敢再動手砸我，我要你像狗一樣趴在地上！」

阿勇也怒視着那個寨丁——孫七。「狐假虎威！狗腿！可惡！」

那個寨丁——孫七給海坤的氣勢所懾，怯退半步，翻着一雙兇光四射的三角眼，用槍嘴指着海坤，色厲內荏地吆喝道：「你他媽的在我孫七面前充好漢啊！有種的向我動手！我不一槍斃了你，不姓孫！」

海坤挺起胸膛，兩眼射出懾人的光芒。「你敢？我若是眨眨眼，不是阿媽生的！」

「你……」孫七臉上變色（心裏恨不得一槍斃了海坤，但却不敢造次）拿槍的手微微顫動，咬牙格格有聲，就是不敢開槍，僵住。

兩個寨丁眼見孫七與海坤僵持不下，急急上前，作好作歹，硬將海坤又推又扯，往寨口內推去。

孫七一口惡氣難消，朝着海坤的背後破口大駡：「你他的媽，有種的別走啊，看我敢不敢一槍斃了你，嘿嘿，自認不是阿媽生的。」

「姓孫的，閉上你的臭嘴巴！」海坤氣炸了肺，怒吼一聲，霍他掙脫兩個寨丁的挾持，轉身往孫七衝去。

孫七嚇得驚退一步，抬槍指向衝來的海坤，「站住！要不開槍！」

海坤一副不怕死的樣子，並沒有停下來。「孫七，開槍呀！不開槍的是狗種！」

孫七給海坤駡得惡向膽邊生！咬牙切齒兇惡地吼喝道：「你他媽的，我斃了你！」拉動槍栓，扣動扳機。

「七哥，別開槍！」兩個寨丁及時追上海坤，將他往回推，總算沒有鬧出人命。

幾個給趕進寨口內，被寨丁强壓住的青年看着，登時鬆口大氣。

「海坤，好漢不吃眼前虧，忍下這口氣吧，犯不着跟孫七這種人逞勇鬥狠。」扯着海坤用力往回拉的寨丁低聲勸海坤。

本欲張口回敬孫七的海坤聽了那個寨丁的話，馬上閉上嘴巴，不吭一聲，任由那兩個寨丁將他推拉回寨口內。

那幾個青年立時將海坤圍起來，發出一陣歡呼聲。

「阿勇，你們聚在這裏喧嘈甚麼？」驀他一聲吆喝响起，阿勇等人聞聲靜下來，張眼望去，只見五個人匆匆自寨那條大街口走出來，直衝寨口走來。

向寨口匆匆走來的五個人中，走在前頭的那一個腰掛匣子槍，留了一頭寸長的短髮，根根短髮如針，紫黑臉膛，滿嘴鬍茬，兩道濃眉下是一雙突眼，鼻樑上有一道疤痕，幾乎將鼻樑一分爲二，顯得那個獅子鼻更大，配上那張雙唇無法閉攏，露出半截大門牙的嘴巴，相貌好不醜惡。

「海坤哥，是斷樑虎邱金帶着四個寨丁趕來。」一個站在海坤身旁高個子急急低聲地對海坤說着。

海坤吸口氣，壓着聲道：「別怕，斷樑虎來了又怎樣？別被他的惡相嚇了！」

本來心裏有點慌怯的幾個青年，聽了海坤的話後，頓時膽氣陡壯。

幾個寨丁看到斷樑虎邱金，都站着不動，只有孫七連跑帶走迎上去，嘴角露出陰險惡毒的笑意。

「報告隊長，海坤他們聚在寨口起哄鬧事，並强闖衝出寨外，要

救回石峯，我見他們聲勢洶洶，眼看無法强壓，只好向天開槍阻嚇，總算將場面鎭壓住，可是，海坤却不理會我與弟兄們的勸阻，不肯離去，强行硬闖，還煽動阿勇他們衝出寨外去救石峯，帶頭鬧事的是他！幸好隊長你及時趕到來，要不，我恐怕鎭壓不住他們。海峯那傢伙根本不將我們放在眼內。」孫七乘機報復，加油添醋地向邱金指控海坤。

聽孫七對邱金的稱呼，邱金原來是隊長。

邱金確是金鷄寨自衞隊的隊長。

那時候，可謂拳頭在近，皇帝在遠，若是手上掌握了槍桿子，那更是如虎添翼，惡霸一方。事實上，在金鷄寨內，除了寨主外，邱金便是第二號人物。

聽完孫七的話，邱金來到海坤面前，一雙突眼兇光閃閃地在海坤臉上溜了一轉，咧嘴冷笑兩聲。「海坤，別以爲你爺爺是寨裏的長老，太不將人放在眼內，膽敢聚衆鬧事，破壞寨規！單憑這一點，我就可以將你扣押起，依寨規處置你？」

海坤挺挺胸，毫無懼色地道：「我們不忍心石峯在烈日下生生地烤晒至死，要孫七他們解下石峯抬回寨內。石峯雖然犯了偷牛罪，但罪不至死，再說，我們根本不相信石峯偷了天貴家的牛……」

「住口！」邱金露出滿口黃牙，厲喝一聲。「海坤，好大膽啊！竟敢說寨主與六個長老冤枉石峯，單憑這一點，就可以治你罪！」猛地左右開弓，摑了海坤兩個大嘴巴。

海坤被摑得臉頰登時紅腫起來，怒吼一聲：「你——我跟你拚了！」撲向邱金。

幸好阿勇等人一把將他抱住，要不，海坤准會吃更大的苦頭。

因爲被嚇退一步的邱金霍然拔出腰間的匣子槍，指着海坤，並扳開了大機頭。

「你他媽的，來啊！怎不撲過來，看我不一槍斃了你！」

孫七與邱金的四個隨從拿槍指嚇阿勇等人。

海坤怒憤得眼中噴火，連聲音也有點抖顫：「邱金，有種的開槍殺死我……」

阿勇等人用力抱住海坤，那知道邱金却乘機在海坤的肚子上踢了一脚，痛得海坤眼中流出淚來。

「你他媽的，殺你這狗崽子像踩死一隻螞蟻那樣容易，別以爲你那老不死的爺爺是長老，我便不敢動你，你他媽的，我才不將他放在眼內，你這狗崽在我眼中，狗也不如！」邱金破口大駡。

「姓邱的，有種的你放下鎗，我跟你拚個死活！」海坤掙扎着吼叫。

阿勇等人拚命死抱住海坤，不讓他掙脫，免他吃更大的虧。

「隊長，將他抓起來，好好整治他，看他還敢不敢口出狂言！」孫七乘機煽風點火。

他恨不得狠狠揍海坤一頓。

邱金忽然露齒惡毒地發出兩聲冷笑：「算了，我不再跟你這種狗崽子計較。你們不是擔心石峯會給活生生烤晒死嗎？嘿嘿，給你們一言提醒我，石峯確是罪不至死，要是他給晒死，我怎擔待得起？孫七，去提一桶水來，待我餵石峯喝水，他一定渴死了。」

孫七答應一聲，招呼一個寨丁跟他去拿水。

海坤聽聞邱金拿水給石峯喝，雖不知他安的甚麼心，爲了石峯，他按捺着，加上阿勇等人的一再勸阻，他不再跟邱金「撐」下去。

一個青年懇求道：「金隊長，求你大發善心，行行好，將石峯放回來吧。」

邱金一雙突眼瞪着那青年人，截然道：「放他回來？這個萬萬不能，我不敢違抗寨主與衆長老的議決，非要到天黑下來，不能夠將他鬆綁放回來。」

孫七接口道：「你們若是擔心他活活給晒死，何不求求天公，令到烏雲遮住日頭，那石峯便不用受毒日頭烤晒之苦了。」

「邱金，我願意代石峯受罰。」海坤忽然大聲道。

阿勇接口道：「我也願意代受罰！」

「我們願意輪着代石峯受罰！」另外四個青年異口同聲道。

邱金掃了海坤、阿勇等六人一眼，口裏發出嘖嘖聲：「夠義氣啊，可惜寨裏沒有這條規例。不過，你們既然如此夠義氣，爲了不讓你們失望，駡我無情，我特准你們陪石峯一起受罰，怎麼樣？」

「鬼話！」阿勇憤然道。

海坤却毅然道：「好，我到外面去陪石峯一起受罰！」

一個青年急道：「海坤，別上他的惡當，你陪石峯受罰有甚麼用，救不了石峯的呀！」

另一個青年跟着道：「海坤，那祇會遂了他的惡毒居心，笑你是傻瓜，你那樣做，對石峯一點好處也沒有。」

海坤笑笑道：「都不要說，我已拿定主意。」

「海坤，絕不後悔？」邱金不懷好意地瞪着海坤。

海坤慨然道：「男子漢大丈夫一言九鼎！」

「好！」邱金冷笑一聲，「脫去上衣，我馬上放你出寨陪石峯受

罰。」

「我陪石峯受罰，毋須脫光上衣！」海坤道：「我並沒犯事，我喜歡怎樣陪着石峯，你管不着。」

邱金窒了窒，耍起威風來：「我是隊長，我說怎樣便怎樣，你不依我的話脫光上衣，我不放你出寨外陪石峯受罰。」

「反口覆舌！」阿勇等人七口八舌出言嘲諷。「你不是人，你剛才還說海坤不得反悔，如今你却反悔，無恥！」

孫七喝道：「住口！好大膽啊！居然敢嘲罵隊長？通通將你們押回隊上，看你們還敢目中無人，起哄鬧事。」

海坤叱道：「孫七，你咋唬甚麼？是邱隊長言而無信，說了的話不算數，還算人嗎？」

「你他媽的狗崽子，閉上你的臭嘴！」邱金惱羞成怒：「你不依我的話做，滾回家去，別逞英雄充義氣，通通給我滾回家！」

海坤陡地邊除外衣，邊道：「好！我照你的話做。」飛快地將上衣脫光：「放我出去。」

阿勇等人看着，阻止不是，不阻止又不是，不知如何是好。

「有種！」邱金笑得好惡毒：「放他出去！」

「海坤……」阿勇急道：「別中他的毒計！」

其他幾個青年紛紛出言勸阻。

「阿勇，你們都回家去！」海坤對阿勇打個眼色：「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別讓人笑話！」大步往寨外走去。

「你們有種的跟海坤那樣，脫光上衣出寨外陪石峯受罰，沒膽麼，滾回家！」邱金朝阿勇等人吆喝：「趕他們走！」

那些寨丁馬上吆喝着揮動手上的步鎗，驅趕阿勇等人。

阿勇等人給連推帶砸，不得不往後退。

邱金邊跟着海坤往寨外走，邊朝孫七道：「拿那桶水來跟我到外面去，難得海坤如此義氣，我怎能說話不算數！」

孫七急急提起那桶水跟着走。

走出寨口外沒了蔭蔽的地方，馬上感受到那當空烈日的炙熱烤晒，裸露出古銅色上身的海坤雖則習慣了日晒雨淋，但突然曝晒之下，亦禁不住全身皮膚顫慄了一下。

這時候，日頭已向西偏移。走在烈日烤晒之下，恍似置身於蒸籠之內，不但炙熱逼人，連腳下的土地也燙熱難忍。給綑綁在木柱上動彈不得的石峯，一直遭受烈日烤晒，早已支持不住，快要暈死過去。

受慣了日晒雨淋的石峯雖則仍未給烤晒得暈死過去，但本來古銅色的裸露上身已給毒辣的日頭烤晒得瘀紅，就像烤焦了的豬皮。

「石峯！」海坤看到石峯那奄奄一息的樣子，感同身受（事實上他已感受到在烈日下烤晒的滋味），張口呼叫一聲。

嘴唇焦裂，偏垂着腦袋，雙眼閉着的石峯聽到有人呼叫他，眼皮馬上顫動着張開眼，微微抬起頭，費力地往海坤臉上張望一眼，嘴唇嗡動，吐出啞澀的聲音：「海……坤，你……」

海坤走近石峯，故意走到西面用身體遮擋着炙熱的陽光：「石峯，覺得怎樣？我來陪你受罰，你要支撐下去。」

石峯霍地抬起頭，張口啞聲道：「不……要！海坤……快……回去，……」因爲張口說話的關係，焦裂的嘴唇滲出血來。

「你要陪他在烈日下烤晒，跟他併排站着！」邱金看出海坤故意用身體替石峯遮擋着陽光，馬上一手推開他。

海坤怒道：「我喜歡站在那裏便站在那裏，你管不着。」搶回原先站着的地方。

邱金兇狠地用力推開海坤：「滾開去，我早知你別有用心，要嗎站到他身旁，要不滾回寨子去！」

海坤奮力抵擋邱金的推撞，硬是站在那裏不動：「我喜歡站在那裏，寨裏那條規例不准人站在這裏？」

由於邱金比高大壯健的海坤矮了半個頭，加上沒有海坤那樣壯健，他使出吃奶的力，亦無法將海坤推開去，氣惱得他凶性大發，霍地將匣子鎗拔出來，吼道：「你他媽的再不滾開，一鎗斃了你。」向海坤兜頭劈腦砸去。

海坤以手臂格擋住邱金砸來的匣子鎗：「邱隊長，我沒犯事，你敢向我開鎗？你便犯了寨規，恐怕寨主也保不了你。」

邱金本欲扳開大機頭的拇指頓時僵住，急促地吸了兩口氣，那雙兇光閃閃的突眼彷彿奪眶而出，一張臉鐵青，磨着牙，片晌，才切齒道：「夠種！你他媽的仗着你阿爺撐腰，我奈何不了你。好！站着吧，看我怎樣對付石峯！」

「海……坤……你……的……好意我……很……感……激……別跟他嘔氣……回去……吧，我撐得住……我……怎能讓你……跟我……一道……」石峯神色焦急，說得很費力。

海坤忙對石峯道：「石峯，別替我擔心，他們不敢將我怎樣的，我不會讓你給活生生晒死。」

「孫七，提那桶水過來。」邱金向孫七吆喝。

「你想怎樣？」海坤怒視着邱金。

邱金陰森一笑：「瞧他渴得嘴唇也裂開來，我給他水喝，我可不想他渴死啊！」邊說邊從孫七手上拿過水桶，轉頭看着石峯：「你剛才不是大叫要喝水麼？快抬起頭，張大嘴巴，讓我倒水入你口裏。」兩手將桶提起來。

石峯確是渴極了，他身上的水份似乎都給晒乾了，瞧他上身在烈日烤晒下，不見有汗水冒出來便知。石峯抬起頭，忍受着嘴唇焦裂的劇痛，張開嘴巴，等着邱金向他口裏倒水。

邱金將那桶水高高提起，提得比石峯抬起的頭還高，由於盛載不到半桶水，因此他不費多大氣力，可說輕而易舉。

一手托着桶底，一手提着桶耳，托提起的水桶成傾側，但却停在空中，片晌也沒有向艱難地仰起頭，張開嘴巴的石峯傾倒水。

看着一臉急逼焦渴的石峯，邱金臉上綻開殘忍冷酷的笑意：「石峯，是不是很想喝水？」

石峯喉頭抽動，發出嘎啞微弱的聲音：「水，給我水……」

邱金口裏發出戲弄的笑聲：「大聲說，我聽不到。」

海坤看着，是可忍，孰不可忍，憤忿道：「你不是人！狠心狗肺，忍心戲弄一個快要渴死的人，稍有人性的人也不會那樣做。」說完，衝上前去欲搶奪邱金手上的水桶，被擋在他身前的孫七橫鎗阻住。

恁憑孫七的氣力，阻擋不了海坤的衝動，被衝撞得踉退兩步，差點跌倒，登時惱羞成怒，口裏吐出一句粗話，拿鎗嘴狠狠戳在海坤的肚子上。

海坤口裏發出「呃」一聲痛叫，身子一彎，彎下腰，捂住肚子，臉上露出痛苦的神色。

孫七獰笑一聲，抬起鎗，落在海坤的背上。

海坤悶哼一聲，跌落地上。

就在這時，邱金獰笑着道：「狗崽子，爲甚麼要給石峯水喝呢！」話聲中，托着桶底的手往上一起，嘩啦一聲，將桶中的水照頭倒落石峯的身上。

石峯給兜頭傾倒的水嗆得猛咳不已，嗆咳得連傾在口裏的水也噴了出來。

要不是石峯給傾倒在他口裏及鼻孔的水嗆得將水噴出來，他還有一口水可喝下肚，稍解乾渴，如今，他祇能夠稍沾「雨露」，雖則解不了渴，倒也稍稍滋潤乾涸的嘴巴，聊勝於無。

可是，他被烤晒得赤紅的皮肉便慘了，傾下的水倒在他身上，那情形有如一塊燒紅了的烙鐵一下子浸入水中，身上發出「滋滋」聲，而且冒出烟來，眨眼間，身上冒起一個個水泡，要是繼續烤晒下去，身上的水泡給晒破，那時候，不痛得他死去活來才怪。

他本來焦裂的嘴唇亦冒起一個小水泡。

那刹那，石峯有一種久旱逢甘露的感覺，祇覺全身涼入心脾，精神陡振，本來昏昏沌沌的頭腦登時清醒過來，可是，待到他身上冒出水泡後，却痛得他全身抽搐，發出痛苦的嘶叫聲。

邱金與孫七看着，發出得意的笑聲。

「我跟你兩個拚了！」趴在地上的海坤突然撲起來，一頭撞在孫七的腰眼上，將他撞跌地，隨勢撲在孫七身上，一把奪過孫七手上的鎗，發狂般往孫七的身上砸下去。

孫七被砸得豬殺般嚎叫起來。

邱金急忙拔出匣子鎗，指着海坤，吼喝：「住手！你他媽的再不住手，一鎗射爆你的腦袋！」

海坤狀似瘋狂，對邱金的吼喝充耳不聞，瘋了般狂砸孫七。

守在寨口的幾個寨丁拔腿走出去，解救孫七。

邱金眼見海坤不理會他的吼喝，怒火中燒，兇性大發，那雙突眼兇光暴閃：「你他媽的再不住手，我斃了你！」「卡」一聲，扳開大機頭。

孫七給海坤狂砸得頭破血流，嚎叫聲震天。

海坤仍然充耳不聞，繼續狂砸孫七。

「海坤，停手！停手呀！你會砸死他的呀，我不想你爲了我闖下大禍！你聽到沒有？」石峯看到海坤狂砸孫七，恐防弄出人命，那時海坤不被處死才怪，急得他忘了自己身上割肉錐心般的劇痛，嘶聲喝止海坤。

邱金就在那刹那扣動扳機，向海坤開一槍！

海坤就在那瞬間停手跳起身。

他不是被邱金那一槍嚇窒。

他是聽到石峯嘶啞的叫聲停手的。

也幸虧他在那瞬間停手跳起身，否則，邱金那一槍勢必射爆他的腦袋，登時喪生。

不過，他的前額仍被掠過的槍彈擦傷，皮破血流。

海坤只是哼了一聲。

邱金料不到那一槍射殺不了海坤，呆了一呆，馬上將槍移向跳起來的海坤，本欲扣動扳機的手却突然僵住。

你道邱金爲何忽然不敢向海坤開槍。

看清楚，原來海坤手上的步槍

指住邱金，並且扳開了槍栓，食指緊扣在扳機上。

他要是向海坤開槍，海坤勢必開槍還擊，而且快過他，他自問躲避不了。所以，他不敢向海坤開槍。

他即使一槍殺死海坤，亦勢必喪生在海坤槍下，兩敗俱亡的傻事他不會幹。

海坤沒有理會自己額上淌流下來的血，豁出去道：「開槍呀！怎麼不敢開槍？你不是要殺死我麼？無膽匪類！」

邱金恨怒得全身顫抖，臉上皮肉搐動，就是不敢開槍。「狗崽子！造反啊！我即使奈何不了你，你也逃不了。嘿嘿，你已犯下滔天大罪，即使有你阿爺撐腰，你也難逃寨規處置！」

邱金一言提醒海坤，剛才他一時間情急下氣怒攻心，失了理性，才會不顧生死搶奪孫七的步槍，狂砸孫七，以洩心頭之怒忿，如今回心一想，自己搶槍打傷孫七，用槍指着邱金，等同造反，按寨規論處，即使可免一死，恐怕雙手不保。要是被斬去雙手，跟廢人何異，倒不如一死了之，忖思之下，不由把心一横——何不豁了出去，說不定還能夠逃出生天，並且救回石峯一命。

——他不相信石峯能夠熬到日落。

因爲石峯打從日出便給綑綁在那裏給日光烤晒。

以前，曾有幾人遭受這種刑罰，即使有人熬到日落，結果仍難逃一死——發高燒病死。因此，他認爲石峯也難倖免。

這時，幾個從寨口衝出來的寨丁已跑到來，看到海坤與邱金互相用槍指着，都不敢造次，停在數尺外的地方，抬槍指着海坤。

倒在地上的孫七給砸得遍體受傷，差點暈死過去，無法爬起來，口裏發生哼哼唧唧的呻吟聲。

「邱金，我不會被你捉回寨裏去的！」海坤咬着牙道：「你休想拿寨規來處置我！」

「狗崽子，你以爲逃得了？」邱金磨着牙道：「你只有一個人一支槍，對付得了我和幾個寨丁？嘿嘿嘿，你若不想死，快快放下槍……」

「休想！」海坤暴喝一聲。「快叫你那些手下放下槍，退回寨內，否則！我與你同歸於盡！」槍咀直指邱金胸膛，扣着扳機的食指慢慢扣動。

「你敢！」邱金看着海坤緩緩扣動扳機的食指，心頭狂跳，一張臉變了顏色。

「有你陪我死，有甚麼不敢！」海坤扣着的扳機已緩緩扣動一半。「我數三下，你等着瞧吧！」

「一——二——」他開始數數。

「你夠狠！我聽你的！」在海坤數到「二」時，邱金終於屈服，顫着聲阻止海坤數下去。

——他從海坤的眼中看出海坤心裏的決絕，他不敢拿自己的生命來賭。

海坤冷冷道：「快叫他們（指那幾個寨丁）放下槍，退回去！」

邱金這次不敢怠慢，馬上向那幾個寨丁道：「發甚麼呆，快照做！」

幾個寨丁紛紛放下手上的步槍，往回走。

「海坤，你想怎樣？」邱金這時氣焰全消。

「你也將槍扔掉！」海坤喝道。

邱金這一次不肯照做。「要我放下槍？我不做傻瓜……」

海坤喝道：「你不想和我一道到地府去，就要照我的話做！」

本來放鬆了的食指——即時緩緩扣動。

邱金眼色陡變，吸口氣，急急道：「好，好！我要是扔掉槍，你不會……」

「我不會爲難你，更不會向你開槍！」海坤斬釘截鐵地道。這時候，他望到寨內不少人向寨口走去，他不想他爺爺這時候趕到來——恐怕走不成，他想快點離開。

「當眞？」邱金仍然猶豫不決。

「我從來說一不二！」海坤沉聲道：「再不扔，我開槍！」

「我扔！」邱金將手上的匣子槍扔掉。

「往後退十步。」海坤喝叫。

邱金急急往後退。

海坤看着邱金退出十步過外，馬上走到石峯面前，看到石峯身上滿是水泡，連臉上額上也有，有些已開始凹陷（被烈日烤晒所至），兀自咬牙忍痛，禁不住替他感到難受。「石峯，忍着，撐下去，我救你走！」邊說邊從身上抽出一把鋒利的短刀，飛快地割斷綑綁着石峯手脚的繩索。

石峯睜大雙眼。「海坤，停手，你這樣做會連累你的，我不要你救我！」

「石峯，我不會眼睜睜看着你被活活折磨死！見死不救，我還是人麼？不要說了，剛才的一切你都看到，我要是不救你一起離開這裏，你會死，他們也不會放過我！難道你甘心含寃死去嗎？」

石峯聽了海坤最後那句話，登時氣往上湧，啞着聲激動地道：「我不甘心！我要還我淸白！」

「你既然不甘心，一定要跟我走！」海坤扶着石峯「快走！一定要撐着！」

石峯咬牙忍受着身上的炙痛，用力點點頭，「嗯！」

海坤拿起石峯一條手臂，搭在自己肩頭上，扶着石峯走向邱金。「走！向西面走。」

邱金站着不動，驚疑地道：「我爲何要跟你而走？」

海坤拿槍的手抬起來，槍咀指着邱金。「你不用害怕，我不會殺你！陪我們走一段路，便會放你回寨。」

「你拿我作護身符？」

「別廢話！快走！」海坤看到不少鄉人快走到寨口，急喝一聲。「你不走，我賞你一槍！」

「我走，我走！」邱金慌忙移步往朝西那個方向走。

「走快點！」扶着石峯，跟着邱金，走了幾步，忽然扭頭朝寨口那面張口大叫：「別追上來，要不我殺了邱金。」

走在前面的邱金聞聲渾身一震，扭頭放聲大叫：「聽海坤的話，不要追上來，誰敢自作主張追上來，我決不放過他！」

石峯雖然渾身炙痛難當，又渴又餓，想到若被捉回去，只有死路一條，他死了不打緊，他不想捨生冒死的好兄弟因他而難逃一死，因此，他鼓起全身氣勁，奮力往前走，幾乎不用海坤扶持。

「海坤，回來呀！你不能那樣做啊！你忍心扔下阿爺一個人嗎？」

從寨內奔來的人已紛紛奔到寨口前，其中一個是海坤的阿爺——金鷄寨六個長老之一。

他是被阿勇請來的。

海坤走出寨外時向阿勇使的那個眼色，就是要阿勇到他家裏請出阿爺，他知道阿爺看到他赤裸上身跟石峯一起在烈日下烤晒，必定心裏大是不忍，那時，他便乘機要阿爺向寨主進言，放了石峯，他相信阿爺爲了他，一定會想盡辦法排除對石峯的懲罰。

海坤的阿爺已年近七十，膝下只有海坤這個獨孫，對海坤一向痛惜有加，邱金正是因爲海坤的阿爺是六個長老之一，才會對海坤不敢怎樣，要是換了別人，早已被他拳打脚踢，揍個死去活來。

阿勇與海坤阿爺趕到寨口，被先一步趕到寨口的鄉人所阻——退回寨口的寨丁不准鄉人走出寨外，無法往前走，唯有擠在人羣中，海坤阿爺老眼昏花，看不到寨外的情形，着急地問阿勇，阿勇踮起脚尖往外張望，看清楚寨外的情形，忙對老人家說，海坤救走了石峯，正指揮着邱金往西面走去。海坤爺爺一聽，着急得直跺脚，口裏連怨海坤怎會做出這種傻事來，要阿勇帶着他擠到寨口前，放聲向外呼喊。

走出三四十丈遠的海坤聽到喊聲，聽出是阿爺的聲音，不由脚步一窒，回頭張望一眼。

石峯也聽到呼喊聲，抬眼看到海坤臉上露出猶豫不捨的神色，開口道：「海坤，回去吧，我跟你回去……」

海坤猛地吸口氣，搖搖頭。「不！我不會回去！絕不回頭！」轉回頭，扶着石峯大步往前走。

「海坤，你阿爺……」

「別擔心我阿爺！」海坤打斷石峯的話。「他挺得住的！」跟着壓低聲音道：「待我們脫身後，找到落脚的地方，我會偷偷回去看阿爺，說不定會接阿爺出來，到別的地方過活。」

邱金恰在這時扭轉頭道：「海坤，聽不到你阿爺呼喊麼？這時候回頭還來得及！我擔保不會爲難你……」

「住口！」海坤斷喝一聲。「走快！要不我一槍射斷你的脚！」

邱金全身一震，不敢再說話，轉回頭加快脚步往前走。

石峯道：「海坤，你不後悔？」

海坤用力搖搖頭。「絕不後悔！要是不救你，我會後悔一輩子，該做的事，義無反顧！」

石峯很激動，嘴唇噏動，却沒有說出話來，原來他喉嚨已干涸得說不出話來。

* * *

「老寨主，絕不能放過海坤那狗崽子，也不能放過……」邱金怒火中燒，對於海坤脅持他救走石峯，恨之入骨。

這時候，他已返回寨中，正在寨主家中，先是加油添醋述說海坤的造反行爲，末了，加上剛才那句話。

老寨主其實不算太老，不過五十上下年紀。由於他姓老，所以邱金稱他爲老寨主。

老寨主遲疑一下，「阿金，說起來，海坤的所爲，與永順叔無關啊！若動他，恐怕寨裏的人不服。」

邱金咬着牙道：「老寨主還說與他無關？海坤與那老鬼是爺孫，要不是他是海坤的阿爺，又是長老之一，海坤怎敢造反？我怎會有所顧忌不敢對他怎樣，以至他救走石峯，永順那老鬼既是海坤阿爺，怎會沒有關連？父債尚且子還，孫子犯了事，做阿爺的能不承擔？至少，他便落了個管教不嚴之罪！」

老寨主聽得連連點頭：「你說的未嘗沒有道理，阿金，你想怎樣對付永順叔？」

「撤去他長父之位！」邱金道。

「這個……」老寨主沉吟起來。「恐怕其他幾個長老不服。」

邱金一雙突眼直瞧着老寨主，「你不是想拔去永順這顆眼中

釘麼？老寨主，這是個好機會！單是他管教不嚴，孫子海坤做出造反之事，這兩條罪狀便叫那老鬼無言以對，他還敢說甚麼？那老鬼若無話可說，即使有人不服，也不敢說話。」

「嗯，有道理，」老寨主點頭道：「就這麼辦！」

「老寨主，事不宜遲，馬上召集五個長老和永順那老鬼到來，將他的罪狀公佈，撤去他長老之位。」邱金要出一口氣。

「嗯。馬上派人去請五個長老到來，待我試探過他們的口風後，才去請永順來。」

邱金答應一聲，急急返回隊部，派人先去找五個長老到老寨主家。

邱金雖然安然無損返回金鷄寨，海坤雖沒動他一根汗毛，但邱金仍然恨海坤入骨，發誓要將海坤和石峯抓回來剝皮，以消心中之恨。

對於當日被海坤制服，救走石峯一事，他認爲是奇恥大辱，感到面目無光，他誓要報復。

除了海坤的阿爺阮永順外，其餘五個長老來到寨主老松柏家裏。

老松柏開門見山地對五個長老道：「五位叔伯都知道海坤救走石峯，形同造反那回事吧？」

五個長老都是寨裏德高望重的長老。

一個年約六十許七十未到，臉上滿是皺紋的長老首先說道：「寨主，這麼大件事，怎會不知道。海坤那孩子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居然幹出那種不可饒恕的事，眞叫人意想不到。」他姓古，名潤九，一向站在老松柏那一面。

其餘四個長老連連點頭，有兩個同聲附和：「絕不能放過海坤，一定要將他抓回來，嚴加懲罰，要不，要寨規來何用？」

另外兩個長老互相看了一眼，點頭道：「寨主，可有派人去抓海坤和石峯回來？」

老松柏道：「阿全已派人追尋海坤和石峯的下落，盡快捉回他倆，依寨規處置！」

頓一下，掃了五個長老一眼，接說道：「五位叔伯意下如何？」

五個長老互相看了一眼，齊聲道：「犯了事的人，一定要依寨規處置，要不，要來何用？」

一個年約八十，鬢髮花白的老者忽然道：「寨主，怎麼不見永順？沒找他來嗎？」

老松柏道：「魚叔，我已派人去請永順叔來，快到了。」

一頓，掃了五個長老一眼，清了喉嚨，清清楚楚地道：「五位叔伯，在永順叔未到之前，有一事與五位商量。」

一個名叫老壽的長者道：「甚麼事？」

老松柏咳一聲，才道：「五位叔伯，祖上傳下來的寨規，祇有德高望重者才能出任長老之位，如今永順叔之孫海坤幹出那種形同造反之事，雖說一人做事一人當。可是，說到底海坤是永順叔的孫兒，也落個管教不嚴之失。」

一個名叫石百福的長老道：「寨主的意思可是因爲海坤幹出那種事，永順沒資格再當長老？」

老松柏點點頭：「我是恐怕寨中的鄉民不服，所以說出來跟五位叔伯商量，未知五位以爲如何？」

五個長老互相看了一眼，石百福開口說道：「這個……永順一向做事公正，很得鄉民尊敬。他孫子海坤雖然幹出那種事來，相信寨裏的人都不會怪他的。」

古潤九打斷石百福的話：「百福，話不是這樣說，永順出了海坤這個膽大妄爲、根本不將寨規放在眼內的孫子，多少對他的聲譽有損，落了個管教不嚴之責，連自己家裏的晚輩也管教不了，如何管寨裏的大小事情？如何教寨裏的人心服？壽哥、長齡、東山，是不是？」

老壽與長齡馬上點點頭，附和古潤九的話。

東山姓古，猶豫了一下，看看石百福，又看看古潤九等人，才道：「百福，潤九說的甚有道理。」

「百福叔，還有話說麼？」老松柏看着石百福。

石百福看了古潤九四人一眼，搖搖頭。

既然古潤九幾人都那樣說，他再說甚麼也不管用，因此，祇好不再替永順說話。

「五位叔伯都贊成撤換永順，待永順叔到來，待我對他說。」老松柏恐怕有人改變主意，立刻把話說實，令到五個長老無法反悔。

其實，五個長老之中，古潤九、老壽、石東山一直以來都跟他一鼻孔出氣，即使百福與阮長齡反對，他——老松柏站在古潤九三人那面，兩人亦反對不了。

因爲，根據規例，遇有重大事情要由寨主及六個長老定奪時，若七人意見不一致，便以多數那一方作定奪。

「待永順叔到來，我告訴他我們商議的結果。」老松柏道：「五位叔伯，其實我很不願意撤換永順叔長老之職，無奈爲了服衆，以及五位叔伯和我的聲譽，不得不這樣做。」

石百福在心裏哼了一聲，道：貓哭老鼠。

阮永順來了。

看到五個長老齊集在寨主家

裏，阮永順馬上看出事不尋常，但他並沒有形之於色。

老松柏以快打慢，將他與五個長老的定奪告訴阮永順。「永順叔，若不服，祇管說。」

阮永順看了老松柏一眼，然後慢慢掃了古潤九、石百福五人一眼，平靜地道：「寨主與他們既已一致定奪，我怎敢不服。」阮永順又溜了古潤九、石百福五人一眼：「其實，自發生了我那不肖孫幹下寨規不容的那件事後，我心裏一直很難過，感到對不起寨裏的鄉親，無資格再當長老，打算向你們辭去長老一職，如今你們如此定奪，正合我意。」

「永順……」石百福剛開口，便被阮永順擺手阻止他說下去。

「百福，不用說，我不會怪你。怪祇怪我教孫無方，致令海坤那不肖孫做出那種難以饒恕的事來，我確實不配當長老。」

「永順叔，我們那樣定奪，實在逼不得已，望永順叔莫見怪！」

阮永順搖頭道：「寨主，我慚愧還來不及，怎會見怪呢？你那樣說，祇會令我心裏更加不安。」

一頓，接道：「要是沒別的事，我不逗留了，免得阻礙你們商議大事。」

「永順好走。」老松柏沒有留永順多待一會，送他出門外。

看着阮永順的背影，石百福與阮長齡心裏好難過。

古潤九、石東山、老壽三人却露出幸災樂禍的笑容。

送走阮永順，老松柏馬上對古潤九五人道：「吃過晚飯後，召集鄉人到來，當衆通告鄉親，撤去永順叔長老之職，另選一人接替。」

一頓，溜了古潤九五人一眼：「咱們這就商議一下，推舉何人接替永順叔。」

五人頓時靜下來，想了一會，都想不出適合的人選。

古潤九道：「寨主，一時間想不到誰人接替永順。寨主若有想到，請說出來。」

老松柏當然已想好接替之人，馬上說道：「這個我剛剛想到一個人——直叔，五位叔伯認爲怎樣？」

「阿直？赫！怎麼我想不到！」老壽第一個脫口說道：「以阿直的身份，最適合接替永順。」

老松柏與老壽口裏的阿直，年已六十有五，跟老松柏、老壽不但同姓，亦同一族，在寨中，算得上是個有點聲望的人。

「嗯，想來想去，想不出那一個比阿直適合的人。」古潤九附和：「在寨裏，他亦是個德高望重的人。」

石東山是個牆頭草，隨聲附和：「我也想不出比阿直更適合的人。」

石百福與阮長齡沒有作聲。

老松柏看在眼內，對兩人說道：「百福叔、長齡叔，兩位可是想到更適合的？」

石、阮兩人搖搖頭。

他倆確是想不出適合的人選。

可是，兩人亦不大贊成老直接替永順出任長老，因他倆都知道，老直不但是老松柏的「自己人」，亦是個處事不公允持平，心胸狹窄的人，這樣的人怎能當長老？若讓他當上長老，肯定會與老松柏、老壽、古潤九一鼻孔出氣，把持了寨中一切事務。

「百福叔、長齡叔既然想不出更適合的人，那我今晚便當衆向鄉親推舉阿直叔接替永順叔。」老松柏目光落在石百福和阮長齡身上：「要是在召開鄉民大會之前，有誰想到更合適的人，可以提出來，待咱們一起參詳。」

石百福站起身：「要是想到更適合的人，我一定會提出來。」隨即往外走。

阮長齡亦起身跟着往外走。

老壽和石東山、古潤九仍然坐着不動。

待石、阮兩人走後，古潤九馬上說道：「終於拔去永順這口眼中釘，好不高興。」

「值得高興。」老壽道：「一直都找不到機會拔去永順這顆眼中釘，想不到他的寶貝孫子幫了咱們的忙，眞高興。東山，你說值不值得高興？」

石東山連聲道：「值得，值得。永順這一次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人。」

石東山這人最擅看風駛幗。

「壽叔，百福和長齡似乎有點不服。」老松柏道。

老壽雙眼眨動一下，嘿嘿笑道：「不服又怎樣，祇有他兩個，掀不起風浪的，寨主，不用擔心。」

古潤九接口道：「待到阿直當上長老，咱們佔了大多數，百福和長齡便等如廢物，無須將他倆放在眼內。哈哈，那時候，寨裏的大小事務便由咱們一手把持，無須再顧慮甚麼。」

「東山叔，今後會站在我們這面嗎？」老松柏問。

石東山忙道：「我當然站在你們這面。」

「好！」老松柏好不高興：「東山叔，以後有甚麼好處，絕不會少你一份。」

石東山笑了。

* * *

「永順，當眞甘心不當長老？」百福看着永順。

他與長齡離開老松柏家，一逕

來到永順家裏。

長齡接口道：「瞎子也看得出，他們借這個機會，將你拉下來。」

阮永順平靜地道：「百福、長齡，我怎會看不出來，但我是甘心不幹的。」

「永順，沒了你，他們再補上一個老直，拉攏東山，五人擰在一起，我和長齡那還有說話的餘地，那時，寨裏的大小事不被他們把持才怪。」石百福憂心忡忡。

永順嘆口氣道：「百福，你也知道，一直以來，他們都視我爲眼中釘，欲除去而後快，他們難得找到這個機會，怎會放過我。我若不肯自動辭去長者之位，他們絕不會罷休，必會在鄉長大會上提出來，而我亦確須負上管教不嚴之責。自己的孫子幹出那種難以饒恕的事，我要是不引咎辭退，簡直無恥，叫鄉親們怎樣信服，與其自取其辱，倒不如知恥而退，保存顏面。」

「唉，我知道你的難處。可是，你忍心看着他們把持寨裏的事務，爲所欲爲嗎？」百福憂急地道。

「永順，我和百福擔心的正是這一點，才挺着幹下去。」長齡道。

永順嘆口氣：「事到如今，我實在無法力挽狂瀾，亦不由我說怎樣便怎樣。你倆不用太擔心，要是他們日後爲所欲爲，我決不會坐視不理，即使拚了我這條老命。」

「永順，有你這句話，我放心了。」阮長齡道。

石百福吁口氣：「要貓不吃魚，老鼠不偷食，除非日頭從西邊出來。」

永順拍拍百福肩頭，安慰道：「百福，別太杞人憂天，寨裏的鄉親們都不是睜眼瞎子，不會看着寨主他們胡作妄爲，不吭一聲，聽之任之的。」

百福呼口氣：「但願如你所言。」一頓，跟着道：「有海坤的消息嗎？」

永順搖搖頭：「但願海坤平安無事，我祇有他一個孫子，雖明知他所爲不對，心裏仍不想他被捉回來。我寧拿我這條老命替他贖過，祇要他逃得遠遠的，安然無恙，我便死也瞑目。」

「放心吧，海坤吉人天相，一定會逃出生天的。」長齡安慰永順。

「永順，在這裏才對你說，海坤爲了救石峯才闖禍，我認爲他沒有錯，祇是有欠思量，太魯莽冒失了。不要說我們三個，寨裏不少人都不相信石峯偷了天貴家裏兩頭牛。石峯那孩子我們看着他長大的啊，他是個怎樣的人，難道還不知道嗎？誰忍心眼看着他活生生給烤晒死！若他熬不住那刑罰死去，那眞是死得寃枉，天無眼了，幸好海坤救了石峯。不怕對你說，當我聽到海坤救了石峯，心裏不知多高興。」百福一雙老眼灼灼閃亮。

「永順，海坤那孩子雖然魯莽，不失爲一條好漢子！幹得好，他沒有錯。」長齡接口道：「永順，海坤不愧是你的好孫子。」

「百福、長齡，他做了錯事，你倆還稱讚他？」永順喜在心裏，口裏卻那樣說。

頓一下，念及孫子的生死安危，禁不住嘆口氣。「唉，不知海坤和石峯怎樣，是否逃脫了。」

「永順，海坤和石峯一定能逃脫，平安無事。」百福和長齡齊聲安慰永順。

* * *

海坤和石峯確實平安無事。

兩人這時置身於一條深邃的山溝內。

那條山溝在一處山腰上，而那座山距金鷄寨約十多里遠，却不是西面，而是在金鷄寨的東面。

原來海坤脅持着邱金，一直走出五里多遠，才放掉邱金，喝令他往回跑，恐怕邱金跑出不遠便暗中趷回來跟踪他和石峯，在邱金跑出十多丈後，接連往他頭上開了兩槍，嚇得邱金魂飛魄散，沒命往前狂奔，不敢回頭望一眼。海坤看着邱金跑得沒了影兒，才扶着石峯急急向前急走，走出里許遠，才改變方向，往東面繞去。

一路上，恐怕石峯支撐不住，海坤停歇了幾次，順便讓石峯喝水及吃點東西——野果之類食物。

那條山溝，是他於一次打獵時發現的。

他揀那條山溝作暫時藏身的地方，因爲那裏有水，而且那條山溝異常隱蔽，不容易被發現。

此時，石峯整個人浸在一個淺水坑中。

是海坤要他浸在水坑中的。

因爲，那清澈的溝水可以減輕石峯身上的痛苦。

眼下，祇有用這種最原始的方法來暫止石峯身上難忍的苦痛。

這個辦法頗有效，喝了十多口溝水，全身除了鼻子眼睛外，全浸在水中的石峯精神了很多。

「還痛嗎？」海坤坐在一塊石上，看着石峯。

石峯張口噴出一口水。「不怎麼痛了，舒服很多。」

「浸在水中祇能減輕你的傷痛，不能治癒你身上晒傷的皮肉，必須替你找個地方，請醫師來替你醫治。」海坤省起自己身上祇有幾個銅板，不由皺起眉頭。

石峯抬起頭，露出一張因晒傷的破裂臉皮，點點紫紅夾白的臉。「海坤，不用替我擔心，我一身粗皮厚肉，雖然身上的皮肉晒傷了，沒大碍的，挺得住，不出數日便會自動癒合復原，不用看醫師。」

海坤看着石峯浸在水中的那身破皮紅肉，禁不住生出難受的感覺。「你傷得這麼厲害，不看醫師不成，萬一破損的皮肉化濃發炎，那就麻煩了。」

石峯默然一會，忽然道：「海坤，我對不起你。」

海坤起先不明白石峯那句話的意思，怔了一下，隨即恍然。「石峯，又說這種話了！我甘願那樣做的！我寧願自己死，也不會看着你活生生給烤晒死。那一年你救了我一命，我便在心裏發誓，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祇要有機會，即使拚掉一命，也要報答你！」

石峯聽着，眼裏發出光來。「海坤，十多年前的事，你還記在心裏！」

「我無法忘記。」海坤激動地道：「你爲了救我，冒着跌死的危險，抓着一條山籐，爬落數十丈下面的山崖救我上去，結果你跌斷了左脚，要不是你，我還能活到如今？沒有你，便沒有今日的我……」

石峯臉上漾起悠然神彩的笑容。「那時候多好啊！無憂無慮，吃飽了滿山跑，摘野果，獵兔子山鷄，一身是汗，咕咚一聲跳落溪中洗個痛快。還有，潛下水底摸魚兒，多愜意啊！那時候簡直不知愁滋味……」

「石峯，那時候好玩的事兒多着啊！」海坤不由亦沉浸在童年往事中。「你還記得咱們玩搶新娘麼？哈，多好玩啊，每一次都是你搶到新娘。你知道嗎，每一次我都妒忌你，特別是你跟扮新娘的彩玉拜堂成親時，我恨不得將你一把拉開，代替你……」

「彩玉……」不知彩玉可是被她阿爸關起來，我好記掛着她。」石峯那泛現出歡笑的臉上，突然換上痛苦的神色。

海坤被石峯那句話從歡欣的回憶中醒過來，看到石峯那樣子，忙安慰道：「不要胡思亂想，彩玉阿爸不會對她怎樣的……」

「唉，不知她相不相信我是寃枉的。」石峯嘆口氣。

「彩玉和我們從小玩到大，你是個怎樣的人，她怎會不清楚！」海坤道。「她對你一往情深，我眞羨慕你。」

石峯眉頭緊皺。「海坤，我和你已成了逃犯，不能夠再回寨裏去，無法再見到彩玉，這一輩子恐怕不能跟她在一起了。」

海坤握着拳頭道：「你可以偷偷回寨子見她啊？石峯，你難道不想洗脫偷牛之罪？」

石峯咬咬嘴唇，痛苦地道：「他們已認定我是偷牛賊，還定了我的罪，還會讓我有機會洗脫？聽我辯白？回寨子去無異送羊入虎口，祇怕會馬上將我處死！」

「石峯，你聽不到我說，偷偷回去麼？」海坤道：「我很記掛阿爺，無論如何，我也要回去見阿爺，要他不用擔心，要不，我眞擔心阿爺憂急成病，阿爺那麼大年紀了，我擔心他挺不住……」

石峯坐起來，緊張地道：「海坤，千萬不要冒險！我和你想到的，他們一定想到，說不定他們已佈下羅網等我和你回去。十天半月之內，萬萬不可偷回寨裏去。待事情淡下來之後，我倆才偷偷潛回寨子。」

海坤看到石峯坐起來，忙道：「快浸回水裏去，你放心吧，我不會蠢到今晚便急不及待地偷偷摸回寨子去。待你的傷好了後，我和你安頓下來，才偷偷摸回去不遲。」

石峯吁口氣，將身子浸回水中。

海坤抬起頭往上望——山溝上面的出口被樹林和草蔓遮蔽得密實無縫，他摸摸肚子道：「我去弄點吃的來，你留在水中。找不到吃的，今晚便要餓肚子了。」站起來，往上走。

石峯道：「小心啊。」

海坤點點頭，沿着傾斜而下的溝勢往上走。

* * *

海坤和石峯口中所說的彩玉原來是寨主古松柏的女兒。

老松柏一共有兩子三女。

兩子兩女已先後成家和嫁人，祇剩下最小的女兒——彩玉待字閨中。

彩玉年已十九歲，亦到了出嫁的年紀。

彩玉不是個大美人，但她長得好看秀氣，特別的是那雙大眼，靈動如水，很迷人。

這時，她被關在一個石砌的小房子內。

小房子祇有一個高高在上的小窗子，鑲了兩根尾指粗，十字交叉的鐵枝。祇有貓才能從窗口鑽出去，要是人無論怎樣也鑽不出去，小童也不可能。

彩玉咬着嘴唇，坐在唯一那張靠牆的板床上，左手揑着衣角玩弄着，心裏想着的，自然是心上人石峯。

對於青梅竹馬長大的石峯，她是一往情深。

打從她情竇初開，她便暗自發

誓，這輩子非石峯不嫁。

對於石峯被指爲偷牛賊，她壓根兒不相信。

不相信又如何，父親壓根兒不聽她的話，定了石峯的罪，罰他在毒辣的日頭下曝晒，她擔心石峯捱不了煎熬，要是石峯熬不住，她也不打算活下去。

石峯被海坤救走的事，因爲沒人告訴她，所以毫不知情。

別看她是個姑娘家，性子頗烈，寧折不屈，寨裏不少男子漢都自愧不如。

對於父親將她關起來，不讓她外出，她很氣惱——將送來的飯全倒掉，一口也沒吃。

老松柏拿她沒辦法，因她是最小的，自不免從小寵着她，不忍心再責罵她。

驀地，門外響起開鎖聲，彩玉馬上掉頭往房門那面瞧看，開門處，她母親走進來，喚一聲：「彩玉，媽來看你啊！怎麼午飯也不吃，還將飯菜摔掉，妳已是個大姑娘家啊，還使性子，不顧身子，媽心痛的啊。」

彩玉跳起身，撲到母親身前，一迭聲道：「阿媽，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啊！」

做母親的輕輕推開女兒，將手上拿着的一個籃子放到木桌上，邊從籃子內拿出食物，邊道：「媽煮了妳平日最愛吃的肉碎米粉給妳吃，快坐下來吃吧，別餓壞了身子。」

彩玉別轉身子，負氣他道：「不放我出去，我不吃！餓死算了！」

「彩玉，乖女兒，媽很想放妳出去，唉，妳也知道妳爸的脾氣，要是我放妳出去，妳爸會大發雷霆的啊，妳別爲難阿媽，聽話啊，好嗎？」做母親的臉上現出驚怯的神色。

做女兒的看到母親那樣子，心裏很是不忍。對於母親在家裏的地位，所受的委屈，她清楚得很，一直以來，對於母親在家裏忍氣吞聲，深感同情。但她亦知道，在家裏，男尊女卑，女子沒有作主說話的份兒，她是唯一的例外——由於得到父親的寵愛。她母親和兩個姐姐便沒有她那麼幸運。

「阿媽，我吃。」彩玉不忍心爲難母親，坐到桌前，拿起筷子，吃起來。

做母親的看着女兒，臉上綻出一絲笑容，慈愛地道：「鹹麼？淡不淡？吃飽啊，幹麼要折磨自己啊，你爸在氣頭上才將妳關起來，過兩天氣消了，自會放妳出去。」

「阿媽，好味道啊！」彩玉吃得津津有味。「阿媽，妳眞好。」吞下一口米粉，朝母親露出一笑。

做母親的笑了——臉上綻滿笑容。

「阿媽，我問妳，妳相信阿峯是個偷牛賊嗎？」彩玉忽然問母親。

做母親的怔了一下，爲難地吶吶道：「彩玉，妳叫阿媽怎樣說啊，阿媽……不好說呀。」

彩玉看出母親不敢將心裏話說出來，眨眨眼，慧黠地含笑說道：「阿媽，那妳就點頭或是搖頭吧。」

做母親的猶豫了一下，搖了頭。

彩玉喜道：「阿媽，妳也不相信阿峯哥是偷牛賊？」

做母親的往房門外張望一眼，飛快地點了頭。

「阿媽！」彩玉高興地執住母親的手，正要說下去，一眼看到房門口走進一個人，立刻閉上嘴巴，向母親呶呶嘴。

做母親的會意地轉頭瞧看，嚇得臉色微變，慌忙站開去。

你道走入房內的人是誰？原來是老松柏，彩玉的父親，金鷄寨的寨主，怪不得彩玉母親顯得那樣慌怯。

看到是父親，彩玉賭氣地別轉頭。

「哈，原來妳在這裏，我還要妳煮些東西給彩玉吃，如今不用了。」老松柏笑對妻子說。「啊哈，彩玉吃東西了，原來是肉碎米粉，她最愛吃的，難怪吃了。」

做妻子的偷偷白了丈夫一眼。「我怕餓壞了彩玉，特意煮碗肉碎米粉給她吃。」

「嗯，我看到了。」老松柏不耐煩地道：「出去吧，時候不早，該開飯了。」

做妻子的抬頭看了女兒一眼，馴服地應了一聲，拿起木桌上那個籃子，走出房外。

彩玉一直別轉頭，不看父親一眼。

老松柏走前兩步，站在女兒身前，溫和地道：「彩玉，還生阿爸的氣？唉，妳已長大了，還使小性子。」

「阿爸，既說我長大了，爲何還像小孩子那樣將我關起來？」彩玉霍地掉轉頭，氣惱地看着父親。

老松柏給女兒那突然的舉動弄得微驚，退開半步，陪着笑道：「彩玉，阿爸是爲妳好，姑娘家應該多留在家裏，不能像以前那樣到處野，更不能跟……寨裏的年輕小伙子走在一起，惹人閒話的啊！」

「阿爸，你的好意女兒知道。」彩玉負氣地道：「一輩子將女兒關在這裏。」

老松柏連連搖手道：「別生氣。乖乖待在這裏兩日，阿爸放妳

出去。」他焉會聽不出女兒說的是反話。

「女兒要現在出去！」彩玉霍地站起來。

老松柏退一步，板起臉，沉聲道：「不成！彩玉，妳太不聽話了。」

「阿爸，放了阿峯哥沒有？」彩玉忽然憂急地問。

「不准妳提起那偷牛賊！」老松柏變了臉：「忘了他！我不准妳再見他，聽到沒有？」

彩玉抿着嘴，偏首抬眼望着屋角，一副毫不理會的樣子。

看到女兒那個樣子，老松柏雖則寵愛女兒，也禁不住怒火中燒，一拍木桌，厲聲道：「聽到沒有？」

彩玉倔强地鼓着腮，不作聲。

老松柏氣得臉色也變了，差點忍不住動手摑女兒，深吸一口氣，怒道：「妳一日不答應不見石峯，我就一日不放妳出去！」

彩玉忽然開口道：「阿爸，你一日不放我出去，我一日不吃東西，不讓我見阿峯哥，我寧願死！」

「妳……」老松柏氣得渾身哆嗦：「太不聽話了，氣死我！」按捺不住，揮手摑了彩玉一巴掌。

那一掌摑得很重，彩玉被摑得頭一歪，臉頰上現出紅痕。

彩玉倔强地用力咬着嘴唇，忍痛不叫，背轉身，不讓父親看到她眼中强忍着沒有流出來的淚水。

摑了女兒一掌後，老松柏有點後悔，但又不想放下一家之主的尊嚴，猶豫了一下，哼了一聲，跺了脚，氣虎虎地大步走出房外。

聽到關門聲與上鎖聲，彩玉眼中的淚水慢慢流下來。

不虞有詐　被困陷阱

蕭原一脚踢開房門，衝入房內。

隨着倏然響起的一聲尖叫，一條人影由房裏的床上飛撲向蕭原。

雖然房間內一片黑暗，蕭原仍然隱約從那飛撲過來的身形看出，是個女子，而那一聲尖叫更是女子發出的，因此，他知道飛撲過來的人並不是他要抓的人，他要捉拿的人是一個漢子——一個悍賊。既然飛撲過來的人不是他要對付的人，剎那間，他不知如何應付。可是，不容他有所猶豫，那人影已迎面飛撲到，霎時一個偏身，張臂一把抄抱住那條人影，同時間，向床上那條冒起來、探臂有所動作、向他這面開鎗射擊的人影開了一鎗。

一聲驚叫與一聲悶叫幾乎同時響起。

發出驚叫聲的是被蕭原一手抄抱住的女子。

蕭原一手抄抱住那女子，登時像觸了電般，急忙鬆開手，任由那女子跌落地上。

你道蕭原爲何那樣忍心放開手讓那女子跌下去？原來他一手抄抱住那女子的剎那，發覺那女子身子赤裸，觸手軟滑光溜，他雖非柳下惠，乍然之下，不好意思繼續抱着那女子的身子，唯有放開來。

至於悶叫聲，乃是從床上閃冒起來的人影發出的。

原來蕭原那一鎗射中床上人影疾探出來的手臂。

閃冒起來的人影應「鎗」倒回床上，隨即有兩團物事飛起來，擲向蕭原。

蕭原發出一聲吆喝：「黃鼠狼，今次你跑不了。」輕易避開擲來的兩團物事，撲向那張床。

那兩團物事落在地上，發出噗噗兩下輕響，原來是兩個枕頭。

「我跟你拚了！」床上人影發出一聲吼喝，一片黑影從床上飛起來，像一片黑雲般飛罩向蕭原。

蕭原一伏身，脚下一蹬，從那片「黑雲」下標竄過去，撲到床前。

那片「黑雲」落在地上，原來是一張布被子。

「呀！」床上人影兇猛地撲向撲到床前的蕭原。

蕭原立即把那身子猛地往下一縮，那條人影頓時撲個空，重重跌落地上。

身子往下縮的蕭原看得眞切，身子一彈，撲落那人影身上，一拳重重擊在那人影的面門上。

那人影悶嚎一聲，停止掙扎，蕭原這才狠狠地用鎗抵在那人影的腦袋上，惡聲惡氣道：「你敢動一動，一鎗送你上西天！」本想用那人的褲帶將之綁起來，無奈那人與那女子一樣，赤條條的，連褲子也沒穿的人，身上那有褲帶，蕭原唯有向那女子喝道：「妳！快拿地上的布被包住身子，點亮燈！」他之所以放心讓那女子去點亮燈，乃因他事前已查清楚，那女子是個妓娼，並不是被他制住的黃鼠狼的同黨。

蜷縮在地上嚇得索索發抖的女子不敢不從，慌忙用手掩着身子爬起身，在蕭原的注視下，伸手扯過地上那張布被，將光溜溜的身包裹起來，然後站起身，摸到桌前，將桌上的那盞油燈點亮。

爲防萬一，蕭原顧不了非禮勿視，一直盯着那女子的一舉一動。

燈火亮起，照得一室昏亮，蕭原一眼便看個清楚，被他制住的漢子正是外號黃鼠狼的悍賊尚鐵成。

尚鐵成赤身露體趴在地上，還好不至於「醜態」畢露，蕭原喝叫那女子在桌上的另一邊坐下來，才慢慢起身，鎗嘴一直指着尚鐵成，退

到床邊，在床邊拿起一條褲帶，將尚鐵成結結實實綑綁起來。

那個女子坐在櫈子上，不敢動彈。

吁口氣，蕭原抓住尚鐵成綁起的雙手提起來，燈光之下，尚鐵成醜態畢現。

相信任何一個窮兇極惡的人也會有羞恥之心。尚鐵成雖然兇悍，對於自己在燈光下赤身露體，欲加遮掩而不能，大感羞恥，哀求蕭原：「求你替我穿上褲子，求你行行好吧。」

蕭原也感到將赤身露體的尚鐵成押出去大爲不雅，其實他正打算找回尚鐵成的衣褲，替他穿上，看到尚鐵成一臉尷尬向他哀求，不禁莞爾，到床前找回尚鐵成的衣褲，順便將尚鐵成那支跌落床下的駁殼槍撿起來，插在褲頭上，然後替尚鐵成穿上衣褲。

「媽媽的，謝謝你替我穿上衣褲，免我人前出乖露醜，我不怪你。」尚鐵成忍着手臂上的傷痛，朝蕭原咧着嘴道。

他那條右臂祇是被槍彈擦破皮肉，傷得並不重，蕭原沒替他包紮。

「走吧！」蕭原用手一推尚鐵成：「你不賴啊，害我追尋了你十多天，追了近二百多里路，才將你捉拿到手。」

尚鐵成邊往外走，邊咧嘴笑道：「值得啊！捉到我，你得到三百三十個大洋，別人幹兩三年也掙不到啊，你還埋怨我？該多謝我才是，沒有我這種人，你那裏能夠輕易掙到那麼多白花花的大洋？」

蕭原笑笑，沒有說話，押着尚鐵成走出屋外。

那妓娼待蕭原走出屋外，才敢站起來，急急將房門關上，找回衣服穿上，從床頭草薦下拿出一個小布包，裏面是一疊大洋票子，第一張是五十大洋，那妓娼驚喜得禁不住發出一聲歡呼，不敢再翻看，急急包起來，在房內各處瞧看了一會，才決定將那個小布包藏在桌子下。

那個小布包乃是尚鐵成昨晚上床後，脫去衣褲時，放在薦下的。

她無端端得到一筆數目不少的橫財。

收藏好那個小布包後，那妓娼忍不住口裏嘟喃出聲，多謝蕭原令她得到一筆橫財：「財神爺，他眞是我的財神爺，有了這筆錢，我可以從艮了，不用遭人白眼，指指點點，太好了，但願那瘟三想不起來(她口裏的瘟三指尚鐵成)，不要回頭來拿。老天爺有眼，祖宗有靈……」

蕭原押着尚鐵成走出屋外，才發覺屋外聚集了不少人，看到蕭原手提匣子鎗押着一個人(尚鐵成)雙手反綁的走出來，嚇得「哄」地一聲紛紛往後退，跟着竊竊議論起來。

那些人都是住在附近的人，被那一响鎗聲驚動，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才從家裏走出來看個究竟。

蕭原不想那些人有所誤會，忙高聲道：「各位，我是來捉這個被官府通緝的悍賊，如今這悍賊已落網，各位不用驚怕，沒事了，回家去吧！」

那些人聽蕭原那樣說，並不散去，瞧着低下頭的尚鐵成，指指點點，你一言我一語說起來，有人還向尚鐵成吐口水。

那時候，天才濛濛亮。

蕭原特意揀天亮時方動手捉拿尚鐵成，是要來個攻其不備，果然兩三下工夫便將尚鐵成捉拿到手。

在別人的地方動手捉拿通緝的匪賊，依照慣例，蕭原都會到當地的保安單位知會一聲，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煩，這次事前並沒有知會這個鎮集的保安隊，他打算押着尚鐵成到保安隊去知會一聲。

往前走出不到十步，蕭原便看到一隊人奔來，那隊人的手上都提着步鎗。蕭原猜想那隊人必是這個地方上的保安隊或是自衞隊，於是停下來，等待那隊人奔來。

瞧熱鬧的人已有人發出低叫聲：「隊上的人來了。」

眨眼間，那隊人奔到來，領頭一個手提駁壳鎗的人喝道：「喂！發生了甚麼事？」

「捉賊啊！」人羣中有人回應。

「賊在那裏？」領頭的人停在人羣前，張口發問：「誰開鎗？」

有人應道：「賊在那裏，被那個人捉住了。」

蕭原推着尚鐵成走上前去，開口道：「這位長官，我叫蕭原，從省城來的，捉拿這個被官府通緝的悍賊。捉賊時，開了一鎗。」

那個手握駁壳鎗的人走到蕭、尚兩人跟前，打量兩人一眼。「請問你是省裏那個衙門的人？」

蕭原笑笑：「我並不是衙門的人，是一個以追捕被官府懸賞通緝的匪賊爲生的追捕手，省裏偵緝隊和保安司令部的人，很多都認識我。」他那樣說，是要對方不要看輕他，打他的主意，鎮住對方。

正所謂强龍不壓地頭蛇，何況他祇是一個沒有官府身份的追捕手，來到別人的地方，單鎗匹馬，縱使他本領高强，若人家存心要「吃他」，他無論如何也應付不了。曾有別的追捕手於捉到逃犯後，被地方上有勢力的人「吃掉」——將那個捕手冒死捉到手的逃犯奪爲己有，押去領賞，幸運的有命回去，倒霉的連命也丢了——被殺人滅口。蕭原雖然從未遭遇到那種事，

但却聽一些同行說過，因此，爲了自保，他於每次知會地方上的保安單位時，都會故意抬出省裏偵緝隊及保安司令部這兩塊招牌來抬高自己的身份來頭，以免遭人「吃掉」。

其實，他並沒有胡說瞎吹，他確實認識不少偵緝隊和保安司令部的人。

省城偵緝隊長便是他的朋友，保安司令也很看重他。

那個手拿駁壳鎗的漢子重新上下打量蕭原一眼，指着尚鐵成道：「這個賊犯了甚麼事？姓甚名誰？遭懸賞通緝？」

「他叫尚鐵成，外號黃鼠狼，在省城附近幾個縣頻頻作案，月前居然動到省裏一個大官的鄉居，那個大官的老太爺受驚病倒，令到那大官異常惱怒，自掏腰包拿出三百大洋，要省府發出懸賞緝拿告示。」話落，從身上拿出一張摺疊起來的告示，遞給那漢子：「長官若是不相信，請看看這張告示。」

那漢子接過，抖開來，那張告示足有兩尺半長，尺半闊，上面不但寫有文字，還繪有人頭像貌。

細細看了一遍告示上的文字，然後拿告示上那繪畫的頭像形貌與尚鐵成對此，那漢子一抖手上那張告示，以肯定的語氣道：「確實是他！與告示上寫的那個被通緝的逃犯一模一樣。」接將告示交還給蕭原。

「長官，我沒有捉錯人吧？」蕭原接過告示，摺疊好，收藏在身上。

那漢子一豎大拇指，讚道：「我兄台，我雖然沒有聽過你的大名，但你能夠捉到這個悍賊，佩服，佩服。」

蕭原忙道：「長官過獎了。請問長官高姓大名？」

那漢子道：「小姓洪，名豐，在隊上當差。說來慚愧，忝爲隊副之職。」

蕭原忙抱拳道：「原來是洪副隊長，失敬，失敬。」

洪豐確是這個地方保安隊的隊副。打個哈哈，洪豐一副識英雄重英雄的口脗：「別客氣，我該說失敬才是。幸虧兄台替咱們捉拿到這個悍賊，慚愧的是本地窩藏了這個悍賊，咱們居然懵然不知。萬一他手癢作案，弄到地方上鷄犬不寧，咱保安隊便難辭其責，在此，我代表地方上及咱保安隊謝謝你。」

蕭原忙道：「不敢當。因我捉賊而驚憂了貴鎮的人，以及貴隊上的弟兄，該我向你們道歉。」

洪豐打個哈哈。「都別說客氣話了，兄台是客，可否賞臉一盡地主之誼。」

蕭原爽快地道：「洪隊副盛意濃情，却之不恭，我正想拜見貴隊長，未知洪隊副可願引見？」

洪豐一口答應：「沒問題，沒問題。」一頓，目注尚鐵成。「請問兄台可有地方安置這悍賊？」

蕭原略一遲疑，試探道：「我打算借貴隊一角地方，將他關押起來，未知是否方便？」

洪豐一口答應，「沒問題，咱隊上關押人犯的地方都空着。」

「謝謝幫忙。」

「兄台請押着這悍賊，隨我到隊上去。」洪豐熱情地道。

蕭原說一聲「請」，押着尚鐵成，隨洪豐向隊上走去。

那一小隊保安隊走在前面。

* * *

蕭原本來打算將尚鐵成押回旅店，小睡片刻，養養精神，吃過午飯後，便僱輛馬車，押解尚鐵成回省城，如今遇上洪豐，只好改變主意，打算請洪豐和他的上司——保安隊長好好吃頓晚飯，翌日才押解尚鐵成回省城。

在外面跑的，交多些朋友，絕不會吃虧。

俗語有云：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蕭原一直喜歡廣交朋友。

來到隊部，洪豐吩咐一個士兵帶押着尚鐵成的蕭原到關押人犯的囚室，讓蕭原親自將尚鐵成關起來。

將尚鐵成關入囚室時，蕭原解下他反綁雙手的褲帶，用隨身帶着的手銬將尚機成扣起來。

之後，洪豐竟盛情拳拳請他去喝早茶，蕭原不好意思推却，忍着睏倦，隨洪豐喝早茶。

昨晚整個晚上他沒有闔過眼——在那妓娼家附近匿着監視，直到天亮前才動手，怎會不睏倦。

喝過早茶，洪豐看出蕭原神態睏倦，勸蕭原回旅店睡一覺。

蕭原也想回去睡一會，對洪豐說，午後再到隊部拜會隊長，並請洪豐向隊長致意，晚飯由他作東，務請隊長和洪豐賞臉。

蕭原一覺醒來，拿出身上的懷錶看看是甚麼時候，原來已是午後三時三刻鐘，匆匆洗把臉，換上一套乾淨衣服，趕去隊部。

來到隊部，蕭原請一個守衞通傳一聲，未幾，洪豐隨那個守衞出來，親迎蕭原進去，介紹他的上司給蕭原認識。

那個保安隊長早已站在內進階前等着，在洪豐介紹時，已迎上前跟蕭原握手。「蕭原兄，久仰。你的事，我已聽洪隊副說了，請到裏面坐。」顯得很好客。

蕭原忙道：「白隊長，幸會，幸會。」

在隊長室內坐下，白進喜吩咐一個勤務兵倒茶進來待客，然後含

笑對蕭原道：「蕭原兄，感謝你替本鎮捉拿了一個悍賊。否則，咱們還懵然不知那個被通緝的悍賊潛藏在本鎮之上，說來眞是慚愧。」

蕭原道：「白隊長，我也是僥倖捉到那悍賊，不怕對兩位說，我跟踪追尋了那悍賊十多天，從省城附近的梅林鎮追到這裏，總算沒有白費氣力，終於將那悍賊捉拿到手。」

白進喜道：「蕭原兄單人匹馬，不辭勞苦，不怕危險，追踪二百里，捕捉那些十惡不赦的匪賊，本領實非常人可比，令人佩服。」

蕭原謙遜道：「白隊長過獎了，像我這種人，甚麼也不會幹，爲了生涯，只好幹這種玩命生涯。」

「蕭原兄獨力輕易擒下那悍賊，確實本領高强。換了是咱們，非出動一小隊人不可。」洪豐插口道。

「蕭原兄打算甚麼時候押那悍賊回去？」白進喜邊喝茶邊問道。

蕭原道：「明早吃過早飯便押解那悍賊回去。」

「走路還是坐馬車？」洪豐問。

「坐馬車。」

「僱了馬車沒有？」白進喜熱心地想。「若未僱，我可以幫忙代僱，鎮上那家車馬店的老闆，是我親戚。」

「不好意思勞煩白隊長……」

「別客氣，舉手之勞。」白進喜道：「就這樣吧，待會我到敝親戚那裏說一聲，要他揀一輛結實的馬車。」

「麻煩白隊長了。」蕭原不好意拂逆白進喜的一番好意，唯有向他致謝。

「蕭原兄，咱們一見如故，客氣甚麼。」白進喜打個哈哈。「相識也是朋友，我這個人最喜交朋友，特別是令我佩服的朋友。」

蕭原道：「很高興交上兩位朋友。咱們既已成朋友，兩位今晚千萬賞臉吃頓晚飯。」

白進喜道：「蕭原兄，怎好要你破費，何況你是客，我是主，該我這個主人家請客才是。」

蕭原道：「白隊長這樣說，可是不當我是朋友？不肯賞臉？」

白進喜與洪豐互望一眼，才道：「蕭原兄這樣說，我若再堅持，便矯情了，好吧，恭敬不如從命。」

蕭原笑道：「這才是朋友。」

三人說得投機，直談到天黑，才到鎮上那家最好的飯店吃晚飯。

走出隊部，白進喜記起僱馬車之事，着洪豐先陪蕭原到飯店去，他到馬車店說一聲，然後趕去。

洪豐與蕭原在飯店內坐下約一刻鐘後，白進喜趕來了，手上多了一瓶酒。「蕭原兄，要你等候，不好意思。」

蕭原忙道：「白隊長太客氣了，要麻煩白隊長替我到貴親店裏走一趟，該我說對不起才是。」

「我已知會敝親留下一輛結實乾淨的馬車，要敝親明早准備妥當……」白進喜將手上那瓶酒放在枱子上。

「白隊長，要你費心了。」蕭原向白進喜致謝。

白進喜拿起枱上那瓶酒。邊拔開瓶塞，邊道：「我已說過，舉手之勞，蕭原兄毋需客氣，來，嚐嚐我這瓶收藏了三四年，一直不捨得喝的桂花露。難得交上蕭原兄這個投契的朋友，正好拿來慶祝。」

「這叫寶劍贈英雄，好酒酬知己。」洪豐道：「我家裏沒有好酒，嘴倒有一張，只好豁出去，陪兩位大吃大喝。」

蕭、白兩人被洪豐的話逗得笑起來。

「來，乾了這杯。」白進喜倒了三杯酒，拿起放在他面前的那一杯。「祝蕭原兄一路平安。」

洪豐與蕭原拿起酒杯，跟白進喜碰杯，三人一口喝光。

蕭原回敬白、洪兩人：「我敬兩位一杯，祝兩位步步高陞。」

洪豐不甘後人，亦敬蕭原一杯。

三人可謂酒逢知己，三杯下肚，酒酣耳熱，白進喜道：「蕭原兄，有空請到這裏來玩玩，別忘了我和洪隊副這兩個朋友。」

蕭原道：「一定，一定。絕不會忘了兩位朋友。」

一頓飯足足吃了有一個時辰，喝光白進喜那壺桂花酒後，三人還要了一瓶酒，一共喝了兩瓶酒，結賬離開飯店，三人都有六七分酒意。

蕭原本想一人返回旅店，白、洪兩人堅執要送他回去，蕭原拗不過兩人，只好讓兩人送他。

* * *

翌日早上，蕭原吃過早飯，趕到保安隊部，白、洪兩人已在隊部等着，並且將尙鐵成帶了出來交還給蕭原。「蕭原兄，早啊。昨晚沒喝醉吧？還怕你不曉得起床，正要派人去找你。」

「爲了我的事，容兩位早起，對不起。」蕭原感到過意不去。

「又說客氣話了，」洪豐道：「這賊頭（指尙鐵成）已吃過早飯。蕭原兄吃過東西了嗎？」

「吃過了。」蕭原道：「兩位，後會有期，不用送了。」

白進喜道：「要送的，橫豎我們沒事幹。走吧，我帶你到敝親店子。」說着吩咐兩個士兵押着尙鐵成往前走。

蕭原不好堅持，在白、洪兩人相陪下，往白進喜那個親戚的車馬店所在的地方走去。

來到那家車馬店前，白進喜的親戚早已準備好一輛馬車——有篷的。

那輛馬車不但結實堅固，而且頗新，馬匹强壯，蕭原看過後，很滿意，馬上付了車資，待尙鐵成坐上馬車，與白、洪兩人握別。

白、洪兩人堅持要送蕭原出鎮口，還打算派兩個士兵護送他一程，蕭原堅拒才作罷。

白、洪兩人送蕭原出鎮口，再次握別，才依依不捨。目送載着蕭原的馬車馳出鎮外，不住向蕭原揮手，直到馬車馳出老遠，才轉身往鎮內走去。

對於白、洪兩人的殷勤送別，蕭原很感動。

可惜他聽不到白、洪兩人轉身時所說的話，否則，他會後悔交上這兩個朋友。

白進喜在轉身往鎮內走時，低聲對洪豐道：「都辦妥了？」

洪豐點點頭，低聲道：「如無意外，萬無一失。」

「你趕得及嗎？」

洪豐點頭。「趕得及，我馬上趕去。」話落，急急往前走。

白進喜急忙說一句：「切記要幹得乾淨俐落。」

洪豐沒有作聲，亦沒有轉頭回身，只是朝後揮揮手，表示聽到白進喜的話。

載着蕭、尙兩人的馬車馳出鎮口外後，便一直往西面輕快地馳去，趕車的看上去是個老實的漢子，長得黑黑實實的，憑蕭原的眼光，看出他是個長年累月在外頭跑的人。

蕭原坐到車頭，跟趕車的談話。

從趕車的口中，他知道趕車的漢子名叫阿寬。

馬車馳出里許，突然轉入一條岔路，蕭原馬上問：「阿寬，爲何轉入這條路？剛才那條路才是趕去銅鼓鎮的啊。」

阿寬不慌不忙道：「這條是捷徑，一樣通向銅鼓鎮，比那條大路快兩刻鐘，我每次趕車去銅鼓鎮，都走這條路。你要是不相信，我馬上掉頭折回大路走。」跟着勒停馬車。

蕭原看不出阿寬臉上有何異樣，看看那條岔路，留下頗多的車痕，不是一條沒人走的僻路，加上那車馬店又是白進喜的親戚開的，而他對白進喜這個朋友甚有好感，不相信他是披着人皮的豺狼。再說，他自信若阿寬是在路上使壞，他絕對應付得了。因此，他相信阿寬的話。「阿寬，我不過問問罷了，怎會不相信你，繼續往前走吧。」

阿寬朝蕭原咧嘴一笑，抖動馬韁，吆喝一聲，趕車往前馳。「蕭先生，往前走約里許，轉過一個小山脚，再往前走四里許，便走回大路上，沿大路往前八里，便到銅鼓鎮。」阿寬邊趕車，邊指着前路一個小山說。「要是走大路，大約比走這條路要多走十五六里。」

蕭原順着阿寬馬鞭指處望去，前路遠處果然有一座小山，山上樹木稀少，看上去是一座小石山。

蕭原友善地問：「阿寬，趕了多少年車子？」

阿寬用長袖抹頸上的汗水。「十一年了，我十九歲趕車，如今已三十歲。」

蕭原問：「成了家麼？」

「成家七年了，有兩個孩子。」阿寬臉上現出喜悅滿足之色。有一個家，對大多數男人來說，異常重要，甚至有如生命。

蕭原受到阿寬的感染，欣喜地道：「阿寬，成了家，是不是有一種滿足安樂的感覺？」

阿寬臉上泛起幸福的笑容。「在家裏的感覺很舒服，很安樂滿足，特別是妻兒偎坐在自己的身旁的時候，每一次我趕車出外，都會惦記着他們，趕完一趟車，心裏祇想快快趕回家，恨不得一下子飛回去……」一副悠然迷醉的樣子。「蕭先生，成了家麼？」他突然問。

蕭原搖搖頭，臉上却泛起歡悅的笑容。「已有未婚妻，打算兩年後成親。」想到張鳳琴——他的未過門的妻子，心裏滿是歡喜，眼前泛現起一張明麗的臉龐。

阿寬偏首看一眼坐在側後的蕭原，看到蕭原一副出神的樣子，眼中閃過一抹詭譎之光。

馬車顫晃一下，坐在「車廂」內的尙鐵成馬上埋怨道：「喂，怎麼趕車的，顚得我背骨頭痛死了。」

蕭原也給顚得回過頭來，扭轉向「車廂」內說道：「黃鼠狼，有馬車坐還嫌三道四！要是嫌坐馬車顚痛你，大可下車走啊。」

「車廂」內的尙鐵成哼了一聲，不再出聲。

也就在這時，蕭原忽然感到馬車停下來，腰眼遭一硬物抵着，耳聽阿寬沉喝道：「要命的別動！舉起雙手。」

蕭原渾身一震，整個人僵住，並沒有馬上舉起雙手。「阿寬……」

「舉起雙手，要我賞你一顆鐵蓮子嗎？」阿寬兇狠地吆喝，抵在蕭原腰眼上的硬物用力一戳。

蕭原痛得哼了一聲，不敢怠慢，舉起雙手。「阿寬，別亂來，你想怎樣？」他憑感覺知道，抵在他腰眼上的硬物是一支槍管。

阿寬抵在蕭原腰眼上的硬物確是一支槍管，手上握着的赫然是一支槍——掌心雷。

「你他媽的閉上嘴巴！」阿寬與剛才判若兩人，神態好不兇狠，另一隻手在蕭原的身上亂摸——搜他身上帶着的槍。

很快，阿寬從蕭原身上搜出隨身帶着的匣子槍，恰在這時，尚鐵成從「車廂」內探出頭來，口裏說道：「哈哈，蕭原，原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一跤摔得可重了。」

「住口！」阿寬將搜到的匣子槍指着尚鐵成。

尚鐵成嚇得吐了吐舌頭，閉上嘴巴。

「下車！」阿寬向蕭原吆喝。

蕭原舉着雙手，跳下車。

正如尚鐵成所說，蕭原這一跤摔得很重，甚至連命也將丟了。對於栽在阿寬手上，他確是萬萬想不到。阿寬眞會裝佯，使得蕭原看不出一點端倪破綻。在毫無戒備之下，難免陰溝裏翻船。

不過，他並沒有悔責自己，因爲於事無補；反之，他很冷靜。這個時候悔責，徒亂心智。

阿寬一直拿槍指着蕭原，撮唇打了個忽哨。

「阿寬，你要是放了我，我給你一筆錢，大約八百個大洋。」尚鐵成忽然開口對阿寬說。「怎麼樣？」

阿寬冷冷道：「祇要你有錢，我們自會放你走。現在閉上嘴巴別說話！」

尚鐵成閉上嘴巴。

蕭原於跳下車後，便偸偸打量附近的地勢環境，心裏則一直轉着念頭，伺機發難脫身。而他雖被搜去身上的匣子槍，但他腿上仍藏着一支小巧的勃朗寧手槍，可惜他一直找不到發難的機會，因爲阿寬一直緊盯着他，令到他不敢妄動。

他自信在這麼近的距離下，無論他的動作多快，也快不過阿寬手上的槍——射出來的槍彈。

忽哨聲剛響起，即時有五六個人從前路——約五六丈遠——兩旁路邊地上竄跳起來，往馬車衝去，其中一人赫然是洪豐。

「阿寬，幹得好。」洪豐邊跑邊揮動手上的槍，朝阿寬歡叫。

阿寬聞聲飛快地轉眼向奔來的洪豐等數人瞥望一眼，口裏回應一聲：「洪隊副，我那一次失手啊。」

蕭原一眼看到洪豐，登時冷了半截，心知若是束手待擒，準死無疑，與其束手待斃，不如拚他一拚。在阿寬轉頭呼應洪豐的刹那，驟然身子一矮，欲竄入馬車下，伸手摸向藏槍的右腿——拔槍。

「砰砰」兩下槍聲乍然響起，阿寬的反應好快，槍咀疾移，向蕭原連開兩槍。

蕭原應槍倒地——閃過第一槍，避不過第二槍。

就在他跌倒下去的刹那，阿寬吆喝一聲，一脚踢在馬屁股上，那匹馬受驚負痛，揚蹄竄奔，帶動馬車驟馳。

蕭原剛好跌倒在車輪前的地上，做夢也料不到馬車突然馳動，雖則拚命負痛竄開去，仍然被車輪撞跌，輾過他的左脚。

一陣骨裂般的劇痛令到他忍不住發出一聲痛苦的嚎叫，身子在地上滾動。

「黃鼠狼，你逃不了！」隨着吆喝聲，響起三四下槍聲。

因馬車突然竄動，躺不住，尚鐵成乘機從車後滾跌落地，竄跳起來往路旁衝出數步，便被從頭上激射過的槍火壓迫得跌在地上，不敢再跑。「別開槍，我不跑。」嘶聲驚叫。

朝黃鼠狼尚鐵成開槍的人，是洪豐和兩個跑在他後面的漢子——其實是士兵。

跑在最前面的兩個士兵衝向被馬車撞倒輾過小腿、在地上滾動的蕭原。

蕭原在地上滾動時，有足夠機會讓他從右腿上取出收藏的手槍，但他並沒那樣做，因他自知被馬車輾過的左脚即使沒有斷，亦已骨裂，跑不動，若他硬抗，在以一對六或七的情形下，祇會當場被擊斃。所以，他放棄了反抗。

祇要活着，便有一絲逃脫的希望，雖然並不是肯定的。不過，有希望總比沒有好。

那兩個士兵並不知道蕭原身上藏着槍，一逕衝到蕭原身前，拿槍指着蕭原。「別動！他媽的不知死活。」

蕭原忍痛側躺在地上，雙手抱着被輾傷的左脚，一臉痛苦之色。

「將他雙手反綁，揪起來。」奔到兩個士兵身後的洪豐對兩個士兵吆喝。

兩個士兵答應一聲，一個士兵從身上抽出根繩子，上前蹲下，將蕭原雙手反綁起來。另一個士兵一直拿槍指着蕭原。

這時，另外兩個士兵亦將趴在地上的尚鐵成抓住，揪起來。

蕭原右肩頭因爲受了槍傷的關係，一直流血，幸好祇是傷了皮肉，但也痛得夠他受了。

「洪豐，你好厲害。」蕭原咬着牙，怒視洪豐。

洪豐咧嘴一笑。「若不那樣，怎騙得你相信我這個新交的朋友不會打你的主意。哈哈哈……財帛動人心啊！」

「你好陰毒！」蕭原眼中噴出火來。「爲了那三百多個大洋的賞

蕭原不虞有詐，結果被洪豐繳了槍械……

金，不惜甘冒犯紀，你可知道，會罪加一等。」

「爲了錢，管他媽的法紀，誅連九族也不怕！」洪豐冷冷道。「蕭原兄，你可知道沒錢的滋味，有錢的快樂？嘖嘖，不要怪我，祇是錢作怪。要怪，祇怪你撞入我的地頭，有眼無珠，帶來一個財神！」

「你以爲可以隻手遮天，無法無天麼？」蕭原眼裏噴出火來。

「祇要手上抓着槍桿子，便可以爲所欲爲！」洪豐道。「國民政府那一個大總統、總司令、大官不是手上抓着槍桿子才當上的？難道你沒聽過，兵即是匪，匪就是兵這句話麼？」

蕭原不想跟這種錢迷心竅的人花費唇舌！閉上嘴巴不說話。

「洪隊副，誰說咱們祇得三百多個大洋？剛才那賊頭說，祇要我們放了他，願給我們約八百個大洋。」阿寬出現在洪豐身後。原來他已勒停馬車，跳落地上急急跑來。

洪豐對那兩個士兵道：「搜搜他（指蕭原）身上，看他身上有多少錢。」一頓，轉對阿寬道：「去看看那賊頭說的話是眞是假。」與阿寬走向尚鐵成那裏。

一個士兵將蕭原揪起來，另一個在他身上搜尋。

蕭原此時有如肉在砧上，唯有任人魚肉。

尚鐵成被兩個追上他的士兵左右揪起來，滿臉驚慌之色，顫着聲對那兩個士兵道：「兵哥，別動拳脚，我不是有心逃跑的。」

「囉嗦甚麼！」左邊那個士兵瞪起眼，沒好氣地拿手上的槍——槍托往尚鐵成的肚子砸了一下，痛得尚鐵成「喔」地痛叫一聲，身子弓起來，滿臉痛苦之色，喘了幾口氣，臉色才沒有那樣難看。

看了洪豐和阿寬走來，尚鐵成立刻像見到救星那樣，急急道：「長官，我給你八百個大洋交換放我走，怎樣？」

洪豐走到尚鐵成身前，上下打量一眼，用不相信的口吻道：「瞧你這個樣子，鬼才相信你有八百大洋，八百條毛倒有。」

最後那句說引得兩個士兵和阿寬嘻哈直笑。

尚鐵成却正經八百地道：「長官，你若答應，我馬上給你四百五十個大洋，作爲交易的訂金，還有三百多個大洋，待你放了我，我帶你去拿。」

洪豐定眼瞧了尚鐵成一會，抬手捏捏下巴，點頭道：「好，我答應你。先將四百多個大洋交出來。」

洪豐也很爽快。「票子藏在我的衣衫內。」

洪豐吩咐一個士兵拿刺刀割開尚鐵成的衣衫脚，裏面果然藏着三張銀票。那士兵交給洪豐，洪豐接過打開來看一遍，一張面額二百大洋，一張一百大洋，第三張一百五十大洋，合共四百五十大洋。尚鐵成沒有說假話。

「嗯。」洪豐咧嘴笑了。「打開他手上的手銬。」

恰在這時，搜查蕭原的士兵拿着搜到的財物走到洪豐身旁。「報告洪隊副，從蕭原身上搜到十一個大洋，兩張總值五十大洋的票子，還有一支藏在他右脚上的小巧手槍，一把鑰匙。」

洪豐接過那士兵遞給他的財物，先將鑰匙交給那個他剛才吩咐打開尚鐵成手銬的士兵，然後滿意地自語道：「嘿嘿，又有幾十大洋進賬，這一次的收穫不錯。」

那士兵除下尚鐵成手上的手扣後，尚鐵成馬上走到洪豐跟前，口裏連說謝謝。

洪豐冷冷道：「你說甚麼好話我也不會受用，省口氣吧，你若不交出餘下的三百多大洋，我不會放你走。」一頓，朝兩個士兵道：「看緊他，若有不軌，開槍射殺！」

兩個士兵答應一聲，馬上左右看守着尚鐵成。

尚鐵成急忙道：「回到鎮上，我馬上帶你們去拿那筆錢。」

「嘿嘿，你比我還要心急啊。」洪豐笑笑。「甚麼時候去拿錢，我自有主意。」不再理會尚鐵成，往蕭原那裏走去。

蕭原看到洪豐走來，憤怒地道：「洪豐，別以爲你可以隻手遮天……」

洪豐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打斷蕭原的話。「我這個人天不怕地不怕，無論你說甚麼，我不會被你唬倒！蕭原兄，你認命吧！」

蕭原沒有作聲，他知道這一次難逃一死，無論說甚麼，洪豐這伙人也不會放過他，倒不如省口氣。

洪豐像頭狠那樣盯着蕭原，不懷好意地道：「蕭原兄，你一定以爲我會一槍殺了你，殺人滅口，是不是？」

蕭原怒視着洪豐，不作聲。

洪豐搖搖頭。「我不會一槍斃了你，我們既然幹這種勾當，絕不會心慈手軟，念在你替我們帶來一大筆橫財，我會讓你死得舒服一點，讓你落個屍體完好，你該感激我吧。」

蕭原默然不作聲。

「阿寬，用馬來將他載到那個地方。」洪豐對阿寬說。

阿寬答應一聲，與兩個挾扶住蕭原的士兵將他抬上馬車，跟着將蕭原的嘴巴封起來，塞上一團布，再將他的雙脚也綑綁起來，待兩個士兵坐上馬車，阿寬跳上車把上，駕起馬車吆喝一聲，趕車往前馳去。

洪豐與四個士兵押着尚鐵成往回走，返回鎮上。

* * *

馬車馳到一處荒僻的山脚下停下來。兩個士兵將蕭原拉下來，左右挾着他往山上走。

阿寬沒有上山，留在山脚下看着馬車。

那座山又高又大，樹林密佈，越往前走，樹林越密，野草及膝，看上去甚少人到。

兩個士兵既要踢開及膝野草，又要騰出手來撥開茂密的枝椏，走得一點也不輕鬆，歇了兩次才走上山腰上，沿着山腰走了一會，終於停下來。

一路上，蕭原任由兩個士兵挾着他往上走，毫不掙扎，因他知道掙扎徒費力氣，倒不如省點力氣，留待後用。

兩個士兵喘了幾口氣，歇一會，又挾着蕭原走到一塊大石前，其中一個士兵向蕭原咧嘴一笑，冷酷地道：「石後有個洞穴，死後也不用曝屍荒野，有一個葬身之所，你該感謝我們。」

另一個士兵對同伴道：「別跟他白費唇舌，將他扔下去，快下山回去。」

兩個士兵將蕭原挾到石後一叢茂密的野草前，跟着將他往前一推，看着蕭原跌落草叢中的一個洞口。由於茂密的野草將那個約三四尺寬闊的洞口遮蔽了，站在草叢外根本看不到其中有個洞口。

蕭原幾乎是一頭栽跌下去，幸好那個坑洞不是垂直的，要不，恐怕跌落坑底時，跌個頸脖拗折，當場身亡。

原來那個山洞是斜斜向下的，因此，蕭原斜滑跌下去。

不過，那坑洞少說也有一丈深淺。

看着蕭原落坑洞下，兩個士兵拍拍手掌，轉身往來路走，輕鬆地下山去。

蕭原滑跌落洞底被一些硬物撞得身上發痛，但却叫不出聲，因他口裏塞着一團布。

坑洞下很黑，由於洞口上面被茂密的野草遮蔽住，蕭原一時間看不清洞底的情形，但却感覺到洞底頗寬闊，因他移動身子躺直，雖然頭頂觸在洞沿壁上，雙脚却碰不到另一面的洞壁，但却觸到散佈在洞底的一些硬物。

那些硬物像是骨頭，他身下便壓着幾根，令到他很不舒服，壓着骨頭的地方作痛。

他還嗅到一陣腥臭的氣味。

想起那個士兵對他說的那句話

：是你葬身的洞穴，而洞底散佈着不少似是骨頭的硬物，蕭原不期猜想那些像骨頭的硬物是人骨。饒是他神鬼不怕，甚至連死也不怕，仍禁不住汗毛直豎，一股寒氣自脊樑骨下冒起。

閉着眼躺了一會，蕭原移動身子，想避開身下壓着的硬物，因有幾根硬物在他身下壓着，令到他很不舒服和發痛。

可是，他移開尺許，仍然有硬物壓在身下，額角還碰上一件硬物，雖則不大痛，但却嚇得他倒抽一口氣，急忙閉上雙眼。

原來他在移動身子時，原來閉上的雙眼睜開來，額角碰到那硬物的同時，他隱約看到額頭碰上的硬物是一個骷髏頭骨，上有兩個穿了的大眼洞，還有那兩排顯露無遺，像是噬人的森森牙齒，怎不叫蕭原膽寒。

蕭原以前雖曾經歷過不少兇險，以及九死一生的遭遇，但從未置身於如此恐怖的境地，要不是手脚被綁着，他不立刻爬上去才怪。

閉着眼定了神，蕭原慢慢再張開眼，轉動腦袋，打量洞底的情形。

經過這一會，蕭原已習慣了洞底下的黑暗，隱約看清楚洞底的情形。

洞底約丈許寬闊，幾乎佈滿散開的人骨頭，數一下，他發覺有四個骷髏頭，換言之，洞底有四副人骨，即是有四個人死在洞底下。

化爲四副骸骨的人，不用說，是被活活餓死的。

如今加上蕭原，若活活餓死在洞底，便變成五副骸骨。

蕭原毫不懷疑那四個化作四副骸骨的人，是被洪豐那伙人扔落洞內活活餓死的。

之前，已有四個人遇害。

活活餓死的滋味比一鎗斃命難受多了，但蕭原仍選擇活活餓死這個方法。雖然難受，可是祇要一刻不死，便有一綫遇救的機會，何況，他絕不會坐以待斃。

靜靜地躺了一會，他開始揮動手脚，希望可以將綑綁着手脚的繩索弄鬆、脫綑。

可是，他花了好一會工夫，花了不少氣力，也無法弄鬆綑綁手脚的繩索。

那個拿繩索綑綁他手脚的士兵綑綁得很結實，令到他徒勞無功。

既然一時間無法弄鬆手脚上的繩索，歇了一會，蕭原決定先弄掉塞在口裏的布團。

翻轉身，他先是將露在嘴巴外的些許布團貼在洞壁凸起的地方扯，不管擦破嘴巴附近的皮肉，忍痛又扯了一會，將布團才弄得鬆脫些許。

歇了一會，他試着用能夠稍爲活動的舌頭推頂塞在口裏的布團，幾經艱苦，才將口裏的布團又推出少許。

歇息一會，回過氣來，這一次他深長地吸了一口氣，鼓起一口氣，用力一吐，居然被他將塞在口裏的布團吐出些許，接下來他再接再勵，鼓氣吐氣，再用舌頭頂推，終於被他弄出塞在口裏的布團，但却令得他幾乎筋疲力盡。

口裏沒有布團塞着，蕭原感到舒服了很多，回過氣後，他又開始掙動手脚，希望能夠弄鬆掙脫綑綁着手脚的繩索，直到筋疲力盡，又一次失敗。

不過，他並不氣餒，祇要還有一口氣，他絕不會放棄。

洞裏越來越黑暗，蕭原憑此推測天色慢慢黑下來，待到洞底漆黑一片，他知道黑夜已降臨。

漸漸，他感到又渴又餓。

他躺着不動，甚至連雙眼也閉上。

在又渴又餓的情形下，唯一保存體力的辦法祇有一個，盡量不消耗體力——躺着不動。

不知躺了多久，忽然聽到洞口上面響起悉索聲，蕭原霍然睜大雙眼——雖則在漆黑中甚麼也看不到，他豎起耳朵傾聽。

憑他的經驗，他聽出接近洞口的是一頭野獸，極可能是一頭狼或是狐狸。

陡地，他張口發出一聲虎嘯。

接着，他聽到洞口上的野獸受驚竄逃竄奔發出的疾響聲。

整個晚上他都不敢睡覺，發覺洞口上有異響聲，便發出足以阻嚇野獸撲入洞裏的叫聲。直到天亮後，他才昏昏沉沉睡去。

* * *

洪豐並沒有聽從尚鐵成的話，返回鎮上便押他去取餘下的三百多大洋，一逕押尚鐵成返回保安隊部關禁起來。他自個去見白進喜。

白進喜看到洪豐與冲冲地走進來，喜道：「辦妥了？」

洪豐掩不住心裏的興奮，咧嘴笑道：「輕而易舉，無驚無險。大哥，這一次收穫好可觀啦。」

白進喜道：「多少？」

「已從那賊頭尚鐵成身上得到四百五十大洋，蕭原身上搜出六十多大洋。那呆賊還有三百多大洋藏在鎮上，我已答應他帶我們去拿到那筆錢後放他走。哈哈哈，那笨賊居然相信我會放他走，押他回來時，在路上一直要我快返回鎮上馬上去拿。」

「嘿嘿……天下間居然有這樣的笨賊。洪豐，莫非我兩兄弟財星高照？我們祇想從蕭原手上搶到那笨賊，拿他去領賞，誰想到會從那

笨賊的身上得到意外之財，近八百大洋，加上那筆賞金，這筆橫財約有千多大洋，這一票幹得好。」

一頓，跟着道：「明天再帶那笨賊去拿餘下的那筆錢，然後來個先縱後擒。他那條命值三百多大洋，怎能看着從手上溜掉。」

洪豐道：「大哥，那笨賊若知道我們並不是眞的放他走，一定會氣得暈過去。」

白、洪兩人原來是結拜兄弟，怪不得洪豐呼白進喜一聲大哥。

「洪豐，怎樣處置蕭原？」白進喜看着洪豐。

洪豐道：「將他扔落那個坑洞內，省得斃了他，還要找個地方，花費氣力把他掩埋。大哥，那個坑洞確是個埋葬活人的好地方，之前先後扔下去的四個人，已變成四副骨頭。」

「嗯，正合我意。」白進喜道：「待拿到那笨賊餘下的那筆錢，王添六人(指那六個士兵)每人分五十大洋，阿寬一百，餘下的你我平分。」

洪豐道：「但憑大哥作主。」跟着從衣袋內拿出搜查蕭原身上得到的六十多大洋，連同尚鐵成「奉獻」的四百五十大洋票子一齊拿出來，全遞給白進喜。

白進喜接過，翻看一遍那幾張大洋票子，興奮地道：「阿豐，要是日後再有幾單這樣大筆的橫財，我和你很快便可以返鄉享福了。」

「大哥，這麼快便有意返鄉享福了？」洪豐不以爲然地道：「難得我們在這裏隻手遮天，幹甚麼也沒人敢查究，何不一直幹下去。錢，誰會嫌多啊。」

白進喜搖搖頭，正色道：「阿豐，俗語云：上得山多終遇虎。百密亦有一疏啊，做人切忌貪得無厭，若不見好便收，遲早會敗露。那時候，後悔已遲，一個人若是沒命享受得到的錢財，即使有金山銀山，有何用？」一頓，伸手拍拍洪豐，接道：「好好想想我這番話吧！」

洪豐道：「大哥言之成理，可是……」

白進喜截斷洪豐的話，正色道：「阿豐，聽不聽由你，走，去看看那個笨賊——尚鐵成。」

洪豐欲言又止，跟着白進喜走出室外。

翌日，吃過早飯，洪豐與兩個士兵押着尚鐵成離開隊部，由尚鐵成帶路往前走。

尚鐵成逕往鎭東頭走去。「洪隊副，可否將我手上的鐵銬除下？」走了幾步，尚鐵成扭頭對走在身旁的洪豐道：「你放心，我絕不會跑。」

洪豐斜着眼射着尚鐵成，似笑非笑地道：「嘿嘿，你跑得了麼？除非你想死！」頓一下，對走在尚鐵成身後左邊那個士兵道：「阿寬，除下他的手銬。」

左邊那個士兵應一聲，從身上取出一把鑰匙，邊走邊打開反扣着尚鐵成雙手上的手銬。

尚鐵成雙手恢復自由，馬上甩動雙手，含笑着對洪豐道：「謝謝！」

洪豐冷冷道：「希望你不是信口胡謅，無中生有，否則，有苦你受。」

尚鐵成不停交替着搓擦一雙手腕，忙不迭道：「我這人從不空口說白話，我在你們手上，怎敢戲弄你們，自討苦吃！」一頓，接道：「我倒擔心你們言而無信，拿到那筆大洋後，食言反悔。」

洪豐忙道：「你大可放一百二十個寬心，我們豈是言而無信之人，祇要你拿到那筆錢，我收到錢後，馬上放你走。正如俗語所說：一手交錢，一手放人。」

尚鐵成苦笑道：「正是肉在砧板上，不由我不聽你的。」

說着話，尚鐵成抬眼看到那晚他嫖宿的那個妓娼的房屋就在眼前，便對洪豐道：「洪隊副，到了。」

洪豐往前面那列房屋溜了一眼：「那裏？」

尚鐵成脚步不停，口裏道：「看到沒有？就是那戶人家？」伸手指着那個妓娼的大門。

洪豐雙眼一睜，定眼細看，馬上認出來。「那房屋不就是你那日嫖宿被擒的妓娼家？」

尚鐵成點點頭：「那筆錢就在她家裏。」

「嘿嘿，眞想不到，你原來將那筆錢藏在那娼婦的家裏。」洪豐眼裏發出光來，「藏在她家裏甚麼地方？」

尚鐵成欲言又止，狡猾地笑道：「別急，到她家裏，我拿到手後，自會親自交給你。」

洪豐沒有作聲，在心裏罵一句：「狡賊，早給遲給你也逃不過我的手掌心。」

那戶妓娼的兩扇大門原來是虛掩着的，洪豐用手一推便開，邊一步跨進門內，邊張口叫道：「有人嗎？」

「誰呀！」屋裏即時有人應——是一把女聲。

「快出來，」洪豐語聲轉沉。「我是隊上的洪隊副！」

話聲未落，屋裏即時走出一個婦女——雙手兀自在褲頭上綁緊褲帶。「長官，大白天來找我，有何貴幹？」臉上露出驚慌失措之色。

「光天白日，當然不會來找妳上床。」洪豐冷厲地道。「是這個人要找你。」身子一偏，讓那妓娼看清楚他身後的尚鐵成。

那妓娼一眼看到尚鐵成，登時臉變色。「他……不就是那個……賊匪……長官，我跟他一點瓜葛也沒有，那晚他來……住宿，我根本不知道他是甚麼人，之前從未見過他……」

尚鐵成邪笑道：「娼婦，那晚妳跟我睡在床上，那股浪勁兒，教我銷魂蝕骨，快活如神仙，還說跟我毫無瓜葛？嘿……虧你說得出口。」

那妓娼爲了擺脫嫌疑，顧不了羞恥，發急地道：「長官，那晚他給我三個大洋，在我家嫖宿，如此而已，我連他姓甚名誰也不知道，他幹了甚麼勾當，跟我毫不相干！」

「住口！」洪豐不耐煩地喝止那妓娼，跟着對尚鐵成道：「廢話少說，快找出那筆錢來。」

尚鐵成似笑非笑地瞟着那妓娼。「洪隊副，那筆錢在那娼婦手上，叫她拿出來吧。」

洪豐轉頭瞪着那妓娼。「聽到沒有？快將他收藏在妳屋內的那筆錢拿出來！」

那妓娼乍見尚鐵成，便已心知肚明是怎麼回事，心裏已凉了半截，如今聽尚、洪兩人那樣說，心裏暗叫一聲苦也！口裏嚷嚷道：「長官，千萬別聽那賊匪胡謅！我只收了他三個大洋的皮肉錢，沒有拿過他別的錢……」

尚鐵成冷哼一聲，「娼婦，妳敢說我被那個叫蕭原的擒下，押去後，妳沒有拿去我那晚上床脫衣時，放在床下的一個小布包？」

不等那妓娼回應，尚鐵成立刻轉對洪豐道：「洪隊副，那個小布包內一共有三百多大洋，你大可親自掀起蓆子看看那個小布包還在不在。要是不在，肯定是這娼婦拿了！」

那妓娼裝出一副寃枉之相，呼叫起來：「長官，別聽這賊頭胡言亂語啊！他含血噴人，無中生有，試問這賊頭身上若是帶着這麼大筆錢，怎會不隨身收藏，却放在蓆子底下……」

洪豐沒有理會那妓娼的呼叫，一逕走到床前，掀起蓆子，露出床板，別說甚麼小布包，連一張草紙也沒有。

放下蓆子，洪豐掉頭看着尚鐵成，「你說假話？」

尚鐵成急不迭道：「千眞萬確！若無其事，我何苦亂說一通，自討苦吃？」

洪豐哼了一聲，轉對那妓娼道：「快交出尚鐵成所說的那個小布包，一定是妳拿了！妳說甚麼我也不會相信。妳若不交出來，我將妳關押起來，告妳窩藏逃匪，吞贓之罪，哼嘿嘿！那可是重罪一條，起碼判妳監禁五七年！妳想清楚，交不交出來？」

那妓娼大字也不識一個，遑論律法，聽聞洪豐之言，嚇得差點尿出來，三百多大洋雖說是個大數目，但與監禁七年相比，說甚麼也不值，何況當時的人都有一種「生不入官門」的心態，權衡之下，她寧願將「吞掉」的那筆錢吐出來，但求別惹上官非——牢獄之災。「長官……我……交出來，你……不要將我……治罪。」那妓娼心驚膽顫地哀求。

洪豐志在那筆錢，點頭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交出錢便沒事。」

那妓娼在心裏暗嘆，我眞福薄，到了手的錢也要雙手捧出去。天無眼啊，難道我生下來便要受苦受難？想到要交出那筆錢，禁不住一陣心痛，猶豫起來。

洪豐一心等着那妓娼交出那筆錢，看到她趦趄不前，禁不住心急地道：「還站着幹麼？拿啊！」

那妓娼定定神，慌忙道：「拿！我馬上拿出來。」走到床後，提起馬桶，從桶底一個暗格中取出一個小布包，放下馬桶，走到洪豐跟前，不情願地道：「嗱！拿去吧。」

洪豐邊伸手去接，邊對尚鐵成道：「就是這個布包麼？」

尚鐵成道：「正是。」一頓，馬上接着說下去。「洪隊副，拿了錢，你可要馬上放我啊！別拿了錢反悔食言。」

洪豐眼裏只有那個小布包，隨口應道：「你放心吧，一定會放你走。」跟着急急打開布包，看看裏面的東西是否銀票。

「數目多少？」

尚鐵成略一猶豫。「大概三百多大洋吧。」

「你不知道確實的數目麼？」洪豐瞪了尚鐵成一眼，隨即急急翻着露出來的那疊銀票。「嘿，眞巧啊，剛好是三百大洋之數，尚鐵成，你第一次不是說三百多的麼！」

尚鐵成怎會不知道那包大洋票子的確實數目，他清楚記得，那包大洋票子一共三百四十個大洋。他之所以含糊，實因他不值洪豐心裏只有一個「錢」字，加上他瞥到那妓娼以恐慌的目光看着他，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而他於洪豐說出數目時，他已猜到少了四十大洋，票子必是那妓娼取去，念及與那妓娼有一夜之「情」，遂不忍心將眞實的數目說出來。「洪隊副，別那麼認眞，那一次我是隨口說說，眞正的數目我確實記不起。你如今一說，

我記起來了，確是三百大洋票子。」

洪豐似乎不大相信尚鐵成的話，瞪着他，一會，轉眼盯着那妓娼。妓娼垂下頭，不敢抬起頭，心頭直打鼓——恐怕被洪豐看出破綻，那時，她那裏去塡回那四十個大洋。

原來，她確是從那包大洋票子中，取了一張面值四十大洋的票子去花了，花剩二十多個大洋。

尚鐵成看到洪豐盯着那妓娼，焉會看不出洪豐心裏想甚麼，他不想洪豐看出破綻，馬上開口說道：「洪隊副，錢已拿到，我可以走了吧？」

洪豐雖然心有所疑，但無憑無據，聽尚鐵成那樣說，只好作罷，從那妓娼臉上收回目光，轉落在尚鐵成臉上，皮笑肉不笑地道：「走吧，馬上離開鎮上，不准在鎮上逗留！」

尚鐵成只想脫身，沒口應道：「謝謝洪隊副高抬貴手，我馬上離開貴鎮。」話落，馬上轉身往外走。

洪豐自顧自將那疊大洋票子草草包起來，放入內衣袋，抬眼瞥看經已走出門外的尚鐵成，嘴角泛起一抹陰冷的笑意，可惜尚鐵成看不到，要不，他一定看出洪豐那一抹笑意不懷好意。

「聽着，別將今日的事亂說出去！」洪豐目光一轉，瞪着那妓娼。「要不，妳自討苦吃！」

那妓娼才鬆口氣，又被洪豐的疾言厲色嚇得打個抖顫慌不迭連聲應道：「長官，我會緊記在心。」

洪豐哼了一聲，向那兩個士兵道：「走！」當先向屋外走去。

看着洪豐三人走出屋外，那妓娼馬上去關上大門，並且閂上門栓，呼口大氣，自己對自己道：「幸好那賊頭還有點良心，要不，連四十塊錢也要吐出來。」

* * *

尚鐵成離開那妓娼的房屋後，不但沒有在鎮上逗留，甚至連頭也不回，並且加快腳步，一逕向鎮外走去。

他只想快快離開鎮上，免得又生意外。

對於洪豐與白進喜的所為，他並不恭維。

走出鎮外，回頭張望，並沒有保安隊的人跟出來，洪豐才完全放下心來，呼口氣，放慢腳步，往西面走去。

——走出鎮外，他才感到心安。

他打算去取回收藏在鎮外西面一個地方的大洋票子，再趕去朱頭鎮。

原來他在進入鎮上逗留之前，為防萬一發生意外，他像往常那樣——在鎮外西面找了一個認為隱蔽的地方，將一包為數一千五百大洋的票子埋藏起來，待離開此地時才取回，不致於萬一發生意外，脫身後一無所有。

他這個做法等如狡兔三窟那樣，為自己留下一條後路。

事實上他此刻身無分文，若不取回那筆錢，恐怕寸步難行。

想到從此海闊天空任鳥飛，連最有名氣的追捕手也死在洪、白兩人手上，他只要逃到外省，便不用擔心再遭追捕，禁不住心花怒放，差點放聲大笑起來。

正當他心花怒放之際，身後驀地傳來一聲吆喝：「喂，別走，站住！」跟着是槍栓拉動的聲音。

尚鐵成心頭大震，慌忙停下來，擰身扭頭往後張望，登時整個人涼了半截。

在他身後兩三丈遠的地方，有四個「黃狗子」——士兵擎槍作勢擺出向他開槍射擊的架勢，四支槍口對準了他。

「舉起雙手，慢慢轉身，一步步走過來。」一個「黃狗子」向尚鐵成吆喝。

尚鐵成不敢不從，舉起雙手，慢慢轉過身，口裏說道：「長官，我沒犯事啊，因何無緣無故不准我走？如臨大敵拿槍指着我？」一步步向那四個士兵走去。

——從那四個士兵如臨大敵的神態，他看出四個「黃狗子」是認眞的，所以他不敢不乖乖聽從。

四個士兵並沒有理會尚鐵成的話，一直沒有改變姿勢——四支槍的槍口對準尚鐵成。

「站住！」剛才喝叫尚鐵成的士兵，在尚鐵成走到距他們約五六尺遠近時，將他喝停。

尚鐵成在槍嘴指嚇下，雖則心裏不忿，亦只好乖乖聽「令」停下來。

「唏，你們不是鎮上保安隊的長官麼？」尚鐵成一眼認出吆喝站住的士兵就是那日有份押送他的幾個士兵中的一個。「這位長官，千萬別誤會啊！我不是逃犯，是洪隊放我走的，就在兩刻鐘之前……」

「這個我知道！」那個士兵邊站直身子邊打斷尚鐵成的話。

「既然如此，為何還追上來，將我喝停？」尚鐵成大惑不解。

「鎮上剛發生了一件搶劫傷人案，遇劫受傷的人說那賊匪朝鎮口外逃走，我們追出鎮外，往這面追，看到你，當然要喝停你！」那士兵一臉正經緊張之色，絕不像開玩笑。

尚鐵成聽那士兵那樣說，心裏稍安，帶笑道：「長官，洪隊副剛放了我，我再糊塗，也不敢立刻犯

事，惹上官非，再說，我若是那個賊匪，還不像兔子般溜逃，却施施然走路？」

「不管你怎麼說，咱們一路上追下來，只追到你，說甚麼也要搜查你一遍。咱們白隊長說：絕不能放過一個可疑之人。姓尚的，無論如何，這次也要委屈你一次。」

說完，不等尚鐵成有何話說，上前去動手搜身。

尚鐵成自恃沒幹過甚麼，身上可說空無一物，因此不怕被搜身，加上他想盡快脫身，當下有「恃」無恐，非常合作地道：「請搜。」雙手舉得更高。

那士兵在尚鐵成身上由上到下仔細地搜了一遍，甚麼也搜不到，於是轉到尚鐵成身後搜查。

尚鐵成自忖那士兵根本不可能搜到一點東西，加上那士兵搜他前面身上時，甚麼也搜不到，因而忍不住輕鬆地道：「長官，我身上連一個銅板也沒有，搜也白搜……」

豈料他話未說完，在他背後搜查他身的士兵陡地發出一聲冷笑。「哼嘿！還說身上甚麼也沒有？這是甚麼？收藏在背後的褲帶內，你自己瞧瞧！」

三個一直持槍指着尚鐵成的士兵聽聞那個士兵說的，登時神色一緊，同時往前逼近一步。

尚鐵成並不相信那個士兵的話，因他很清楚自己身上甚麼也沒有，因而發急地道：「長官，別開玩笑！我身上連一塊紙片兒也沒有，更且身無分文，又怎會在後面褲帶內藏着東西呢？」

那個士兵轉到他面前，將手上拿着的一個破舊的小錢包遞到他眼前，厲聲道：「睜大雙眼看清楚這是甚麼？哼嘿！還想抵賴！」

尚鐵成睜眼看着那個遞到他眼前的小錢包，口裏呼冤道：「那不是我的！我身上甚麼也沒有！」

「既然不是你的！却在你身上搜出來！那一定是從被劫的人身上搶來的！」那個士兵一口咬定。

尚鐵成氣炸了肺，但在槍咀指嚇下，不敢妄動，唯有極力否認。「確實不是我的！你分明栽贓嫁禍！」他可不是個大傻瓜，加上在江湖上混了十多年，馬上便猜到是怎麼回事。

分明是衝着他來的——有意插贓嫁禍。

「你他媽的不但狡賴不認，還敢誣蔑咱們插贓！」那士兵怒喝聲中，一槍托砸在尚鐵成肚子上。

尚鐵成悶哼一聲，痛得彎起身子，陡地撲向那個士兵。

驚怒氣極之下，他兇性大發，豁了出去。

那個士兵早有防備，刹那斜閃開去，手上的槍一下子戳在尚鐵成的腰上，惡狠狠地道：「你他媽的找死麼？再敢動一下，斃了你！」

尚鐵成撲空之後，毫不理會那個士兵的吆喝，身軀一擰，不要命地撲向那個士兵。

那個士兵料不到尚鐵成如此兇悍，在四隻槍指嚇下仍敢拚命，當下咬牙疾喝一聲：「開槍！」同時扣動槍機，自己急跳開去。

「砰」然一下槍聲乍響，緊接着是三下槍聲連響。

尚鐵成在接連四下槍聲中跌倒下去。

他身上挨了兩槍。

一槍擦傷他左腰上的皮肉，乃是被那個士兵所開的一槍所傷；另一槍傷了他的左腿，乃是被三個士兵所發射的三顆子彈中的一顆槍彈射中。

「揍他！揍死這個悍匪惡賊！」那個士兵不管尚鐵成已中槍倒下，邊怒喝出聲，邊搶先撲向尚鐵成，揮動手上的步槍，惡狠狠地往尚鐵成身上砸下去。

三個士兵亦衝上去，槍柄、腳齊施，毒打尚鐵成。

尚鐵成在槍砸腳踢之下，仍悍然厲叫：「我操你們和姓洪的龜蛋祖宗十八代！好惡毒的黃狗子！使出如此陰毒的手段陰算我！我好後悔相信你們這些母狗生的！有種的殺了我！我做鬼也不放過你們這些母狗生的！」

四個士兵被尚鐵成的叫罵聲刺激得兇性大發，揍得更兇猛，直到尚鐵成沒了聲息，才停下手來，各自連連喘氣。

尚鐵成躺在地上，暈死過去，怪不得沒了聲息。

為首那個士兵喘過氣後，看一眼死狗般躺在地上的尚鐵成，含恨往尚鐵成身上踢了一腳，口裏沉聲道：「將這傢伙抬回去！」

兩個士兵馬上抬起尚鐵成，與為首那個士兵及另一個士兵往鎮上走去。

尚鐵成醒過來後，發現雙手給銬起來，想到自己上了洪、白兩人的大當，禁不住氣炸了肺，強忍着身上的傷痛，破口大罵起來：「洪豐，你這個陰毒小子，作弄老子！你他媽的不是人！你和姓白的不得好死！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們！」

咒罵聲驚動了守在囚室外的士兵，忙走到囚室前，隔着那個比狗洞還小的門往內喝罵：「死賊囚，住口！要不有苦頭你吃！」

尚鐵成已豁了出去（他自忖難逃一死，加上那一口惡氣下不了），對那士兵的吆喝充耳不聞，繼續咒罵：「我操姓洪的和姓白的祖宗十八代！口裏說給了錢便放我，拿了錢後，轉身便將我抓回來！我操他倆的老婆！分明存心騙

我……」

那個士兵眼見無法令到尙鐵成閉口，祇好去告知洪豐。

洪豐馬上隨那個士兵到囚室前，隔着那個門洞朝內喝罵：「尙鐵成！你他媽的再不住口，將你的舌頭割下來！教你變成啞巴！」聲色俱厲。

尙鐵成居然被洪豐那句話震住，馬上噤聲，但胸中那口惡氣難消，怒視着洪豐那張貼在門洞上的臉面，忍不住切齒憤然罵道：「洪豐，你好奸毒！你根本不打算放老子走！爲了騙老子的錢，拿那番鬼話來欺騙老子！你媽的不是人！哦呸！」陡地昂頭向門洞飛吐一口唾沫。

洪豐眼快，忙遍閃臉避過那口「飛箭」，跟着又湊到門洞前，奸笑道：「尙鐵成，祇怪你蠢笨如牛！一心祇想脫身，也不想想你還値三百三十大洋，我又怎會放過你這棵搖錢樹？我要是放掉你，豈不是睜着眼扔掉白花花一筆錢，別人不說我是個大傻瓜，恐怕也笑我是個大笨蛋！嘿嘿嘿，你還是認命吧！若你乖乖躲在這裏，我不會虧待你，要不，你是自討苦吃。我自有手段令到你變成啞巴！你是個聰明人，不會不知厲害。」

尙鐵成確實不是一個傻瓜，聽了洪豐那番話後，馬上閉上嘴巴，不再作聲。

俗語有云：好漢不吃眼前虧。他如今已是階下囚、砧上肉。若不識相，無異與自己過不去，那可犯不着。他決定暫時隱忍不發，待到有機會，才來個大報復——將洪、白兩人枉法貪財的劣行說出來。

看到尙鐵成閉上嘴巴，洪豐好不得意，心裏直笑，口裏冷笑道：「果然是在江湖上混的，識時務，看在你奉獻了數百大洋，一條命價値三百多大洋的份上，一日兩餐不會少你酒肉，敎你死也做個飽死鬼！」說完，掉頭往外走。

走出外面，遇上白進喜劈面便道：「阿豐，聽說姓尙的在囚室內大吵大罵，可有這回事？」

洪豐露齒笑道：「大哥，沒事了。我已教訓了他一頓，他以後也不敢再吵鬧了，放心吧！」

同舟共濟　出謀獻策

白進喜咬着牙，狠聲道：「阿豐，爲防萬一，待押他去領賞時，要他變成死人！」

洪豐連連點頭道：「大哥，我的想法跟你一樣，絕不留活口。反正活人與死屍同樣可以領賞。」

「嗯，這我就放心了。」白進喜拍拍洪豐的肩頭，打個哈哈。

蕭原在那個坑洞內困了兩日一夜。

他不但餓得有氣無力，亦渴得喉頭乾涸如火燒，頭腦也變得渾渾噩噩，陷於半昏半迷的狀態。

若是再這樣困下去，他自己心裏有數，一定會飢渴而死。

他「有幸」領略到活生生飢渴而死的滋味。

他開始感到死亡慢慢逼近。

可是，他絕不甘心這樣死去。但是，他却自知逃出生天的機會很渺茫。

除非有奇跡出現，否則，憑他如今的情形，他絕對無法自救。

渴得實在禁不住的時候，他不得不使勁地用脚踭在地上來回磨擦，好不容易磨出一條淺坑來，然後將整個臉和嘴巴埋下去，伸出舌頭，舔那並不怎樣濕潤的泥土，聊解那難忍的乾渴。

由於被困在坑洞內兩日，對於身旁遍佈的屍骨及難聞的臭味，經已「見怪不怪」，亦不再感到噁心恐怖。就如一個人久處鮑魚之肆，日久不覺其臭那樣。

想到自己萬一逃不出生天，將會與那些屍骨爲伴，他並不感到悲哀害怕，反倒感到可笑。

對於死，他一點也不害怕，但却萬萬想不到會這樣死去。對他來說，無異是上天對他的一種作弄。

將臉面埋伏在並不太濕潤的地上，蕭原感到稍爲舒服一點，不願抬起頭，漸漸，陷入昏睡狀態之中。

不知昏睡了多久，驀地一樣物事掉落他的身上，砸得他霍然驚醒過來，張開雙眼，看到一隻兔子跳落他身旁地上，拐着腿亂竄。

居然有一隻兔子跌下來，蕭原大感意外，莫非命不該絕，故此「天賜」此兔子？心裏一陣狂喜，但隨又嗒然若失。

雖說那隻兔子拐着一條腿，肯定無法逃上洞口上面，但他在手脚被綁牢，飢渴得虛弱無力的情形下，要捉到那隻兔子，可是難比登天，奈何不了那隻兔子。因此，他才會嗒然若失。

非但如此，眼前的兔子還勾起了他肚子裏的飢火，飢腸轆轆，好不難受。

那隻兔子本已受驚，如今再被蕭原這個半死不活的人驚嚇，不停地四處驚竄，有幾次從蕭原的身上、頭上竄過。

驀地，蕭原心頭狂跳——那隻兔子怎會無緣無故跌下洞裏來？莫非是被人追獵，驚竄之下而跌下來的？若是，那便有救了！

難怪蕭原忽發奇想，因這兩天一夜之內，雖有野獸在洞口上面出沒（夜晚），但從未有野獸跳下來，人在絕境之下，祇要有一絲希望，

都不會放過，才發此奇想。

翻了個身，臉朝上，喘口氣，接着深深吸口氣，以便提起全身氣力，發出呼救之聲——他絕不放過這個可能得救的機會。

就在他張口欲呼叫的時候，洞口上面響起一陣急促跑走的脚步聲，以及透着詫訝的語聲：「咦，明明看到那隻野兔逃往這裏，怎麼忽然間不見了？」

「可能鑽入這附近的洞子躲藏起來，咱們仔細搜尋一遍，非要找到牠不可。」

張開口忘了呼叫的蕭原聽着，一顆心幾乎跳到口腔，狂喜之下，差點暈厥過去，慌忙拚盡全身力氣，發出呼救聲：「救命呀！」

在洞口上面的兩人（憑語聲聽出洞口附近起碼有兩個人）聽到蕭原的呼救聲，其中一把聲音似乎受了驚：「嘩呀，鬼叫呀！」

另一個聲音亦有點驚慌似的：「天還未黑，不會有鬼魅出來吧？別自己嚇自己。」

「可是，剛才那一聲呼叫確很嚇人，教人心頭發寒，這裏祇有我和你，看不到有別的人，你難道聽不出，那一聲呼叫像是從地底下傳出來的麼？」

「確是像從地底傳出來……不過，就算有鬼，也不會在白天出現吧？石峯，不要生人不生膽，你連死也不怕，何懼鬼魅妖怪！咱們找找看，我不相信是鬼怪發出的！」

「嗯！我這條命是撿回來的，有甚麼好怕！縱使是鬼魅，咱們合力消滅牠！」

蕭原在坑洞下聽着，心裏感到好笑，張口再發出嘶啞微弱的呼叫聲：「我是人……在洞下……不用怕……」

洞口附近兩個人（此時，蕭原已確定洞口附近有兩個人），大概聽到蕭原那聲呼叫，其中一人「咦」了一聲。「海坤，聽到沒有，那是從野草叢內發出的人聲，是人聲！」跟着是一陣急急的脚步聲移近洞口。

蕭原聽到洞口上面響起撥動野草發出的刷刷聲，忍不住又拚命呼叫：「小心啊……草叢裏……就是……洞口……很深……」

上面發出的聲響已移到洞前，一人喜道：「洞下面是甚麼人？」

蕭原艱難地乾咽一下，啞澀地向上道：「我不是……惡人，請……快救我……上去……」他看到洞口上面現出兩張臉孔。

「果然是個人！」洞口上面左邊那張臉孔。「赫！手脚都被綁起來，下面還滿是骷髏人骨！嚇死人！」

右邊那人向洞下的蕭原道：「你爲何被人綁着手脚扔落洞下？」

蕭原聲嘶力竭地道：「我……被謀財害命的……人扔落這個洞裏……已經……兩日……」

左邊那人馬上道：「餓了兩日，不餓死已算命大！石峯，你在上面接應，我下去救他上來。」話落，抓着洞沿，慢慢放下身子，然後放手跳下去。

「海坤，那隻兔子在下面！捉住牠，扔上來。」蹲在洞口上面那人伸手指着洞下面說道。

聽兩人互相稱呼，原來兩人就是從金鷄寨逃出來的海坤和石峯。

兩人在這座山上獵野獸，萬萬想不到發現了被困在山洞裏的蕭原，救了他一條命。

跳下去的海坤先捉住那隻野兔，抛給洞口上面的石峯，然後才去抱起蕭原，發力將他舉起來，讓上面往下探身伸臂的石峯抓住，拉扯上去。

好不容易將蕭原拉扯上去，放在地上，石峯再將海坤拉上去，才動手解除細綁蕭原手脚的繩索。「海坤，去弄點水來給他喝，瞧他的嘴唇乾裂的樣子，一定渴死了！」

海坤馬上去找尋水。

「謝謝……」在石峯解除他手脚上的繩索時，蕭原滿懷感激地道。

石峯朝蕭原一笑：「朋友，瞧你說話也少氣沒力，一定餓壞了。歇着不要說話，待海坤取水回來，讓你喝些水，吃點乾糧，恢復氣力才說話吧。」說完，便去撿起扔在附近地上的那隻野兔（經已被他弄死），走到蕭原身旁，在地上坐下來，然後解下掛在腰帶上的一隻松鼠，向蕭原眼前揚了揚：「吃些乾糧，還有野味吃，擔保你很快回復氣力。」

蕭原躺在地上，感激地看着石峯，嘴唇微微噏動，却沒有聲音發出。

原來他連說話的氣力也沒有了。

海坤很快便手捧一塊大大的野芋葉走回來，兜形的芋葉內盛着水，石峯馬上將蕭原扶坐起來，好讓蕭原喝水。

蕭原確實渴極了，將盛在芋葉上的水喝掉大半，人亦精神了很多，連聲向海坤和石峯道：「兩位，謝謝兩位救了我一命。」

「朋友，暫時別說話，先吃點乾糧才說話吧！」石峯從身上取下一個小布包，打開，拿了一截玉米棒，遞給蕭原。

餓壞了的蕭原也不客氣，伸手接過，大口大口咬下去，稍爲咀嚼便吞咽下肚，眨眼間便將那半截玉米吃光，吁口大氣，看着手上那半截光禿禿的玉米棒子，仍捨不得扔掉。

看到蕭原那意猶未盡的樣子，

海坤對石峯道：「石峯，再拿一根給這位朋友吃吧！」

石峯猶豫地道：「祇剩一根……」

海坤道：「石峯，剩下一根，不夠你我塡飽肚子啊。俗語云：救人需救徹底，別吝嗇，拿給這位朋友吃吧！你忘了還有一隻松鼠和野兔嗎？足夠我和你晚上吃一頓。」

石峯聽從地拿起最後那根玉米遞給蕭原。

蕭原接過，說一聲：「謝謝。」一口氣將那根玉米又吃光了。

「再喝點水吧！」海坤將捧着的野芋葉遞前去：「餓了兩天，那點玉米根本解不了你的飢餓，待會烤熟兩隻野獸後，再吃個飽吧！」

蕭原感激地看着海坤，接過盛着水的芋葉，將剩下的水喝光。

石峯低聲對海坤道：「一隻松鼠、一隻野兔，不夠三個人吃。」

海坤截道：「你在此照顧這位朋友，我去獵些野獸回來，飽餐一頓。」

說完，馬上往樹木茂密的地方走去。

蕭原雖然喝了水，吃下玉米，由於飢餓過度，雖則精神氣力恢復很多，仍然感到軟弱，要站起來仍然力不從心，祇好坐在地上不動，此刻，他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石峯待海坤走出老遠，忍不住開口道：「朋友，還未請教姓名。」

蕭原舔舔嘴唇：「我叫蕭原，若不是得兩位救了我，我會餓死在那個坑洞裏，與洞裏的骷髏白骨爲伍，兩位是我的救命恩人，我這輩子會記在心裏。」

石峯忙搖手道：「不用記在心裏，我……是了，甚麼人對你謀財害命，將你扔在那個山洞裏，要你活活餓死？那種手段太殘忍了。」一頓，馬上急急道：「忘了問你，你是甚麼人？看你不太像這個地方上的人。」

「我確實不是本地人。」蕭原據實相告：「實不相瞞，我是一個居於省城的追捕手。」

「追捕手？幹甚麼的？」石峯不解地問。

「我幹的是以緝捕那些被官府出告示懸賞通緝的大盜悍匪，領取賞錢爲生的，別人稱幹這種營生的人爲追捕手。」

「我如今明白了。」石峯恍然道：「蕭朋友，你的本領一定很厲害了，你能夠對付那些官兵也奈何不了的大盜悍匪，令人佩服。可是，你既然本領那樣厲害，因何又會遭人制服，扔在那個坑洞裏，差點活活餓死？」臉上露出不大相信的神色。

蕭原苦笑道：「俗語有云：人有失手，馬有失蹄。我並沒有自認我的本領高强，不怕對你說，我是遭人所騙，復遭暗算，落在那幾個奸人手上。」

「那些人是甚麼人？如此卑鄙。」石峯想到自己的遭遇，深有同感，憤怒地道：「他們用甚麼手段暗算你？」

蕭原猶豫了一下，才說道：「那些人是保安隊的人，其中兩人是保安隊的隊長和隊副。」

「原來騙你和暗算你的人是官兵，那就怪不得了！」石峯道：「官兵也謀財害命，豈不是和土匪一樣，難怪咱們寨裏的父老都說，那些當兵的黃狗子都不是好東西！」一頓，好奇地道：「你又不是大財主，身上不會帶着很多錢的啊，他們爲了你身上的一點錢，謀害你？」

蕭原吁口氣道：「當然不是爲了我身上那點錢而謀害我，因我追緝抓到的那個大賊被官府懸賞賞金三百多大洋緝捕歸案。他們爲了那筆賞錢，下手謀害我！」

「原來如此，三百多個大洋可不少。這些年來，我拚命幹活掙錢，省吃儉用，也儲不到十個大洋，要是我有那麼多大洋，便不用……」下面的話他忽然省覺地咽住，不說下去。

「那些黃狗子眞不是人！」握着拳頭晃動一下，石峯一副抱打不平的神色：「爲了錢，幹出傷天害理的事，一定有報應的。」

一頓，好奇地道：「他們怎樣暗算你？可否說給我聽？」

蕭原看着石峯，不答反問：「朋友，你和那個朋友救了我，不怕開罪那些黃狗子，惹上麻煩？」

石峯挺了胸，握拳晃動兩下，慷慨地道：「我死也不怕，那些黃狗子有甚麼可怕。再說，他們根本不知道是我和海坤救了你，即使知道，我也不怕。」

「好氣概！」蕭原禁不住讚道：「你這樣說，我就放心了。」

石峯被蕭原一讚，豪氣上湧，衝口道：「朋友，我不算甚麼，海坤才了不起，要不是他捨命拚死相救，我已經被活活晒死了，我能夠撿回一命，全仗海坤。我也可說是死裏逃生，天下間，還有甚麼可怕的？」

其實，蕭原早已從海坤、石峯兩人那身破爛的衣衫，以及兩人的說話，猜測兩人十九在逃亡，否則，何須在山野獵野獸燒吃。如今聽石峯那樣說，更加肯定自己的猜測。而他雖不知道兩人的來歷，但從兩人的言行，他看出兩人不是惡人。因此，他才會坦然對石峯說出他的遭遇。

他對石峯、海坤兩人的來歷身份大感興趣。

「朋友，當眞想聽聽我遭到那幾個黃狗子暗算的經過？」蕭原看到石峯點點頭，於是將他的遭遇說出來：「那要從我在西面鎭捉到那個被官府懸賞追緝的大賊說起……」

「石峯，看我獵到甚麼？」一聲歡快的呼喊聲打斷了蕭原的話。

海坤與蕭原聞聲望去，祇見海坤手提一隻大山鷄，笑着快步向兩人坐着的地方走來，石峯歡呼一聲：「大山鷄，太好了！」跳起來，跑向海坤。

「石峯，夠你今晚飽吃一頓了吧？」海坤將提着的大山鷄抛向石峯：「接住啊！」

石峯一雙手急攫，接住抛來的大山鷄：「海坤，眞有你的，怎樣獵到這隻大山鷄的啊？哈哈，少說也有十斤。」

海坤笑道：「像殺那隻松鼠那樣，我匿在一棵大樹根下，覷準了，拿石塊擲向大山鷄，那麼巧擲中牠的頭，登時暈倒，就是這樣獵到牠。」

「哈哈，這隻大山鷄，加上一隻松鼠，一隻野兔，咱們今晚即使放開肚皮大吃，恐怕也吃不了。」石峯快樂地抛起那隻山鷄，然後一把接住，蹦跳着走向蕭原：「今晚飽餐一頓野味，包你完全恢復過來。」

蕭原抬起頭，笑對海坤道：「精神多了。辛苦你了，實在過意不去。」

海坤搖搖頭，洒脫地道：「打獵是我的拿手本領，怎會辛苦，你別過意不去。」

石峯將手上的大山鷄放在地上，對海坤道：「海坤，今晚在這裏露宿？」

海坤搖搖頭：「到我取水的山溝下露宿，這裏不大安全，你拿獵物，我扶蕭朋友。」

* * *

在那條頗深的山溝下，蕭原與海坤、石峯坐在一塊大石上的火堆旁，吃着烤熟了的山鷄、鼠、兔肉。

這時候，已是晚上，漆黑的溝底下，那堆篝火照亮了附近那片地方。

吃飽了的蕭原精神氣力完全恢復過來，歇了一會，起身走下溝中，浸在水中將全身上下及衣服洗了一遍，將身上的汚穢以及難聞的氣味洗掉。

石峯與海坤亦先後走下溪水中洗乾淨身體和衣服，三人祇穿內袴坐在火堆旁將洗了的衣服烤乾。

對於海坤、石峯兩人的身份來歷，蕭原一直很好奇，這時忍不住開口道：「兩位請恕我唐突，請問兩位是那裏人氏，因何在荒山野嶺露宿？兩位若是不方便說，或是有顧忌，兩位大可不說。」

石峯快口快舌道：「蕭朋友，我和海坤一樣，與你都是落難的人，有甚麼不可以對你說。」

「石峯！」海坤急急打斷石峯的話。

石峯從海坤的神態目光，猜到他的意思，忙道：「海坤，不用擔心顧忌，蕭朋友在你去獵山鷄時，已對我說出他是甚麼人，蕭朋友是居於省城的追捕手。你知道嗎？追捕手就是以追捕捉拿被……官府懸……紅緝拿的大賊、還有悍匪爲生的人，本領高强，但不是官府中人。你明白了吧？所以你不用顧忌。他是遭西面鎭的保安隊那些黃狗子謀財害命，暗算他，幾乎活活餓死。你說，他的遭遇是否跟我們一樣？」

海坤聽石峯說完，心裏釋然，向蕭原抱歉地道：「蕭朋友，對不起。我和石峯都是逃命之人，凡事不得不小心提防，我剛才不知你的身份，所以……」

蕭原含笑道：「海坤老弟，你的顧慮我很明白。俗語云：防人之心不可無。掉轉是我，也會有所顧忌。」

「海坤，你獵到山鷄回來時，蕭朋友正想說出他遭西面鎭保安隊那些黃狗子暗算的經過，被你打斷了，才沒有說下去，如今你想不想聽聽蕭朋友的叙述？我很想聽聽。」

海坤忙道：「怎會不想聽。蕭朋友，不介意說出來吧？」

蕭原含笑道：「兩位有興趣聽，我樂意將我的遭遇說出來。」吸口氣，整理一下思緒，從他於那個妓娼的家裏捉到尙鐵成，認識洪豐，以及保安隊長白進喜，由於尙鐵成被懸賞三百多大洋緝拿歸案，以至令到白、洪兩人覬覦那筆賞金，暗中起了歹意，如何謀財害命，細說出來。末了，滿心感激地道：「要不是兩位那麼巧救了我，我肯定活不了，會活活餓死在那個坑洞內，兩位救了我，我一輩子也會記着。」

石峯聽了蕭原的叙述，氣憤地道：「那個姓白的保安隊長和姓洪的心腸好黑啊，根本不是人，身爲保安隊正副隊長，居然見財起殺心，謀奪那筆賞錢，向蕭朋友你下毒手，令人憤恨！」

海坤呼口氣：「原來蕭朋友遭到保安隊的黃狗子暗算謀害，那些黃狗子與土匪盜賊有甚麼不同？可惡極了，蕭朋友，說起來，我們可說是同道中人。」

「莫非兩位遭到官府的逼害，因此要逃亡？」蕭原問。

「不是遭到官府的逼害，但遭

遇却很相同。」石峯想起自己的遭遇，禁不住怒火中燒，用力握起拳頭。

「蕭朋友，石峯因爲家貧，而寨裏的寨主嫌貧愛富，阻止他女兒與石峯相好，阻止不了之下，心生毒計，誣告石峯是偸牛賊，依照族例審理，將石峯脫光衣服，烈日當空之下，綁在寨子前的曠地上曝晒，從日出到日落，即使是最强壯的人，也會抵受不住，活活晒死。」

「石峯兄弟，你怎樣逃出生天？」蕭原想到在烈日下露體曝晒，那種難熬的滋味恐怕被活活餓死還慘酷十倍，禁不住汗毛暴豎，全身泛起鷄皮疙瘩。

「是海坤捨命拚死救我逃出生天。」石峯指着海坤，神態激動：「他不愧是我的好兄弟，沒話說。」

聽石峯那樣說，蕭原對海坤肅然起敬。

石峯仍然很激動，「蕭朋友，我看看我身上被烈日烤傷的樣子，我幾乎忍受不了，幸好海坤採摘專治火燙治傷的草藥搗爛了替我敷在身上，如今痊癒了七八成，否則，身上炙傷的地方已潰爛化膿。」邊說邊將身上的傷患讓蕭原看個究竟。

火光映照下，蕭原清楚地看到石峯身上及手臂上滿是銅錢般大小脫皮嫩紅的傷疤，不由泛起一陣感同身受的難受感覺。

「那是寨子裏自衞隊那個狠心惡毒的隊長邱金在石峯身上淋水弄成的。」海坤咬着牙道：「幸好石峯身體强壯，要不，早已垮了。」

「太殘酷了。」蕭原憤然道：「難道寨子裏的人都不敢替你說話抗辯？」

「寨裏不少人都不相信我是偸牛賊，海坤阿爺是寨裏的長老之一，他曾替我抗辯。可是，由於失掉牛的天貴一口咬定是我偸了他的牛，又在我家裏搜到十多個大洋，加上寨主與其他四個長老一致認爲罪証確鑿，判我有罪，而我又百詞莫辯，就那樣我被定了罪。即使寨子裏有很多人不相信，但都不敢反對寨主和四個長老的判決。就這樣，我蒙上偸牛賊的罪名，受那烈日烤晒之刑。」

頓一下，石峯吁口氣道：「對於寨子裏那些敢怒不敢言的鄉親，我不會怪他們。教我感到對不起的人是海坤，是我連累了他，令到他有家歸不得，跟我逃亡，剩下他阿爺一個人孤零零過日子……」

「石峯，別責怪自己，」海坤道：「我跟你情如兄弟，怎忍心看着你含冤受刑而死！我若不出手救你，還是人嗎？我絕不後悔因救你而弄到如今這個境地。唯一令我放不下的，是我阿爺，他已七十九歲……」說時，兩眼上望，語氣變得低沉起來。

石峯忙道：「海坤，你阿爺會長命百歲的，待我們找到一個地方安頓下來，我和你偸回寨子，接你阿爺出來，那時爺孫團聚，不用牽腸掛肚了。」

海坤兩眼望着漆黑的夜空，自語般道：「昨晚我做了個夢，夢見阿爺病倒在床，對我說快要死了……我很想回去看看阿爺……萬一……」

石峯忙安慰海坤。「海坤，夢裏見到的，並不是眞的，別當眞，你阿爺一向身體安康，沒病沒痛，你勿須太掛心……」

「可是，阿爺雖然一向身體安泰，但他畢竟年紀老了，受不起那種……分離的折磨和擔憂，我始終放心不下……」海坤突然語聲一轉，目光閃亮，「石峯，你難道不掛念彩玉嗎？不想盡快見她，帶她一起遠走高飛？不怕她爹迫她嫁給九盤寨的布金桂嗎？」

聽海坤說起彩玉，石峯登時顯得着急不安。「怎會不掛念彩玉，我無時無刻不想着她，恨不得一下子飛回寨子，帶她遠走高飛……」

「石峯，天亮後，我們馬上趕返寨子，潛入寨內，將我阿爺和彩玉偸偸帶出寨外，一齊遠走高飛，好嗎？」海坤興奮得兩眼發光，一副急不及待的神態。

「好呀！」海坤一口應道：「我和你身無分文，即使找到地方落脚，也無以爲生。倒不如盡快偸回寨子，接走你阿爺和彩玉，順便將家裏値錢的財物拿走，到了別的地方，才能夠安頓下來，重新過活。」

提起彩玉，他的心已飛了回寨子。

兩人似乎忘了蕭原的存在。

蕭原一直默不作聲，聽兩人說話。

海坤忽然省覺到他和石峯之外，還有一個人——蕭原，轉過頭對蕭原道：「蕭朋友，我和石峯明天要返回寨子，抱歉得很要和你作別，不能再照顧你。明天咱們便分手了，你要小心那些黃狗子啊。你身上有錢麼，可惜我和石峯身上都沒有錢，沒錢給你……」

蕭原忙道：「海坤兄弟，千萬別那樣說，兩位救了我一命，我已感激不盡，却無以爲報，心裏很覺慚愧……」

「蕭朋友，咱倆救你，並不要你報答。」石峯打斷蕭原的話。「要是見死不救，還是人麼？要不是我和海坤都放不下……親人，我和海坤一定會送你離開這裏。你要是返回省城，一定要往東頭鎭那個方向走，避過西面鎭，那就不怕遇上西

面鎭的黃狗子。蕭朋友，俗語云：强龍不壓地頭蛇，吞下那口氣吧，不要去找他們算賬。我是爲你好。」

蕭原感激地道：「兩位的好意，我領受了。」一頓，接道：「兩位只擔心我的安危，可有擔心自己這次返回貴寨遭遇之兇險？」

石峯昂然道：「要是遇到兇險，大不了跟他們拚命！何懼之有。」

海坤接口道：「蕭朋友，我和石峯自會小心行事，不用替我和石峯擔心。」

蕭原却道：「人心險惡。焉知捉拿兩位的那些人一定佈下羅網等兩位自投羅網？兩位千萬別小覷貴寨要對付兩位的那些人，我猜他們必欲置兩位於死地而後甘心，兩位這一次返回去，我擔心兩位凶多吉少。」

「無論有多兇險，我和海坤也要回去接出永順伯公和彩玉。」石峯衝動地道。

蕭原道：「既然兩位決意返回貴寨，我阻攔不了，唯有自告奮勇，隨兩位返回貴寨，希望對兩位有所要幫助。」一頓，不等兩人說話，急急接下去道：「兩位，不是我自誇，憑我的身手和歷練，比兩位優勝多了，遇上事故，也比兩位懂得應付，而兩位對我有救命之恩，這正是我報答兩位的好機會，若我眼看着兩位去歷險而袖手不理，豈不是個忘恩負義之徒！因此，即使兩位攔阻，我也要隨兩位走一趟。」

海坤與石峯對望一眼，然後對蕭原道：「既然蕭朋友堅要幫忙，我和石峯不答應也不行，能夠得蕭朋友仗義相助，求之不得。」

「蕭朋友，能夠得你相助，太好了。」石峯好不興奮。

「兩位，我身上收藏的一點錢並沒有被那些可惡的黃狗子搜去，明天煩勞兩位到西面鎭去買三套衣服，一些必需的物品和乾糧。兩位身上的衣衫太破舊了，該換套新的。夜已深了，好好睡一覺，明天好趕路。」

海坤與石峯齊應一聲，也不穿回經已烤乾的衣服，赤着上身在火堆旁躺下來。

炎夏時節，即使不穿衣睡覺，也不怕會着涼。

蕭原由於才恢復過來，不敢像海坤兩人那樣不穿衣睡覺，穿上烤乾的衣服，才躺下去睡覺，但却不像海坤兩人那樣未幾已發出鼾聲，他張着雙眼，看着教人無法看透的無邊而深沉的黑暗。

對於自己這一次能夠死裏逃生，他認爲是奇跡，自己命不該絕。

對於海坤石峯兩人救了他一命，他打從心裡深處感激。

對於兩個青年人的遭遇，非常同情。

他打從心裏喜歡海坤、石峯這兩個純良正直、涉世不深、衝動血性的青年人。

所以，他不忍心看着兩人憑着一股無知的勇氣去冒險。

即使海坤石峯兩人並沒有救他一命，他亦不會坐視不理，無動於衷。何況兩人對他有救命之恩，因此，即使上刀山下油鍋，他也不會退縮，要陪海坤兩人走一趟金鷄寨，替石峯討個清白，義無反顧。

即使明知山有虎，亦要向虎山行。

本來，他想替自己討還公道——找白進喜和洪豐算賬，如今，他一心先助海坤石峯兩人一臂，然後才料理自己的事情。

* * *

「那就是金鷄寨——我和石峯的家鄉。」海坤用手指着在晨光中隱現的大片房舍。

那時是天剛放亮時分。

蕭原與石峯、海坤三人站在一個土崗上，遙望着金鷄寨。

那坐土崗距金鷄寨約里許之遙。

蕭原放眼打量着那片黑壓壓的房屋，口裏說道：「這麼大的寨子，少說也有二三百戶人家，是個好地方啊。」

海坤接口道：「聽我阿爺說，寨子裏共有三百二十七戶人家，是這個地方上最大的一個寨子。」

石峯心憂道：「不知彩玉……怎樣……但願地沒有受到委屈。」

「蕭朋友，我眞恨不得馬上返回寨子，見到阿爺。」海坤兩眼直瞪望着寨子。「阿爺年紀那麼老，眞擔心他……因爲我，他若有甚麼三長兩短……」海坤一副擔憂焦切之色。

「不用焦慮掛心，待天亮後，我到寨子去走一趟，看看寨子裏的情形，兩位忍耐一下吧，待到晚上潛返寨子，便能見到兩位要見的人，兩位離開寨子不到十日，家裏的親人大概安然無事。」蕭原安慰海坤石峯兩人。

海坤石峯兩人聽蕭原那樣說，唯有壓下心裏那股思念。但石峯仍然忍不住道：「這時候要是晚上，多好啊……」

海坤對蕭原道：「蕭老兄，待會你到寨子去，凡事小心啊，千萬別露出形跡，惹起自衞隊的思疑。」

蕭原輕鬆地道：「我會小心在意，放心吧，我不會有事的。」一頓，接着對海坤石峯兩人道：「兩位千萬要忍耐，小不忍則亂大謀。」

我到寨子去又不是要生事，絕不會惹人思疑。」

「那個可惡的邱金！我恨不得剝他的皮！」石峯想起邱金的惡行，恨得牙癢癢。

「他這種人自有報應的。」海坤道：「只要能夠平安無事帶走我阿爺，我已心滿意足。」

太陽終於升上東面那座高高的山峯上。

蕭原叮囑海坤石峯兩人千萬不要莽動，然後依照兩人的指點，繞到大路上，往金鷄寨走去。

暑熱天時走路可不好受，雖則還是早上，射下來的陽光已熱辣辣的，走了不到兩里路，蕭原已汗濕衣衫。

路上，遇到一些挑擔推車的人在趕路，附近的田地上，農人在耕作，好一幅鄉野景象。

想到自己數日前幾乎喪命的遭遇，蕭原突然對那些在田地上辛苦耕作，與世無爭的農人油然羨慕起來，興起「歸隱」之念。

他想起未婚妻張鳳琴還有在這世上唯一至親的親人——姑媽一家。

從對親人的思念，令他深切體會到海坤、石峯兩人對親人掛念之心情是何等焦切，更堅定他對兩人相助之意。

終於走到金鷄寨。

蕭原經已汗流浹背，抬手用衣袖抹抹臉上、頸上的汗水，抬頭看一眼天上的日頭——快要掛在中天了，呼口氣，大步往寨口走去。

寨口前那塊空地上，滿是遺棄的垃圾，三數人猶自在收拾行當，蕭原馬上猜到，這日是金鷄寨趕墟的日子，寨前那塊空地就是墟集，如今墟集已散，墟散人去之下，自然冷冷清清。

雖說墟散人去，蕭原知道還有不少來趕墟的人留在寨子內吃飯或是買辦日常用品。這時候寨內一定很熱鬧。他撞上這個「好日子」到寨子中，人多混雜的情形下，便不會那樣惹人注目。

寨口的牌樓下，並沒有自衞隊的人守着，蕭原一逕走入寨口內。

寨口內亦有一塊空地，但比寨口外的空地小多了，走過空地才是寨子裏唯一最大最長的街道，兩旁都是店鋪，大街內滿是人，一片熱鬧。

走入街口，蕭原便看到有兩個扛着步槍的自衞隊站在街口一角，每一個人進出大街都逃不過那兩個自衞隊員的目光。

蕭原並沒有因那兩個自衞隊員而舉動閃縮，若無其事地坦然往前走，他看都不看那兩個自衞隊員一眼。

可是，那兩個自衞隊員仍然將他吆喝住。「喂！站住！」

蕭原應聲停下來，扭頭裝出愕然的樣子，看着那兩個自衞隊員，說聲道：「兩位……剛才……要喝停的人可是我？」

兩個自衞隊員盯着蕭原，其中一人向他喝道：「過來！」

蕭原裝出有點着慌的樣子，畏縮地走過去。「兩位……因何要我……我沒犯事啊！」

仍是那個開口向蕭原喝叫的自衞隊員喝道：「要你過來便過來，囉嗦甚麼！」

蕭原走到兩個自衞隊員面前，那個吆喝蕭原的自衞隊員喝道：「你從那裏來？姓甚名誰，到這裏來幹甚麼？」

蕭原忙道：「我從龍山鎮來，名叫蕭原，到貴鄉打個尖，吃點東西，然後趕去西面鎮。」

蕭原之所以「報」上眞實姓名，因他知道金鷄寨的人並不認識他，自然沒人聽聞過他的「大名」，那當然不可能知道他來金鷄寨的眞正原因，因此，他不用誣造一個假姓名，乾脆報上眞姓名。

兩個自衞隊員上下打量了蕭原兩遍，大概看不出蕭原有何值得思疑的地方，那個開口盤問蕭原的自衞隊員揮揮手道：「沒事了，走吧。」

蕭原順從地應一聲，轉過身，從大街內走去。

那條大街頗長，蕭原擠在人流中往裏走，不時看到有背着槍的自衞隊員或站在店鋪前或是在街上走動，並沒有對他特別加以注目，在大街上隨意走了一會，看到一家飯店，蕭原一頭走進去。

店堂內人頭攢動，幾乎坐無虛席，都是四鄉八村來趕墟的人，蕭原找了一會，才找到一張坐了兩個中年人的桌子坐下來。

那兩個中年人看上去都是喜愛巴結的人，看了一眼剛坐下來的蕭原，繼續吃喝說話。

蕭原在那兩個中年人打量他的時候，向兩人友善地笑笑，跟着扭頭對趕過來招呼他的伙計道：「泡一壺茶來，炒兩個菜……來一斤米酒。」

那個伙計邊抹着枱面，邊連聲應「是」，然後快手快脚送上杯筷和一壺茶，再趕入廚房「下菜單」。

走了六七里路，早已口渴，蕭原倒了一杯茶喝起來，兩眼隨意在店堂內掃視着。

雖說這兩三日都有野味吃，由於沒鹽，所以沒甚麼味道。算一下，他自遭暗算困在那坑洞至今，從未好好吃過一頓，因此，他要好好吃一頓。

結果，他吃了三個菜，兩大碗米飯，還喝掉一斤米酒。

這一頓飯菜他吃得暢快無比，那三道山珍海錯還眞美味。

吃喝時，他可沒有忘記海坤、石峯兩人，吩咐一個伙計弄一隻鹵水鷄，一個爆炒鴨片，十件糕點，包起來讓他拿走——準備拿給海坤、石峯兩人吃。

雖則店堂內鬧哄哄一片，在吃喝時，蕭原仍然聽到一件對石峯來講很緊要的事——金鷄寨寨主的女兒明天便出嫁到九盤寨去。而談說這件事的人正是與蕭原同枱而坐的兩個中年人。

從兩人的談話中，蕭原聽出兩個中年人是九盤寨人，怪不得兩人與緻勃勃地談說着。

兩個中年人雖則沒說金鷄寨寨主出嫁的女兒之「芳名」，但蕭原却猜到必是石峯的心上人彩玉。因石峯曾對他說，金鷄寨寨主祇剩一個未嫁的女兒——彩玉。

聽聞這件「喜事」後，蕭原很替石峯着急。他本來想慢慢享受那頓飯茶的，結果變成囫圇吞棗，匆匆吃喝完畢，馬上結賬離去，當然不會忘記將三大包食物拿走。

走出那家飯店，蕭原在大街上逛了一會，由於發現大街上不少地方都有自衞隊的人，因此不敢到處走，亦不敢胡亂向人打探寨主女兒出嫁一事。便在一家店鋪內買了一個木造的水壺，便離開金鷄寨，往西面鎮那個方向走去。

在走出大街時，他看到那兩個查問他的自衞隊員仍站在街口一角，留意每一個進出寨子的人，那兩個自衞隊員看到他離去，祇看了他一眼，不再加以理會。

* * *

石峯聽聞心上人彩玉明天便出嫁到九盤鎮這個消息後，顯得很焦急衝動，一個勁嚷着要不顧一切，馬上返回金鷄寨救出彩玉。

海坤與蕭原忙加勸阻，海坤更用力抱住石峯，才阻住像頭狂牛般欲衝下山崗的石峯。「石峯，別發急。你這樣狂衝瞎闖不但救不了彩玉，反會害了你和她！你這樣去救彩玉，有如送羊入虎口，遂了他們殺你歹念，令到彩玉不得不嫁到九盤寨去……」海坤邊死抱着石峯，邊出言相勸。

蕭原起初不想將彩玉出嫁的消息告訴石峯的，但又覺得如此重大(對石峯來說)之事，瞞着他不大好，萬一石峯在晚上潛返金鷄寨，找到彩玉，才驚悉此事，在震驚焦急之下，亂了方寸，不知會幹出甚麼事來，那豈不是害了他，思量之下，他決定告訴石峯，讓他心裏有個準備，免得他到時亂來。

看到石峯在聽了他的話後那種衝動冒失的行爲，蕭原慶幸把聽到的消息告訴他，否則，他不敢想像石峯在潛返寨子後乍聞彩玉明天出嫁的消息後，將會闖出甚麼禍來。

「石峯，海坤說得對，這個時候千萬要冷靜，切不可衝動行事。」蕭原出言勸說石峯。「衝動祇會壞事，對你一點好處也沒有，來，從長計議，坐下來慢慢商量如何行事。」

「我要救出彩玉，無論如何也要救出彩玉，決不讓她嫁給九盤寨那個姓布的！」石峯雖則停止了掙扎，口裏仍扯着喉嚨呼叫。

「石峯，你要救出彩玉，永遠跟彩玉在一起，便要聽我和蕭老兄的話，絕不可衝動妄爲，否則，我和蕭老兄無法幫你。」海坤疾言厲聲。

石峯被海坤和蕭原說得像洩了氣的皮球般，跌坐在地上，求救般道：「你兩個說啊，我該怎樣做……怎樣做才能救出彩玉？」

海坤一時間沒有主意，拿眼看着蕭原。

蕭原心念急轉，有了主意：「石峯，咱們今晚仍照原先說好的，潛返寨子去，海坤返家看他阿爺是否無恙，我與你一道到老松柏家，看看能否見到彩玉。要是見到，千萬不要馬上帶她一起走，先問問她可願意跟你走，要是願意，待到明天，我自有辦法救她。海坤也不要馬上帶你阿爺離開寨子。對你阿爺說，待明天老松柏辦喜事時，收拾家裏的財物，帶在身上，暗中溜出寨子，到指定的地方與我們會合。千萬別帶衣物，免得惹人注目，依我估計，老松柏辦喜事時，不但寨子裏的自衞隊忙於看顧老家，加派人手看着新娘，提防有人鬧事或出意外，而寨裏的人亦必然湧到老家看熱鬧，那很自然便會顧此失彼，疏於防範其他，對海坤阿爺也沒有像平時那樣看得緊，海坤阿爺要溜出寨外便容易多了。兩位認爲我說的是否可行？」

海坤贊成蕭原的主意。「蕭老兄，你走的路比我和石峯過的日子還多，你說的一定不會錯，我聽你的。」

石峯一心祇想着彩玉，抬頭道：「既然今晚冒險潛入寨子，爲何不將海坤阿爺和彩玉救出來，要等到明天？」

蕭原加以解說道：「石峯，老家明天辦婚事，爲防出事，必定會加强防備，加派人手在晚上巡查，海坤阿爺年紀那樣老，走動起來自不免不太靈活敏捷，萬一被寨裏的自衞隊發覺，他肯定跑不動，要我們扶他跑，那時，我們自然跑不快，那可能跑不脫。至於彩玉，我猜他父親必定會加派人手看守着她，不是我說洩氣話，我們潛入寨主家後你(指石峯)恐怕無法見到彩

玉，別說帶她走了。所以，我才不贊成晚上救出海坤的阿爺和彩玉。」

一頓，又道：「石峯，見到彩玉，最要緊問她是否願意跟你遠走高飛。要是她不願意，你要她跟你走也是枉然。」

「她一定會跟我走的！」石峯握着拳，以肯定的語氣道。「她曾對我說，生要一起，死也一起，絕不會嫁給別人。」

「既然彩玉對你一條心，海枯石爛也不變，那我放心了。」蕭原吁口氣。「石峯，你不反對我的主意吧？」

石峯吁出一口氣。「既然海坤都聽你說的話，我也不反對了。」一頓，心急地道：「你打算怎樣救彩玉？」

蕭原道：「劫新娘！」

「就憑咱們三人？」石峯不可置信地瞪大雙眼望着蕭原。

蕭原認眞地點了頭。「祇要計議周詳，絕對做得到。」一頓，接道：「謀事在人，而且要對自己有信心，待黃昏日落時，我們到九盤寨通往金鷄寨的那條路走一趟，然後，仔細商議如何下手。」

海坤擔心地道：「蕭老兄，俗語說雙拳難敵四手，就憑咱們三人，即使身手再好，也應付不了布家的迎親隊啊。」

蕭原胸有成竹地道：「不是三個人去劫新娘，是我和石峯，你要去接應你阿爺。」

「我和你？」石峯不敢置信地失聲叫起來。

「嗯！」蕭原認眞地點了點頭。「當然不是赤手空拳，必須要弄兩支槍。可惜我身上所帶的兩支槍都給暗算我的黃狗子搜去。兩位有辦法弄到槍嗎？」

海坤道：「我家裏有一支土槍，還有一支收藏起來的駁壳槍，是我阿爸生前用二十個大洋買的，我阿爸生前很喜歡射擊。阿爸死後，阿爺便將那支駁壳槍收藏起來，晚上潛返家中，我叫阿爺取出來。」

石峯接口道：「要是不夠，我可以摸到自衛隊部內偷，兩年前，我和黑牛曾摸入自衛隊部收藏槍支彈藥的地方偷拿了一點火藥造土炮到河溪去炸魚，自衛隊的人至今沒有發覺失竊。」

「自衛隊部內有火藥，太好了。」蕭原高興地道：「石峯，晚上潛入寨子後，我跟你去偷拿一點出來。」

「嗯。」石峯用力點了點頭。

＊　＊　＊

老松柏明天嫁女，這天打從早上經已忙起來，而來賀喜的鄉民打從午後便沒間斷，直到吃晚飯時，才得歇口氣，看着擺滿一屋子的賀禮，老松柏打從心裏笑出來。

自衛隊長邱金這天一直在老家打轉，裏外照應，以防發生事故。

說穿了，邱金和老松柏祇不過是擔心石峯和海坤潛返寨子內有所圖謀——暗中帶走明天要出嫁的彩玉。

既然有這個顧慮，老松柏便要邱金親自帶一小隊自衛隊到他家裏各處守衛，並特別加派四個自衛隊員守在女兒彩玉的房外。

爲了慰勞邱金，老松柏招呼邱金在他家吃晚飯，宰了一隻鷄，拿出一瓶酒，招呼邱金。

邱金受寵若驚，與老松柏喝過兩杯酒後，自告奮勇地道：「寨主，我不回家睡了，留在你家徹夜看守，免得萬一發生甚麼事，那些留下來看守的人手沒有一個敢作主，亂了手脚。」

老松柏求之不得。「阿金，辛苦你了。你能夠留下來，最好不過。不怕對你說，我眞擔心跑了的石峯聽聞彩玉出嫁這個消息，會不顧一切潛返寨內鬧事。所以，在彩玉出嫁前，務必小心提防。」

邱金拍拍胸口道：「寨主放心，我已經吩咐自衛隊徹夜巡察寨子內各處，擔保海坤、石峯潛不進寨子，爲防萬一，所以我不睡覺留下來看着，有我坐鎮，絕不會出事。」

老松柏滿意他點了點頭。「阿金，這幾天沒有半點那兩個該死的消息，依你看，那兩個該死的小子是否已逃得遠遠的，不敢再回來？」

邱金喝口酒，晃着腦袋道：「要是我，爲了逃命，當然逃得遠遠的，這一輩子也不回來。但石峯與海坤都是不怕死的人，所以不能以常理來猜度他倆。我猜他倆不會甘心一走了之，遲早必會偷偷潛返寨子內。但在風頭火勢之下，他倆不會笨到像撲火的燈蛾，自尋死路，否則，這些日子怎會毫無他倆的消息？我猜他倆必是在稍遠的地方呆下來，待事情淡忘後，找機會潛返寨子。」

「你說得對。」老松柏用力放下酒杯。「海坤和石峯都不是傻瓜瘋子，絕不會自尋死路！這個時候，他倆應該不敢潛返寨子生事。若他倆眞如你我所猜，那明天便不用擔心彩玉出嫁時會有事發生。」說完，長長舒口氣。

邱金却擔心地道：「寨主，仍要提防彩玉偷走或是自尋短見啊。」

老寨主滿有把握地道：「這一點你不用替我擔心。我已叫彩玉她媽日夜陪着她，上茅坑也跟着她，她根本找不到機會自尋短見。而房外日夜有自衛隊的人守着，她即使會飛，也飛不掉。」

一頓，拿眼往外瞥視一眼，倏地壓着聲道：「阿金，可有與白石山那伙人接過頭？」

邱金搖搖頭，「四天前，鄔老大那伙人已押運一批貨到萬縣，最快也要十天半個月才回來。我三天前去找鄔老大，因此見不到他們，走私貨這件事，要鄔老大回來才能再說。」

「唉，錯失了一次賺錢的機會。」老松柏懊悔地道。「要不是要對付石峯，加上發生了海坤救走石峯這件事，便不會錯過賺大錢的機會，想想也叫我心痛。」老松柏一副心痛的樣子。

邱金安慰老松柏。「寨主毋需唉聲嘆氣，日後發財的機會多的是。如今已除去永順那老傢伙，還有最愛管閒事的海坤，今後做甚麼事也不用顧忌了，可隨心所欲。」

「嗯。」老松柏喝一口酒。「阿金，再來一杯。」拿起酒瓶，往邱金的杯子倒酒。

邱金拿起杯子。「寨主，我敬你一杯，祝你心想事成。」

「乾！」老寨主擧杯一碰，笑得合不攏咀。「阿金，少不了你的一份好處。」

兩人乾了那杯酒，老松柏又倒酒。「難得這樣高興，阿金，咱倆喝個痛快吧。」

邱金咧咀笑道：「難得寨主這樣有興緻，我即使喝醉也陪你喝。」

結果，邱金沒有喝醉，老松柏醉了。

＊　＊　＊

「媽，我死也不嫁給九盤寨那個布金桂。」彩玉流着淚對母親說。

做母親的嘆口氣，一副愛莫能助的痛苦樣子。「彩玉，那是妳阿爸的主意，我也不敢說甚麼。乖女兒，妳認命吧，拗不過妳阿爸的。再說，布家有甚麼不好啊，與我家門當戶對，妳嫁過去不用吃苦……」

「媽，不要說了！」彩玉咬着咀唇。「我這一輩子只喜歡石峯一個……」

做母親的着急地道：「彩玉，別死心眼兒，忘了石峯吧，他不知逃到那裏去了。一輩子也不敢返回寨子，妳還想着他幹嗎，何苦自尋煩惱呢？」

彩玉倔強地道：「我知道他不會扔下我遠走高飛的，無論到了甚麼地方，他遲早會回來找我。」

做母親的嘆口氣。「彩玉，明天妳便要嫁到九盤寨去，成爲布家媳婦……」

「媽，我不要聽妳說！」彩玉用手捂着耳朵。「我死在你眼前。」驀地跳起身，一頭撞向牆上。

幸好做母親的眼明手快，一把將女兒抱住，着慌地道：「彩玉，幹嗎尋死覓活啊！妳不要阿媽了嗎？忍心扔下阿媽？」

「媽，要我嫁給布金桂，我寧願死！」彩玉流着淚道：「媽，我不想死的啊，是阿爸逼我往死路上走的呀！」

做母親的呆了呆，忽然橫下心道：「彩玉，妳要死，我知道阻得一時，阻不了一世。我不再阻止你，妳甚麼時候尋死，我也跟妳去死！妳死了，我還活着幹嗎！」臉上爬滿淚水。

聽到母親那樣說，彩玉呆住，半晌，屈服地道：「媽，我不尋死了。」

扎根異鄉　否極泰來

做母親的聽女兒那樣說，頓時放下心頭大石，柔聲道：「彩玉，眞是媽的乖女兒，媽放心了。」抱着女兒，輕撫女兒的背。

彩玉用力咬着咀唇，眼淚往肚裏流。

——做女兒的，怎忍心要母親陪自己一起死？因此，彩玉唯有屈服。

夜色黑暗。

金鷄寨內除了幾點稀疏的燈火外，都被黑暗的夜色吞噬了。

蕭原與海坤、石峯輕而易擧便潛入金鷄寨內。

對於寨內外每一處地方，海坤、石峯兩人可說了如指掌，因此，寨子那一個地方最容易潛進去，兩人最清楚。

此時，寨子裏的人家先後上床睡覺不久，不少鄉民可能仍未入睡。

三人揀在這個時候潛入寨子，乃是蕭原的主意。依蕭原之見，在鄉民剛上床睡覺，仍未完全入睡這段時間內，自衛隊的巡查應該不太嚴謹。因爲還未到夜闌人靜——整個寨子的人家沉沉入睡的時候，而一般的匪賊狗偷大都選在夜闌人靜，半夜三更才行動，在這種習慣心理之下，自衛隊的人自然不像夜闌人靜後那樣嚴加巡查，在這個時候潛進寨子，冒的險自然不大。

情形果如蕭原所說，因此，海坤與石峯心裏暗自對蕭原大爲佩服。

三人很快便摸到海坤家屋後不遠的地方，海坤再也按捺不住，不顧一切往家裏竄去。

蕭原一手拉住海坤，悄聲道：「沉住氣！你的心情我很明白。可是，越是這種時候，越要沉着冷靜，切忌衝動冒失，否則可能會後

悔莫及，死不甘心！」

略頓，跟着又道：「一路上雖則無驚無險，並不是說這附近便沒有危險，萬一這附近隱伏了自衛隊的人，你那樣急不及待一頭返回家中，豈不是自投羅網？」

一番話說得海坤冷汗直冒。「蕭老哥，謝謝你的教訓！我會緊記在心，不會再犯錯。」

「你倆匿在這裏，待我在附近察看一遍。」蕭原不等海坤、石峯兩人有所表示，已閃身往前竄，眨眼間便在兩人眼前消失了身影。

海坤吁口氣，伸手抹去額上（剛才驚沁出來）的汗水，悄聲對石峯道：「剛才幸虧蕭老哥及時拉住我，否則，說不定我已悔恨不及，還連累了你和蕭老哥。」

石峯由衷地道：「蕭老哥果然是個經驗豐富，身手敏捷，本領高强的人。我們遇上他，是我們的運氣。」

片刻，蕭原輕捷地從左面竄回來，悄聲對海坤道：「你家附近沒有人隱伏着，你可以回去了。記着凡事小心，若是魯莽出錯，有可能脫不了身，那時後悔便遲了。」

海坤點點頭：「我回家了。石峯、蕭老哥，你倆也要小心啊！」

「海坤，記着將家裏兩條槍拿出來。」石峯叮囑海坤一句，待海坤的身形消失在眼前，才與蕭原往老松柏家居處摸去。

在石峯的帶領下，兩人潛到老松柏家居後面，發覺根本不可能摸進去，唯有匿着不敢動。

原來老松柏房屋四周每隔兩丈左右插着一支燃燒着的火把，而每兩支火把之間則站着一個自衛隊員，不要說是人，就是一隻老鼠出沒，也逃不過那些守衛的自衛隊員的雙眼。

看到老家守衛如此森嚴，石峯心裏好不焦急，悄聲對蕭原道：「蕭老哥，如何是好？」

蕭原直說道：「根本無法潛入老家，千萬不要焦燥，耐着性子匿着看一會再說。」

石峯聽從地點了點頭，不再作聲。

匿了一會，兩人發覺不但有自衛隊員在老家房屋外四周守着，還有一隊爲數三人的自衛隊繞着房屋巡邏。

這種情形之下，除非會遁地之術，否則，即使會飛，也無法不被發現。

石峯再也按捺不住，悄聲對蕭原道：「蕭老哥，算了，不可能潛入老家之內。除非硬闖，那是自尋死路。走吧，我不想冒險。」

老家防守之嚴密，令到石峯打消了潛入老家與彩玉相會的念頭。

蕭原也感到沒有辦法神鬼不驚地潛入老家內去。本來他不知怎樣說才能打消石峯潛入的念頭，幸得石峯自動打消原意，不由暗中鬆口氣。「石峯，別失望，今晚見不到彩玉，明天咱們依計行事，一定能夠救出彩玉，你倆始終會在一起，帶我到自衛隊部去吧！」

石峯在心裏暗罵一句邱金該死！才帶着蕭原離開，往自衛隊部摸去。

大概邱金只着重防範老松柏家保証不會出事，因而疏忽了對自衛隊部之防守。石峯與蕭原很輕易便潛入隊部內，摸入存放槍械彈藥的暗室內。

蕭原將一把找到的簇新匣子槍插在腰上抓起兩個彈匣放入衣袋，再拿了一盒子彈。轉頭去看石峯拿了些甚麼。

石峯拿了一支步槍，二三十發子彈、兩包火藥，走到蕭原身前，悄聲道：「夠了嗎？」

蕭原點點頭，示意石峯往外溜。

一口氣溜出寨子外，石峯呼口氣，興奮地道：「雖然見不到彩玉，但却大有收穫，不枉此行，想不到輕而易舉便弄到咱們要的東西，太好了。」

蕭原拍拍石峯肩頭。「走吧，大概海坤經已返回那裏，早點回去，準備明天要用的東西。」

兩人返回與海坤約定會合的地點，海坤經已返回那裏，看到兩人安然回來，登時鬆口氣，急不及待對石峯道：「看到彩玉嗎？」

石峯邊放下手上拿着的火藥，邊道：「看不到，她家防守森嚴，根本無法潛進她家，只好作罷。」

一頓，興奮地道：「我和蕭老哥輕易便潛入隊部內，弄到咱們需要的槍支火藥，不枉此行。」

蕭原關切地問海坤：「你阿爺安泰吧？」

海坤帶笑道：「他老人家托賴無恙，我總算放下心來，由於掛念擔心我，睡不寧吃不下，消瘦了一點，精神也不大好。」

「看到你回去，永順伯公一定又驚又喜了。」石峯道：「答應跟你走嗎？」

「答應。」海坤道：「阿爺會在九盤寨布家迎親隊來到寨子時，偷偷溜出寨子，到時我會在咱們說好的地方接應他。」

頓一下，問道：「蕭老哥，明天眞的不用我跟你倆一道去劫新娘嗎？」

蕭原道：「你放心去接應你阿爺吧。有了槍支火藥，我和石峯足以應付九盤寨的迎親隊伍，擔保成功劫走新娘。」

「我已將家裏收藏的那支駁殼槍和土槍拿出來。蕭老哥，需要

嗎？」海坤看着蕭原。

蕭原道：「駁殼槍你帶在身上以防萬一，那支土槍明天倒派上用場。時候不早了，睡一會吧，天亮前咱們便要到那條路上動手佈置好一切。」

石峯忽然道：「蕭老哥，何不夤夜趕到那條迎親隊伍必經之路，動手佈置好一切才睡覺。我此刻心裏既興奮又緊張，恐怕無法入睡。」

海坤首先贊成：「這個主意不錯。我和石峯一樣，一時間無法入睡。」

蕭原看到石峯、海坤兩人神色興奮，目光閃閃，知道兩人所言屬實，點點頭道：「好吧，咱們馬上趕去。」

石峯急急收拾好要帶去的物品，當先大步向迎親隊伍必經之路走去。

看到石峯那急不及待的當先行去，蕭原對海坤笑着搖搖頭。

＊　＊　＊

金鷄寨一大早便熱鬧得很。

那是因爲寨主老松柏的女兒出閣的大喜日子。

不但老松柏家結綵張燈，就連寨口那個門樓亦掛上大紅彩帶，喜氣洋洋。

而自衛隊更動用大部份人手防範，其實是提防石峯和海坤在老家辦喜事時生事，還派了四個自衛隊員在寨口門樓左右守着。

寨子裏的人都因爲這天是老家女兒出閣大喜之日，紛紛趕到老家門前瞧熱鬧，擠得老家門前幾乎水洩不通。

守在老家門前的自衛隊員看到瞧熱鬧的人越來越多，不由大爲緊張，打醒十二分精神，提防萬一有事發生。

邱金亦沒有閒着，裏外照應，忙個不停，心裏不住求神拜佛，千萬別出亂子。

老松柏表面上喜氣洋洋，應酬那些到來賀喜的親朋賓客，實則，心裏同樣很緊張，擔心石峯潛返寨子搗亂。

彩玉在房內任由她母親擺佈——替她妝扮並穿上出嫁的嫁衣。而她心裏已打定主意，待嫁到九盤寨布家，便找個機會自盡，絕不能辜負石峯對她的深情眞愛。

她已心死了。

看到女兒像個木頭人那樣，做母親的心裏很難過，但却愛莫能助，因她絕不敢對丈夫所做的事有任何異議。

千百年來，絕大多數的女人在家裏都是沒有地位的。

女人不過是男人的附屬品。

男人是一家之主。

做母親的在心裏嘆口氣，開解女兒道：「彩玉，別死心眼啊，做女子的那一個不是嫁鷄隨鷄、嫁狗隨狗。死了那條心，認命吧！要不，只會苦了你自己。凡事看開一點，日子會好過一點，媽知道妳心裏只喜歡……他，但却由不得妳作主啊！自古以來，做女兒的終身大事，都是由父母作主。如今可說生米已成熟飯，隨遇而安吧。媽當年也是由妳外公作主嫁給妳爸，眨眼便二十多年，日子過得很好啊。布家與我家門當戶對……」

「媽，不要說了。」彩玉不想聽下去，開口打斷母親的話。「我已經認命了。」

做母親的聽不出女兒後面那句話另有意思，只以爲女兒想通了，頓時鬆口氣，歡喜地道：「彩玉，妳想通了，媽就放心了！」

驀地，外面傳來一聲扯長、帶着歡聲的呼叫——「迎親隊來了……」

外面接着響起一陣起哄歡呼聲。

想到女兒很快便要離開自己嫁到布家去，做母親的又喜又悲，忍不住擁着女兒，眼眶發熱，悲聲道：「彩玉，媽捨不得妳呀！」眼中淚光湧現。

彩玉悲從中來，一頭偎入母親懷中。「媽，女兒也捨不得離開妳，女兒不在妳身邊，媽要保重身體啊。媽呀……」陡地放聲哭起來。

做母親的忍不住陪女兒哭。

「哭甚麼呀？迎親隊快到門前了。還哭？」人隨聲現，老松柏一頭走入房內，氣急地看着妻子和女兒。「彩玉出嫁是喜事，不是……」他本想說又不是喪事，話到口邊覺得不吉利，忙咽住)，高興才是啊。快抹乾眼淚，我出去看看新姑爺嬌婿到了沒有。」話落，一陣風般往外走。

做母親的强抑悲傷，抹去自己臉上眼淚，也幫忙女兒抹去臉上的淚水，並替女兒整理身上的衣裳。

迎親隊伍來到老家門前。

布家迎親人數不少，少說也有二十多人，全都穿上新衣，身掛簪花紅布條。騎在簪紅馬上的新郎更是頭戴簪花新郎冠，身穿簪花披紅吉服，一臉喜氣，好一副春風得意的樣子。

此時，老家門前可說人山人海，誰都想一睹新郎倌「風采」。

邱金裏外照應，忙得不亦樂乎。

新郎倌終於進入岳丈家。

新娘子亦被喜娘攙扶到堂上屋。

一雙新人依照俗例，拜過老松柏夫婦和天地、祖先後，在鞭炮聲、鼓樂聲中，互相扯着一根當中

簪了朵大紅花的紅布帶，離開老家。待喜娘將新娘攙扶上花轎，迎親隊穿過人羣，往寨口走去。

邱金帶了十六個自衞隊員護送迎親隊離開寨子。

瞧熱鬧的人有的散去，有的仍留在老家門前，大部份簇擁尾隨着迎親隊，形成一條長長的人龍，好不壯觀。

迎親隊經過的地方，亦站滿了夾道瞧熱鬧的人。

迎親隊伍喜氣洋洋地走出寨外，簇擁尾隨的人羣逐漸散去——返回寨子，但仍有不少人——大多是兒童直跟着走出里許外，才返回寨子。

邱金特別費力，護送迎親隊走出約里路，才折返金鷄寨。

從金鷄寨到九盤寨約十七八里路。

迎親隊伍每往前走出三五里，便會放一串炮竹，吹奏一闋喜樂，打破沉悶，令到迎親隊伍增添喜氣氣氛。

那是當地迎親的習俗。

迎親隊伍已走出約一半路——十里左右，走在最前面的一個漢子點燃了一包炮竹，抛上空中。炮竹在空中霹靂啪啪炸響起來，嗩吶手跟着吹奏喜樂。

本已顯得有點沉悶的迎親隊頓時人人精神一振，頓現喜氣。

在鞭炮聲與喜樂聲中，驀地前面彎路上有一羣羊——爲數約二三十頭發了瘋般向迎親隊狂衝前去。

走在最前面的那個漢子一眼望到，吃一驚，窒停下來，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後面的人隨即亦望到，由於事出意外，頓時起了一陣騷亂——驚慌失措。

起先，迎親隊的人都以爲那羣羊是受到鞭炮聲與喜樂聲的驚嚇，受驚狂奔，後來才知道那羣羊狂奔是另有原因。

「快往路旁外避啊！」騎在馬上的新郎倌——布金桂最先回過神來，看到羊羣快衝到來，慌忙張口呼喝。

迎親隊頓時亂了套——有人往路的左邊走避，亦有人往右邊閃去。而抬花轎的八個轎伕便與撥馬往右邊走避的新郎倌背道而馳——往左邊外狼狽奔走。

眨眼間，那羣狂奔的羊已衝到四散走避的迎親隊伍前。

也就在這剎那，附近響起接連不斷的轟轟爆炸聲，登時烟塵迷漫。那羣狂奔的山羊受驚之下，嚇得東奔西竄，左衝右突。

往路外左右走避的迎親隊亦被連串的爆炸聲震得心神悸動，魄散魂飛，嚇得誰也顧不了誰，有的抱頭亂竄，有的趴在地上。

驚叫聲與山羊受驚的嘶鳴聲中，響起馬匹的驚嘶聲，新郎倌布金桂被驚嚇得驟然竄跳的袴下馬抛下馬背，摔落地上，痛得他發出一聲嚎叫。

飛揚迷漫的塵烟將那一片地方籠罩起來，幾乎甚麼也看不到，只見到那籠罩一切的烟塵。

「轟轟轟……」又是一連串爆炸聲，仍未消散的烟塵加上緊接而來的陣陣烟塵，籠蔽的烟塵更厚。

最先從籠蔽的烟塵中竄出來的，乃是幾隻狂奔亂竄的山羊。

烟塵籠蔽中，響起一聲又驚又急的呼喝聲：「有人要劫新娘，快護住花轎啊！」

跟着響起幾下槍聲。

那匹受驚亂竄的馬亦從烟塵籠罩中衝出來。

「不得了呀！新娘不見了啊……」一聲驚天動地的嘶叫聲響徹空中。

「追呀，別讓匪賊劫去新娘跑掉……」烟塵籠蔽中，響起新郎布金桂的吆喝聲。

有人從烟塵中衝出來，不辨東南西北便開槍射擊。

那知道「轟轟轟」又是幾下爆炸聲響起，嚇得那幾個剛從烟塵中衝出來的漢子慌不迭又撲落地上。

那匹掛紅簪花的馬已不知狂竄亂奔到那裏去了。

那羣受驚的山羊不知死活地從烟塵中東奔西竄衝突出來，四散狂奔。

「轟轟轟」又是數下爆炸聲響起，仍然在烟塵籠罩中的迎親隊人人被震得心膽俱裂，暈頭轉向，各自伏在地上，都不敢再冒險跳起身，往烟塵外衝突出去。

天下間有多少人不怕死？

那隊迎親的人——包括新郎在內，在連番心驚膽顫的爆炸聲中，沒有人膽敢充英雄——冒着被炸死的危險或奮不顧身盲衝瞎闖去追截劫走新娘的賊匪。

在不知是否有人被炸死，烟塵蔽目，不辨東南西北的情形下，恐怕儍子也不敢亂動。

好一會已沒有爆炸聲再響起，加上烟塵漸散，而新郎布金桂又一再吆喝之下，那些人才不得不從地上爬起來，戰戰兢兢地像瞎子般胡亂往前摸。

陸陸續續有人「摸」出漸漸消散的烟塵外，急急往四下搜視，却一無所見。

「新娘子呢？我的新娘子呢？」布金桂一頭從差不多已消散的淡淡烟塵中跑出來，兩眼忙亂地四下掃視，一眼看到那頂歪倒路邊的花轎，登時便發了狂般，往那邊衝去。

還未衝到轎子前，他已看到歪

倒下去的花轎裏面空無一人，那剎那恍似被人當胸插了一刀，神情劇震，跟着撕心裂肺般號叫：「新娘當眞不見了，快去追，快去找啊！務必要將新娘追尋回來！」

那些漢子驚魂甫定，四顧之下，根本毫無發現，布金桂却要他們去追尋新娘的下落，在無跡可尋之下，叫他們往那裏追尋？一時間他們都面面相覷，拿不定主意該往那裏追尋。

布金桂眼見丟了新娘，心急如焚，又見那些漢子猶豫不決，不由急怒攻心，怒喝道：「都儍了嗎？還不給我追？快追呀，氣死我了。」

一個漢子硬着頭皮問：「少爺……往那裏追？」

這一問，問得布金桂不由怔住，兩眼一轉，吆喝道：「蠢材！分開來往四面追尋下去！聽到沒有？」

十多個漢子馬上分成四撥，往東南西北四面追尋。

剩下八個轎伕與六個樂手留下來陪着布金桂。

布金桂一個人在花轎旁團團轉，一時用手抓頭，一時用力以脚頓地，像個瘋子般，陡地雙手拳握，向天揮舞，咬牙切齒嘶嚎：「太可惡了！給我捉到，非要將他千刀萬斬不可！氣死我也！」

那十多個轎伕和嗩吶手看到布金桂狀若瘋狂的樣子，都不敢作聲。

難怪布金桂發怒如狂。這天本是他大喜之日，如今却在迎娶回家的路上失了新娘。要是找尋不到，教他如何有臉回九盤寨去見正在家裏等候的父母和一衆親朋賀客，還有寨子裏的鄉人？這個臉可丟大了。若被寨子裏的鄉人知道，不笑掉大牙才怪，因此，若尋不回新娘，他沒有面目回去。

最可恨的是，他根本不知道是甚麼人劫走新娘，甚至不知道劫走新娘的人往那裏跑掉，教他從何說起。

發了一會狂，布金桂慢慢冷靜下來，驀地在心裏怪叫一聲：我的媽呀！剛才氣怒攻心昏了頭，怎麼想不起來！岳家不是在早兩天便派人來說，提防那個叫石峯的偷牛賊含恨報復生事嗎？要我阿爸在迎親時，派出幾個携槍的人手同往，以防萬一。地方上一向太平無事，莫非就是那個偷牛賊劫去新娘？一念及此，禁不住衝口而出：「一定是他，一定是他！」自以爲猜到是誰幹的，頓時興奮得揮動雙手。

派出去追尋新娘下落的人還未回來，却有兩撥人先後趕到來。

先趕來的一撥人乃是九盤寨的人，領頭的人大約三十多歲，原來是九盤寨自衞隊隊長莫富生，亦是布金桂的表哥，後面跟隨的十多人都是他的部下——自衞隊的人，全都手上拿槍，氣喘如牛。

奔跑了約七里路，即使是一匹馬，也會喘氣。

看到寨子裏的自衞隊趕到來，布金桂大爲興奮，忙不迭迎上去，不等莫富生發問，一口氣便將發生了甚麼事情說出來。

剛剛說完，第二撥人也趕到來。原來是邱金帶着金鷄寨的自衞隊趕來。

兩撥人都是聽到震天價響的連串爆炸聲，急急趕來看個究竟。

邱金本來帶着十六個部下折返寨子，走到距寨子不到一里的地方時，驀地聽到遠處（通往九盤寨的那條路上）響起連串的爆炸聲，驚疑之下，恐防迎親隊遭遇意外，慌忙與十六個部下轉身往回跑，趕來看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其實，金鷄寨裏的人亦聽到隱隱傳來的爆炸聲，老松柏並派人循聲追趕下去查看究竟。

看到那裏現場的情形，邱金不用布金桂對他說，已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劈面便對布金桂道：「一定是石峯那賊坯子劫走……新娘。派人追下去沒有？」

布金桂臉色很難看，忿怒地道：「經已派人四面追下去了，可是，至今仍無回音。」

「要不要我派人幫忙追尋？」邱金自告奮勇。

莫富生搶着道：「既已派了人追尋，不用再派人追尋了，邱老哥的好意，我們很感激。」

打量一眼附近地上土翻地陷的景象，邱金好奇地道：「貴寨可有人死傷？石峯那賊坯有多少人，我們聽到很多響爆炸聲，馬上急急趕下來……」

布金桂被邱金一問，才省覺在連番的爆炸中，迎親隊的人居然毫無損傷，更別說死傷了，心裏大惑不解，衝口而出道：「很奇怪，我們接連遭到三番四次的爆炸，以爲有不少人被炸死炸傷。可是，我們全都沒有損傷，只是灰頭土臉，披了一身塵土，你不問，我還醒不起。」接將遭遇的經過說給邱金聽。

衆人聽聞布金桂等人毫髮無損，莫不大感詫異，那麼猛烈而又密集的爆炸，布金桂等人居然無恙，令人難以相信。但布金桂絕不會對他們說謊，不由他們不相信。

而這時，他們才發覺布金桂和那些轎伕，嗩吶手確是「灰頭土臉」——身上滿是塵土。

邱金百思不解地道：「石峯與海坤有如喪家之犬，身無長物，那裏弄到炸藥？即使弄到炸藥，也不

會使用炸藥彈啊。還有，兩個賊坯那裏弄來一羣羊？」

「邱老哥，你說的並不太難解開，只要那兩個賊仔找到人幫忙，不難弄到火藥和羊羣，亦能造出炸藥彈，至於金桂他們因何毫無損傷，很簡單，他們在造炸藥彈時，不在炸藥內混入鐵砂等有殺傷力之物，只混入泥沙，而彈殼又不是鋼鐵或是瓶子造的，便沒有殺傷力。所以，金桂他們一行自然沒有損傷。」原來莫富生曾當過一年炮兵，對火藥有點認識，因而能夠說出那番話來。

邱金聽得連連點頭，「原來如此。」跟着又道：「新姑爺，那兩個賊坯有多少同伙？」

布金桂搖搖頭。「我們一下子便遭到連番爆炸，烟塵蔽日遮天，甚麼也看不到，那裏得知他們有多少人，甚至看不到他們如何劫走新娘，往那裏逃去。」

邱金聽布金桂說連對方（他認定是石峯、海坤所爲）的人影也看不到，便被劫去新娘——彩玉，禁不住皺起眉頭，咀唇噏動，欲言又止。

莫富生道：「邱老哥肯定是貴寨那兩個賊子所爲？」

邱金肯定地點點頭。「除了那兩個賊坯，絕不會有甚麼人會劫走新娘！那兩個賊坯是含恨報復，我們在新姑爺來迎親時，已嚴加防範，想不到他倆竟在路上動手！」

頓一下，轉着眼珠道：「依我看，那兩個賊坯只是兩條不怕死的蠻牛，絕對想不出用那種手段劫去新娘。憑他兩個亦絕不可能劫走新娘，一定是有人幫助他倆。幫忙的人之中，肯定有人替他倆出謀策劃。」

「我也是這麼想。」莫富生道：「那兩個賊仔太可惡了，居然……」

布金桂發脾氣道：「別說廢話了！最要緊的是要捉到那些賊頭！救回我媳婦！」

莫富生忙陪笑道：「金桂，別發……急，無論如何，我也會替你救回新娘，捉到那些賊仔，替你出這口氣。」

布金桂咬牙切齒道：「捉到他們，我要剝他們的皮，拆他們的骨！」

莫富生對邱金道：「邱老哥，這樣等下去不是辦法，我和你分別帶人追下去看看，好嗎？」

邱金覺得乾等下去不是味道，點頭道：「事不宜遲，莫老哥，你帶人往東面追下去，我則帶人朝西面追。」

莫富生答應一聲，留下四個自衞隊員保護布金桂，帶着餘下的人手往東面追下去。

邱金早已帶領所屬人手往西面追下去。

「蕭老兄果然了得，虧你想出那個絕妙的好主意，無驚無險，輕而易舉便弄到九盤寨布家迎親隊暈頭轉向，嚇得七葷八素，我則毫無險阻地便救走彩玉。蕭老哥，謝謝你！」石峯滿臉喜悅感激之色，對坐在一根粗樹根上的蕭原致謝。

此時，石峯和蕭原，還有彩玉坐在一處林邊向着一條河溪的地方。

三個人都有點氣喘。

彩玉爲了方便走路，在石峯將他救出來後，便脫掉身上那件裙褂，但却沒有扔掉拿在手上的那個用紅布包起來的小布包。

她做夢也料不到石峯會在路上動手救走她。

在連聲爆炸聲中，彩玉嚇得花容失色，膽顫心驚。在心裏求神拜佛不要遇上土匪，隨即想到自己抱了一死之心嫁到布家去，既然死也不怕，還有甚麼可怕，頓時定下心神。陡地心頭一動：會不會是石峯冒險來救她？一念及此，她一顆心頓時熱起來，希冀地往轎外張望，可惜甚麼也看不到，只有滿眼的塵烟，直到石峯一把掀起轎簾，出現在她眼前，她驚喜得無以復加，張口歡叫，石峯及時伸手捂住她的咀，示意她不要聲張，一手拉她走出轎外便跑，直到跑出頗遠，在幾棵大樹後停下來，才問她願不願意跟他走。彩玉一把抱住石峯，連聲說願意，石峯便拉着她繼續跑。

想起在那烟塵蔽空，爆炸連聲中奔跑的驚險情形，彩玉仍不禁一顆心卜卜直跳。

起先，她以爲與石峯一道冒險「劫」走她的人是海坤，看清楚才知道不是，由於一路上只顧急急奔跑，因此，石峯無暇對她說蕭原是甚麼人。直到此時，她才知道蕭原姓蕭。

對於蕭原，她是滿心感激。

至於那羣當先「衝鋒陷陣」的山羊，並不是偷回來的，乃是蕭原以五十大洋從附近一條村子裏一戶人家買來的。

蕭原在身上隱密收藏起來的兩張大洋票子，並沒有被洪豐搜去。那是他每次出門追捕匪賊時，爲防萬一，都會收藏一些錢在身上隱密的地方，作應急之用。因此，他獲救後，不致於身無分文。

蕭原是在昨晚路經那戶人家的羊欄旁，靈機一觸，想出用羊羣作「先鋒」這個主意來。天亮後，他和石峯走到那戶人家，用一張面值五十大洋的票子買了那羣山羊，趕到那附近放牧，等候九盤寨布家迎親隊轉回來，於迎親隊鞭炮聲巨響的刹那，馬上點燃了那頭領頭公羊

綁在尾巴上的煤油布條，那頭公羊受驚負痛之下，發出「咩咩」一聲叫，狂奔往路上，其他的山羊被領頭公羊帶動，也緊跟狂奔着。

而蕭原在等待迎親隊折返時，一直待在一棵大樹上，往來路眺望，老遠眺望到迎親隊走來，馬上溜下樹，通知看管着羊羣的石峯準備好。

兩人扔出的自製炸藥彈確如莫富生所說，並沒有在炸藥中混入鐵砂等具殺傷力的東西，每個炸藥彈內除了炸藥外，外面包着的是泥土，而彈殼則是泥造的。所以，那些炸藥爆炸時雖然聲勢驚人，但却毫無殺傷力。故此，迎親隊毫髮無損。

由於與九盤寨布家迎親隊毫無仇怨，因此，蕭原不想傷害他們，於是造了那些毫無殺傷力的炸藥彈。

而那些炸藥彈是用來掩護石峯救走新娘的。

那些炸藥彈爆炸弄出來的漫天烟塵，果然成功掩護石峯救出彩玉，而且還是在迎親隊毫無所覺之下救出彩玉。

在石峯救出彩玉後，蕭原又用炸藥彈來掩護他們溜走，令到迎親隊自始至終都看不到他們的人影。

所有的主意，都是蕭原想出來的。

對於這一次的劫人行動，蕭原很滿意。

「石峯，以後別跟我說這種客氣話。」蕭原含笑地對石峯擺擺手。「你對我有救命之恩，我該幫你救人的啊！爲朋友，即使兩肋插刀，亦義不容辭。」

石峯戇笑着，轉對彩玉道：「彩玉，快來見過蕭老哥。要不是蕭老哥替我出主意，又出錢出力，單憑我，即使有三頭六臂，也救不走妳。」

彩玉忙從坐着的地方站起來，走到蕭原面前，含羞道：「蕭先生，謝謝你仗義相助，救我出生天，我一生一世也不會忘記你的恩德。」

蕭原忙站起來，擺手搖頭道：「彩玉姑娘，千萬別這樣說，我受不起……」

石峯道：「蕭老哥，你受得起有餘，說眞話，是你救了彩玉，沒有你，我根本救不了彩玉。」

蕭原不想再說下去——他很怕別人對他說感恩戴德的話，轉過話頭，道：「彩玉姑娘，還要再歇一會麼？」

彩玉是個聰明伶俐的女孩子，從蕭原望向來路的雙眼，已猜到蕭原的意思。「不用再歇了。爲免萬一被布家的人追上來，我們馬上走吧！」

蕭原確是顧慮到在此逗留過久，會被布家迎親隊的人追上，因此他不想再在此逗留。「石峯，咱們還未完全脫險，此地不宜久留，繼續走吧！」

石峯點點頭，但却對蕭原道：「蕭老哥，可否稍等一會，我有幾句話要對彩玉說。」

蕭原點點頭，識趣地道：「我到河溪去洗個臉。」說完快步往河溪走去。

石峯看着彩玉，正容道：「彩玉，妳不後悔跟我走？」

彩玉堅定地道：「絕不後悔！一生一世也不後悔。」

「妳要想清楚啊。妳跟我走，很可能從此再見不到妳阿爸阿媽。」

彩玉咬咬咀唇：「我已想清楚了。阿爸根本不理會我的終生幸福，我對阿爸已沒有依戀之心。至於阿媽……將來若有機會，我很想再見她。」

「我如今是個窮光蛋，妳跟着我，要吃苦捱窮，妳不怕嗎？」

「不怕！」彩玉深情地看着石峯：「只要跟你在一起，甚麼也不怕！」

石峯聽着，心裏好不激動，心頭一熱，情不自禁一把將彩玉摟在懷中，「彩玉……妳眞好……我發誓這輩子……絕對不讓妳吃苦受屈……」

「峯哥……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便心滿意足。」彩玉柔柔地偎入石峯懷中，一臉陶醉。

石峯頓覺在這世上，他是最幸福的人。不過，他很快便從滿心滿懷的幸福感覺中醒覺過來，「彩玉，蕭老哥在等着，我倆快走吧！」

聽石峯那樣說，彩玉頓從甜蜜的陶醉中醒過神來，慌忙離開石峯的懷抱，瞥到蕭原站在河溪笑看着他倆，禁不住心生羞臊，臉上發熱，垂下頭不敢往河溪那面瞧看。

「走吧。」石峯滿心欣悅地拉着彩玉的手，往河溪走去。

他同樣不敢看一眼站在河溪邊的蕭原。

看到一雙有情人終於在一起，蕭原打從心裏祝福石峯彩玉這對有情人。

＊　＊　＊

看到海坤與他爺爺已在約定會合的地方等着，石峯歡叫一聲，加快腳步奔回永順爺孫倆之處。

海坤亦歡叫一聲：「石峯、彩玉、蕭老哥，你們回來哪！太好了。我在這裏等了足有三個時辰，心裏好不焦急，如今才鬆口氣，放下心頭大石。」

「我和蕭老哥何嘗不擔心永順伯公是否能夠溜出寨子，海坤，你

和永順伯公沒有遇到甚麼險阻吧？」石峯緊緊握住海坤雙手，興奮若狂。

「阿爺很輕易便溜出寨子，寨裏的人都顧着去看……熱鬧，自衞隊的人忙於防範有事發生，那有空閒看着阿爺。我接應阿爺後，一路無驚無險返回這裏。」海坤好不興奮。

「阿公，我叫蕭原，是海坤和石峯的好朋友。」蕭原走到永順跟前，自我介紹。

海坤忙對他阿爺道：「阿爺，這位蕭老哥是個很有本領的人。我和石峯在逃亡的路上結識的。是他出主意，要阿爺你今日才偷偷溜出寨子，果然順順利利。」

「蕭先生，謝謝你！很高興認識你。」永順咧開只剩三顆門牙的咀巴，伸手與蕭原相握。

彩玉上前道：「永順伯公，看到你老人家，我很開心呀！」

永順看着彩玉，呵呵直笑：「我看到妳和石峯一起回來，開心死了，就憑你和蕭先生，能夠從九盤寨布家迎親隊的手上將妳救出來，眞叫我老人家難以置信。了不起！」說完便向石、蕭兩人豎起大拇指。

石峯忙道：「這一次能夠成功救出彩玉，全仗蕭老哥幫忙和出主意。要不是蕭老哥，我即使有三頭六臂，亦救不走彩玉。」

海坤好奇地道：「石峯，快說說你和蕭老哥救出彩玉的經過。」

石峯繪影繪聲，將經過述說一遍。海坤聽得眉飛色舞，不住地說：「刺激！精彩！唉，要不是要接應阿爺，我便不會錯過如此驚險精彩的場面。」

石峯拍拍海坤的肩頭：「雖然你無緣經歷那麼精彩刺激的場面，但你能夠與永順伯公團聚，不再分離，值得啊！」

蕭原看看日已西斜，插口道：「該起程了，否則，便無法在天黑之前趕到龍洞歇宿。」

一言提醒石峯四人，馬上收拾起「行裝」，起程趕往龍洞。

龍洞是一條山村，位於距金鷄寨約三十多里遠的一個山坳後。

＊　＊　＊

老松柏聽完邱金的訴說後，暴跳如雷。「他媽的！一定是石峯和海坤那兩個賊仔幹的！可惡啊，氣死我了！」一拳搥在桌面上，震得桌面上的茶杯幾乎翻落桌下。

彩玉的母親聽聞女兒被劫走，既驚且喜又擔憂，心情複雜得很。

——她驚的是女兒不知是否確被石峯劫走；喜的是若確爲石峯劫走，那便能夠與女兒喜歡的人快快樂樂地生活在一起。她這個做母親的便不用擔心女兒下半輩子活得不開心，而做出傻事來。

「阿爸，如今不是發脾氣的時候，最要緊要救回彩玉。」布金桂帶點惱意開口道：「無論如何，亦要捉到那兩個賊坯！」

由於派出去四面追尋的人手全都空手而回，布金桂心有不甘，發誓若救不回妻子，捉到劫賊，誓不回九盤寨(其實是沒臉回寨子)，決不罷休。吩咐莫富生留下八個人手，其餘的人隨莫富生返回九盤寨，將發生的事情告知父母，他則帶着那八個人隨邱金返回金鷄寨，共商救妻捉賊之策。

「寨主，新姑爺說得對，當務之急，乃是儘快商議如何着手追查那兩個該殺的賊仔的下落，救回彩玉！」邱金道：「劫走彩玉的人肯定是石峯和海坤。除了他倆，沒有人會那樣做。」

老松柏忽然想起一個人。「邱金，快派人去將永順那老傢伙抓來！海坤膽敢與石峯劫走彩玉，他這個老而不也脫不了關係！」

「寨主高見！」邱金奉承地道：「有永順那老不死在咱們手中，不怕海坤飛上天去，不就範也不成。寨主，我這就去派人捉永順回來。」說完快步往外走。

這時，本來賀客盈門，熱鬧得很的老家，已變得冷冷清清——女兒已被人劫走了，老松柏那還有心情置辦喜酒招待一眾賀客親朋。而一眾親朋賀客眼見發生了如此掃興的大事，都識趣地辭別散去。

眼見喜事驟變「壞事」，難怪老松柏暴跳如雷，怒不可遏。

正是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彩玉這個新娘子被人劫走一事，很快便傳遍了全個寨子。

「阿爸，怎不將那個叫石峯的賊坯的家人抓起來？」布金桂問。

老松柏咬着牙道：「那該殺的石峯是個孤家寡人。要不，我豈會放過他的家人？」

「阿爸，實對我說，那兩個賊坯劫走彩玉，只是爲了含恨報復，還是另有別情？」布金桂總覺得彩玉被劫一事，並不如邱金所說的那樣簡單。

老松柏不想說出彩玉與石峯相好一事，免得將來(救回彩玉後)布金桂有根刺，說不定因此事而對女兒心懷恨意，那女兒在布家的日子便不會好過，因此決定瞞下去。「金桂，莫非你聽到甚麼閒言閒語，又或是邱金對你說了些甚麼？」

布金桂搖搖頭。「沒有，阿爸，你還未答我啊。」

老松柏吁口氣：「邱金對你說的，絕無半句虛言，那兩個賊仔確是因爲心懷恨意，存心報復，才劫走彩玉。」

布金桂看着老松柏，心裏仍未

完全釋疑。「阿爸，那兩個賊子會不會傷害彩玉？」

老松柏雙眼陡睜。「諒他們也不敢！要是他們膽敢動彩玉一根頭髮，我要他們死無全屍！」他心裏很清楚，石峯又怎會傷害彩玉？

「阿爸，兩個賊坯既然不敢傷害彩玉，他們斷不會輕易放回彩玉，極可能會向阿爸你敲詐一筆錢。」布金桂不說「咱們」而說「阿爸」，乃是別有用心——若劫走彩玉的人眞的擄人勒索，付贖金的人不是他，而是老松柏。

老松柏乃是個老狐狸，焉會聽不出布金桂話中之意，心裏暗哼一聲：好小子！這麼快便捂住錢包！口裏說道：「彩玉是我女兒，那兩個賊子若膽敢勒索，爲彩玉，我會付錢。我絕不會做個守財奴，不顧女兒的生死！」

布金桂不是個蠢笨之人，聽出岳丈話中有不悅之意，忙訕訕地道：「阿爸，彩玉是我妻子……我絕不會坐視不理！」

老松柏心裏冷冷一笑，心想：「誰不知你布家是出了名的守財奴。要不是要借你布家的勢力販運私貨，我才不會將女兒嫁到你布家去受苦！」忽地醒起邱金這麼久還不回來，禁不住說道：「怎麼邱金還不回來，他媽的……」

那知話未說完，只見邱金氣喘吁吁地急步走進來，還未走入廳內，已急不及待開口道：「寨主，我剛才親自帶人跑去永順那老不死家裏，找遍了全屋裏外，都找不到那老不死！我帶人跑去時，老不死那座房屋的大門虛掩着的，查問老不死家附近的人家，都說自早上見過那老不死後，便沒有看到他露面。而他家裏值錢的財物都沒有，看來已偷偷溜出寨外跑了。」

老松柏聽着，氣怒得炸了肺。「他媽的，被永順那老傢伙跑了，氣死我也！邱金，你沒派人看着那老傢伙？」

邱金抹去被老松柏噴在他臉上的唾沫，苦着臉道：「寨主，是我一時疏忽，一心只顧着防範那兩個賊會在你家辦喜事時生事，所以將人手調派到來防守巡查，以至被那老不死乘機走脫，都是我的錯。」

老松柏瞪了邱金一眼，氣哼哼地道：「如今認錯有甚麼用？快想辦法追尋捕捉石峯和海坤這兩個殺頭的，救回彩玉！」

布金桂獻計道：「阿爸，那兩個賊子可有親朋居於附近一帶的鄉村？咱們可先從這方面着手追查。」

「快派人去查問海坤和石峯可有親朋居於附近鄉村？」老松柏對邱金道。

邱金馬上快步走出外面，片刻後，急急自外走進廳內，對老松柏道：「寨主，永順那老不死偷偷溜出寨外，必是與海坤會合。有那老不死同行，海坤、石峯他們肯定走不快，應該逃出不遠。若咱們派人四出追尋，不但勞師動衆，恐怕亦徒勞無功，唯今之計，立刻派人追趕往石峯、海坤這伙殺頭的可能逃竄的方向，並告訴附近的鄉鎮上的保安隊，請他們幫忙攔截留意可有他們的踪跡，若有發現，馬上派人來告訴咱們，我馬上帶人趕去捉拿他們，救回彩玉。」

布金桂待邱金說完，馬上道：「邱隊長這個漁翁撒網，以逸待勞之計不錯。阿爸，你認爲如何？」

——布金桂曾讀過幾年私塾，所以有點墨水。

老松柏想不出更好的主意，於是說道：「既然可行，便依照邱金之計行事。」頓一下，馬上又道：「可是，跟咱們沒交情的地方，恐怕不會答應幫忙。」

邱金似乎成竹在胸，接口道：「寨主，這個不用擔心，石峯、海坤幾個殺頭的不外乎有三條路可逃，一條往北經過三十多里外的三官鎭向北逃；另一條往西南面逃，必須經過西面鎭；最後一條是往東面逃，不能不經過翠坪寨。這三個地方的自衞隊和保安隊我都有認識的人，他們不會不幫忙的。」

布金桂接口道：「翠坪寨的寨主與我阿爸是朋友，我親自去那裏找衣寨主幫忙，絕不會拒絕。」

邱金也道：「西面鎭保安隊的洪豐隊副與我有點交情，我打算趕去那裏找他。至於三官鎭那裏，派天安去知會一聲。天安曾跟我到三官鎭見過保安隊的譚隊長，他一定會幫忙。」

「好，就這麼辦。」老松柏話落，忽地雙眉一皺，又急急道：「邱金，難道他們不會從山裏遠走麼？」

邱金滿有把握地道：「寨主，海坤他們帶着那老不死的，還有彩玉，絕不可能從山裏逃遁。海坤、石峯年輕力壯還跑得了，那老不死的如何支持？因此，爲了照顧那老不死，他們絕不會往山裏跑。」

「嗯，你說的也是。」老松柏顧慮頓消。

「寨主，依我所見，石峯、海坤他們極可能往西面鎭那條路跑。」邱金將他的主見說出來。「我之所以這樣猜，乃因過了西面鎭之後，便有三條路可供他們選擇逃跑。而東面和北面則只有一條路可走，很容易便被追尋到他們的踪跡。換了是寨主你，會往那裏跑？」

老松柏想也不想便道：「只要

不是傻子，也會選西面鎭那條路跑。」

「既然寨主也那樣想，那便八九不離十。」邱金道。「事不宜遲，爲免遲去一步，被他們早一步逃過西面鎭，我馬上帶人趕去西面鎭。」

老松柏想不到邱金如此賣力，讚賞地道：「辛苦你了，眞是我的好幫手。」

「寨主，邱金職責所在，份所應爲。」邱金挺挺胸，神情慷慨。

布金桂一心只想儘快救回妻子彩玉，亦道：「阿爸，我也帶人馬上趕去翠坪寨。」

「好！」老松柏巴不得如此。

邱金與布金桂隨即往外走。

* * *

蕭原於吃過晚飯後，對海坤、石峯兩人道：「兩位老弟打算往那裏去？」

此時，他們身在坳頭村一戶農家的屋子內。

那戶農家姓梁，屋主夫婦的長子梁錦添是海坤的朋友。

石峯搶着道：「只要不被老松柏找到，到甚麼地方去也可以。」

一頓，接嘆口氣道：「離開了寨子，我便無親無故，因此，我不知到甚麼地方去。」

海坤接口道：「我家雖有幾個親戚，可是，居於最遠處的那一個親戚，距寨子也不到二十里遠，若我投靠那些親戚，遲早會被老松柏和邱金他們查出來找到，因此，我不打算投靠那些親戚，去連累他們。石峯，我跟你一樣，到那裏去也成。」

聽兩人那樣說，蕭原不由呆了呆——他萬萬想不到兩人根本沒決定到甚麼地方去，但他馬上便有了主意：「兩位老弟，到省城去怎樣？那裏地大人多，討生活較容易，而且距金鷄寨約有三百多里遠，他們(指老松柏和邱金)絕不會想到你們跑到省城去。即使想到，省城地方那麼大，要找到你們可不容易。再說，有我照顧你們，絕不怕找不到生活。兩位意下如何？」

石峯看一眼海坤，衝口道：「好啊！我長了這麼大，不要說省城那種大地方，即使縣城也未到過，能夠到省城那種大地方去見識見識，可說此世沒有白活。海坤，去吧！」石峯興奮地拿手肘碰碰海坤。

海坤顯得有點猶豫：「能夠到省城去，在那裏落地生根討生活，求之不得。可是……省城是大地方，我和你甚麼也不曉，只會打獵下田……還有，我阿爺……帶出來……只有十多個……大洋，那點錢……在省城那種地方如何過日子？」

石峯聽海坤那樣說，想起自己身無分文，頓時有如當頭淋了盆冷水——嗒然若失。

蕭原忙道：「海坤老弟，不用擔憂，萬事有我。到了省城，我自會好好安頓你們，替你們找工做，還可以拿點錢讓你們做點小生意，那便不愁生活的問題啦。」

「海坤，有蕭老哥照顧幫忙，還顧慮甚麼……」石峯頓時又振奮起來。

「可是……」海坤仍有顧慮。「怎好意思再要蕭老哥幫忙？」

石峯急得幾乎跳起來：「海坤，蕭老哥一番好意，怎好意思辜負？」

蕭原正色道：「海坤老弟，你這樣說是不將我看作朋友了！自古有云：朋友之道，該互相扶持，互通有無。再說，當日若不是兩位老弟救了我，還能活到如今？不要想這麼多了，就這樣決定吧。」蕭原拍拍海坤的肩頭。

海坤顯得很激動，用力握住蕭原右手。「蕭老哥，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你這個好朋友。」

「海坤，你答應了？太好了。我馬上去告訴彩玉，讓她也高興高興。」石峯拍手歡笑，跳着脚往外走。

原來彩玉在灶間幫忙洗碗筷。

永順走了十多里路，七八十歲的老人，不累才怪，吃過晚飯，洗過臉後，便上床睡了。

海坤看着歡欣雀躍走出去的石峯，笑着搖搖頭道：「二十多歲人，還像個大小子，也不怕人笑。」

蕭原笑道：「難得他童心未泯，實在討人喜歡，難怪彩玉姑娘那樣喜歡他。」

海坤由衷地道：「石峯確是個難得的好人，爲人老實，品性忠厚善良，肯助人，只是性子有點燥急。他是那種自己只有一碗飯吃，看到別人挨餓，即使自己餓肚子，也將那碗飯送給別人吃的傻瓜。」

「你也不賴啊！」蕭原道：「不顧生死救了石峯老弟一命，很難得，令人敬佩。」

海坤道：「我和石峯從小玩到大，比兄弟還要好，我寧願自己死，也不會眼睜睜看着石峯被活活烤晒而死。」

「你倆都是有情有義的人。」蕭原由衷道，「遇到你倆，是我的運氣。」

「蕭老哥，咱們甚麼時候起程到省城？走那條路？」海坤忽然問。

蕭原道：「明天便起程。往省城必須要走西面鎭那條路。本來可以走山路繞過西面鎭的。可是，你阿爺年紀那麼老，走山路恐怕支持

不住。因此，只好走大路附近的小路到西面鎭，過了西面鎭，咱們在一個叫石牌坊的地方僱一輛馬車往南寧。」

海坤點頭道：「可惜我阿爺年紀老邁，走不了山路，要不，便不用冒險走小路。蕭老哥，我擔心爲了我阿爺，要你和石峯、彩玉走小路，萬一被寨子自衞隊發現了行踪，追上截下咱們，連累了你們。」

蕭原忙道：「這個你不用擔心，只要咱們一路上小心點，不會被貴寨的人發現行踪。」

一頓，又道：「再說，我還要到西面鎭去辦一件事……」

海坤馬上想到蕭原到西面鎭去幹甚麼。「蕭老哥到西面鎭，可是要找暗算你的人算賬？」

既然海坤已猜到，蕭原也不瞞他。「不錯，我一定要將那幾個壞蛋揪出來，免得他們繼續害人。」略頓，接道：「我會待咱們過了西面鎭後，找個地方安頓好你們，才到西面鎭找他們算賬。」

海坤道：「我跟你去！」

「海坤，你跟蕭老哥到那裏？」一頭走進屋內的石峯聽到海坤的話，急急問。

海坤道：「我跟蕭老哥到西面鎭找那些暗算他的壞蛋算賬。」

石峯睜着雙眼道：「我也去。」

蕭原道：「這件事待咱們平安走過西面鎭後再說，明天大清早便要趕路，早點睡吧。」說完，走出屋外去打水洗澡。

石峯纏着海坤，要他說出跟蕭原說了些甚麼。

* * *

邱金對洪豐、白進喜兩人動之以利——若兩人肯幫忙堵截追查海坤、石峯四人的行踪下落，便答應讓他們合伙販運私貨，洪、白兩人見有利可圖，加上洪豐與邱金頗有交情，一口答應邱金的請求。

邱金大喜。而他算準了石峯、海坤四人十九會走這條路，馬上請求洪、白兩人派人守着鎭上唯一的兩個路口——貫通西面鎭兩頭的大路口，並派人到鎭上各處查探。

洪、白兩人照辦。

邱金跟着亦派出人手——帶來的部下，到鎭外附近一帶查探。

蕭原與石峯、海坤四人的行踪，居然被邱金猜中了，而他亦搶先蕭原四人到了西面鎭。

他是晚上趕到西面鎭的。

翌日，邱金沒有閒着，帶了三個部下在鎭上到處巡查，但毫無所獲。

直到黃昏時分，他才返回鎭上保安隊部，看看保安隊是否有發現，得到的答覆是：沒有發現蕭原五人的行踪。

邱金有點失望，亦開始信心動搖。思疑自己的猜測是否錯了，甚至懷疑海坤、石峯四人已先他一步越過西面鎭，往前路跑了。

雖則心有所疑，邱金並沒有表露出來，跟洪、白兩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話，心裏只盼能得到海坤、石峯四人的消息。

——他並不知道蕭原跟海坤四人在一起，認爲他們只有四人。

終於日落西山，天色開始慢慢黑了。

洪豐豪爽地道：「邱老哥，去吃晚飯吧，我請。」

邱金有求於人，自然要花點錢，當下說道：「洪老哥別客氣，不用跟我爭，這頓晚飯說甚麼也該我請，兩位請賞臉。」

白進喜笑着道：「邱老哥既這樣說，我和阿豐再爭，便沒意思了。今晚你請，明晚不要再和我們爭啊。」

邱金含笑道：「那我先謝兩位。」

「哈哈，還未吃便謝我們，邱老哥太客氣了。」洪豐拍拍邱金手臂，一副親熱的樣子。

三人還未走出隊部，一個漢子氣喘吁吁地一頭跑進來，邱金一眼認出是自己帶來的一個部下，忙道：「阿祝，可是有發現？」他是看到「阿祝」跑得那樣急，禁不住心頭一動。

那個阿祝停下來，上氣不接下氣地道：「邱隊長……發現了……發現了……」

邱金着急地道：「別急！可是發現了海坤、石峯四人的行踪？」

阿祝點點頭，喘口氣，正想說話，邱金心頭狂喜，一步衝到阿祝面前，一手執住他的胸衣，疾聲道：「在那裏？」

阿祝急急咽下一口口水，說道：「鎭西外約三里遠的一個地方……那裏有幾戶人家……」

「快帶我去！」邱金恨不得一下子飛到那裏。

「邱老哥，別急，讓他歇口氣，說清楚，然後帶人趕去也不遲。」白進喜旁觀者清：「你一個人去，應付得了麼？」

邱金被白進喜一言提醒，深深吸口氣，平復狂跳的心頭：「白大哥，謝謝你一言提醒。」跟着對阿祝道：「阿祝，你歇一歇，我去召集人手，路上慢慢說。」

洪豐接口道：「我跟你一道去。」

很快，洪、邱兩人各自召集了十個部下，由阿祝帶路匆匆離開隊部，往鎭西那頭走去。

「阿祝，怎樣發現海坤、石峯四人的行踪？」邱金邊走邊問阿祝。

「一個在附近放牛的看牛娃告訴我的。」阿祝想到這一次立了大功，不禁眉飛色舞：「那個放牛娃告訴我，太陽要下山時，他在一樹上望到有四個人在那個叫龍眼口的地方出現，進入一戶人家後便沒有出來。我問他那四個是甚麼人，他說三個男一個女，其中一個是老漢，由一個男的攙扶。我想一下，石峯加上彩玉，還有海坤兩爺孫，正好三男一女。那四個男女八九不離十是石峯、海坤等四人，於是急急趕回來報告。」

「你有沒有到那裏探查過？」邱金問。

「沒有。」阿祝搖搖頭：「我怕打草驚蛇，不敢去查探。」

走在邱金身旁的洪豐開口道：「邱老哥，寧認錯，不可錯過！」

邱金點點頭。「我也是這樣想。「認錯了，不過白走一趟，若眞是他們，這一次便可以將他們一網成擒。」接問洪豐：「洪老弟，到過那個地方麼？」

洪豐搖搖頭：「聽聞過有那個地方，阿祝說那裏只有兩三戶人家，要捉那四個逃賊容易得很。咱們有二十多人，足夠人手將那裏團團包圍起來，那四個逃賊插翅也飛不了，放心吧，一定是可以一網成擒。」

邱金打從心裏笑出來。「洪老弟，要勞動你，眞……」

洪豐打斷邱金的話：「自家人，不要說這種話，應該幫忙的。」

一行人趕到龍眼口時，天色已完全黑下來。

* * *

石峯、海坤四人與蕭原在龍眼口其中一戶人家內。

本來，依海坤的主意，要繞過西面鎮才找地方歇宿。可是，永順年邁體弱，走了差不多一天路，不但氣喘，而且脚步蹣跚，越走越慢，最後要海坤攙扶，蕭原與石峯、彩玉心裏大是不忍，提議在附近找個地方歇下來。海坤不想因他爺爺走不動歇下來後，萬一發生意外而累及蕭原、石峯及彩玉三人，堅持不肯歇下來，但却拗不過石峯、蕭原三人一再勸說，終於答應找個地方歇下來。

大概是天意吧，蕭原五人一直很小心行藏，發現龍眼口有三戶人家，決定到那裏借宿，先由蕭原與彩玉去探問，因有女子同去借宿比較方便，也不大會引人疑心拒絕借宿，這是蕭原的主意，由蕭原編了一番說話，令到他們要借宿的那戶人家答應請求，才由彩玉去告知留在附近的石峯和海坤，背着永順到那戶人家，那麼巧，在四人進入那戶人家時，被那個放牛娃在老遠的樹上遙望到，又被阿祝那麼巧打探到，敗露了行踪。

蕭原給了那戶人家三個大洋作借宿費。

那戶人家見他們既有老人家——永順——又有年輕女子同行，對蕭原編造出來的一番話深信不疑，熱情招呼他們。

那年代的人，大都樸實熱情待客。

那戶人家姓李，本有兩子一女，兩個兒子都在縣城討生活，只剩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兒在家陪伴。

那戶人家將兩個兒子回家才住宿的屋子讓給蕭原四人住宿，彩玉則與李家女兒同睡一張床。

李家招呼蕭原五人吃過晚飯，彩玉幫忙李家女兒收拾碗筷到灶間洗碗，一家之主則與蕭原四人抽口烟，閒談起來。

驀地，屋外響起一聲呼喝：「幾戶人家聽着，我們是鎮上保安隊的人，咱們知道其中一戶人家收留了四個男女外鄉人，那四個男女是逃犯，這裏已被咱們包圍起來，逃不了，所有人舉起手走出來。」

蕭原四人與李家夫婦聽聞那突如其來的呼喝，莫不神情驚變，李家夫婦兩人更驚慌得手足無措，看着蕭原四人，顫着聲道：「你……你們……到底是……甚麼……人？」

永順壓下心頭驚震，對李姓夫婦道：「很對不起，我們並不是壞人，沒有犯事……我們是遭奸惡之人逼害，兩位不用害怕……我們絕不會連累你們，不用害怕……」臉上滿是抱歉之色。

「是洪豐！」蕭原聽出是洪豐的聲音，霍然站起來。

——想不到他還未找洪豐、白進喜算賬，洪豐已找到來！仇人見面，怎不份外眼紅、激動。

「洪豐是甚麼人？」石峯脫口問。

在灶間洗碗的彩玉和李家女兒一臉驚惶之色跑入屋堂。「爸，我好怕！」李家女兒撲到母親身旁。

蕭原未及回答石峯，屋外又響起呼喝聲：「石峯，海坤、永順老鬼，我知道你們和彩玉在其中一戶人家裏面！快走出來！你們插翅也跑不了！你們不會忍心累及無辜吧！」是邱金的聲音。

最後那句話，令到蕭原五人心頭劇震，李氏夫婦驚慌惶恐。「求求你們……我們不想惹上官非……」男主人顫聲對蕭原五人哀求。

其餘兩戶人家傳出驚慌的叫聲。

「蕭老哥，咱們怎辦？」海坤求助地看着蕭原。

石峯衝口而出：「海坤，我與

你衝出去跟他們拚命！橫豎活不了。」

「海坤、石峯！我數三聲，三聲之後不出來，我們便攻擊！格殺勿論！」屋外又響起邱金的吆喝。

蕭原於那片刻之間心潮起伏，終於有了主意：「石峯、海坤，咱們絕不能累及無辜，你們四人舉手走出來。我猜他們並不知道我和你們在一起。他們看到你們走出屋外，必會現身出來，歡喜之餘，必會放鬆警惕之心，那時我自會乘虛發難！你們則乘亂往外衝！這是唯一可以脫身之法！」

永順急急道：「海坤，走出屋外後，你們不用理會我！我已一大把年紀，沒多少年可活，跑不跑得掉也是一樣。我不想負累你們，只要你們能夠脫身，我死也瞑目……」

「阿爺，我絕不會丟下你！」海坤疾聲道：「要走一起走！我絕不會一個人走！」

「一……」屋外響起邱金的數數聲——扯開喉嚨喊。

「海坤，聽阿爺話！」永順厲聲叱喝：「你敢不聽阿爺的話！做阮家不孝子孫？」

「二……」屋外又響起邱金的催命喊聲。

「海坤，快扶你阿爺和石峯、彩玉姑娘慢慢走出去！」蕭原向海坤打個眼色。「石峯，將步槍留下來。海坤，你將駁殼槍交給石峯藏在衣服內，待我突然出手發難時，你立刻拔槍掃射，帶頭往外衝。記住，你們走出屋外，立刻看清楚該往那裏衝較易脫身。」

石峯接過海坤遞給他的駁殼槍，答應一聲。

「三……」屋外響起邱金的喊聲。

「邱金！等一等，我們馬上扶永順伯公出去！」石峯一邊往外喊一邊飛快地將駁殼槍收藏在身後衣服內，然後一手拉着彩玉往外走。

海坤扶着永順跟着往屋外走。

蕭原飛快地從一個布包內取出上次用剩的自製炸彈，同時對李氏夫婦道：「你們快躲到房間內，最好匿在地上，千萬別走出屋外，這裏有點錢，算是賠償你們所受的驚嚇，請收下！」將一張面值十五大洋的票子塞在男戶主手上。

李氏夫婦與女兒立刻往房間跑去。

石峯與彩玉，海坤爺孫倆舉起雙手，一步步走出屋外。

走在前頭的石峯口裏一邊喊：「我們出來了，別開槍！」一邊兩眼飛快地往四周掃視。

四人走出屋外約二丈左右，停下來，心弦都繃得緊緊的，彩玉忍不住張口呼喊：「邱金，我們都在這裏，你不要亂來，否則我不放過你！」

話聲未落，屋子附近四處閃現出幢幢人影，隨即火光閃亮，約有五六支火把亮起，照亮了附近四周。

「哈！果然是你們！」人隨聲現，邱金從左面約三四丈遠的地方閃出來，邊說邊走向石峯四人站着的地方。「石峯、海坤，我還以爲你們已逃到天涯海角，今生今世也捉不到你倆了！哈哈哈……眞開心，你倆不是又落在我手上麼，你倆好大的膽啊！竟敢劫走彩玉，這一次即使寨主饒過你們，布家也不會饒過你們！」

「邱金，你會不得好死！」石峯怒罵。

邱金打個哈哈。「你罵吧！我將來是否好死，你已看不到！我却看到你先死在我眼前。」

走在邱金身旁的洪豐道：「邱老哥，別跟他們說廢話，將他們押回去才消遣他們不遲。別忘了咱們還未吃晚飯啊。」

邱金眼見一下子將石峯、海坤四人一網成擒，喜極若狂，加上他根本不知道石峯四人外，還有另一個人——蕭原，因此無心再顧及其他，甚至連李氏夫婦女兒並沒有遵從喝令從屋內出來，他亦不再理會，偏首對洪豐道：「洪老弟，返回鎮上，咱們好好吃一頓以作慶祝，我請客！」

——他亦很想儘快返回鎮上吃晚飯。

「將他們綁起來！押返鎮上！」邱金對部下喝令。

六個金鷄寨自衞隊的隊員應聲搶前快步往石峯、海坤四人走去。

邱金陡地醒覺剛才說錯了——怎可以將彩玉也綁起來，忙補充一句：「只綁起石峯、海坤和那老不死，不准動彩玉一根指頭！」

那知道話聲未落，驀地從屋內擲出一團火花閃爍的物體，落在石峯四人及邱金等人之間的地方，未落地已「轟」一聲爆炸，跟着又是「轟轟」兩下爆炸，分別在左右兩邊響起。

接連三下爆炸聲震得站在附近十丈遠近的邱金、洪豐等人心膽俱喪，驚呼惶叫四起，燒着的火把至少熄掉大半，而在爆炸聲巨響的刹那，一條人影從屋內衝出來，接連往屋後及側面扔出兩團物體，又兩聲爆炸隨即響起。

從屋內衝出來的人不用說是蕭原。

由於圍堵在屋前的邱金、洪豐及其部下全都將注意力集中在石峯四人身上，沒人留意屋內的情形。因此，誰也沒有想到屋內躲着跟石峯四人是一伙的蕭原，無從及時阻

止蕭原發難。

爆炸聲、驚呼惶叫聲中，於烟塵飛揚迷漫中，響起五六下驚心動魄的連串槍聲，跟着響起兩三聲慘叫。

夜色本已黑暗，加上五六支火把一下子熄掉四支，餘下的兩支亦很快熄滅，而飛揚迷漫的塵烟眨眼間便將那十丈遠近的地方籠罩起來，就連石峯四人亦一下子消失於黑暗的夜色及烟塵籠罩中。

屋外的所有人可說都變成了盲頭蒼蠅。

「轟」又是一下魄動心驚的爆炸聲響起，這一次在邱金、洪豐等人所在的後面丈許遠的地方爆炸。

在最後一下爆炸聲還未消散之時，在邱金、洪豐等人所站之後方不算太遠的地方，響起一聲呼喚：「蕭老哥，你在那裏？」

聽聲音，是石峯的呼叫聲。

這樣看來，石峯、海坤四人已藉着夜色及漫天蔽目的塵烟掩護之下，乘亂突破圍堵，脫出「羅網」之外。

「開槍射擊！快轉身朝後射擊！」夜空中，塵烟裏，響起洪豐的急促厲喝聲。

「砰砰啪啪」烟塵籠罩中，響起一陣雜亂的槍聲。

有幾條人影往響起石峯呼喊的地方衝撲前去。

那是唯一置身於漫空瀰佈的烟塵之外的幾個保安隊士兵。

當石峯、海坤四人從屋裏舉手走出來的時候，在後面圍堵的幾個保安隊士兵眼見要捉的人已現身束手就擒，紛紛各自從左右兩邊往前「靠」，還未「靠」近屋前，經已驟然遇襲——圍堵在屋前約十丈橫距的邱金、洪豐等人，而他們都在十丈之外，因此並沒有被漫天瀰佈的塵烟吞沒。

「啪啪啪……」一串槍火突地從左前方約七八丈遠的地方，閃射向那幾個追來的士兵，嚇得他們慌不迭撲落地上或是橫竄開去，急不迭胡亂開槍還擊，但都不敢貿然冒險再往前衝。

這時，困在烟霧中的人紛紛狼狽地跑出來，只聽洪豐大叫：「追！一定要追到那伙賊匪，絕不能讓他們跑掉了。

從烟霧中跑出來的士兵發一聲喊，往那幾個趴在地上的士兵那面衝去。

在爆炸聲接連響起，陷身於烟霧迷障中的人——邱、洪兩人及那些部下，全都嚇破了膽，抱頭伏在地上，亂作一團，怕得要死。那些身在爆炸中的士兵於爆炸過後，大感奇怪——居然沒有被炸死而且完好無損，同時暗自慶幸沒有遭炸死，事後，他們才算明白，那些炸彈根本沒有殺傷力。

「邱老哥，邱老哥，你怎樣了？」洪豐將扶着的邱金放下地上，禁不住吸口氣——手臂上的傷痛如刀割。

原來他左手臂受了槍傷。

躺在地上的邱金毫無動靜，洪豐睜大眼看清楚，邱金身上有兩處地方流着血——一在肚腹側；另一在左胸部位，伸手在他鼻端一探，已沒了氣息。

邱金一命嗚呼了。

看着死去的邱金，洪豐心底湧起一股寒意——要不是站在邱金側後——他半邊身被遮擋住，恐怕亦難逃喪命之厄。

抬起頭往槍聲砰砰啪啪亂響的方向望去，那些士兵經已陸續追下去。

「你他媽的，捉到他們，將他們剝皮拆骨！」洪豐咬牙切齒。

* * *

蕭原、海坤、石峯等人已遠離龍眼口村。

「放下我……海坤，放下我……你們跑……」永順在孫子海坤背上艱難地說。

海坤一個勁拚命奔跑，喘着氣道：「阿爺……我不會丟下你逃命……」

「海坤……我……不行了……快放下我……聽到沒……」

驀地，海坤感覺到爺爺摟住他肩頭的雙手一鬆，身子往左邊滑下去，慌忙停下來，疾呼一聲：「阿爺！」

背在背上的爺爺——永順沒有回應他。

殿後的蕭原冷不防海坤停下來，幾乎收步不及，撞上去。一眼看到海坤背上的永順雙手無力垂下，身子軟軟地歪下去，心裏頓感不妙，忙伸手加以扶持，疾聲對海坤道：「快放下你阿爺看看！」

拉着彩玉在前頭奔跑的石峯和彩玉聽到海坤、蕭原兩人的急疾語聲，心知永順不妙，急忙停下來，轉身跑到海坤身前。「海坤，永順伯公怎麼樣了？」

海坤沒有理會石峯的發問，只顧小心地將背上的爺爺放下來——在蕭原的幫忙下，蹲下身子，俯低頭察看他爺爺怎麼樣了？

蕭原在幫忙海坤扶永順放下地上時，已發覺永順沒了氣息，在他背上有一片紫黑色的血漬，心知永順不行了，不由一陣難過。「海坤，你阿爺背上中了一槍，大概……」蕭原心情既難過又沉重。

「阿爺，阿爺！你不要死！我還要帶你到省城去……」海坤發急地搖動爺爺的身子，悲聲呼叫。

石峯心頭一陣傷痛，咬着牙，雙拳緊握。

彩玉難過得眼中滿是淚水。

「阿爺，你說啊，睜開眼看看我呀！」海坤悲痛地哀叫，令到蕭原、石峯、彩玉禁不住鼻子發酸。

毫無聲息的永順忽然間微微張開眼，喉間發出低沉的響聲，咀唇顫動，吐出低微的話聲：「海坤……不要……傷心……只剩你一……根苗……你要……活下……去，開枝……散葉……」

「阿爺，你不會死的，我賠了這條命也要你活下去……」狂喜的海坤忽然渾身劇震，隨即呆住，兩眼大睜，定定地看着爺爺。

永順本來微張的雙眼重新闔起來，嗡動的咀巴亦閉上。

——他已溘然長逝。

永順的臉容很安詳。

彩玉再也忍不住，低聲悲泣起來。

石峯用力咬着咀唇，眼中流下淚水。

蕭原極力壓下心頭的悲痛，伸手輕輕按在海坤肩頭上，輕聲道：「海坤，堅強點。你阿爺看到你這樣，會死不心安的！記住你阿爺的話，不要讓他死不瞑目！」

海坤臉上流滿淚水，却沒有哭出聲來，石峯忽然激動地道：「海坤，我對不起你，要不是我，你和永順伯公不用跟我逃到外地，永順伯公也不會橫死，我去抓邱金那惡賊拚命！陡地往來路衝去。

「阿峯！」彩玉急叫一聲。

由蹲變爲跪的海坤猛地跳起來，一把將石峯扯住。「石峯！我阿爺的死與你無關！別自責！不要放在心上！害死我阿爺的人是邱金，我不會讓我阿爺白死！我要邱金一命賠一命！」

「海坤！」石峯神情激動。

「石峯！」海坤用力握住石峯雙手。

兩人四手緊握。

「海坤，惡人自有惡報。這個時候不是報仇拚命的時候，你若去找邱金拚命，無疑自投羅網，有如燈蛾撲火！他們發現了我們的行踪，必定不肯罷休，派人四出追尋堵截咱們。俗語有云：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眼下咱們首要之務是先葬了你阿爺，然後儘快脫離險地。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

海坤牙關緊咬，格格作響，胸膛急促起伏，片刻，呼出一口氣，沉重地道：「蕭老哥，我聽你的！」跟着趴地跪倒在爺爺身旁地上。「阿爺，你放心去吧！我會聽你的話，我會好好活下去。」

* * *

安葬了海坤的爺爺後，蕭原對海坤、石峯、彩玉三人道：「如今你們已知道邱金死了，也算報了仇！咱們也該趕去省城了。」

原來，此時他們已繞過西面鎮（海坤不肯草草埋葬爺爺，與石峯抬着永順屍體奮夜趕路，繞過西面鎮找個地方買副棺木殮葬永順）在三十多里外的一個地方——六阜鎮歇下來，買了一副上好的棺木殮葬永順。

至於四人如何得知邱金中槍身亡的死訊，乃是四人在一家飯店裏無意中聽來的，說出邱金死訊的人，是一個趕車的漢子，剛從西面鎮趕車到來，恰好在那家飯店打尖吃飯。

石峯道：「蕭老哥，你不找謀害你的人算賬麼？」

蕭原只想儘快帶石峯三人到省城，免得發生意外，因此，他打算暫不找洪、白兩人算賬，日後有機會才找洪、白兩人算那筆賬。

「眼下你們安危最要緊，報仇算賬之事，不怕沒有機會。」蕭原拍拍石峯肩頭。「你們一日未安頓下來，我一日不心安。你們隨我到省城後，我會好好安頓你們。」

海坤挺起胸道：「蕭老哥，爲了生活，再粗重的活我也幹得來。」

石峯接口道：「我甚麼苦也不怕！」

蕭原笑着道：「我知道你們不怕吃苦。可是，我絕不會讓你們吃苦，我會安排你們過安穩的日子。」

彩玉感動地道：「蕭先生對我們太好了。要是世上的人都像蕭先生這麼好心腸，熱心助人，那世上的人都有好日子過了。」

石峯、海坤兩人心裏亦很感動，異口同聲道：「蕭老哥，我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你。」

蕭原忙道：「兩位老弟以後別再說這種話啊！沒有你倆救了我，我不會活到如今，就爲了這一點，我也該替你們出點力。好了，該起程趕路了，要不天黑前，咱們可能趕不到烏石鎮。」

烏石鎮距六阜鎮約十二三里路，脚程再快，也要走一個時辰左右，是個往省城必經的地方。

海坤向爺爺的新墳拜別，與蕭原、石峯、彩玉動身趕往烏石鎮。

* * *

人死交情散。

洪豐雖則受了傷，恨不得將槍傷他的石峯等人全都抓起來剝皮拆骨，以消心頭之恨。可是，白進喜却勸他：「阿豐，如今老邱已死，他是合伙販運私貨一干人等串連起來的人，沒了他，那件事便告吹了。那伙人又不是被通緝的逃犯，咱們替金鷄寨捉到那伙人，一點好處也沒有啊！咱們何必勞師動衆，替人家做嫁衣裳？我知道你心裏不忿那伙人槍傷了你，吞不下這口

氣，算了吧！」

洪豐答應邱金幫忙追捕石峯、海坤四人，全因有利可圖，如今白進喜所言大有道理，當下說道：「大哥既然這麼說，那便算了吧，我雖然吃了點虧，只好算了。無利可圖的事，當然不幹！」

原來他左臂上所受的槍傷只不過擦傷了皮肉。

白進喜拍拍洪豐肩頭。「阿洪，我打算這兩日押姓尚的到石村縣領賞，你留下來安心養傷，坐鎮隊部。」

「大哥，你的病才好了兩三天，還是由我押解姓尚的去領賞吧！」洪豐看着精神尚算好的白進喜。

原來白進喜病了差不多十天，而隊部不能沒人坐鎮——料理隊上的事務，本來於捉到尚鐵成後，便打算過兩天由洪豐押解尚鐵成去領賞，那麼巧白進喜就在前一天晚上病倒，洪豐唯有押後押解尚鐵成到石村縣領賞的日期。

——反正煮熟了的鴨子——尚鐵成飛不掉，遲一點押他去領賞也沒關係。

「阿洪，安心養傷吧，我病了那麼多天，躺在床上悶死了，乘着這次押解姓尚去領賞，正好散散心，消消悶，活動活動。」

洪豐道：「明天還是後天動身？」

「後天吧！」白進喜道：「我會依照商議好的去做，絕不讓姓尚的有反咬一口的機會。」

兩日後，白進喜與兩個士兵押着尚鐵成進入石村縣境。

尚鐵成恨死了白進喜和洪豐，他發誓絕不放過洪、白兩人，只要他能活着給押到石村縣，他必會反咬一口，來個大報復。

自踏入石村縣境後，尚鐵成一面擔心白進喜下手殺他滅口，一面動腦筋盤算怎樣才能脫身。

他認爲他想到的，白進喜不會想不到，因此，白進喜殺他滅口是遲早的事。

依照行程，天黑前必定趕到縣城。

尚鐵成猜測白進喜會在這段路上殺他滅口，若不能在白進喜下手殺他之前逃脫，他肯定逃不過白進喜的毒手。

馬車來到一個山坡腳下，尚鐵成決定在此伺機逃走。

對於這一帶的地形，他很熟悉。

他知道山坡的另一面有一個頗闊的河溪，憑他的水性，只要能夠跳下那條河溪，他一定可以逃出生天。

「停車，我肚子痛啊，要拉屎！」尚鐵成忽然弓起身子露出一副痛苦便急的樣子。「快要忍不住了。」

坐在他斜對面，靠在事旁上的白進喜盯着尚鐵成，冷冷道：「別耍花樣，聽到沒有？」跟着喝叫趕車的漢子停車，吩咐一個叫阿寬的士兵押尚鐵成去找個地方大解。

尚鐵成除了手上反銬在身後外，腳上亦扣上一副腳鐐，因此，他雖然一副「焦急」萬分的模樣，却無法走得快。

走入坡腳上一處樹叢內，阿寬替尚鐵成除下手上的手銬，馬上走出樹叢外，免得被臭氣所薰。

尚鐵成急不及待扯下褲子，蹲下去。

忽然間，他口裏發出「哎喲哎喲」的呼痛聲，跟着是倒地聲。

站在樹叢外的阿寬不是聾子，忙問道：「死賊，別裝死啊！」忍不住走入樹叢中看個究竟。

那知道他一腳才走入樹叢中，便被倒在地上的尚鐵成竄起來扯跌了，頭上隨即挨了重重的一拳，雖然不至登時昏迷過去，亦眼冒金星，一陣暈眩。

壓在阿寬身上的尚鐵成口裏吐出一句髒話，飛快地奪去阿寬手上的駁殼槍，接着重重砸在他的頭上，阿寬登時暈死過去。

尚鐵成得手後，心頭狂喜，跳起身，拿槍咀抵在腳上的鐐鏈上，開槍將鐐鏈射斷。

腳上的鐐鏈一斷，他便可以放步奔跑。

而他亦絕不遲疑，弓着身子往坡上竄。

「站住！你以爲你跑得了？」一聲厲喝從左邊五六尺外的一棵樹下響起，有如陡地響了個焦雷，震得尚鐵成腳步一窒，像突然被人點了穴般，僵在那裏。

——他聽出是白進喜的聲音。

白進喜的聲音又在他耳邊響起。「我早知你想耍花樣找機會逃！嘿嘿，你知不知道我早已打定主意拿你的屍體去領賞？我不一早殺死你，是不想陪着一條死屍走路。如今你想逃，正好給我一個藉口殺你！」

尚鐵成全身有如墮進冰窟，慢慢扭轉頭，看着兩眼煞光畢露，手上烏黑的槍咀定定地對準他的白進喜，色厲內荏地道：「姓白的，你好狠毒！我早知你會殺我滅口，動手吧！橫豎難逃一死，我死後必化爲厲鬼，找你和姓洪的算賬！」

白進喜發出連串冷笑聲：「別惹我發笑了！我要是被你的狠話唬倒，還有膽量混到如今？嘿嘿嘿！你不是要逃麼？我如今讓你逃，你要是逃得快過我槍咀射出的槍彈，算你命大！」

要是開槍拚命，絕對快不過白進喜，那唯有賭一賭了，咬咬牙，尚鐵成道：「當眞？」

白進喜口裏吐出幾個字：「不信也要信，你只有這個機會！」

尚鐵成身子一動，不等白進喜說完那句話，人已躍身往下衝。

白進喜槍咀一移，食指一扣。

就在那瞬間，一聲斷喝驀地自白進喜身後響起：「白進喜，還認得我嗎？」

喝聲入耳，白進喜渾身一震，利那間陡地一矮身，飛快地擰身揮臂回槍往語聲響起的地方開槍射擊。

尚鐵成才往下衝，身子乘勢往前搶撲往下疾滾。

他的動作好快。

兩下槍聲幾乎是同時響起，白進喜身子一震，發出「呃」一聲痛叫，手上的槍飛跌落地，一條右臂亦軟軟地垂下，肩頭上鮮血湧流。

在一臉驚駭的白進喜面對的地方——約六尺外的一棵樹下，赫然站着一個他做夢也想不到的人——蕭原！手上緊握着的匣子槍——槍咀仍有一縷輕淡的硝烟冒出來！

「你……怎麼是你？」白進喜驚恐萬分瞪着認爲已經死了的蕭原。

蕭原露齒一笑。「想不到我會活生生在這裏出現吧？哼哼！你這條披着人皮的惡狼，從今以後你再也不能幹傷天害理、謀財害命的壞事了！」

「你……你怎會……逃出生天的？」白進喜難以置信地道。

「我命不該絕，有人救了我！」蕭原兩道目光移向白進喜身後。「回頭看看，就是他救了我！」

白進喜不由扭頭回望，只見一個壯實的年輕人正用槍抵着趴在地上的尚鐵成，喝令他爬起來。

拿槍抵着尚鐵成的年輕人就是石峯。

「他是誰？」白進喜脫口問。

「你毋需知道他是誰！」蕭原道：「站起來！」

白進喜忍着痛站起來：「你想怎樣？」

「我要將你押到省城！交給有關方面懲辦！」

白進喜臉色大變，心虛口硬地道：「就憑你的一面之詞，能夠入我罪？」

剛剛爬起身的尚鐵成張口怒叫：「我會指證你這個奸惡之徒！哈哈哈，橫豎難逃一死，我要你陪我死！哈哈哈，有你陪我死，死也甘心！」

白進喜頓時臉色灰敗，像條鬥敗了的狗，垂下頭。但很快又抬起頭，不甘心地道：「姓蕭的，怎會料到我會路經這裏？」

蕭原道：「我逃出生天後，返回石村縣城，知道你還未押解尚鐵成到縣裏領賞，料想你遲早會押尚鐵成到縣裏領賞，於是便在通往縣城這條必經之路等候，只要你在這條路上出現，便逃不過我的雙眼。不怕告訴你，打從你們進入縣境後，便落在我的眼中，我還猜到你必會向尚鐵成下毒手殺他滅口。果然不出我所料，你和洪豐的所作所爲，比匪賊還可惡，天理不容！」

「蕭原，別忘了那個洪豐！不要放過那個惡賊！」尚鐵成叫喊。

蕭原回應：「放心吧，我怎會放過洪豐那奸惡之徒！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幾乎死在他手上這回事！他已嚐到作法自斃的惡果！」

白進喜那顆腦袋已搭拉下來。

「蕭老哥、石峯，得手了麼？我已制服留在馬車旁的兩個傢伙！」驀地下面響起叫喊聲。

石峯馬上回應：「海坤，得手了，我和蕭老哥馬上押他們下來。」

在下面叫喊的人原來是海坤。

「蕭老哥，你押他倆下去，我扛地上那暈死過去的傢伙下去。」石峯待蕭原押着白進喜到尚鐵成跟前，才走到阿寬跟前，將他扛起來。跟在押着白、尚兩人往下走的蕭原走下山坡。

接着將手腳綁起來的尚鐵成、白進喜三人放在馬車上，蕭原和石峯也坐上馬車，石峯權充趕車的，趕着馬車往縣城走去。

「海坤、石峯，謝謝你倆的幫忙！」蕭原笑對石峯、海坤兩人道。

海坤忙道：「蕭老哥，該我和石峯謝你才對。到了省城後，你不但替我們找到居處，還替我們買了不少東西，安頓得我們好好的，還拿錢給我們做生意。你對我們實在太好了。要不是你，我們那能到省城這種大地方重新生活，不淪爲乞丐也算走運了！」

石峯接口道：「省城地方眞大，教我大開眼界……」

馬車向着西下的日頭不快不慢地駛去。

（全文完）

上文提要：

正德年間，宦官劉瑾派西廠蕃子馬駿到前中書梁步倫家，目的是欲梁步倫寫封信召子前來投降，梁步倫寫的却是：誅宦官、除奸佞、正法紀、匡社稷……梁天傑到其父墓前拜祭，險遭擒，幸虧門奇君、門香君兄妹兩人出手相救。某日，梁天傑與門奇君兄妹正在離京畿甚近的艷陽樓用餐，看到口外高手「鐵算盤」雷鐵夫與鷹犬動手……



民間歷史傳奇故事／麥浪・文　可飛・圖

血旗

血旗震八方　義士揭竿起

「飛燕居」可說是京畿的頭等棧房，窗明几淨，鋪設豪華，只是房錢稍爲貴了點，東西兩廂的上房一宿三兩銀子，十個倒有九個一聽這個價錢後伸出來的舌頭就縮不回去。

房錢雖貴，却有好處，絕不會發生東西兩廠的蕃子深更半夜將客人從酣睡中叫了起來盤查，當然啦，上「飛燕居」投宿的不是達官顯貴，就是殷商巨賈，那會有閒雜人等？

時正晌午，天空沒有一絲雲，更沒有一絲風，大熱天的太陽，毫不容情，簡直把人要烤出油來。

穿得雪白乾淨的店家，托着茶盤進了廂房，將茶遞給了專門侍候廂房上等客人的體面小廝，吩咐道：「冰鎮酸梅湯是西廂天字號上房那位相公的。」

大熱天那來的冰，那店家敢情在吹牛，其實不然，酸梅湯在密封的瓦罐裡用繩索套牢，沉下井水鎮着，待客人需要時，才從井水裡提了上來，入口冰涼，暑氣全消，就像喝的是冬日的雪水。

天字號上房住着一個眉目清秀，舉止斯文的相公，出手非常闊綽大方，店家，小廝莫不爭相巴結，他們私底下紛紛猜測，那相公準是名門之後。

其實他們可猜錯啦，那位相公甚至不是一個眞男人，原來是易釵而弁的門香君。

門香君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荷花池，喝着涼沁心肺的酸梅湯，一言不發，似有無限心事。

突然，門上響起了彈指之聲。

門香君揚聲問道：「那一位？」

門外一個蒼老的聲音答道：「聞公子！老朽是奉安錢莊的管事，公子的銀票已經兌現，特爲公子送來了。」

這正是約定的暗語，門香君立刻打開了房門。

進來了一個年約六十歲的老者，髮鬚盡白，皺紋縱橫，但他雙眼却烱烱有神，以致顯得神采奕奕。

門香君探頭將空無一人的長廊打量了一眼，關上房門，疾聲問道：「有消息沒有？」

老人道：「消息來了，今晨奸賊劉瑾親自接見了雷鐵夫，並答應他，只要將梁天傑拿獲，『血旗社』徹底瓦解就轉呈聖上給他一官半職。」

門香君道：「我要的是西廠內

部消息。」

老者連連點頭，道：「有，有，據咱們在西廠臥底的人言道，對於雷鐵夫的上門投效，副統領烏格顯得有些意外，而且還對他有些懷疑，不像預先有甚麼聯絡。」

門香君道：「那就行了，梁公子還等着滙報，待會兒我就結賬回去，以後，由你負責派人和雷鐵夫聯絡，梁公子再三交代，每次都派不同的人，和他接觸過的人，立刻就要離開京裡，雷鐵夫在西廠臥底，功用很大，絕不可露出破綻。」

老者道：「老朽會謹愼從事。」

門香君道：「你去吧。」

老者辭了出去，然而，只不過眨眼工夫，門上又響起了彈指之聲，門香君原以爲是老者去而復返，以致問也沒有問一聲，就打開了門。

誰料敲門的人不是老者，而是左手劍客楊夢雲。兩手空空，並沒有帶劍。

門香君不知他的來意，於是故作不識的問道：「你要找誰？」

楊夢雲一步跨進門檻，冷冷的道：「姑娘記性眞差，在下楊夢雲和姑娘在三河縣北門外見過一面。」

門香君不得不佩服對方的眼力，但她嘴上卻輕描淡寫地道：「你的眼力眞尖！」

「練劍的人眼睛都很利！」楊夢雲順手帶上房門，喃喃道：「聽說鐵算盤雷鐵夫進了西廠？」

「唔！」她漫應了一聲。

「據我猜想，這可能是梁天傑的一看伏棋，這一着棋下得很妙，問題是……」

門香君截口道：「我知道你要說甚麼，問題出在雷鐵夫身上，他可能先我們一步被西廠收買了，對不對？」

楊夢雲道：「對不對，我不敢肯定，但是不能不防。」

門香君道：「你的意思是說，一向作壞事的人，就不可能作好事，換句話說，好人就永遠不會變壞？」

楊夢雲淡淡一笑，道：「聽姑娘弦外之音，似乎對我有成見？」

門香君道：「不敢，久已風聞左手劍客的大名，我只是覺得，君子該有寬容之量，不該有猜忌之心。」

楊夢雲道：「並非我心存猜忌，只因那日在艷陽樓，眼見雷鐵夫出手留有餘地，才懷疑他是在作戲，這幾天，我又看出一些蛛絲馬跡，因此懷疑更深了。」

「哦？」

「谷大用是個攻於心計的人，絕非草包！」

「我想聽聽你曾發現了一些甚麼的蛛絲馬跡？」

「我是三月初來京的，這兩個月來，我眼見不少，耳聞也不少，請姑娘無論如何要相信我的話，也請將我的話轉告給梁天傑。」

門香君婉言道：「並非是我不相信你，只是覺得……」

楊夢雲揚揚手，止住她的話，道：「方才來的那位老先生姓徐名天龍，是奉安錢莊的管事，對不對？」

門香君驚道：「你知道？」

「我知道倒無所謂，只怕西廠統領谷大用也知道。」

「那個太監知道甚麼？」

「知道徐先生是『血旗社』的人！」

「既然知道，爲甚麼不逮他？」

「徐老先生爲人很和氣，跟東、西兩廠的蕃子們也都很熟，尤其是那些小嘍囉，如果手頭不便，向徐老先生借個三、五兩銀子，他從來都沒有打回票，有時他也作茱請那些小嘍囉喝上一杯，照說他是那些蕃子信得過的人，其實不然，谷大用派有專人踩他的盤子。」

「千眞萬確？」門香君大大地吃了一驚。

「姑娘應該信任我這雙眼睛。」

「那麼，他方才來見我……」

楊夢雲截口道：「姑娘請放心，打從三天前雷鐵夫進了西廠之後，再沒有人在徐老先生身後釘梢了，而且這幾天京裡日夜例行的盤查也鬆懈了，這不是有些怪了？」

門香君沉吟了一陣，想不出個所以然來，於是問道：「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楊夢雲一字一字如敲金擊玉般道：「這叫放長線，釣大魚，谷大用是故作鬆懈，暗中却在佈網，要將『血旗社』的人一網打盡了。」

門香君道：「多謝提醒，我一定將這番話轉告梁公子。」

楊夢雲拱拱手，道：「在下告辭了。」

開門走了出去。

門香君自知不便停留，立即收拾行李，打算即日離京。等她打開房門時，不禁暗暗抽了一口冷氣。

原來廊下站滿了勁裝疾服、身佩兵刃的壯漢，滿臉橫肉的馬駿當門而立。

門香君轉頭一看，窗外的荷花池也站滿了人。看來她是絕難逃出這重重的包圍網了。

但她却沉住了氣，冷冷道：「你們要找誰？」

馬駿冷冷的問道：「相公貴姓？」

「聞，門字中間一個耳。」

「聞相公打那兒來？」

「大名府。」

「到這裡來是……」

「遊歷一番。」

「哦！」馬駿撩起衣襟，將腰間號牌亮了一亮：「很對不起，有人點火，說了聞相公的壞話，咱們統領谷公公想和聞相公當面談談。」

門香君暗自思忖，聽對方的口氣，似乎並未完全瞭解自己的身份，不然那會這麼客氣？若是硬闖，她連房門都未必踏得出，不如神色不露，到了谷大用的面前再作道理，情況不對，還可以先下手為强，死不足惜得撈回一點代價。

主意拿定，心情更沉着，門香君神定氣閑地道：「好，我跟你們走一趟，不作虧心事，不怕鬼敲門。」

馬駿聳肩笑道：「聞相公說得不錯。」

* * *

門香君見到了谷大用時，她的心情更穩定了，因為大廳裡沒有一個隨從，就他們兩人的面對面，若能安然脫險，那是最好不過，否則，搶先動手，能夠一掌殺死谷大用的機會也大增。

谷大用坐在太師椅上，將她打量了一陣，緩緩的問道：「妳姓聞？」

「是的，門字裡加個耳。」

「你也不嫌麻煩，為甚麼不去掉耳字，乾脆姓門？」

弦外之音，昭然若揭，門香君已知凶多吉少，縮在袖管外的左手暗暗扣了四支袖箭，語氣平靜地道：「姓氏是祖傳下來的，更改不了。」

「妳知道這是何處？」

「西廠。」

「不錯，是西廠，也叫閻王殿。」

「閻王殿？」

谷大用點頭道：「這裡的確是閻王殿，進來之後別想活着出去。」

「哦？」門香君左臂微揚，就要打出的袖箭。

谷大用又道：「不過對妳特別，妳仍然可以活着走出西廠。」

門香君徐徐一拜，道：「多謝公公。」

「不必謝，祇要你聽話。」

「敬請吩咐。」

「修書一封，教梁天傑來救妳。」

「那個梁天傑？」

「就是清明在南苑由妳救走的那個梁天傑，妳救過他一命，他應該來救妳一命……」

谷大用話聲未落，門香君左手袖箭業已飛快打出，一取咽喉，一指下腹，另兩支則射向雙脅。

谷大用冷笑一聲，右手微揚，那四支袖箭已一齊夾在他的指縫之間，他冷冷道：「還有甚麼花招？」

門香君也不答話，飛身前撲，右手中的匕首已如同閃電般刺向谷大用的咽喉。

谷大用坐在太師椅上的身體紋風不動，右臂一抬，祇聽叭地一聲响，就將門香君的右臂扣住了。

門香君是女兒之身，自忖一旦被擒，除難免一死之外，恐怕還要遭受汚辱，打算嚼舌自盡。

殊不知谷大用出手非常之快，連連點了她身上幾處大穴，現在她想自盡也來不及了。

谷大用將她推在地上，沉聲道：「妳是個女孩子，我不難為妳，妳再想想，限在今晚子時以前答覆，不然，我就教妳嚐嚐閻王殿的滋味，來人啦，將這賤人帶下去。」

一聲吆喝，部屬蜂湧而至，雷鐵夫也在內，當門香君望向他時，他目光中掠出一絲驚色。

* * *

嗆郎一聲，鐵門的開啓聲，將坐在牆角的門香君驚醒過來。

她有些昏昏沌沌，由於腰肢麻木太久，間而使她神智不清，但是，有一個意志在她心底生了根，就是那寧死不屈。

皮靴敲在監房外通道的青石板上，像是敲起喪鐘，門香君吁了一口長氣，重重閉上了眼睛。

突然，鐵柵處响起了一聲沉叱：「臭丫頭，別裝死啦！」

門香君不得不睜開眼睛，她看見一張很冷漠的臉孔，鐵柵的暗影投在那張臉孔上，顯得格外猙獰，來人是馬駿，後面跟着兩名獄卒。

馬駿冷聲道：「臭丫頭，如今已是亥正，谷公公命我來傳話，問妳想通了沒有？若是答允修書，妳就點點頭。」

門香君强硬的搖搖頭，由於麻穴被點，她搖頭時引起頸脖處一陣劇烈的疼痛，使她摽了一頭冷汗。

「好，再等一個時辰，看看是妳硬還是馬大爺硬，老實告訴妳，谷公公將妳這丫頭片子交給馬大爺了，在南苑墓地馬大爺吃了妳一袖箭，待會兒馬大爺也給妳一『箭』，讓妳快快活活地作個風流女鬼。」

門香君又羞又怒，想痛罵對方一番，無奈舌頭不聽她使喚，祇得强忍羞憤，閉上了眼睛。

祇聽得馬駿又道：「伙計們，你們別淌口水，待會兒馬大爺快活過了，也讓你們嚐嚐甜頭。」

走了，脚步逐漸遠去，鐵門上又是嗆郎一响。

四週圍出奇地靜，門香君的心情也平靜下來。人過留名，雁過留聲，死又算得了甚麼？以一個女人的立場來說，她能為梁天傑而死，她感到非常之驕傲。

約莫過了頓飯工夫，外面的大鐵門又再打開了。

門香君暗道：「莫非已到了子時，時光過得眞快啊！」

很快地，來人出現在鐵柵處，那人竟是雷鐵夫。

祇聽得雷鐵夫道：「快些打開牢門，谷公公要提這臭丫頭去過堂。」

門香君氣得暗生悶氣：「好小子，連你也叫我臭丫頭，你難道忘了你發下的重誓？」

那兩個獄卒很聽話，拿出鎖匙打開牢房鐵門。

牢門甫開，雷鐵夫突然左右兩掌，雙手閃電點出，那兩名獄卒連哼都沒哼一聲，就雙雙倒地不起。

門香君一念未已，雷鐵夫已一縱入牢房，彈指在她身上的重要穴道處一陣點戳，門香君頓時恢復了活力。

雷鐵夫疾聲道：「姑娘，妳能不能走？」

門香君點點頭道：「能！你……」

雷鐵夫截口道：「情況緊急，來不及細說詳情，妳走出大鐵門後，見彎就向右拐，從西牆越出，一路上的崗哨都已被我放倒，西牆上也繫好了一根繩子，快！快！」

「雷壯士，我逃走後，會不會連累你的？」

「別管我的事。」雷鐵夫推着她走出牢房，突然又拉她，疾聲道：「告訴梁天傑，京裡有幾處暗樁都被蕃子摸透了，快撤，另派幾個來京接管，別忘了教他們盡快前來跟我聯絡。」

「我記住了，還有別的事麼？」

「對了，教梁公子小心一個姓楊的。」

門香君心頭一動，忙道：「可是左手劍客楊夢雲？」

雷鐵夫道：「不大清楚，我祇知道姓楊的經常和谷太監密談，凡事當心點，絕不會錯。」

「我記住了。」門香君飛快的向外奔去。

雷鐵夫站在牢房門口，默然不動。

約莫過了一盞茶光景，他才叫道：「人都走遠了，還躺在地上裝甚麼死狗？」

兩個獄卒不約而同的齊聲問道：「那丫頭片子已經走遠了麼？」

雷鐵夫冷哼道：「祇怕已經出了城啦！」

* * *

門香君涉險又脫險，使得門奇君與梁天傑出了一身冷汗，由此一變，還為梁天傑帶來了一喜一憂。

喜的是雷鐵夫忠誠無虞，憂的是他母親妹妹的安全，如果雷鐵夫得來的消息正確，他所說的楊姓奸人又是左手劍客楊夢雲的話，那麼，他母親及妹妹所遭遇的情況就不堪設想了。

為此，梁天傑皺眉難舒，憂心忡忡。

門香君看在眼中，心頭極之難過，道：「天傑，我想親自到應天府去一趟。」

梁天傑道：「幹甚麼？」

門香君道：「去找找令妹和令堂的下落。」

梁天傑斷然搖頭，道：「不必，並非我不懂孝道，祇因為國恨為大，家仇事小，『血旗社』正在用人之際，妳怎能可以南下遠行？」

門香君欽佩在心，默然無語，良久她才又道：「為了待在京裡那夥人的安全，我逃出西廠監牢之後，曾到奉安錢莊去通知了徐老先生，要他連夜將潛伏在京畿裡的人撤除，為了和雷鐵夫保持密切聯絡，我們還得另派另一夥人去。」

「這事由我來辦。」門奇君接口道：「京裡認得我的人比較少。」

「不！」門香君道：「還是我去。」

梁天傑道：「你們兄妹不必爭，我要親自去京畿走一趟。若果楊夢雲眞的是谷太監的走狗，他就必定在京中活動，我要好好的問他。」

門香君疾聲道：「不行啊！你親自去，無異是送羊入虎口，太危險了。」

梁天傑沉聲道：「姑娘的好意我心領，不過這句話却說錯了，大丈夫生有何歡，死又有何懼？『血旗社』潛伏在京中的人那一個不冒險？誰又不是爹娘父母所生？」

受了一頓搶白，門香君感到大受委屈，若不是她哥哥連施眼色，兩行眼淚早已落了下來了。

門奇君道：「天傑，你要親自去京，我不反對，不過你要聽我一句話。」

梁天傑道：「門大哥的指教，我一定記在心中。」

門奇君道：「左手劍客楊夢雲在江南一帶頗有名聲，素無惡跡，而且，學劍的人如能達到爐火純青的境地，他的心中，必定有一股浩然正氣。縱然雷鐵夫所傳消息不假，那姓楊的奸人未必就是左手劍客楊夢雲，你要是遇上了他，千萬不要輕露聲色。」

梁天傑道：「我會記住。」

門奇君似乎也看出來他妹妹和梁天傑的感情已非比尋常，故意說道：「天傑，我到後面去為你收拾行李，讓香君跟你談談最近京中的情況吧！」

梁天傑顯然也明白他的用心，待他離去後，走到門香君身邊，柔聲道：「香君，妳是不是很生氣？」

門香君低着頭，道：「沒有。」

「香君，我不是不明白妳的心意，更不是不接受妳的好意，只是……」

門香君抬起頭來，凝注他，截口道：「天傑，你根本不瞭解我。」

「我了解妳。」

「你絕不了解，我誠心誠意願意分擔你的憂患、你的危險、你的……」

「不要說下去了。」梁天傑揮手截止住她的話。「我完全明白，但願有一天，奸賊盡除，天下太平，到時我倆躲到一個沒有人跡的深山去，朝對晨曦，暮對斜陽。唉！我誠心誠意期待那麼一天……」

「哦，天傑！」她顧不得羞赧，也忘了身在堂屋，終於情不自禁地撲進了梁天傑的懷中去。

他們行將分別，然而他們的心却緊結在一起。

* * *

天橋！

京裏的天橋，猶如開封府的大相國寺前面的廣場，大白天是市集，華燈一上，就成了百藝雜陳的場所。

看相的、測字的、變把戲、賣藥的，比比皆是，尤其是大熱天的夜晚，這裡更加熱鬧。

在天橋的西邊，有一家永安當鋪，大白天，門口一根竹竿上高挑着一幅藍布大旗，中間寫着一個紅紅的「當」字，入夜則點上了油紙燈籠。那個大紅色的「當」字。從老遠就看見了。

約莫酉、戌相交光景，永安當鋪來了一個客人，老朝奉伸伸脖子，沒好聲地問道：「當當？」

那客人冷冷地道：「不當當，誰上當鋪？」

話聲中，一個小黃布捲兒遞上高高的櫃枱上，那黃布捲兒看來很小，八成是玉石珠寶之類。

誰知小黃布捲裏竟是一截細小的竹管，這還不稀奇，稀奇的是那老朝奉一些兒也不覺驚奇，將竹管重新包好，又問道：「當多少？」

「五兩銀子。」

「行！麻煩少待會兒，我寫當票。」

過了一會兒，一錠小官寶和一張白宣紙遞了出來。可又發生了稀罕事，那張白紙並不是甚麼當票，上面寫着幾個與押當毫無關係的字：

「奔正西，落來旺店，子正會。」

* * *

「來旺客棧」是幢老房子，外表上看來顯得很簡陋，其實裏面設備還不錯，店家招呼也挺親切。

梁天傑按那當舖老朝奉的指示進了這間客棧，要了一間透風的上房。透風是假，窗子多的房間進出都方便，萬一來了蕃子，也多一條退路。

草草用過飯食，淨了身，他就上了床，差不多到了子時光景，剛好一覺醒來。

子正，沈子安來了，他走的不是窗門，是規規矩矩從大門進來的，其實，這老先生根本就不會武功。「血旗社」也不限定非得武功高强的才能加入，只要他們有一片忠義之心。

梁天傑從床上翻身躍起，低聲道：「沈老，你孑然而來，不要緊嗎？」

沈子安道：「店東是我表姪，自己人，而且我又不會弄棒使槍，他不會起疑的。」

梁天傑從身上掏出一個摺子遞給了沈子安，道：「沈老，這個摺子上登錄了三十七名志士的姓名、住址和行業，他們有的已來到了京師，有的在三兩天之內就到，因爲你在京裏土生土長，作事又穩，煩你和他們聯絡一下，若有事故，也好有個照應。」

沈子安將摺子藏好，然後說道：「梁公子，東西二廠正懸賞一萬兩銀子拿你的活口，五千兩銀子買你的人頭，你此番進京，無異往虎穴裏鑽，龍潭裏闖，危險得很啊！」

梁天傑沉聲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沈子安道：「老朽活了一大把年紀，死了也不算短命，有甚麼事何不交給老朽來辦？」

「我正有幾件事，要拜托沈老。」

「梁公子儘管吩咐。」

「有一個姓雷名鐵夫，外號人稱『鐵算盤』的壯士，本是口外一名江洋大盜，最近幡然悔悟，加入了『血旗社』，我命他打入西廠臥底，已然成功，目下很得谷大用太監的信任，你要不時和他接頭聯絡。」

「老朽記下了。」

「還有一件事，有個名叫楊夢雲的劍客，目下在京裡盤桓，我想見他一面，最好在兩三天之內查到他的行踪，因爲我不便在此久留。」

沈子安胸有成竹地道：「這點不難，他是外地來的，必定住在棧房客店，托我那表姪一查，就能找到他的行踪了。」

梁天傑想了一想，又道：「對了，將那摺子上名單再手抄一份，當你見到雷鐵夫時，交給他。」

沈子安有些訝異地問道：「爲甚麼要如此？」

「雷鐵夫潛伏在西廠內的目的，就是伺機刺殺官宦，萬一面臨危機，感到人手不足時，那批志士

也可供他調派。」

沈子安連連搖頭，道：「老朽認爲如此作法不太妥當，萬一那姓雷……」

梁天傑截口道：「雷鐵夫絕對可靠。」

「何以見得？」

「第一，他知道我常住之地址，但是蕃子沒有來聚衆拿我，足證他沒有告密；第二，前幾天有一位姑娘落入蕃子之手，他冒險將她放了出來。」

「那就更不能將這份名單給交他了。」

「爲甚麼？」

「那位姑娘是從西廠牢內逃了出來，谷大用必然猜疑內中有人助她，雷鐵夫新進西廠，懷疑也最大。萬一有個三長兩短，這份名單落入谷大用的手，可就平白無辜損失了三十幾個志士了。」

梁天傑沉吟了一陣，道：「沈老思慮可謂週詳，名單不必交他，不過沈老要告訴他一聲，『血旗社』在京中的勢力並不單薄，教他放手去做，他隨時都可以得到全力的支援。」

沈子安點點頭道：「老朽記下了。」

「對了！」梁天傑突然凝聲道：「你和雷鐵夫聯絡之際，千萬要小心一點，萬一……」

沈子安截口道：「放心，即使老朽落入了蕃子手中，那三十幾名志士也穩保無慮，老朽不會在那羣鷹犬面前招供半個字。」

梁天傑深深一拜，道：「我信得過沈老。」

沈子安道：「夜已深，梁公子歇吧！有消息，老朽立刻就來通知。」

待沈子安離去後，梁天傑再也睡不着了。他想起國恨家仇，想到了許許多多就難的志士，也想到了門香君的刻骨柔情……

* * *

翌日，梁天傑在來旺客棧悶了一天，沈子安並沒有送消息來，入夜以後，他再也待不住，就信步走出了客棧，往天橋走去。

天橋眞夠熱鬧，看看東，看看西，梁天傑竟能將滿懷愁思暫時擱在一邊，去追尋那片刻的人生樂趣。

但是，在熙攘的人羣中，却有一雙眼睛在注視他，那是一雙非常銳利的眼睛。

當梁天傑來到一個詩謎的攤位前，佇立凝視，聚精會神地思索詩謎題意時，那雙眼睛也跟到他的身邊。

設詩謎的是一個鬚髮皆白的老者，長鬚飄飄，道貌岸然，看上去似乎有一肚子學問，但是那道謎題出得却教人搖頭。

那道謎題是：但使龍城X將在，下面却分別寫着「飛」、「勇」、「蕃」、「大」等四個字供猜謎的人押注。

這句詩應該是稍有唸過書的人，都能猜得出來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除了那個「飛」字之外，其它三個字，用任何一個字都不合理。

但是，梁天傑却明明知道謎底絕不是「飛」字，否則，這位白髮老者也別指望設詩謎來混飯吃了。

梁天傑儘管是如此之想，却仍然拿出一塊銀子，押在「飛」字上。他明知這塊銀子有輸無贏，但要聽聽那老者的解釋。

白髮老者望望他，緩聲問道：「相公，不更改了？」

梁天傑搖搖頭，默不作聲。

那白髮老者緩緩的捲起袖子，將一隻小碗掀起，只見下面露出一個「蕃」字。

「相公輸了。」老者笑瞇瞇地將那塊銀子收了起來。

梁天傑大搖其頭地道：「不通！不通！」

老者道：「相公，這不是作詩，是猜謎。」

梁天傑說道：「就是猜謎，也要切合實際。」

老者道：「這個『蕃』字最切合實際不過，試問如今，怎不是蕃將的天下？」

梁天傑恍然大悟，原來這個老者是在藉着猜謎來諷刺目下的東、西兩廠的武將鮮有中原人士，大部份俱是蕃子。當下拱了拱手道：「高明，高明！」

他正要離開攤位，突聽耳邊有個低細的聲音道：「這位老先生是壽星公喝砒霜——活得不耐煩了。」

梁天傑一驚忙回頭，發現那人竟是自己要找的左手劍客楊夢雲。

他還來不及說話，楊夢雲已暗暗地拉了他一把，自顧自地向前走去，梁天傑祇得跟了上去。

七彎八拐，來到了一處僻靜小巷，楊夢雲才停步轉身，低聲道：「梁兄好大的膽子。」

梁天傑淡淡一笑，說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楊夢雲道：「那位設詩謎的老者是西廠的探子，梁兄方才在那兒流連，眞是險之又險。」

梁天傑道：「楊兄怎知道那老者是西廠的探子？」

楊夢雲道：「若非探子，他怎敢在那種場合放膽狂言？」

梁天傑笑道：「這世界上不怕死的人很多。」

楊夢雲道：「那老頭兒的確是探子。」

梁天傑道：「我看他不像。」

楊夢雲道：「也許他本心並不想作此傷天害理之事，但是情勢所迫，使他非作不可。」

梁天傑道：「此話怎講？」

楊夢雲道：「因爲他的兒子被禁在西廠的大牢裡。」

梁天傑銳利的目光在對方臉上掃了一眼，然後沉聲問道：「楊兄如何知道？」

楊夢雲含糊其詞道：「關於西廠之事，我知道得很多。」

「不錯，楊兄所知之事的確不少。」梁天傑的語氣中隱約中透出了弦外之音：「你還知道奉安錢莊那位徐老先生是『血旗社』的人，還知道……」

楊夢雲訝然截口道：「聽兄之言，莫非對我有了成見？」

「不敢，祇是你的言行頗多令人懷疑之處。」

「倒要請教。」

「楊兄一離開『飛燕居』，門姑娘旋即被捕，這是怎麼回事？」

「那位徐老先生早在蕃子的監視下，因爲徐老先生去會門姑娘，所以才發現了她，捕她，又放她，這不過是一個圈套。」

「甚麼套子？」

「爲了使你信任雷鐵夫。」

「楊兄口口聲聲指稱雷鐵夫加入『血旗社』是假，投靠谷大用是眞，不知是何居心？」

楊夢雲吸了一口長氣，緩緩地搖着頭，道：「梁兄沒有走過江湖，不知人心之險惡，你說這種話，我不責怪你的。」

梁天傑道：「爲了表示你的誠意，請將家母及舍妹棲身之處見告。」

楊夢雲冷冷地搖頭道：「恕難遵辦。」

「爲甚麼？」

「老實告訴你，這是令堂的意思，他怕你爲了盡孝而忽略了國恨家仇。」

梁天傑楞了一楞，說道：「如此，我怎能信賴你？」

楊夢雲道：「那塊玉珮就是最好的證明。」

「那塊玉珮掛在家母的頸上，如非出於她的自願，你照樣可以得到。」

「如非出於她自願，我雖然可以得到那塊玉珮，但我不可以知道同樣的玉珮還有一塊在你的身上，更不可能知道兩塊玉珮併在一起，可以連結『五世其昌』四個字，梁兄是聰明人，想想這個道理，就該明白了。」說到這裡，楊夢雲拱了拱手，掉頭離去。

梁天傑低頭沉吟，當他想到楊夢雲的舉止頗有道理時，僻靜的小巷已不見了楊夢雲的踪影了。

＊　＊　＊

梁天傑經過天橋時，發現那個設詩謎的老人業已收檔離去。此刻夜市正旺，遊人如鯽，應該還沒有到收檔的時候。

這白髮老人突然離去，不無令人懷疑之處，因此他對楊夢雲也就增加了一分信心，同時也加了一份愧疚。

回到了來旺店，進入上房，發覺沈子安已在鵠候，當即掩上房門，疾聲問道：「沈老，你到了多久了？」

「半個時辰。」

「可有消息？」

「有個天大的消息。」

「哦！」

待梁天傑在他身邊坐定，沈子安在緩緩的說道：「天將擦黑的光景，我在『先農壇』和雷鐵夫會了面，他告訴我一件天大的秘密大事。」

梁天傑急不及待地問他：「甚麼機密大事？」

「六月初三，劉瑾要赴西山避暑。」

「哦！」梁天傑驚喜參半地站了起來。

「坐下，坐下，聽我慢慢地告訴你。」待梁天傑坐定之後，沈子安又接口道：「劉太監是個胖子，最是怕熱，所以向聖上告了一個月的假，打算到西山去躲過三伏，已經決定六月初三離宮。」

「今天是……」

「今天是五月二十四，還有頭尾十天。」

梁天傑雙拳一擊，道：「來得及。」

沈子安冷冷的道：「你打算途中伏擊？」

梁天傑點點頭道：「當然，劉瑾自從受了幾次驚嚇後，業已龜縮不出，好不容易等到這個機會，怎可以輕易的放過。」

「祇怕不易得手。」

「怎麼講？」

「據雷鐵夫打聽的消息，爲了保護劉瑾的安全，東、西廠高手幾乎全部出動，『血旗社』雖然肯拚，論實力却單薄得多了。」

梁天傑沉吟了一陣，道：「詳細情況，雷鐵夫有沒有告訴你？」

沈子安道：「據他所知，爲免招搖，劉瑾決定六月初三卯正打從禁苑西便門出宮，繞過鼓樓，悄悄地出城前往西山，護衛人員都暗藏兵刃，化裝成各行各業的人，在沿途暗中保護。」

「既是密行，就不會吆喝行人迴避，咱們就有機會下手了。」

「話是說得不錯。」沈子安穩練地道：「由於護衛人員化明爲暗，咱們難以提防，這是很危險的

呀？」

梁天傑沉聲道：「沈老，我決心要幹。」

「你……」

「沈老，你聽我說，祇要能幹掉了奸賊劉瑾，不知要拯救多少善良的人民百姓，縱使『血旗社』的志士全部罹難，也是值得的。」

「問題是……」

「雷鐵夫的話可信不可信？」

想到楊夢雲的警告，梁天傑心頭猛地一震，凝聲反問道：「沈老，依你看呢？」

「雷鐵夫甫進西廠不久，即能獲得如此重要消息，實在令人難以相信，所以我對他作了幾個小小試探，但他的反應却又使我深信不疑。」

「你作了甚麼試探？」

「首先，我說要將『血旗社』潛伏在京內的名單交給他，他若是被谷大用收買了，這可說是一個大好立功機會，而他却連聲拒絕，他怕萬一不愼洩漏，『血旗社』就要元氣大傷。」

「唔！」梁天傑邊應靜待下文。

「接着，我又說你要和他見面，他說萬萬不可，萬一你一落網，『血旗社』勢必瓦解冰消，他還教你要遠離京城。」

「嗯！」

「最後我又問他，咱們是否可以於六月初三在途中伏擊？」

「他怎麼說？」

「他說不可。」

「可曾說出理由？」

沈子安點點頭，道：「有問，他說：與其在劉瑾出宮之日伏擊，不如等到劉瑾回宮時伏擊，因爲去時必定防範森嚴，回來時可能稍爲鬆懈，而且他有一個月的時間去觀察護衛的情況，咱們動起手來，也順當得多。」

梁天傑喃喃地道：「如此說來，雷鐵夫應該可信。」

「是啊！」

「沈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雷鐵夫是江洋大盜，却也是個漢子，他發了重誓，寫了血書，咱們不該懷疑他，否則就是坐失良機。」

沈子安愼重地道：「茲事體大，梁公子要多思多想，千萬不可冒失！」

梁天傑道：「這件事我已經決定，明晨我就離京趕回三河，籌劃伏擊的細節，在這十天當中，你盡量找機會和雷鐵夫聯絡，如有重大情況，立即派快馬來報。」

沈子安道：「老朽自會全神貫注，請公子放心。」

＊　＊　＊

正德十三年六月初三丑時。

天空一片沉黑，但是這家豆腐店中却是燈光明亮，人影幢幢，顯得非常忙碌。

一板一板的豆腐都已上了壓，一疊一疊的堆得老高，如果誰要數一數，到底有多少板豆腐，包管他一個時辰也數不完。

在鍋房的後進，有一間小屋，裏面一燈如豆，一張長長的條櫈旁邊坐了四個人，他們是沈子安、梁天傑以及門氏兄妹二人。

祇聽得沈子安道：「昨晚我和雷鐵夫見了最後一面，據他說，此行一共有三輛雙轡馬車，三輛車子式樣完全相同，劉瑾決定坐第二輛，也就是中間的一輛。」

「車中一共坐三個人，馬永成和谷大用兩個太監似乎要用他們自己的身體作屏風，將劉瑾夾在中間，駕車的蕃子是個用飛刀的好手。」

門香君問道：「前後那兩輛車莫非是空的？」

沈子安搖搖頭道：「不，那兩輛車各藏四名高手，最前的那輛車是西廠副統領烏格帶頭，雷鐵夫也在那輛車裡，他說：一旦動上了手，他先發制人，用鐵算盤先砸碎烏格的頭。」

門香君道：「後面那輛車坐的是甚麼人？」

沈子安道：「後面那輛車坐的是東廠四個蕃子，雷鐵夫特別交代，內中有個使鬼頭刀的蕃子，武功十分高强。」

門香君道：「再沒有別的護衛了嗎？」

沈子安道：「多哩，其中一半裝扮成販夫走卒，有的在車前開道，有的在車後隨車護衛，另一半即遊街散在各重要據點，總共怕有百人以上。」

一直沒有開口的梁天傑，立時說道：「各位且聽聽我的計劃，據初步估計報告，東、西兩廠今夜進進出出的人很多，顯得十分忙碌，這證明劉瑾卯正出宮的消息不假，但是，這是不是對方的誘餌，尚不得而知。」

沈子安道：「梁公子，如何才能斷定這不是誘餌？」

梁天傑道：「要看這三輛大車，是否從禁苑西便門出來，如果是馬、谷兩個太監想設法餌誘咱們自投羅網，絕不敢驚動宮內。倘若這三輛大車不是從禁苑出來，咱們的伏擊計劃就取銷。」

門香君道：「如果是從禁苑出發呢？」

梁天傑道：「那麼，劉瑾一定在車隊之中，我已經派人守在禁苑西便門附近，一見人車從宮內駛出，立刻放回信鴿。」

門奇君道：「然後呢？」

梁天傑道：「一接到信鴿，當

那三輛大車經過鼓樓時，另外有人放出信鴿通知，咱們一聽到信鴿自天空呼嘯而過，立即就展開行動。」

沈子安說道：「可惜老朽手無縛鷄之力，不然……」

梁天傑截口道：「沈老說那裡話，如能令奸賊劉瑾授首，你應該高居首功。」

門奇君說道：「天傑，刺殺劉瑾的差事交給我去。」

梁天傑搖搖頭道：「不，你還有更重要的差事，當咱們聽到信鴿呼嘯而過時，你立刻帶領十五個志士，各挑豆腐一擔，沿着街道邊向西門行走。等到那三輛大車來時，你們立刻橫街而過。

「駕車的人見有人行過街，一定會放鬆韁繩，就在這個時候，你們全部亮出兵刃，先一步將頭一輛車的兩匹馬兒殺掉。」

門奇君有些不解地問道：「殺馬？」

梁天傑點點頭道：「是的，殺馬，頭一輛車攔在街心，第二輛車就逃不掉。」

門香君道：「天傑，我的差事呢？」

梁天傑道：「香君，妳無論如何要聽我話。」

門香君點了點頭道：「當然，你是主帥，我那有不聽你的命令之理！」

梁天傑道：「妳扮成行人，等妳哥哥一動手，立即暗發袖箭，先殺死第三輛車那兩匹馬，若有機會，再殺中間車輛的兩匹馬。」

門香君道：「然後呢？」

梁天傑道：「火速離開現場。」

門香君霍地的站了起來，道：「那可不行，我參加『血旗社』是爲了誅宦官，怎麼教我祇去殺馬？」

梁天傑嘆了一口氣，道：「香君，縱使今天能讓奸賊授首，祇怕全身而退的機會也不多，妳難道不願活着爲我和妳哥哥放聲一哭麼？」

門香君語氣堅決地道：「不行，要死，我們死在一起，我不願哭哭啼啼地一個人在世上傷心。」

梁天傑道：「香君，妳方才說過，我是主帥，妳非聽我的命令不可。」

門香君道：「天傑，不能用這種話來壓我。」

梁天傑沉嘆了一聲，道：「香君，不怕妳笑，我要妳活着，無非是爲了一點私情，倘我遇難，妳教楊夢雲去見家母，告訴她老人家，我已經爲遇害的先父盡孝了。」

門奇君道：「香君，聽天傑的話。」

門香君道：「天傑，我問你，誰擔當刺殺劉瑾的重任？」

梁天傑道：「自然是我。」

門香君道：「應該由我去。」

梁天傑道：「爲甚麼？」

門香君道：「如果奸賊劉瑾根本不在這三輛車內，你還可以從容逸去，奸賊一日未除，你就要活一天。」

梁天傑道：「我相信這個消息非常正確。」

門香君道：「萬一呢？」

梁天傑道：「如果預防萬一，勢必坐失良機，無論如何要冒險一次。」

門香君道：「不管你怎麼說，我都要跟在你身邊，你絕對不能死。」

梁天傑咆哮道：「香君……」

門奇君一看他的臉色不對，連忙插口道：「香君，妳無論如何要聽梁公子的話，今天有三、四十人受他指派，人人都像妳，他還能作一個一令百喏的主帥嗎？」

門香君似是受了委屈，哽咽的哭泣起來了。

沈子安勸慰道：「姑娘快別哭了，陣前哭哭啼啼，是不吉利的啊！」

正在使梁天傑爲難之際，忽然有人在屋外叫道：「梁公子，三河縣方面來了人。」

梁天傑不禁一楞，低喝道：「進來！」

進來的是個四十歲的漢子，是留守莊院中的，他一進來就疾聲說道：「小人夜裡就到了，可惜城門已關，直到方才開城，才能混了進來。」

梁天傑道：「甚麼時候？」

那漢子道：「卯初，天已濛濛亮。」

梁天傑問道：「有甚麼要緊事？」

那漢子道：「昨日午間，莊子來了個姓楊的，他一定要見公子，我一口咬定咱們莊院沒有這個人，他不信，到後來拔出長劍逼住我的喉部，强進莊院，前後左右搜了一遍，才揚長而去，我愈想愈不對勁，所以連忙趕來向你報告一聲。」

梁天傑喃喃道：「楊夢雲找我幹甚麼？」

門香君道：「莫非……」

梁天傑似乎知道她要說甚麼，一揚手止住她的話頭，沉聲道：「如箭在弦，不得不發，一切都別說了。」

門奇君道：「好吧，我去看看豆腐做得怎麼樣。」

他帶走了那個來報信的漢子，臨走時候暗暗向沈子安打了一個眼色，後者也相繼告退！

面對滿臉淚痕的門香君，梁天

傑不知說甚麼好，良久，才囁嚅着說道：「香君，我了解妳的心意……」

門香君截口道：「天傑，我也了解你的心意，你不想我死，但我要問你，是國恨家仇爲重，還是兒女之情爲重？」

梁天傑笑道：「妳這個問題，教我難以回答。」

門香君道：「不是你難以回答，而是你避不作答，你明明知道我在你身邊，可以增加不小殺賊的力量，但你却鬥不過私情，你希望我活着，我也不希望死，但我要無憂無慮，很愉快地活着，如果使我含着悲慟而活，倒不如死了來得乾脆。」

「香君……」

「天傑！」她毫不羞赧地撲進他的懷中，將臉貼上他的堅實胸膛上，語氣堅定地道：「我們也許都將不久於人世，我們現在要將心裏的話說出來，若論門戶，我是不配，若論心地堅貞，我自信能夠作你們梁家的人，即使是死了也是你們的鬼，天傑，讓我伴着你，共生，共死……」

梁天傑幾乎要落下了幾滴英雄淚，但是他忍住了，伸手撫摸着她的秀髮，語氣激動地道：「香君，妳不知道我多麼感激妳，若是昇平時代，我們該是多快樂，而我們却相遇在苦難……」

門香君截口道：「天傑，你說錯了，若是昇平時代，我只能爲你生兒育女，爲你燒茶煮飯，你又何能見到我的堅貞，又怎能見我願意爲你作多大的犧牲，正因爲我們相愛於亂世，才使我有機會表現勇氣，天傑！讓我爲你而死！」

這些話聽在梁天傑耳中，他感到無比的激動，他緊緊地摟抱着她，恨不得將兩個軀體合而爲一，有這樣一個紅粉知己陪伴，死又何憾？

他幾乎要軟弱在柔情蜜意中，突然，他堅强了起來，他將門香君的嬌軀輕輕地推開，沉聲道：「香君，妳不能死，我今天如果遇難，只是爲先父盡了孝道。但是對家母仍有虧負，那需要妳去代我補償，香君，我求求妳，無論如何要好好地活着。」

門香君接連的搖頭，她似乎還在堅持己見，就在這個時候，門奇君如旋風般捲了進來，他手中拿着一隻灰色的信鴿。

「信鴿來了，信鴿來了！」他連聲大叫道。

梁天傑接過信鴿，取下鴿子脚上的一根竹管，從裏面抽出一個紙捲，展開一看，那紙上畫着一個個圓圈。

那正是預先訂妥的暗號，意思是——三輛大車，是從禁苑駕駛出來的。

梁天傑喜孜孜的地道：「大車是從禁苑中駛出來的，看來奸賊劉瑾前往西山避暑的消息假不了。」

門奇君道：「好，我去準備豆腐擔子。」

梁天傑道：「門大哥，請受我一拜。」

說罷，雙膝落地拜了下去。

門奇君連忙伸出雙臂托住他，疾聲的道：「天傑，你這是幹甚麼？」

梁天傑道：「你兄妹二人待我恩重如山……」

門香君拉起了梁天傑，道：「快別這樣說了，哥哥，你去吧，別誤了大事。」

門奇君不再說甚麼閒話，匆匆地離開了這間小屋。

門香君托起他的下顎，道：「天傑，讓我再仔細地看看你……」

一顆珠淚正從梁天傑眼中落下，有道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時啊！

門香君再度投進他的懷中，就在這時，天空中响起尖銳的鴿子哨聲。

梁天傑猛地的推開她，脫去長衫，拉下頭巾，却將那面寫着：「誅宦官、匡社稷」的血旗作頭巾，纏在頭上。

門香君已看出他打算亡命一搏，心頭撕裂般疼痛，但她却在臉上强裝笑容，道：「天傑，奸賊劉瑾看到你這種氣概，也要嚇破膽子了。」

* * *

天已大亮。

街上行人已不算少，因此門奇君所率領的十幾個豆腐挑子並不顯得十分引人注目。

梁天傑戴着一頂竹笠，身上披着大衫，也帶了十幾個人，遠遠地跟在豆腐擔子後面。

門香君也戴了竹笠，走在他的身邊，低聲道：「天傑，我一直都很相信雷鐵夫，現在，我突然對他起了疑心。」

梁天傑低着頭道：「爲甚麼對他起了疑心呢？」

門香君道：「一旦進入東、西兩廠的人，就別想活着出來，我却活着出來了，而且連刑罰都不曾受過一點，這不是太幸運了麼？」

梁天傑道：「妳也許是個有福的人。」

門香君道：「也許眞如楊夢雲對你所說，我的被捕，只不過是一個套子。」

「管他是不是套子，對於雷鐵夫，我也留了一手。」

「哦？」

「我教沈老告訴他，咱將在西

直門外動手，倘若他是走狗，那麼重兵一定埋伏在城外，咱們將命豁上，就算他們有防備，劉瑾奸賊也別想跑掉。」

「問題是……」她似乎想說假如劉瑾不在車上又怎麼辦？

但是她的話却教遠處的蹄聲和車輪聲打斷了。

遠遠來了三輛雙轡大車，車簾低垂，車行不快，兩旁有好幾十個人跟着大車在跑，好像是看熱鬧的，但他們也許正是僞裝改扮的護衞。

梁天傑抓緊了門香君的手，疾聲道：「香君，珍重，千萬答應我，好好地活着……」

他這裡一語未了，三輛大車已到了近前。

走在前面的門奇君揚臂一揮，十幾個豆腐擔子立刻橫攔長街。

最前面那輛大車上駕車的漢子不得不猛地勒轡，兩匹馬兒一陣長嘶，四隻前蹄一齊豎了起來。

門奇君把握機會，抛掉豆腐擔子，亮出雙刀，閃電般砍進那匹馬的頸項。

車一停，後面二輛大車，也跟着勒馬停蹄，門香君一躍上前，雙手打出八支袖箭，那四匹拖車的馬兒一陣狂嘶，紛紛倒地不起。

梁天傑甩掉竹笠、長衫，拔劍在手，狂吼道：「宦官劉瑾納命……」

吼聲未落，人已躍到第二輛大車後，對準正中心，隔着車板，一劍刺進去。

根據他的的想法，劉瑾身邊有馬永成和谷大用相護。車側攻擊，不易得手，於是劍從車後刺進。

長劍一穿而過，梁天傑心頭不禁一驚，透過車廂板的長劍沒有刺中任何東西。

心往下一沉，連忙奮力抽回長劍，却想不到回手一帶，那塊車板竟然向下翻落，緊接着，車廂內射出一陣密如驟雨的弩矢。

梁天傑手中的長劍，還有一半插在車廂中，既不能揮劍掃落那些迎面而來的弩弓，又不能飛身閃躲，只得來一招懶驢打滾，橫躺地上口中揚聲喊道：「有埋伏，你們快去……」

一語未了，第三輛車的車簾突然掀起，又是一陣弩箭向梁天傑射來。

幸而門奇君手持雙刀趕到，使梁天傑未曾受傷。

衆志士一見大車內射出弩矢，已知車中藏有埋伏，紛紛亮出兵刄，躍上大車，打算先斬除車內埋伏的弓弩手。

梁天傑見狀大驚，揚聲道：「快走，快走，千萬不可戀戰。」

門香君一躍到他身邊，疾聲道：「天傑，你只會叫喊別人，你也快走啊！」

門奇君一面揮動雙刀，一面叫道：「天傑，快走，由我斷後。」

突然，城門外和鼓樓同時起了奔雷般的蹄聲，不到一刻，只見一列馬隊由城外奔來，約有二十多騎，前面二騎是烏格和馬駿，他倆高聲叫道：「不要放走了亂黨！」

另一隊騎士從鼓樓方向奔來，領先一騎赫然是雷鐵夫。

梁天傑見到他，不禁目眥欲裂，高聲罵道：「姓雷的，我敬重你是一個江湖漢子，想不到你比禽獸不如，竟然背信忘義……」

雷鐵夫在馬上哈哈大笑，道：「梁天傑，並非我姓雷的甘心要當鷹爪子，我的師兄馬駿在清明節中拿你不着，如今留着腦袋待罪立功，我能不救他嗎？千不怪，萬不怪，只怪你江湖歷練太淺，認栽了罷！」

門香君怒火上升，雙腕連揚，八支袖箭分上，中、下三路向雷鐵夫射去。

雷鐵夫嘩啦啦一搖手中鐵算盤，八支袖箭全被掃落地上，拍馬向前揚聲道：「喂，烏副統領，這妞兒可不能傷她，留着給老雷受用受用。」

那邊烏格桀桀笑道：「行！只要雷兄奮力拿下姓梁的小子，那妞兒今夜包管送到你的房中去。」

雷鐵夫道：「看我姓雷的……」雙腿猛力將馬一夾，向梁天傑衝了過來。

門香君疾聲道：「天傑，快躲！」

梁天傑那裡肯躲，長劍疾揮，刺向雷鐵夫的坐騎，他必須先將對方弄下馬來，否則平地上的人去鬥騎在馬上的人準定吃虧。

雷鐵夫一向在關外稱雄道霸，騎術非常高明，馬韁一帶，竟然使得梁天傑一劍削空，身形一擰，鐵算盤向梁天傑迎頭擊下。

他却沒有想到梁天傑身後有個賣命的門香君，她飛身躍起，一揚手中匕首，硬生生將一隻馬前蹄削了下來。

馬兒一顛，雷鐵夫落下了鞍，他那一擊也偏到一邊去了。

梁天傑乘虛蹈隙，一劍跟進，祇聽嗤地一聲響，雷鐵夫的衣衫迸裂，在脅處出現了一道口子，鮮血汩汩而出。

雷鐵夫冷哼一聲，鐵算盤全力打出，梁天傑揮劍相迎，二人堪稱旗鼓相當。

門奇君和一批志士和雷鐵夫率領的那一批蕃子交上了手，馬上、馬下作慘烈的搏殺。

門香君冷眼旁觀，那邊的烏格和馬駿還在以逸待勞，縱使梁天傑勝了雷鐵夫，也已元氣大傷，若想再勝烏格和馬駿，似乎難比登天。

她心念一轉，就縱身過去，揚聲道：「烏格，你不是要生擒本姑娘嗎，有種的你就下馬來和姑娘鬥個三百回合。」

烏格怪笑道：「烏大爺不但要下馬，還要和妳上床。」

翻身下了馬，右掌直扣刀，緩緩地向門香君走了過去。

馬駿道：「烏格，小心那妞兒的袖箭。」

這時，門香君已暗暗將那把匕首藏了起來，捲起了兩隻袖管，揚揚粉拳，道：「本姑娘也用肉掌對你，絕不用袖箭。」

烏格嘿嘿笑道：「我可捨不得一掌劈了妳。」

話聲中，五指箕張，猶如鐵鉤般，抓向門香君的左肩。

門香君不但沒有退避，反而身子一旋，以背對着烏格，縮進了他的懷裡。

烏格桀桀怪笑，右掌在半空凝住，左臂一環，將門香君抱個結結實實。

就在這一刹那，烏格突覺腹處一涼，原來門香君的匕首已經刺進了他的軀體。

門香君的匕首刺到底之後，復又向橫一帶，冷笑道：「鷹爪子，你是死到臨頭還不知……」

烏格陰森森道：「我死，妳也活不成。」

他的左臂越收越緊，使得門香君快要喘不過氣來，她嘶聲力竭地叫道：「哥哥！哥哥！」

門奇君立刻回身來救，一刀向烏格左臂砍去，唯恐利器傷及他的妹妹，連砍了好幾刀，才將烏格那隻左臂砍斷，他祇顧到援救他的妹妹，却不料馬駿業已拍馬向前，一劍貫進了他的頸項。

「哥哥！」門香君發出一聲厲呼！

那邊，梁天傑已將雷鐵夫逼到一間藥舖的門口，大清早，藥舖子的門板尚未卸下，眼看對方就無路可逃了，就在這個時候，傳來了門香君的慘呼！

梁天傑難免心神一分。

就在這一刹那，雷鐵夫已改守爲攻，手中鐵算盤一連攻出三招，反而將梁天傑逼退了好幾步。

祇聽卡地一響，接着颼颼颼連聲，在晨曦中出現了數點閃閃金光，原來是雷鐵夫打出了鐵算盤中的暗器。

偏偏在這個時候，梁天傑偏過頭去探看門香君的究竟，三支細小的鋼針已經扎進了他的雙肩。

雷鐵夫哈哈笑道：「姓梁的，抛劍投降吧，你已中了我的痲藥鋼針，再也不能用力了。」

梁天傑猛揮長劍，果然發覺有些力不從心，他暗道不妙，手中長劍已然落在地上。

門香君本來決心要殺馬駿爲她的哥哥報仇，一見梁天傑中了痲針，連忙牽住了落荒之馬，趕了過去，疾聲道：「天傑，快逃！」

梁天傑搖搖頭道：「不，妳快逃！」

雷鐵夫哈哈大笑道：「你倆誰也不必逃走，劉公公要你姓梁的，我要那小妞……」

他的言語突然頓住，嘴巴張得大大的，胸膛露出一截明晃的劍尖，原來有個人躲在藥舖裡從門縫中伸出長劍來刺進了他的背心窩。

那人是誰？這是梁天傑和門香君都想知道的答案。

雷鐵夫的屍體倒下，藥舖子的門板開啓了，祇見一個左手執劍的人衝了出來，原來是楊夢雲。

楊夢雲疾聲道：「姑娘快些扶梁天傑上馬，由我斷後！」

門香君粉臂一舒，挾着梁天傑登上了馬鞍。

馬駿見他們要逃，連忙趕馬過來，冷不防左手劍客楊夢雲在他背後一劍，結束了他的性命。

馬駿的屍體剛從馬背上倒了下來，楊夢雲一躍而上，三人兩騎飛也似的向城門口馳去。

雖然前有攔路，後有追兵，怎奈楊夢雲前攻後衞，一把長劍舞得風雨不透，三人終於逃出城來。

這一仗，「血旗社」固然元氣大傷，西廠也是精英盡折，太監劉瑾眞的被嚇破了膽，臥床三個月不起。最重要的是，血旗震動八方，義士紛紛揭竿而起。

朝中御史也逐漸敢在聖上面前指諫劉瑾的罪狀了。

劉瑾雖然屢次逃過了「血旗社」的刺殺，却逃不過「天道人心」，御史張永冒死陳列他的罪狀，爲武宗所納，處劉瑾凌遲之罪。

他雖然已死，家屬還不能收屍，必須要曝屍三日。

就在這天夜裡，刑場上來了一男一女，他們將一面白色的三角旗插進劉瑾的手中。

接着這一男一女又出現在南苑墳地，哭倒在已故中書令梁步倫的墓前。

當他們痛哭不已之際，另一個頎長的身影來到他們身邊，沉靜地道：「如今巨奸已除，梁老太爺九泉之下當亦含笑了，還望二位節哀。」

男的站了起來，女的却又到旁邊一座新墳前哭泣不已，新墳之前立了一新碑，上書「亡兄門奇君之墓」幾個大字，其實裡面祇是埋藏了門奇君的衣冠，屍體早已無處尋覓了。

（完）

新派湖海傳奇/龍乘風•文
可飛•圖

風雪英豪錄



魔頭出山起哄動　長老奔走請高人

海風清勁。

岩石上，站着一個老人。

一個老得連牙齒也沒剩下幾顆的老人。

老人一身灰衣，衣破而殘舊。

老人赤脚、手持青竹、背負布袋。

八個布袋。

丐幫八袋長老？

*　*　*

一艘五色帆船，自東海之東而至。

船桅上有赤膊巨漢，戴面譜，腰懸鐵刀。

面譜色澤怪異鮮明，說不出的奪目，也說不出的妖異。

如此模樣人物，若在市鎮上出現，定必惹人矚目。

但在這五色帆巨船，這樣巨漢却甚平常。

因為船上有一百八十二個這樣的巨漢。

都是一般的魁梧。

臉上所戴的面譜，都是一般的怪異奪目。

在這巨船上，只有兩個人不戴面譜。

一個是五旬婦人。

另一個是少年。

臉色蒼白，但神采不凡的少年。

婦人雖身穿布裙，但國字形臉相，形態威武却不讓鬚眉。

少年十四五歲左右，雖然略覺瘦小，但眉宇間英氣逼人。

他雖在巨漢擁簇中，但却更見儀態非凡。

年紀雖輕，但非池中物也。

巨船在離岸十餘丈處停下，拋錨。

錨重三百二十八斤。

竟是金錨。

以黃金鑄造成的船錨，外雕蛟龍九條。

九龍金錨！

拋錨的是婦人。

重三百餘斤的金錨，在她手中竟似輕若無物。

好臂力！

好腕力！

好懾人的氣勢！好厲害的女人！

以金鑄錨，已很嚇人。

更令人震驚的，是錨不繫繩索。

拋錨！是名副其實的拋錨。

沒有繩索繫縛的金錨，就此輕一拋，拋入大海！

但這算是甚麼樣的「拋錨」？

拋錨的作用，是在海上固定船艇位置，不致被水流漂走。

錨不繫索，拋錨又有何用？

何況那是黃金鑄造的錨？

*　*　*

金錨入海，如泥牛入海。

海還是海，錨在瞬息間不見了。

在岸邊岩石上的老丐，雖則雙眸半開半闔，但却目光如炬，足以明察秋毫。

「好大手筆。」老丐輕輕一嘆。

婦人淡淡道：「區區見面禮，還望丁長老笑納！」

老丐眉頭一皺：「老叫化可不懂水性。」

婦人道：「丐幫不是正在鬧窮嗎？」

老丐道：「丐幫本是窮家幫，縱有千萬家財之輩，也得散盡始可成為本幫弟子。」

婦人道：「丐幫雖窮於財帛，但人窮志不窮。」

老丐道：「這是真的。」

婦人道：「只是，丐幫也有必須用錢的時候。」

老丐道：「也是真的。」

婦人道：「人，必須權宜行事，幫會亦然。」

老丐道：「這也不錯……丐幫幫規雖視錢財如糞土，但有時候……」

「在需財之時，少一文錢也不行！」

「說的甚是。」

「金錨已入海，要不要悉隨尊便！」

「嗟來之食，古已有之……」

「是否堂堂八袋長老，禁受不住這份閒氣？」

「老叫化托砵乞食逾一甲子，甚麼冷言冷語沒聽得過？便是冷飯殘羹迎面潑至，做叫化的吃來也是甘之如飴。」

「要是金錨向長老迎面飛至，那又如何？」

「以平護法之『天魔九重勁』如果把金錨飛擲而來，老叫化若不狼狽逃竄，定必頭破血流，甚至是腦漿塗地，慘死海濱！」

「我不相信。」

「不必相信，老叫化畢竟還是老叫化……」

老丐語畢，「噗通」一聲跳入海中。

*　*　*

巨船漂盪。

浪高風急，巨船遠離海岸。

少年道：「丐幫八袋長老武功如何？」

婦人道：「比奴婢更高。」

少年道：「這麼說，妳殺不了他？」

婦人道：「却又不然，殺人之道，絕不單憑武功高低判斷成敗。」

少年道：「不錯，殺人不比擂台比武，無論策略、膽色、天時、地利等，都足以扭轉大局。」

婦人道：「奴婢若想殺吳長老，剛才最少有八九種法子。」

少年道：「這位吳長老，底細如何？」

婦人道：「姓吳，名杏村，山西大同府人氏，幼習『南山千影拳』，復練『大鵬舞雪刀』，步入中年，拜丐幫十大奇丐之首『火霸神乞』宗熾烈為師，但却沒有練成宗熾烈的任何武功……」

少年奇道：「却是何故？」

婦人道：「吳杏村雖拜宗熾烈為師，起因並非為拜師而拜師……」

「其間又有何內情？」

「只是為了酒後一場無聊的打賭，吳杏村輸了，為守諾言，才拜宗熾烈為師。」

就在此際，一條人影，挾着一道燦爛金光，自碧波中直標而上。

吳杏村果然神通廣大，在海底把金錨取到手中。

三百二十八斤重的金錨，自海底深處給他一手提起，然後連人帶錨，一起沖天拔起，落在巨船首甲板之上！

少年輕輕鼓掌，道：「不愧是丐幫一流好手！」

吳杏村雖已全身盡濕，但眉宇間却仍有一股不怒自威的神情。

婦人却冷冷一笑：「吳長老不是說過，你老人家是不諳水性的嗎？」

吳杏村道：「老叫化確然不諳水性的，昔才只是全憑一口真氣，強行潛入水中，把金錨取到手裡，要是時間稍長，老叫化是萬萬吃不消的！」

婦人道：「不管如何，金錨已在吳長老手裡，這份膽色、修為，委實令人欽佩。」

吳杏村道：「老叫化今次應邀而臨，金錨之事，僅屬末節。」

婦人道：「除了金錨，別的事宜，吳長老大可免開尊口了！」

吳杏村冷冷一笑：「敢問在這『海尊船』上，是誰作主？」

此言一出，婦人的臉色立刻變了。

尤其是當少年瞪了她一眼之際，她的臉色變得更是難看。

「奴婢知罪！」婦人躬身對少年告罪，一臉誠惶誠恐之色。

少年揮了揮手：「妳沒有甚麼罪，只是遇上了吳老這樣的江湖前輩，就算吃點虧也是在所難免的。」

吳杏村冷冷一笑：「少掌門年紀雖輕，但若論江湖經驗，只怕不會比老叫化子差到甚麼地方去！」

少年搖頭不迭：「吳長老此言差矣，薑是老的辣，這一點，那是任誰也沒法改變的。」

「就只怕越老越胡塗。」

「吳長老並非老胡塗，那是衆所周知的。」

「閒話少說，老叫化子這一次遇上的困難，相信少掌門是早已知曉的。」

「若說知得很清楚，那是談不上的，充其量只是略有所聞而已。」

「彼此心中有數，其他不必多言。」吳杏村道：「大魔頭既已重出江湖，除了『頂天一劍』邵逍遙之外，恐怕世上再也難有可以尅制大魔頭之人！」

「這是江湖公論，還是長老一己之見？」少年道。

「就算是江湖公論，也不見得是誇大之詞。」吳杏村道：「舉世之上，除了邵逍遙外，又有誰可以跟大魔頭一較高下？」

「那倒未必，」少年大不以爲然，「莽莽神州！高人異士多如恆河沙數，武功之道，更有相生相尅之格局，縱使某一個人，其武功乏善足陳，但說不定此人偏偏正是大魔頭命中的尅星，那麼，又何必固執呢，非要找迢逍遙出手不可？」

吳杏村搖頭不迭，道：「所謂相生相尅，是指彼此武功相若之輩而言，要是雙方武功差距極大，又如何能出現奇蹟？」

「天下間奇蹟甚多，吳長老若不相信，晚輩也是無話可說。」

「好了，金錨雖已在老叫化手中，但就單憑這幾百斤黃金，恐怕還是請不動迢逍遙出山的。」吳杏村沉聲說道。

「晚輩已遵照老掌門之命，把金錨奉上，其餘的事情，一概不理！」

「不理也得理！」

「何以見得？」

「要是一般江湖轇轕，老叫化子如今已年逾七旬，自是懶得理睬……」

「吳長老既已年逾古稀，又何必在此事之上如此固執？」

「老叫化子已經說過，這不是一般的江湖轇轕，因此絕不可以袖手旁觀，否則，勢必後悔莫及！」

「唉，今天眞是一個倒楣的日子。」

「不，少掌門有機會參與此一殲滅魔頭之大計，乃是無限光榮。」

「榮辱之間，每每繫乎一心，與事情演變一線之隔！」

「可笑，眞可笑！」

「有甚麼値得可笑？」

「不說了，以免越描越黑！」

海面上風浪忽然平靜下來。

天有不測之風雲。

江湖中人，江湖中事亦然。

「少掌門，老叫化既已得到金錨，餘下一物，自是非要得到手不可！」

「那是甚麼東西？」少年淡然道。

「這豈不是明知故問嗎？」

「你就當是晚輩明知故問好了。」

「要邵逍遙出手，除了這幾百斤黃金之外，還得要一罈五百年的陳年佳釀！」

「一罈酒？」

「不錯！」

「這一罈酒，眞的那麼重要嗎？」

「對別人來說，未必那麼重要，」吳杏村道：「甚至是不値一哂的東西。」

「但對邵逍遙來說又怎樣？」

「邵逍遙既號稱『頂天一劍』，又有另一個綽號，人稱『酒帝』！」

「酒中稱帝？」

「不錯！」

「如此說來，這位邵先生，他的酒量是天下無敵的了？」

「卻又非也！」

「既非海量，如何會被稱爲『酒帝』？」少年問。

「邵逍遙之所以被譽爲『酒帝』，並不是因爲他酒量驚人，相反地，他的酒量，連老叫化子也比他更勝兩三籌！」

「如此說來，他的酒量祇是平平無奇罷了！」少年皺眉道。

「豈僅是平平無奇，簡直就是差之極矣！」吳杏村道：「但在他的『劍王府』中卻有無數珍藏佳釀！」

「晚輩明白了，這位『酒帝』之所以能夠在酒中稱帝，並不是因爲酒量天下無敵，而是府中珍藏佳釀極多之故。」

「不錯。」

「既然『劍王府』中有數之不盡的佳釀，何以還要覬覦咱們海尊門的美酒？」

「人，都是貪得無厭的！」

「連『劍王府』的邵先生也一樣？」

「邵先生雖然在江湖中頗有俠名，但卻也喜愛黃金和美酒。」

「而且是越多越好！」

「不錯。」

「嘿嘿！晚輩明白了……祇可惜……」

「可惜甚麼？」

「老掌門交托帶來的那一罈酒，在航行途中不見了！」

「甚麼？」吳杏村勃然變色，「少掌門，這件事可不能開玩笑呀！」

「誰跟你老人家開玩笑！」少年臉色一沉，「不見了就是不見了，有甚麼値得大驚小怪？」

吳杏村急道：「別的酒，就算不見了三千罈、八萬桶，也是無傷大雅的，但那一罈在海尊島珍藏了

數百年的佳釀，又怎可能在這艘巨船中忽然間不翼而飛？」

「天下間怪事層出不窮，不見了就是不見了，就算你再跳海也沒辦法找它回來！」少年冷冷地對吳杏村說道。

吳杏村瞪着眼，把金錨重重拋在甲板上：「少掌門，這件事非同少可，你……你無論如何也要想想辦法！」

他眞的急了。

雖然他是個老叫化，但此刻臉上的表情，却急得像個孩童一般無異。

少年却氣定神閒，悠然地說道：「那一罈酒，眞的不見了，祇可惜那並不是一泡尿！」

吳杏村一呆：「若那是一泡尿，那便如何？」

「哈哈！倘若那是一泡尿，自然是簡單之極，祇要齊心協力，把一泡尿撒回到罈子裏，事情不就立刻可以解決了嗎？」

吳杏村氣得連連頓足：「唉！胡鬧！胡鬧！但……這件事情是胡鬧不得的！」

少年倏地臉色一寒：「晚輩並不是存心跟吳長老胡鬧搗亂，祇是，那一罈酒的確在航行途中不翼而飛，那又有甚麼辦法？」

「咳咳……」

「你老人家神通廣大，可知道這罈酒是怎樣不見了的？」少年居然反問。

吳杏村給他弄得啼笑皆非：「我的小祖宗啊！這罈酒是你從海尊島帶過來的，但却在這船上不翼而飛，就算要追究，也輪不到我這個老叫化身上啊……唉……眞是的……」

少年道：「這個晚輩也很明白，既然此事並無頭緒，目下祇好就此打住，以後慢慢再談，未知吳長老意下如何？」

吳杏村急道：「不！此事萬萬不可再躭擱，否則中原武林的一場浩劫，立刻就會出現！」

少年道：「中原武林，縱使發生浩劫，祇怕也劫不到吳長老身上！」

吳杏村道：「老叫化身無長物，自然是不怕甚麼被劫的……但那浩劫……所指的並不是劫財……」

少年呵呵一笑，道：「不是劫財，難道是劫色不成嗎？」

「唉！當然也不是指劫色，若說到劫色，當然也劫不到老叫化子身上！」

「好了，既然左劫右劫，也劫不到你老人家身上，那又還有甚麼好擔心的？」

「話可不是這麼說……」

「不是這麼說，又該怎樣說？」

「老叫化子雖然身無長物，但既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自然是認識一大夥江湖朋友的！」

「朋友？晚輩的朋友可不多，算來算去，祇怕還算不出三個。」

「那……那是少掌門年紀太輕之故！」

「年紀輕就會朋友不多嗎？」

「那……那也不一定……老叫化像你這般年紀的時候，少說也結識了七八十個好朋友。」吳杏村眉頭一皺，「還是不要說這些了……」

「提起朋友，不得不說風雪人。」

「風雪人？」吳杏村一呆，「你認識這個江湖敗類嗎？」

「誰說風雪人是江湖敗類？」

「這個……」

「是你老人家說的嗎？」

「不！這是風雪人他自己這樣說的！」

「他怎樣說？」

「他常說：『我是江湖敗類，誰若交了我這麼一個朋友，都要小心！萬二分小心！』」

「他眞的這樣說？」

「大……大概是眞的！」

「風雪人……風雪人……」

＊　＊　＊

杭州。

賭坊內。

最大的賭坊內。

一個賭徒，捧着一罈酒，當作是黃金白銀，要押注賭一口牌九。

賭徒有很多種。

有一本正經的賭徒，也有古靈精怪、滑稽之至的賭徒。

形形色色，各種各樣的賭徒，都會出現在大大小小的賭坊內。

這個用一罈酒當作賭注的賭徒，究竟是不是個賭徒呢？

也許是。

但更多人認爲不是。

大多數的人，都認爲這人並不是個賭徒，而是一個酒徒。

一個喝酒喝得太多，以至頭腦大大不清醒的酒徒。

這種人，本該醉倒在臭氣薰天的溝渠裏。

但他沒有。

他的眸子看來彷彿還有三四分清醒，祇是舌頭比平常人大了些。

也許是大了很多很多。

所以，他的口氣，也大得驚人。

大得令人發笑。

他對牌九桌上的荷官說道：「三千兩！這罈酒就當是三千兩算了！」

荷官的瞳孔，立刻比平時瞪大十倍！

＊　＊　＊

荷官是痲子老馮。

痲子老馮在杭州城出生，在杭

州城娶妻生子。

他在杭州城內，混了足足五十年。

這五十年，他認爲自己甚麼風浪都見識過。

儘管他本來祇是坐井觀天之輩，但麻子老馮却吹牛吹得比杭州城最著名的鴇母的肥肚皮還要大。

但他還是沒見識過這種人。

把一罎酒當作是白花花銀子押注的怪人。

「甚麼？三千兩銀子？」麻子老馮瞪視着那人。

那人笑笑。

他的笑，看似皮笑肉不笑。

又似是眞的在笑。

賭坊中，有各色各樣的賭徒。

此際，是賭坊最熱鬧的時候，除了男賭徒之外，也有一些女賭徒。

而且有些是年輕貌美的女賭徒。

這些女賭徒，也和其他男賭徒一樣，對這個把酒罎放在牌九桌上的人大感興趣。

而且，她們心裏都在想：「這人雖然糊塗，但却很帥！」

但他眞的是個糊塗人嗎？

到底是他糊塗？

還是麻子老馮糊塗？

* * *

那人的衣着，很隨便。

但却也很好看。

就像是他的臉一樣。

眞的很好看。

一些女賭徒心裏在想：「他是從甚麼地方來的？」

他看來不像是杭州城本地人氏。

他是甚麼來歷？

他的年紀有多大？

二十五？二十七？還是二十八九？

不管他的年歲是多少，總之，他是個好看的男人，也是個似乎很糊塗的男人。

但在麻子老馮眼中，他絕不認爲這人是甚麼糊塗蟲。

他祇是認爲這人可惡！

凡是到賭坊搗亂的人，都可惡！

這種人，決不可以輕恕！

就在他打算發作的時候，這人也瞪視着他，說道：「甚麼？三千兩銀子？」

這句話，是麻子老馮剛才說過的。

麻子老馮一怔。

他不懂這人的意思。

但他很快就明白了，因爲這個人接着說道：「你老兄一定是誤會了在下的意思，我不是說三千兩銀子，而是三千兩黃金！」

此言一出，衆人無不嘩然。

麻子老馮本要發作的脾氣，忽然平靜下來。

那是說不出怪異的「平靜」！

「三千兩！

「嘿嘿！眞是很有趣！

「不是三千兩銀子，是三千兩黃金！

「嘿嘿！老子今天總算是他媽的大開眼界！居然看見你這種渾人……」

* * *

雖然麻子老馮的脾氣還沒有發作，但却並不表示「和氣」。

麻子老馮祇對有財有勢的人和氣。

尤其是比他更有財有勢的人。

但這人，決不像個有財有勢的人。

他祇是個不自量力的瘋子！

「你貴姓？」他問這「瘋子」。

「暫時忘記啦！」

「爲甚麼連自己的姓氏都忘記了？」

「窮嘛！」

「窮？」

「對了，我這個人，最不喜歡的就是一個『窮』字，所以……」

「所以要賭兩口排九，贏點金子銀子？」

「正是！」

「可惜你找錯了地方。」

「咦？這就奇怪了，這不是賭坊嗎？」

「當然是。」

「聽說這是杭州城內最大的吉祥賭坊！」

「也不錯。」

「這就奇了，既然如此，在下又怎會找錯了地方？難道這張不是賭桌，而是飯桌不成？」

「嘿嘿……」

「你笑甚麼？」

「這張若是飯桌，你把一罎酒放在桌上，那是很不錯的，但這是賭桌，而且是吉祥賭坊的賭桌，任何人在這張桌上搗亂撒野，結果都是一樣的，那是……死！」麻子老馮冷笑着說道。

「呸！你吃了豬油蒙了心嗎？快滾開！」

最後這句話，是另一個人說的。

那是一個女人。

一個二十三歲，比鮮花還更嬌嫩美艷的紅衣女人。

* * *

紅辣椒！

紅辣椒是她的名字。

既是她的名字，也是杭州城內最震人心弦的一個名字。

她雖然祇有二十三歲，但却在江湖中打滾了十二年之久。

她十一歲便已闖蕩江湖。

她嫁過人。

而且她嫁了兩次。

第一次，她嫁給了一個和尚。

三年後，老和尚被她整治得胖了八十斤。

原來祇有七十斤的老和尚，在三年內重了八十斤。

一百五十斤的胖和尚。

又老又胖的怪和尚。

他是怎樣胖起來的？答案很簡單，他吃得太多。

爲甚麼吃得太多，答案也同樣簡單，那是因爲他的老婆每天都用盡辦法叫他「多吃一點」。

不是吃肥肉，便是吃大量的點心、糕餅。

甚至吃羊肉、狗肉。

這並不是甚麼怪事。

既然那老和尚可以娶妻，吃狗肉又算得上甚麼。

* * *

又老又胖的和尚溜掉了。

他溜到西藏去。

而且，他揚言永遠不再回來。

紅辣椒並不在乎。

她祇是喜歡玩。

嫁給一個和尚，對她來說，祇是「玩玩」。

祇要她高興，又有甚麼事情不可以「玩玩」。

她不是別的女人，她是紅辣椒。

杭州城內內外外，無人不識無人不曉，大名鼎鼎的紅辣椒。

* * *

和尚溜走後不到三個月，紅辣椒又再嫁人。

這一次，她嫁給一個縣令。

似乎是再正經不過的了。

但却不然，絕對不然。

因爲她嫁的這個縣令，是冒牌的。

眞正的縣令，早已給這個冒牌縣令用迷香迷倒，然後一刀砍開變成兩大塊。

但這冒牌縣令却有一手，居然繼續做其縣令，而不爲其他人發覺。

理由很簡單，因爲這個冒牌縣令，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大盜。

誰敢揭發他，誰就立即死。

爲了這件事，這個冒牌縣令前後已斬殺了數十人。

於是，再也沒有人敢揭發這件事了。

到後來，人們都以爲他是眞正的縣令。

新的縣令。

* * *

紅辣椒知道這縣令是假的。

但她不在乎。

管他是眞縣令也好，是假縣令也好，要嫁便嫁，不必猶豫。

嫁給這冒牌縣令之後，她似乎變成了另一個人。

一個三步不出閨門的女人。

但她眞的可以成爲這種人嗎？

當然不！絕不！

她在那段時期內，深居簡出，祇是爲了要練功。

創意門，紅辣椒是江湖中人，她對武功是非常重視的。

她可以做很多千奇百怪的事情，但却絕不能荒廢她自己的武藝。

說來奇怪，她嫁第一次的時候，和尚丈夫迅速變得肥肥胖胖。

但第二次再嫁，這個冒牌縣令却反其道而行之，很快就形銷骨立，瘦得不似人形。

這冒牌縣令本是江洋大盜，身子十分結實，怎會忽然消瘦起來呢？

沒有人知道。

不久，這冒牌縣令也溜走了。

他瘦得像一條枯籐。

他走得比和尚丈夫還要快。

因爲他若再走慢一兩天，說不定祇會剩下一堆白骨。

* * *

紅辣椒是個怎樣的女人？

人言人殊，莫衷一是。

有人說她是個女俠。

有人說她是個女賊。

有人說她是個女妖、女魔頭。

她富有，甚至可能是杭州城內最富有的女人。

這吉祥賭坊，本是屬於杭州大豪陸天聲的。

但紅辣椒却從陸天聲手裡，把吉祥賭坊買下來。

價錢很驚人。

其驚人的程度，足以令陸天聲「秘而不宣」。

換而言之，吉祥賭坊的老闆娘親自出手了。

* * *

老闆娘在此，誰敢輕舉妄動。

麻子老馮不喜歡紅辣椒。

萬二分的討厭，萬二分的不喜歡。

他認爲，陸天聲才是出色的賭坊老闆。

紅辣椒這個潑辣的女人，算得上甚麼。

這是麻子老馮心裡的話。

但這祇是他心裡的話。

而這些話，他是永遠不敢說出口的。

因爲這賭坊是他唯一可以立足的地方。

要是沒有吉祥賭坊，他可能很快就應「餓死」。

就算不「餓死」，祇怕也會和那個冒牌縣令一樣，很快就「不成人形」。

紅辣椒來了。

她仍然穿一身鮮艷奪目的紅衣。

那是她的標記。

但她穿紅衣裳，的確是很漂亮很好看的。

這也難怪，漂亮的女人，無論穿甚麼衣裳都特別好看。

她是很好看很漂亮的女人。

但那個把酒罈放在酒桌上的男人，却似乎連眼角也沒瞟她一下。

* * *

「老馮，你在這裡幹了多久？」

紅辣椒忽然問。

「很久……很久了……」

「究竟有多久？是不是甫出娘胎還在吃奶便當荷官了？」

紅辣椒此言一出，立刻惹來哄堂大笑。

痲子老馮的臉色一片漲紅，他心中暗罵：「臭婊子！」

但這些罵人的話，他祇能在心裏罵罵。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正要回答，紅辣椒却又揮了揮手，冷笑道：「不必說了，這裏沒你的事，滾出去！」

很不客氣的語氣。

痲子老馮心中恨意更甚。

他祇好暗挫牙齒，掉頭便走。

紅辣椒滿意地笑了。

她是個任性的女人。

她喜歡怎樣便怎樣，沒有人敢違抗她的命令。

最少，在這吉祥賭坊如此。

但眼前這個用一罈酒押注的人又怎樣？

* * *

「兄台怎樣稱呼？」

「早已說過，暫時忘掉了。」

「不錯，你是說過的。人，的確不可以窮，更尤其是男人。」

「又更尤其是像我這樣的男人。」

「但照我看，你並不像個窮人。」

「不錯，人窮志不窮，既有天大的志氣，又還會窮到甚麼地方去！」

「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是甚麼意思，這一口牌九，究竟開不開？」

「當然開。」

「我已押注。」

「三千兩金子？」

「不錯，這一罈酒，最少值三千兩金子。」

賭坊內，每個人都認爲這人一定是瘋了。

一罈酒，就算是再名貴，又怎值得三千兩黃金？

但紅辣椒却道：「依我看，這一罈酒，最少值一萬兩金子。」

此言一出，又是滿堂爲之哄然。

但每個人心裡都在想：「這一句，必然是反話無疑。」

紅辣椒是個厲害的女人，她說的話當然也十分厲害。

「妳有眼光。」那人哈哈一笑。

「既然值得萬兩黃金，却祇當作三千兩來賭，對兄台而言，豈不是太吃虧了嗎？」

「不見得。」

「何解？」

「這一罈酒，是在下的賭本，祇要贏而不輸，那麼，這一罈酒到最後還是屬於我的，對不？」

「不錯，這是連三歲小孩都會明白的道理，問題是你一定會贏嗎？」

「一定一定。」

「何以見得？」

「因爲在今天早上，我給一個老相士算過命。」

「老相士？」

「嗯，他就是杭州城內最著名的『金滿桶』祁大先生。」

「哦！你是說祁昏花？」

「祁昏花？」

「不錯，他從十五歲那一年開始，已經老眼昏花，到現今快七十歲了，這毛病還是沒有矯正過來。」紅辣椒笑吟吟地說。

她是個很潑辣的女人。

但也是一個很美麗很嫵媚的女人。

尤其是當她笑的時候。

「祁大先生的眼睛是否有毛病，我是不理會的，最重要的是他的批算。」

「他批算你今天賭運亨通？」

「不錯！」

「哈哈，你若眞的相信，那麼……」紅辣椒說到這裡，忽然又搖搖頭：「還是不說了，反正你很快就會弄清楚，祁大先生的批算是否值得相信。」

「不錯，我是來賭博的，可沒興趣跟妳繼續東拉西扯，胡言亂語。」

「人貴在於有自知之明，你也知道自己是在胡扯吧！」

「還是快賭一手好了。」

「這張是牌九桌，要賭的當然是牌九。」

「這個自然。」

「這裡有三十二張牌九，最大的是甚麼？」

「至尊！」

「不錯，咱們都不是一般的賭徒，似乎不該拘泥於一般的賭法。」

「有意思，妳果然是個特別之外又特別的女人。」

「我是紅辣椒。」

「妳是青辣椒也好，紅辣椒也好，就祇怕很難可以抓住一副至尊。」

「你敢小覷我？」

「不敢！」

「哼，三十二張牌都在這裡，咱們動手搶好了。」

「說來眞是別開生面，但在下一向不慣跟女人動手動脚搶東西。」

「你害怕會輸給我嗎？」

「不，妳是絕對贏不了的。」

「嘿嘿……」

「既然妳一定要比劃比劃，不奉陪似乎也不怎麼好意思。」

「那麼，出手吧！」

「好，看誰抓到最厲害的至尊吧！」

* * *

賭坊內，氣氛既熱鬧又緊張。

所有賭徒，都目注着這一場別開生面的比拚。

「這也算是賭牌九嗎？」一人問。

「當然算。」另一個賭徒大聲說道：「這是最高境界的賭博。」

「廢話！」

「他媽的，你欠我的三十兩賭債還沒有還清，居然斗膽在老子面前無禮？」

「他媽的，三十兩又不是三千兩……」

也就在此際，紅辣椒和那個來歷神秘的賭徒，已開始了爭奪至尊之戰。

紅辣椒出手極快。

但那人也不慢。

祇是，他似乎再快也是快不過紅辣椒。

而且，紅辣椒似乎早已知道那兩張牌是至尊。

「么鷄！」

「大鷄六！」

果然，紅辣椒手到拿來，很快就把這副至尊牌取到手中。

她把兩張牌向衆人一亮，然後對那人道：「朋友，你輸了。」

「我不是妳的朋友，我叫風雪人。」那人大叫。

* * *

風雪人！

這個來歷神秘的賭徒，赫然就是最近在江湖上名聲大噪的風雪人。

風雪人當然聽過紅辣椒的名字。

同樣地，紅辣椒也聽過風雪人的名字。

祇是，她做夢也想不到，風雪人居然會闖入吉祥賭坊，更料不到，在江湖上鼎鼎大名的風雪人，居然是個膿包。

最少，在這一場爭奪至尊牌的「賭博」裏，風雪人簡直是全無招架之力的。

「你眞的叫風雪人？」

「貨眞價實，童叟無欺。」

「你不是早已忘掉自己的姓名嗎？」

「早已說過，祇是暫時忘掉。」

「何以忽然又記起自己就是風雪人？」

「因爲我贏了。」

「贏了？」

「不錯，正因爲我贏了，就不再鬧窮，既然不窮，自然立刻就會記起自己的名字。」風雪人笑吟吟地說道。

賭坊裏，立刻有人吼叫起來：「甚麼風雪人，簡直是個無恥之徒！」

「羞呀！分明是輸了，還在扭曲是非，眞是他媽的不要臉。」

「老闆娘，快把他轟出去！」

「且慢！」

「甚麼且慢且快的，老李，這件事又和你老人家有關係嗎？」

「不！祇是……」

「祇是甚麼屁了？」

「這位風兄弟，看來不像是無恥之徒，而且一副成竹在胸的樣子。」

「那又怎樣？」

「說不定，他眞的贏了。」

「他媽的，你老人家準是喝多了貓尿，以致頭腦不清不楚。」

倏地，紅辣椒發出了一聲清叱：「你們都給我住口！」

這一聲清叱，威力十足。

鬧哄哄的賭坊，立刻清靜極了。

她瞪視着風雪人，一臉不服氣的神情：「最厲害的，一副至尊已在我手裡，你怎麼還說自己贏了？」

風雪人淡淡一笑：「這是妳自以爲是罷了。」

「何解？」

「最厲害的至尊，並不是在妳手中，而是在……」

「在甚麼地方？」

風雪人忽然伸出右掌。

他把右掌輕輕拍在牌九桌上，似是毫不費勁一般。

可是，就祇是這麼輕輕一拍，這張堅實無比的賭桌，突然像是粉末般散裂開來。

這一掌，充份顯示出，風雪人的武功，極其厲害，但却並未嚇倒紅辣椒。

這是因爲紅辣椒也可以做到這一點。

但她很快就知道自己錯了。

風雪人這一掌，並不是表面上那麼簡單。

他不但擊碎了木桌，也擊碎了堅實無比的地面。

地面裂開了。

* * *

他爲甚麼要這樣做？

賭坊裡的賭徒，沒有人知道。

紅辣椒也不知道。

唯一知道原因的人，似乎祇有

風雪人自己。

* * *

風雪人雖然帶着一罎酒回來，但他看來相當清醒。

他沒有醉，也並不糊塗。

他很清醒，就像是九月裏長空上的飛鷹。

地面裂開，有如一塊豆腐。

豆腐是一種很不錯的食物，通常人們都會把餡子捏入豆腐裏。

這地下是否也像是一塊有餡子的豆腐？

這是紅辣椒心中一個很奇怪的念頭。

正當她疑雲陣陣的時候，風雪人的手已摸入地面的裂縫。

衆賭徒無不瞧得爲之目瞪口呆。

果然，風雪人很快就從地面裂縫下抓出一塊東西。

不是一塊，是兩塊。

兩塊黃澄澄的金子。

本已瞧得目瞪口呆的賭徒，此刻更是大爲驚詫。

本已退開去的痳子老馮，不知何時又從人堆中擠了上來。

他每天都在這張賭桌上，一直以爲金子銀子祇會擺放在桌面上賭來賭去。

豈料在這桌子地底中，也有黃金。

他呆住了。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 * *

驚詫萬分的人，並不單祇有賭坊內的賭徒，還有紅辣椒。

紅辣椒並不是個愚蠢的女人。

但她再聰明千萬倍，也決計料不到，在這賭桌下的地底，竟然另有乾坤。

這兩塊金子，每一塊都像是手掌般大小，當然也是一筆可觀的財富。

但更令人驚異的，是這兩塊金子，却像是兩張黃澄澄的牌九。

而且，那是一副「至尊」！

* * *

至尊！

兩副至尊。

兩副截然不同的至尊。

紅辣椒明白了。

她明白了爲甚麼風雪人說：「看誰抓到最厲害的至尊。」

「最厲害」的至尊，根本不在牌九桌上，而是埋藏在牌九桌桌下地底之中。

紅辣椒終於明白了。

當然，她可以不認輸，因爲她可以指風雪人是在「取巧」。

但這是「取巧」嗎？

可以這樣說，也可以用另一種看法。

風雪人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這是可以肯定的，問題乃是在於——他怎會知道地底下有一副「黃金至尊」？

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這一副「黃金至尊」，是否祇是兩塊刻上「至尊」的黃金？

又抑或是另有文章？

這才是比黃金本身價值更重要的事情。

黃金本身，可以是一種很簡單的東西。

一加一就是二。

黃金就是黃金。

但在這兩塊黃金之中，倘若隱藏着某些比黃金更重要的秘密，那麼這兩塊黃金就決不是黃金那麼簡單的了。

紅辣椒是心中凜然的。

她爲甚麼要買下這間賭坊？

她眞的祇想成爲一間賭坊的老闆娘這麼簡單嗎？

她志在此嗎？

不！絕不！

她看來很像個唯利是圖，見錢開眼甚至是六親不認的女人。

但這並不是眞確的。

她根本不重視財帛。

她最重視的，是一個好的男人，還有絕世的武功。

這才是她心中的夢想。

她買下吉祥賭坊，祇因爲她知道，在這間俗不可耐的賭坊裡，收藏着一套武功秘笈。

而且，她更知道……

這武功秘笈是和「至尊」有關的！

* * *

至尊！至尊！至尊！

紅辣椒手裏的至尊牌，忽然變成了粉末。

粉末隨着她的玉掌一揚，四散開去。

她手裏的至尊已不再是至尊，祇有風雪人手裏的兩塊黃金，才是「至尊」！

然而，這「黃金至尊」之謎，並未立刻解開。

甚至連風雪人，也是另一個謎。

他怎會知道這賭桌地底下，埋藏着這兩塊「黃金至尊」？

這絕不是偶然的事。

他是從甚麼地方，打探到這兩塊黃金至尊牌的秘密？

「光棍眼中不揉砂子！」紅辣椒冷冷一笑，「這一場賭博，你贏了！」

「承讓！承讓！」風雪人悠然一笑，「反正我手裏已有兩塊金子，那三千兩金子的賭注，妳也不必賠了！」

紅辣椒搖頭不迭。

「吉祥賭坊，向來信譽超著，豈有賭客贏了而不賠之理！但尊駕手中的兩塊黃金，乃是吉祥賭坊之

物，你必須把它放下！」

「非也！」

「甚麼非也？」

「非也就是非也！這兩塊黃金，若眞的屬於吉祥賭坊之物，自當把它留下，但照我看，這兩塊黃金，根本和吉祥賭坊毫無相干！」

「笑話！你分明是在本賭坊桌下，把這兩塊黃金取出的，又豈容强辯！」

一個在吉祥賭坊天天賭博的賭徒，也嚷叫着道：「不錯！老闆娘說的甚是……」

話猶未了，忽覺頸項一緊，已被風雪人一手招住咽喉。

「是否但凡在吉祥賭坊裏的東西，都是屬於吉祥賭坊的？」風雪人笑吟吟地問。

那賭徒早已給招得滿臉脹紅，但仍强自叫道：「本來就是！」

風雪人倏地臉色一沉，喝道：「那麼，連你這條性命，也是屬於吉祥賭坊的了？」

「當　然……　不……　不　是！俺……俺是個人……可不是東……東西……」

「放屁！我說你祇是個不倫不類的東西！」

「這……這……」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絕不容你抵賴，你若否認，我捏碎你的脖子！」

「不！你說得很對！」那倒霉的賭徒不敢再爭拗下去。

風雪人這才把他放開。

他對紅辣椒說道：「那三千兩金子的賭債，大可一筆勾銷，時候不早了，我老人家有點睏倦，要休息休息啦，再見！」

語畢，捧起酒罎，又把一副黃金至尊收入懷中，施施然便要離去。

紅辣椒大怒：「走不得！」

風雪人嘻嘻一笑：「爲甚麼走不得？莫不是妳想我老人家做妳的老公嗎？」

「放肆！」紅辣椒惱了，也不顧賭坊內擠擁，倏地抽出一把金光閃閃，鋒利無匹的匕首，疾向風雪人胸間刺去！

她出手極快，招式却是簡單之極。

招式雖然簡單，但能夠如此疾迅地擊向敵人要害，那就絕不簡單。

紅辣椒能在江湖上闖出名堂，自然不是僥倖的。

「還沒過堂成親，便要謀害親夫了？」風雪人嘻嘻一笑，旋身一側，避開這一擊。

紅辣椒一擊落空，豈肯罷休，足下一點，翻身又是連環三招！

三招都是快攻！

一招比一招更快！一招比一招更見辛辣，就像是她的性情一般刁鑽！

但風雪人却說了一句：「妳的臉好香！」

他竟然在她臉上親了一下！

* * *

風雪人面對紅辣椒辛辣無比的襲擊，竟是氣定神閒，甚至在衆目睽睽之下，在她臉上親了一下。

這算不上是甚麼反擊，但却比任何厲害的反擊，都更令紅辣椒心頭震駭。

風雪人！

此人武功，顯然遠在她估計之外。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祇是這個照面，紅辣椒已深深明白，憑自己的本領，和風雪人相比，實在相去甚遠。

要是換上別的女子，在大庭廣衆之間，給一個陌生男子在臉上親了一下，定必羞愧憤怒，無地自容。

那時候，勢必方寸大亂。

但紅辣椒却不然。

雖然，她極潑辣任性，但在這關頭上，她却反而顯得非常冷靜。

她忽然跳開兩步，叫道：「不打了！」

「爲甚麼不打了？」風雪人嘻嘻一笑。

「我有好茶。」（未完・一）

上文提要： 風小月見星星痲穴即將解，急大喊救命，驚動店小二等人，店小二欲扶星星，被她威脅，嚇得急鬆手，星星歪倒時痲穴剛好抵在風小月的中指上，如此一來便無法衝穴……風小月暗中跟踪懷竹道長，見他鬼祟與盧公鼎聯絡，引起對二人的懷疑……風小月與南宮守義等五人到江夏找柴老爺子，不料此柴老非二年前柴老……



新派俠義緝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龍潭飛鳳

逃出生天再探險 仗義救人結伴行

此時，雲飄也醒來了，聽見他們交談，插腔道：「如今後悔已來不及，還是先想辦法脫險方是上策！」

於是三個人站起來，在黑暗中摸索。

祇覺四周均是青痲石，連門也沒一扇。風小月點燃火摺子，舉高一照，登時看得清清楚楚，這囚室全是青石板所造，寬長各一丈，高則有兩丈，嚴絲密縫，相信另有機關控制。

也在此時，南宮守義夫婦甦醒過來，首先道歉。雲飄連忙安慰他倆：「大哥大嫂不必難過，咱們都知道這不是你之原意！嗯，那斷你以前未見過？」

南宮守義搖搖頭，風小月接問：「柴府今番出現過的人，有否是以前見過的？」

南宮守義想了一下，毅然道：「一個都未見過，看來柴老爺子若不是遇害，便已舉家搬遷，這干人一定是新主人！眞是氣煞人矣，咱們自己驅羊入虎口！」

雲飄喃喃地道：「若眞如此，則這些人又是甚麼人？」

風小月說道：「問題是咱們與他們素不相識，爲何要用迷藥對付咱們？」

朱鳳道：「不錯，這才是最關鍵的，無冤無仇，將咱們囚禁起來，必有原因！」

「有一句話，愚兄一直不願意說出來。」風小月頓了一頓，方續道：「此處可能是他們的一個巢穴！廬山山谷可能祇是一個訓練場所！」

朱鳳脫口道：「你是指星星他們那一夥？」

「是的，否則無以解釋，他們爲何要囚禁咱們！」

雲飄道：「如今研究這些東西，不切實際，最重要的是想辦法逃出生天！」

南宮守義道：「對不起，是南宮某連累了你們！」

風小月忙道：「南宮大俠這樣說，祇會彼此心頭難過，事實上這根本不是你的錯！雲兄說得有理，咱們還是想辦法離開此處吧！」他抽出如意棒，以棒柄敲打石板。其他人之兵器都不在身上，唯獨他因作褲帶用，大概對方不明眞相，是以不會沒收。

雲飄等人幫不上忙，祇能替他拿着火摺子，風小月敲了一陣，忽然回頭道：「雲兄，這火種還是留着必要時再用吧！」他很快便敲遍了地上，接着便敲着四周石牆。

忽然，一個空洞低沉的聲音傳來：「你們五位來柴府到底有何目的？」

雲飄連忙再點火摺子，南宮守義道：「在下早已說過，是來此拜訪柴老爺子的！」

「咱們老爺子根本不認識你們！」

「在下指的是另外一個，年紀比較大，身材……」

「諸位再不老實，咱們也不用殺你們，祇須將你們困住，任你武功多高，最終也會餓死！」

此時火摺子已點燃，衆人循聲音來源處望去，祇見左上角有個拳頭般大小的小洞，料外面的人對着小洞說話，因此聽來顯得聲音空洞。

南宮守義道：「事實確是如此，閣下不相信，咱們亦無可奈何！要來此的，是在下所建議的，你們大可以將南宮某殺死，但其他人……」

雲飄急道：「大哥不必多費唇舌，他們根本不是誤會！」他走前幾步，仰頭對着小洞叫道：「咱們已毫無生機，閣下還惺惺作態，要給誰看？何不打開天窗說亮話，到底用迷藥迷倒咱們目的何在？說得清楚，咱們也死得瞑目！」

風小月插口道：「既然如此，閣下還怕甚麼？怕咱們逃出生天之後，再來找你們算賬？」

那人冷笑道：「眞是笑話？銅牆鐵壁，飛鳥難渡，你們插翅也飛不出去！就算逃得了，咱們也不會怕你們五個人！哼！老實說，天下英雄雖多，還眞沒幾個放在咱們眼內！」

「那就更加奇怪了，到底你們爲何將咱們囚禁起來？說說看又有何妨？是咱們妨碍你們稱霸天下麼？」

「眞是話不投機半句多！諸位來生再見吧！」

言畢之後，再無聲音，朱鳳問道：「大哥，咱們如今怎辦？總不能任人宰割！」

「石板太厚，如意棒太輕，敲不出『機關』來，看來咱們祇能聽天由命了！」風小月嘆息地道：「想不到咱們會死在此處，眞是窩囊！」

雲飄連忙安慰他們：「辦法總是有的，千萬不可喪氣！」話雖如此，正所謂人是鐵飯是鋼，五人雖都有一身本領，但沒水沒飯，又能堅持多久？囚室密不通風，五人揮汗如雨，更加乾渴難受。

也不知過了多久，五人忽然發覺體力正在迅速減退，誰都沒有信心逃出生天。風小月忍不住駡道：「這廝當眞惡毒，饑渴比戰死還難受！」他祇說了幾句，喉頭已似要冒烟。

朱鳳喃喃地道：「眞是死不瞑目，多少困難險境，都能活下來，偏偏被困死在這裏！」

藍仙音忽然道：「不如咱們趁還有幾斤氣力時，再試一試如何？」

朱鳳問道：「夫人有何妙計？」

「咱們以掌風擊牆，也許能撞開機關，就算誤觸機關被殺，也總好過活活餓死！」

南宮守義精神稍進，立即挪後一點，運足殘餘之氣力，發出兩股掌風，掌風撞在牆壁上，一動不動，剛好掌風反擊過去，祇吹得衣袂獵獵作響。

風小月道：「待小弟也來試試！」他對着左首那高牆，運功發掌。「轟」地一聲響，石室內響起一個悶響，震得羣豪耳朶嗡嗡作響，可是當衆人神志稍清時，對面那堵牆突然震地一聲，露出一扇門來！

各人見此情況，眞是又驚又喜，忽然朱鳳低聲道：「有風吹進來，這門是通到外面去的！」話音剛落，風小月已箭一般射出，他一手提着如意棒走在前面。

石門打開，是一條深約丈餘之甬道，甬道盡頭，果然已在圍牆外，五人辨別了一下，均是心頭狂喜，萬料不到，竟然這般容易便逃出生天！

此時已在夜裏，抬頭望一望天色，料已二更時分。四周漆黑，不見人影，雲飄抑住心頭之狂喜道：「快走！」這次由他領頭，率先邁開大步走了。

雲飄來過江夏多次，路逕熟悉，左穿右插，很快便至一家小客棧前，他用力拍起門來，過了一陣，裏面傳來一個不快的聲音：「誰呀？」

「你老馮麼？我是雲飄，快開門！」

木門打開，祇見一位五十左右的漢子提着一盞紙燈，向雲飄照了一照，然後驚喜地道：「恩人，你來啦？快請進來！」

五人一進門，老馮便將門關上。「怎的半夜才來？」

「先別說話，有三間客房沒有？安排一下！」

「有！有，還有四間房，這幾天生意不是很好，請跟我來！」老馮帶他們進房，南宮守義夫婦倆一間、朱鳳一間、風小月和雲飄則住一間。

風小月一進房便道：「掌櫃，店裏可有甚麼能吃的麼？快弄一些端來，咱們快餓死了！」

老馮道：「還有一些麵條、牛肉和燒鷄，就是無人做菜……」

他還未說畢，雲飄便道：「不打緊，你先送些開水來，咱們自己弄飯！」他到鄰房把藍仙音和朱鳳帶到柴房。「大嫂，今晚會否再餓肚子，全靠你們啦！」他自己也趕緊生起火來。兩個爐灶都是烈火熊

熊，一鍋下麵條、一碗燒水。

那藍仙音平日在家裏也常下廚，是故十分熟練地切起牛肉和白菜起來，朱鳳也在一旁幫忙。

半個時辰之後，一鍋麵已經煮好，另加一隻燒鷄，全部端在朱鳳房裏，五人狼吞虎嚥，把那一鍋麵一隻鷄吃得乾乾淨淨，兩個女的又趕緊準備熱水洗澡，男的則到灶房旁，用冷水匆匆清洗一下。

三個男的回房之後，躺在床上歇了一會兒，體力方慢慢恢復，風小月低聲罵道：「他奶奶的，這鍋麵比少林寺的還魂丹還厲害！」

南宮守義跟雲飄躺在一張床上。「幸虧今番能逃出來，否則南宮某要抱憾終生！」

雲飄道：「大哥，你千萬別再提此事，否則你便是不把咱們當作兄弟！嗯，不知你倆有否覺得，那扇石門開得有點蹊蹺？」

南宮守義道：「不是風少俠的掌風無意中觸及開啓機關麼？」

「若是如此便簡單了，就怕他們是故意放咱們出來的，則日後行動應得小心！」

風小月反問：「他們放咱們出來，有何目的？」

「也許有甚麼陰謀，不過愚兄一時也說不清，但總覺得有點蹊蹺！」

風小月道：「小弟也覺得有點奇怪，不過不必多猜測，明天咱們再到柴府探個究竟！反正這條命是撿回來，就算死在裏面，也要弄個明白！」他轉身伸了個懶腰，忽有所覺，伸手一摸，竟摸到一封信，忙道：「快點燈看看！」

南宮守義在黑暗中看不到甚麼，聞聲長身將燈點亮。風小月撕開信封，祇見信上草草寫着兩行字：柴府是龍潭虎穴，不可輕易再犯險，救得你一次，救不了兩次！

下面沒有署名，祇在左下角寫着四個字：「還恩的人」，雲飄脫口問道：「這是誰寫的信？」將信封轉過來，上面大大寫了四個字：風小月閱。

風小月沉吟道：「小弟猜這信大概是星星寫的！我曾在德化救過她，免她受其大師兄之辱，她來報恩！」

「是她？」雲飄在房內輕輕踱起步來，「如此看來，柴府可就是他們之大本營了！」

南宮守義道：「也不知他們幾時鵲巢鳩佔的，看來柴老爺子一定遭到不測了！」

雲飄道：「先不管那個甚麼老爺子了，還是商討正事吧！如果柴府是他們之大本營，咱們可得再去一次，也許一切眞相水落石出，就在此一役了！」

「憑咱們五個人，力量足夠麼？」

風小月道：「咱們可否通知一善大師他們？」

雲飄搖搖頭，「先不要魯莽，萬一勞師動衆之後才發現不是咱們所想像的，後果十分嚴重，將來咱們說甚麼話，都無人相信，要進去還得靠咱們自己，最多加一兩個知心朋友。」

此刻，朱鳳及藍仙音已洗好澡回來，風小月將信給她倆看。朱鳳道：「風大哥，這是星星的字跡？」

「愚兄從未見過她寫的字！一切都只是咱們之推測而已，還須推敲。」

朱鳳輕聲道：「小妹却擔心這是一個陰謀，他們早已有所佈置，要讓咱們把人帶去送死！」

南宮守義道：「此亦有可能，不得不防。」

「是故小妹還認爲下一步應早上廬山去探個究竟！」

風小月道：「豈有捨近求遠之理？咱們也可找人幫忙，明後天無論如何也得進去探一探！」

藍仙音道：「天快亮了，咱們還是先歇一會兒吧，沒有足夠之精力，再遇强敵，也只能束手待擒！」

南宮守義道：「不錯，咱們也得先買些兵器防身！」當下各人回房休息。

風小月躺在床上，仍在想着這件事，他覺得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爲何柴府裡的人不繳掉自己身上如意神針？若說如意棒他們不知道是兵器還有道理，神針爲何不搜走？

唯一解釋得通的便是，負責善後的人便是星星，她故意留了一手報恩！

假如星星也在柴府內，則明天若去探險時，會否再遇到她？

連日來又飢又餓，又擔心，體力幾乎消耗殆盡，險境一過，人便特別疲勞，風小月在朦朦朧朧中睡着了。待他醒來時，日已近午。

雲飄他們也都已醒來，呼老馮進來，「老馮，替咱們備水洗臉。」

老馮問道：「恩人怎會半夜上店？」

「你不必多問，知道太多對你無益，若有人問起，千萬莫說認識咱們，也不要跟店內的夥計住客提起咱們！」

「恩人放心，今早住客已全搬走，店內的夥計，一個是俺婆娘，一個是犬子，廚房則是俺侄兒侄媳婦，沒有外人！」

風小月道：「今午咱們不出外吃飯，就在店裡吃。」

老馮忙道：「那當然，怎樣也不會放你們出外吃了，俺們已準備好了，隨時都可以上菜，俺把店門也關上了，貼了一張東主有喜，暫

停一天的告示。」

雲飄問道：「若有人問起你有何喜，你怎樣答？」

「過兩天便是俺的五十歲生辰，便說做壽停業！」

「很好，謝謝您啦，以後千萬不要客氣，你去準備吧！」

老馮去後，南宮守義便問：「雲弟，你與他是何關係？爲何他口口聲聲稱你恩人？」

「有一次我來江夏，一夥强盜洗劫他家，還放火燒了他的店子。恰巧撞在我手裡，便殺了那幾個强盜，又給他一筆錢，讓他重操故業，上次小弟來江夏，特地來他店裡住了一夜，此人十分樸實敦厚，很可靠！」

「愚兄看得出來，並無懷疑他。」

俄頃，老馮來請他們出廳吃飯，幾張四方桌拼成一張大桌，鋪上一張白布，上面放了十道八道的菜，碗筷酒杯已擺得整整齊齊。

雲飄叫了走來：「老馮，你眞的在辦壽宴呀？」

老馮笑嘻嘻地道：「歡迎宴跟壽宴一起辦，熱鬧一點，快請入座，你快斟酒！」

雲飄道：「大家都入座一起吃，否則咱們也不吃了！」風小月等四人也七嘴八舌地勸他們入座，最後老馮的婆娘、兒子和侄兒也才入座。

雲飄擧杯道：「咱們先敬老馮一杯，祝您壽比南山，身體健壯！」禮讓了一陣才動筷，想不到菜還做得不錯，而且料也用得精良，看來花了不少銀子。

這頓飯足足吃了一個時辰才散席，老馮陪他們喝了一會兒，雲飄道：「咱們吃得太飽，要出去散散步。」

「晚飯一定要回來吃，菜早已準備好了。」

雲飄一口答應，衆人出了店，不由自主轉頭回顧，却沒有發現甚麼扎眼的人，但他們仍分成兩組，一前一後，風小月道：「老馮今日破費不少，咱們送一份禮給他吧，白吃不好。」

「他也不是甚麼富裕人家，送黃金飾物最實際，萬一有變還可以換錢。」

朱鳳道：「先去買兵器，衣服再說！」三人表面上輕輕鬆鬆，但一直在暗中留意四周之動靜，却一切如常，反覺得有點忐忑不安。

雲飄等四人先後走進兵器鋪，風小月則站在店外戒備，他左瞻右盼，忽然見到對面屋頂伏着一個人，那人發覺風小月發現他，連忙長身向屋後跳出，這刹那，風小月認出她竟是星星所喬裝，他來不及跟雲飄等人打招呼，便立即追下去。

他顧不得驚世駭俗，立即躍起屋頂，向下望去，只見星星身影由小巷口一閃即沒，風小月連忙躍落地上，向巷口追去。到了巷口，只見星星不斷轉頭張望，風小月只好稍等一會，待她轉過頭去，才閃出小巷，但見她又閃進另一條巷子。

風小月連忙奔過去，一到又不見了人影，風小月心頭一急，快步奔跑，出了巷口，仍不見其人，略一思索，躍起屋頂，但見兩個漢子挾持着星星，正在屋頂上跳躍，風小月追了幾步，他們已躍落一座小院。

風小月跑過去，將耳朵貼在屋頂上凝神靜聽，却有動靜，風小月心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輕輕躍了下去，他一鼓作氣，抽出兵器，就躍上廳堂，喝道：「裡面有人麼？」語音未落，他人已標向一扇房門，飛起一腿，將門踢開。

房內無人，風小月再去踢第二扇房門，目光一及，突見後門打開，他立即竄了出去，果見一輛小馬車向外馳去。風小月連忙暗中跟踪。

他想回去通知雲飄他們，又恐一來一回，失去敵踪，只好跟着馬車後面，馬車向東城門馳去，風小月心頭大急，因爲出城之後，馬車便可放足急馳，跟踪便困難了，他想弄匹馬兒，却又不見。

片刻間，馬車出了城門，路上行人少，果然馬兒立即洒開四腿急馳起來。

風小月雖有一身武功，但長途跋涉，氣力肯定不如馬匹，何況在後面急追，車上的人亦不可能不知被跟踪。他索性吸氣急馳，幾個起落，已經追貼馬車，雙足一頓，飛身躍起，向馬車撲去！

風小月雙足將抵車廂頂時，車廂頂突然碎裂，一條黑影躍了起來，學着一柄彎刀向風小月下身砍去。

風小月如意棒在刀上一架，吸氣凌空挪移兩尺，左指一彈，「三才如意神針」已經出手，同時，如意棒舞得像風車一般，橫在身前。

「啊」地一聲輕呼，那漢子畢直跌下去，由於馬車速度甚快，他落下時，馬車早已滑前數尺，是故落在地上。風小月同樣落下，却向他撲去，他不但要殺人滅口，尚要收回神針。

那漢子臉上蒙着黑布，只露出一對眼睛，看不到臉孔，風小月也不打話，揮棒便打，畢竟他技高一籌，再加上對方已中了一枚神針，身形受影响，三十招過後，風小月便取了他的性命，收回神針，展步急追。

馬車已馳出了半里，風小月追

了兩三里地才漸漸追近。他强提一口氣，追得更急，距離由三丈，而兩丈而一丈，正想躍起撲前，馬車突然停住。

風小月躍前，一拳擊在車廂，他蓄勢一擊，力道奇大，只聽一陣「嘩啦啦」聲响，木板碎裂，他人亦躍上去，抬眼一望，登時停止動作。

只見另一個蒙面人一手握刀，另一手招住星星之脖子，冷冷地道：「你再踏前一步，老子便一刀殺了她！」

風小月冷冷地道：「你放了她，少爺也放你一條生路！這個交易讓你佔便宜了！」

「放屁！老子佔甚麼便宜？」

「因爲你根本不敢殺她，殺了她你如何向老鷹交代？」

那漢子身子微微一震，强作鎭定地道：「你說錯了，老子殺死她，根本不用向誰交代！」

「你再不放人，少爺可要動手了！」

他倆在談條件，星星却一直望着他，眼神十分複雜，風小月無暇推敲，只覺得她需要自己救她。

「老子不但要你放我，還要帶她走！我數三聲，你若不跳下車廂，便要殺她了！」蒙面漢忽然扯開星星的衣襟，露出她兩團半截的酥胸來，「這証明老子跟她根本不是同路人！」他左手居然自衣領處伸了進去，衣襟聳動，分明在把玩星星之酥胸。

「快拿開你的臭手！」星星大怒。

風小月又驚又怒，忙道：「好，我跳下車廂，不過你對她不得無禮！」說着向蒙面人一指，「嗤」地一聲，「三才如意神針」順勢射出。

由於距離近，蒙面人又被星星美色所迷，待他發覺已來不及閃避，三枚神針全釘在他額頭上。

風小月拍拍雙手，跳下馬車，道：「在下已下了車，你還有甚麼話說？」

「你，你暗器傷人，算得是甚麼好漢？」

「哈哈，難道你挾持女人，也算英雄？兄弟，你還是趁早走吧，否則死無葬身之地了！」

蒙面漢抱起星星，刀鋒仍抵在她脖子上，「讓開！老子就不相信你不怕我殺了她！」

「你要殺便殺吧，我根本不認識她，她是生是死於我何干？只是你中了少爺之毒針，再不治療，毒氣入血，流到心房可就完蛋了！」

風小月故作輕鬆地退開一邊，「你下來吧！」

那漢子拔掉額上之神針，反向風小月拋去，然後抱起星星，躍下馬車，突然將星星向他拋去，自己發足狂奔。

星星低聲道：「他知道咱們的關係，一定要殺死他！」風小月將星星放在馬車上，發足狂追，他輕功一向十分出色，很快便追上了蒙面漢，「你不是要殺少爺麼？爲何不辭而別？」

那漢子見逃不過，只得回身揮刀急攻，他見同伴被殺，知道自己武功不如對方，只有拚命一途，是以彎刀一招接一招，只攻不守，一副玉石均焚之勢。

風小月打鬥經驗十分豐富，也不心急，採取穩取突擊之法，見招破招，那廝攻勢越來越盛，風小月被攻得心頭火起，輕嘯一聲，極力反攻，與對方鬥快，搶佔上風。

剎那間，已攻了三四十招，風小月技高一籌，逐漸佔了上風，那廝驚怒地罵道：「風小月，你敢跟咱們作對，日後死無葬身之地！」

「風某之生死不勞閣下擔心，你還是擔心自己之生死吧！」風小月左食指一曲一彈，一縷指風射出，擊在對方胸腹之上，他不由自主地抖動一下，風小月眼明手快，如意棒尖端已刺進其喉頭，蒙面人倒地，他便扯下其蒙面布巾，却是一張陌生的臉孔。

風小月慢慢走回馬車，先拾起地上之神針，已聞星星道：「蠢才，還不快替我解開身上之痲穴。」

風小月笑嘻嘻地道：「急甚麼？妳不會乘機歇歇？」他緩緩走過去又道：「妳還是乖乖躺在車上，如此反較可愛，在下還有話要問妳。」

「你有甚麼話要問？姑奶奶若不高興可不願意答覆，喂，看不出你眞是個下流胚子，你那對賊眼，不許望姑奶奶那裡。」

風小月雙頰一陣發熱，忙不迭將目光挪開，說時遲，那時快，他腰上一痲，已着了道兒，他忍不住罵自己：「風小月啊風小月！你眞是個大笨蛋！」

星星一骨碌地坐了起來，拉好衣襟，學他的語氣道：「風小月啊風小月，你果然是個大笨蛋，想不到你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當。」她跳落地，將風小月托起，拋在馬車上。

風小月嘆了一口氣：「士可殺不可辱，你殺了我吧！」

「姑奶奶還不想殺你。」

「你既然捉我，昨天又何必放走我？」

「哼，我信上不是已寫得清清楚楚麼？」星星走到前面駕車。

「算你說得有理，剛才少爺又救了妳一次，爲何你還要害我？以怨報德，毫無良心。」

「剛才你救了姑奶奶，咱們根本是在演戲引你上當。救我？眞是屎殼螂戴花——臭美。」

風小月明知她在强辯，却又無心情與她分辯，祇好閉上眼睛，隨遇而安。可是祇過了一忽兒，他便忍不住問道：「喂，星星，那座柴府是你們的大本營麼？」

星星不答，風小月自言自語地道：「女人心海底針，信上又肯寫出來，嘴巴却不願說。」她還是不吭一聲，風小月提高聲音問：「妳死了麼？」

「你再胡說八道姑奶奶便索性封住你的暈穴，樂得耳根清靜！」

「哼！少爺好心來救妳，妳以怨報德，少爺已不跟妳計較了，妳還這麼凶，妳一直不吭聲，少爺怎知道妳有否再出事？」風小月用酸溜溜的語氣喃喃自言：「若是別的姑娘，早把少爺當作未來夫婿了。」

「你有甚麼好？既不英俊又不瀟洒，又風流成性，那個姑娘把你當作未來夫婿，都要倒八輩子的大霉。」

「嘿嘿，少爺也知道無一項是天下最好的，但天下雖大却又無一人像少爺這般齊全及優秀的，想當我老婆的，不知凡幾。」

「可惜姑奶奶不稀罕。」

「這眞的是妳心裡話麼？唉，星星，妳幾次讓少爺看見妳的肉體，還想嫁給別人，眞是少有。」

星星怒道：「你敢再胡說一句，姑奶奶便不客氣了，你比誰都清楚，你如今是俎上之魚肉。」

「好好，咱們說別的，剛才那兩個男人是你的師兄或師弟？」

「師兄或師弟都是一樣。」

「怎地妳師兄和師弟都這般下流？他們都視妳爲俎上之魚肉哩！」風小月故意氣她：「噢，看來風流比下流實在高明太多了。」

「姑奶奶不討厭男人風流，祇討厭你。」

風小月又道：「原來如此，難怪妳師兄弟對妳都這般放肆。」話音剛落，星星的馬鞭突然「叭」地一聲，在他腰上抽了一記。

星星冷冷地道：「狗咬耗子！這祇是一個小教訓。」

風小月道：「不錯，我眞是個大笨蛋，居然巴巴地趕來救你，早知我躲在暗處看戲就好，人家本來是男歡女愛，我何必……」

話還未說畢，星星又抽他一鞭，風小月忽然不再說話了。過了一陣，太陽已將吻及遠處之青山，滿天紅霞，馬兒跑了半天，氣力漸衰，速度也慢了下來。

星星忽然問道：「你怎地不說話了？」風小月還是不吭聲，星星忽然大叫一聲：「你死了麼？」

風小月恨聲道：「少爺這輩子，除了小時候家父用鞭子抽過我的屁股之外，從來沒有人打過我，除非妳殺了我，否則少爺一定要報此仇。」

星星嬌軀微微一顫，低聲道：「誰教你嘴裡不乾不淨？」

「哼，妳到底要拉我去那裡？」

風小月話剛說畢，樹林裡忽然湧出一羣黑衣漢子來，將馬車圍住。

風小月仍躺在車上，祇聽星星道：「老二，你這是甚麼意思？」

「沒有甚麼意思，痲鷹想見見妳。」一個男人說畢，忽然跳上馬車，又道：「你們跟在馬車四周。」

馬車又繼續前進了，太陽已隱在山後，暮色四合，歸飛的宿鳥在頭上盤旋，不時發出難聽的叫聲。

風小月道：「喂，你們是甚麼人？要帶少爺去何處？星星，妳這臭婆娘眞是蛇蝎美人……」

那漢子冷笑道：「風小月，聽說你很風流，一定是垂涎三妹的美色，哈哈……三妹，他可有對妳做出甚麼事來？他若敢動妳一根毫毛，老子便殺掉他。」

「哼，他還沒這個福氣。」

老二笑嘻嘻地道：「不知愚兄有沒有這個福氣，咳咳，妳爲何不將他縛住？」

「你以爲小妹不懂點穴？咱們抓人還用得着繩子麼？」

「不，小弟已很久未見到他了，哼，他也是風流鬼，大概去跟女人鬼混了，那像愚兄這般，祇一心苦苦地等妳！」

星星冷冷地道：「照你這樣說，你尚是處子？」

老二又傳來了一陣乾咳聲，旁邊却傳來一陣輕笑。老二怒道：「你們笑甚麼？」

星星又問：「燕子也在痲鷹窩裡麼？」

「當然，痲鷹最疼老五了，甚麼事沒有她的份。」老二忽然「呀」地一聲，撥馬入林，樹林裡竟然有一條人踩出來的路，馬車慢慢地走着。

風小月的痲穴早已被他運功衝開，但他決定深入虎穴探個究竟。可是一入虎穴很可能便死無葬身之地，他不由猶豫起來，最後還是決定假裝痲穴仍然受制，到了賊窩再作決定。

馬車又停了，老二問道：「三妹，妳是幾時封住他的痲穴的？」

「半個時辰前點第三次，沒那麼快恢復。」星星言畢便跳下馬車，老二連忙陪着她，却下令手下將風小月抬下去，兩個漢子一頭一脚抬着風小月，走進一座黃牆綠瓦的莊院。

由於風小月僞裝痲穴被封，不敢轉頭觀望，雙眼祇看到承塵，接

着一陣軋軋之聲響，身子向下傾斜，最後被丟在一座石室之內，又一陣軋軋聲響，風小月轉過身來，祇見身前有一道鐵柵，鐵柵外面祇有六尺寬的一條通道，四周都是大石板。

風小月心想既來之則安之，便索性暗中運功調息，務使自己之體力處於巔峯狀態。

這一夜，完全無人來騷擾他，他練了一夜的功，便覺體力充沛之至，若能恢復自由，必如出柙之虎。可惜他等了很久，還無人下來找他，直至他估計已經過了正午，才聽到一個步履聲。

俄頃，即見一個漢子提着竹籃下來，道：「吃飯了！」風小月立即爬過去，那漢子喝道：「不可走近鐵柵，否則不給你飯吃。」想不到他還十分小心。

風小月忙停止爬行，道：「你再晚一點來，少爺便要餓死了。」忽然他抬高頭，道：「你怎地到如今才來看我？」

那漢子不由自主望去，風子月中指一彈，一縷指風射出，正中那廝之暈穴，他動作極快，立即竄前，雙手自鐵枝空間穿出去，將他腰上的那串鑰匙扯了下來。試了兩把，便將鐵柵的門打開。

他將那漢子拉了進去，改封其麻穴，然後解開其暈穴，低聲道：「你敢大聲叫，少爺便一掌送你上西天。」

那漢子疑在夢中，他實在想不通爲何風小月會跑出鐵柵之外，自己又怎會落在對方手中，祇呆呆地點點頭。風小月低聲問：「上面出口有沒有人把守？」

那漢子搖搖頭，風小月又問：「你們在這裡一共有多少人？」

他想了一下才答道：「大概二十五六個。」

「頭目是誰？還有甚麼高手？」

「如今是麻鷹做主，以前是黑鷲當頭，還有二師兄，三師姐、五師姐他們幾個高手。」

「如今他們在何處？」

「都在上面。」

「廢話！我是問他們在作甚麼？在廳內還是在房內？」

「小的職務太低，祇知道他們不在廳裡，在何處做甚麼事便不清楚了。」

風小月又封住其暈穴，將他置在鐵柵內。回頭見那廝身材與自己差不多，便動手脫下他那套黑色衣褲，與自己所穿的互易，弄好這一切才往石階走上去。

石階約有二十多級，盡頭之處是一扇半掩的石門，風小月伏在石門後凝神靜聽了一會，未聞外面有動靜，方一步竄了出去。

石門之外是一座涼亭，舉目一望，方知這是一座小小的後花園，面積雖小，但五臟均全，假山、花木、小橋流水，樣樣俱全。

靠內是一棟建築頗爲精緻的房舍，後花園有兩條鵝卵石路，沿着圍牆通向裡面，風小月略一思索，便踏上其中一條，小心翼翼前進。

忽然他一個急竄，伏在一個窗台下面，動作雖快，但輕捷得像一隻狸貓。祇聽一個蒼老的聲音道：「老夫認爲風小月對咱們了解已多，而且此人表面上浪蕩風流，其實處事頗有原則，未必肯就範，哼，傳聞有誤。」

另一個聲音聽來有點像老大：「我贊成麻鷹的看法，風小月那小子還是一刀殺掉乾淨。」

第三個人一開腔，風小月便認出是星星：「不，我認爲風小月好色，祇要我略施媚術，他一定乖乖就範，人材難得，像他這種人，實在可遇不可求。」

「麻鷹」冷冷地問：「他是怎樣一個人材，妳且說來聽聽，上次他闖進『陰陽谷』，老鷹已改變了對他之看法。」

老二道：「你不要聽女娃胡謅，風小月是甚麼人材？不是幾番均墮入咱們轂中麼？九成是三妹『美人計』失敗，反而中了人家的『美男計』。」

星星怒道：「老二，你不要含血噴人，姑奶奶甚麼男人未見過？會中他的『美男計』？簡直笑話，論到本領，風小月無論在武功、機智、謀略等等方面，都要比你跟老大強多了。」

「老子才不信，如今便去將他殺了。」

「且慢，他如今是俎上之肉，你這樣殺了他，算得什麼好漢。」

風小月在窗外聽得分明，心中忖道：「想不到這婆娘還會暗中護着我，眞是意外。」

老二哈哈大笑：「麻鷹，你聽聽她這句話，還說不是中了人家的『美男計』！」

星星道：「他是姑奶奶逮住的，如何處理，用不着你操心！」

老二笑嘻嘻地道：「愚兄不敢操心，但麻鷹總可以了吧？」

「麻鷹」沉吟道：「老二說得有理，爲安全計，還是將他殺掉：老二，你去動手！」老二故意高聲呼了一聲「遵命」。

星星急道：「他人是姑奶奶的，要殺也只能由我殺，你休想佔便宜！」

「好啊，妳動手，愚兄替你押陣！」

「放屁，要你押甚麼陣！」

「麻鷹」沉聲道：「老二，你快去！三丫頭，妳留下來，老夫有話對妳說！」只聽老二一陣大笑，接着又是房門被人用力關上的聲音。

星星問道：「你有甚麼事要跟我商量？」

「妳用這種態度跟我說話？哼，妳近來之表現越來越叫人失望了，幾番都無法完成任務！」

「這次不是將風小月抓回來了麼？幫主傳我武功，養育我，但我也替本幫賣命，再說我一向辦事均是公事公辦，其他的一概少管，如果有得罪者，實乃性格使然，絕非有心與您作對，請您大人大量……」

外面的風小月却急得如同熱鍋上之螞蟻，蓋老二這一去，自己溜出地窖之事便再也瞞不了，大搜索立即開始，再不離開虎穴，最終必成爲狼虎之點心。

忽聞「麻鷹」道：「三丫頭，從今開始，妳不得擅自離開，妳近日已沒有任務了！」

星星寒聲問道：「你這是甚麼意思？將我軟禁？有否命令？」

「有命令，是口諭，其實老夫也不想如此對待妳，不過妳別想違抗命令，否則後果如何，你心裡清楚得很！還有，把妳之兵器交出來。」

星星聲音大變：「你把我當作叛徒看待？爲何要交出兵器？」

「這是命令，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緊急之鑼聲，「麻鷹」喝道：「三丫頭，妳自己封住穴道，否則老夫可不客氣了！」

星星抗聲道：「除非老鷹在此，或你能拿出命令來，否則你無權這樣做……嘿，姑奶奶今日便掂掂你的份量！」大概她話未言畢，「麻鷹」已經動手，是故星星便取出兵器抵抗。

「麻鷹」冷笑一聲：「眞是反了，把妳養大，翅膀硬了，今日竟然敢反抗，妳想反抗，還差一點！」他忽然提高聲音問道：「老二，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遠處傳來老二的聲音：「風小月跑掉了！」話音未落，風小月已經撞開窗櫺射進房內。房內兩個正在惡鬥的人，都吃了一驚，不由自主地分開，風小月看也不看便向那個五十多歲的老人撲去！

「麻鷹」先是一呆，繼而揮掌應戰，「好啊，三丫頭，妳如果不是有異心，便在他背後出手！」

風小月的如意棒以快制慢，急道：「星星姑娘，他們只懷疑妳，妳快走吧，遲則來不及了！」

星星跺足道：「你，你跑進來作甚？爲何還不逃跑！」

「麻鷹」冷笑一聲：「好一對狗男女，兩個都跑不了，來人，風小月在此處！」

「快跑！」風小月左手一揚，一陣「嗤嗤」聲響，三才如意神針已向「麻鷹」射去，他根本不看結果，回身便拉着星星向窗口跑去。「快！」

星星急道：「你要跑自己跑吧，姑奶奶不走！」

與此同時，「麻鷹」亦叫道：「全力撲擊三丫頭，生死不論！」他話剛說畢，星星竟然先風小月射出窗外，風小月回身再向「麻鷹」射出一枚三才如意神針，然後亦穿窗而出。

星星叫道：「出圍牆往東跑！」她人先飛躍而起，只見三環飛刀成品字形，向星星射去！風小月在後面看得眞切，急呼小心。

星星凌空伏肩向後揮刀，但只磕飛兩柄，第三柄飛刀插在她後背上！幾乎與此同時，風小月亦凌空躍起，他左手向「麻鷹」一揮，一枚三才如意神針便向他射去，緊接着他右手揮舞如意棒，左掌在星星後臀上一托，星星登時超過圍牆飛了出去，他自己因爲用力，凌空沒處借力，身子猛地向下一沉！此時，四周之敵人已向圍牆包圍過來。

好個風小月，臨危不亂，左掌向上一抓，右手如意棒仍然舞得像風車一般！也不知是他祖宗有靈，還是眼明手快，居然讓他左手抓住牆頭，緊接着一扭腰，身子已翻過圍牆，射了出去，耳際只聞「麻鷹」的聲音叫道：「快追！」

風小月落地之後，見星星皺着眉頭，他忙跑過去道：「快跑！」同時伸手又抓她的手。

星星顫聲道：「老二好毒，刀上淬了毒！」

風小月急忙在她後背上連封數指，然後伏下道：「快伏上來！快！」星星不由自主伏在他後背，風小月立即躍起，一手托着她的盛臀，一手握着如意棒，向東急奔。「麻鷹」那夥人已越牆追來。

星星不斷指點途徑。「小心，地上有機關設施！往東跑，馬匹在那邊！」

風小月背着一個人，行動大受阻延，背後那些人越追越近。他拚盡全力急馳，頭上都冒出汗來，星星有點感動。「你還是放下我吧，獨自一人，你一定能逃得掉！」

「放下妳便失去我救妳之原意了！」說話間已穿出樹林，果見那裡放了幾匹馬。風小月將星星放在一匹馬上，道：「你先跑，我隨後而來！」

風小月在那馬後臀上擊了一記，那馬吃痛，洒開四蹄向前急奔，風小月剛解完第二匹馬之韁繩，「麻鷹」及「麻雀」已追至，他左手一揚，喝道：「看針！」

（未完・六）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 龍 生‧文　可 飛‧圖

玉釵盟

上文提要：丁炎山、冷公霄、查玉等三人在藍衣少年帶領下方進入楊家堡，冷公霄二番暗示丁炎山詢問丁氏姐妹下落，楊文堯均將話岔開，又帶他們到花軒喝酒，楊文堯連斃二歌姬，如此情形下只好喝了，幸好二人老謀深算，早將毒酒逼在一邊不致中毒，唯查玉眞的喝下……徐元平醒後元氣大損傷，紫衣少女告訴他以後將變成一個普通人……



指令師兄比武功　印證武學誰高低

這幾句話說得十分婉轉柔和，嬌甜動人。但聽在徐元平耳中，却是字字如刀劍，全身微微顫抖了兩下，沉聲問道：「你說的可是眞話麼？」

紫衣少女輕輕合了一下動人的眼睛，微微嘆息一聲，臉上泛現出淒涼惋惜的笑意，說道：「我爲甚麼要騙你？你已經傷得這樣重了。」

她臉上的表情十分奇異，甜笑起來如花盛開，千嬌百媚，似乎她臉上每一根汗毛都在微笑。

此刻，這淒涼的笑意却又使她臉上每一個細小的地方，都泛現出無比的淒涼、憂鬱，祇要目光一觸及她那憂傷神情的人，登時心頭會大慟，黯然神傷。

室中所有之人都受到强烈的感染，隨着變得憂鬱起來，祇覺她說的話，字字句句都極眞誠。

徐元平心頭一震，暗道：完了！我辛辛苦苦冒着生命之險，找到少林寺去，幸得皇天見憐，遇着慧空大師，三日傳燈，口授我「達摩易筋經文」，那可憐的老人却因此精血枯乾而死，我却得受眞傳，武功大進，祇望洗雪父母沉寃之後，再替那老人完成他未完的心願，想不到今日一受傷，武功盡失……

想到傷心悲苦之處，祇覺生意頓消，一股憤怒之氣，由胸中直衝上來，用盡餘力仰天大喝一聲，噴出一口紫血。

紫衣少女星目眨了兩眨，臉上憂怨神色忽然一變，道：「有救啦！」

徐元平噴出一口紫血之後，心中忽覺輕鬆不少，怔了一怔道：「你說甚麼？」

紫衣少女道：「你若不吐出那口瘀血，凝滯於『命門』、『玄機』要穴之處，結成內傷，縱然華佗重生，也沒法醫得好你……」

徐元平怒道：「你鬼話連篇的胡說些甚麼？」轉身大步向前走去。

紫衣少女呆了一呆，罵道：「哼！不知好歹！」

遙遙傳來徐元平的答應之聲，道：「好男不和女鬥，我徐元平堂堂男子，豈是和你一般見識。」

那擋在門口的錦衣大漢目睹徐元平去遠之後，突然大步走入屋中，輕聲對那紫衣少女說道：「師妹千金之軀，連日忍受折磨，也該早些休息一下了……」

他回頭望着那白髮老嫗，恭恭敬敬的說道：「梅娘請護送小姐回碧蘿山莊休息，此地之事由我和歐、胡二兄辦理，人手已足夠了。」

此人身軀高大，相貌威武，說起話來聲若洪鐘，加上那一身錦衣有似朝服玉袍，儼然王公巨卿身份，看上去氣度十分高貴。

那白髮老嫗自入室中之後，臉色一直冷冰冰的，毫無表情，直似這世界上任何事，都和她毫無關係一般，站在地上，動也沒有動過一下，聽得那錦衣大漢說完話，雙目緩緩轉動，掃掠了場中羣豪一眼，老氣橫秋，慢吞吞的說道：「這些人都是中原道上甚負盛名的人物，你們三個自信能對付得了麼？」

那錦衣大漢躬身答道：「梅娘萬安，晚輩雖然久離師門，但武功並未放下……」言下神色黯然，似是勾動起以往傷心之事。

那白髮老嫗微微一聳眉頭，似是對那錦衣大漢之言不很放心，口唇啓動，正要說話，忽聽室外飄傳來一個粗豪的聲音道：「歐駝子、胡矮子，你們跑到這荒涼所在幹甚麼？我師妹在這裏麼？」

餘音未絕，微風颯然，室中突然多了一個滿頭亂髮，身着大紅長衫，滿臉虬髯，背插寶劍，右腋下挾着鐵拐的怪人。

那紫衣少女看清來人之後，忽然微微一笑，道：「二師兄，你來這裏幹甚麼？」

來人哈哈大笑，道：「你一個人跑入中原，二師兄如何能夠放心，特地趕來護駕……」忽然目光一轉，瞧到那錦衣大漢，登時斂去臉上笑容，右腋一抬，向後退了兩步。

原來他祇剩下一腿，右腋下的鐵拐，當作右腿施用。

祇見他神色莊嚴，屈下單膝，恭恭敬敬的對那錦衣大漢施了一禮，道：「大師兄別來無恙，咱們師兄弟二十年沒見了吧！小弟疏於問候，尚望大師兄海量包涵。」

那錦衣大漢肅然問道：「師傅身體可好？」

那紅衣單腿大漢答道：「師傅近年喜愛清靜，獨居五毒園中，不見外人，小弟也有三年之久未拜見他老人家的慈顏了。」

那錦衣大漢輕輕嘆息一聲，道：「你起來。」

紅衣單腿大漢依言站起身來，退到一側，筆直靜立，一語不發，和初入室來那等豪放嘻笑神情，前後判若兩人。

那紫衣少女瞧了錦衣大漢一眼，說道：「二師兄，你平時嘻嘻哈哈，最愛說話啦，怎麼現在裝起啞巴來了？」

那紅衣單腿大漢微微一笑，但却不答那紫衣少女問話。

錦衣大漢微一上步，說道：「師妹連日來受苦不少，還是請早回碧蘿山莊去休息吧！」

紫衣少女一顰秀眉，滿臉不悅之色，說道：「大師兄，你爲甚麼老是要我回去？」

那錦衣大漢正容道：「眼下强敵都是中原武林道上出類拔萃的人物，一旦動起手來，勢必兇險絕倫，師妹千金之軀，豈可留在這裏，萬一師兄等照顧不到，被人傷了師妹，小兄如何擔待得起？」

紫衣少女道：「我這幾日連番被人擒捉，如若人家早已把我殺了，那將又該如何？」

這幾句話，祇問得那錦衣大漢啞口無言，怔了半晌，才嘆一口氣答道：「小兄等保護不周，實難自恕，幸得託天之福，師妹毫髮未傷，以後自當嚴密相防，免再驚擾到師妹，還請師妹顧及大體，早回碧蘿山莊，也免使小兄心懸兩地，精神分散。」

那紫衣少女道：「你們如何能看得住呢？我要走，就隨時可走。」

她似是自覺這幾句話說得太重，頓了一頓，接道：「走就走吧，其實我們遇上敵人，也是一樣！」緩緩轉過身，直向門外走去。

易天行臉上始終展現着笑意，但「神丐」宗濤和上官嵩却已聽得怒形於色。

宗濤最是難以忍氣，當下冷笑一聲道：「老叫化久聞海南門下武功詭異絕倫，今宵能夠見識見識，那可是夢寐難求之事。」

易天行回頭望了上官嵩一眼，笑道：「萬流同源，落葉歸根，武功一道，雖然博雜萬端，但仔細考究起來，不外練力、養氣、取巧三訣，昔年中原武林同道大會南嶽，各派各門都派遣高手與會，原本希望那場大會之上，謀求解決中原武林紛爭，不想竟爲海南奇叟所擾……」

說至此處，突然舉手一揮，那六個懷抱短劍的白衣童子突然齊齊縱身而起，別看幾人年紀不大，但是身法却是快速驚人，但見白影閃動，一齊躍落門口，各自揮動手中短劍，幻起一片森森劍幕，攔住了那紫衣少女去路。

「神丐」宗濤祇看得心頭大大吃了一驚，忖道：易天行果是不凡，單看這六個童子的身法，無一不可列名武林中一流高手。

那錦衣大漢和白髮老嫗也似被這六個童子的快捷身法所駭，同時一皺眉頭。

易天行繼續說道：「那老人當着我南七北六一十三省武林高手，大談中原武學，而且拿出一本黃絹封裝册子，自詡爲海南門下奇書，那場大會經他一擾，落得個不歡而散，可是那老人却因而揚名江湖，海南門和海南奇書同爲武林中爭相

傳誦之言，傳言愈多，愈是神奇，眼下海南門一脈武功，已成了我中原武林同道人人企求的神技了……」

那久久未出一言的紅衣單腿大漢聽到此處，突然接口大聲說道：「海南門中武功，縱包古今，橫博天下各門各派，自然是當代武學中最爲奇奧之學，還能假冒不成？」

「神州一君」易天行仍然心平氣和，微微一笑，接道：「其實中原武學，博大精奇，絕非海南門武功能及得萬一，少林派中七十二種絕藝，任何一種，都足以消耗一個人一生精力，尤其『達摩易筋經』可算得正大武學中登峯造極的大成，一個人祇要能夠得上一篇半章，就終身受用不盡。如講偏激詭異，海南門武功也不足和甘南斷腸居恨天一嫗相比……」

宗濤取過身後紅漆葫蘆，咕嘟咕嘟喝了兩口酒，舉起手，抹抹嘴巴。

易天行淡淡一笑，道：「宗兄想是不信兄弟之言了？」

宗濤本想駁他，但轉而一想，眼下情勢不同，海南門久負盛譽，而且目前已成了敵對之勢，雙方劍拔弩張，一觸即發，如若再和易天行自相殘殺一陣，授人以可乘之機，似非上策，想了想又忍下去，借勢取過葫蘆，喝了幾大口酒。

但經易天行這一追問，哪裏還忍得住，冷笑一聲，說道：「老叫化在江湖上跑了大半輩子，就沒有聽說過『恨天一嫗』之名，易兄說話，最好有點分寸……」

易天行仍然滿臉笑意，心平氣和的接道：「那『恨天一嫗』，從未在江湖之上走動，別說宗兄不知其人，就是當今武林之中，也沒有幾人知得。」

宗濤冷然說道：「這麼說來，祇有你易天行一人知道了。」

易天行笑道：「這倒不是，眼下之人中，就有兩人知道。」

宗濤奇道：「哪兩個人？」

易天行目光轉投到上官嵩父女身上，笑道：「上官兄且莫隱瞞，免得兄弟和宗兄鬧出口角，那斷腸居就在貴堡附近，上官兄想必知道『恨天一嫗』了？」

上官嵩一皺眉頭，道：「這個……這個……」他似是有着甚大的難言苦衷，這個了半天，這個不出個所以然來。

上官婉倩突然接口說道：「我師傅從不和武林中人物來往，你怎會知道他？」

上官嵩道：「孩子，你這不是告訴人家了麼？」

上官婉倩先是一怔，繼而嫣然一笑，說道：「我又不是故意說的，就是師傅知道了，也不敢責罵於我了。」

易天行道：「這就是了，宗兄不相信兄弟之言，總該相信上官兄和他令嬡的話吧！」

宗濤輕輕咳了兩聲，道：「老叫化不知其人，也不算甚麼丟人之事。」

易天行笑道：「除開『恨天一嫗』不談，眼下江湖上一宮、二谷、三堡中，都有他們獨特的武功，而且各有大成，博及五行神算、奇門八卦、醫卜星相，無所不包……」

紫衣少女突然轉過頭來，接道：「『恨天一嫗』也好，一宮、二谷、三堡中人物也好，大不了在武功有些成就而已，至於五行神算、奇門八卦、醫卜星相、機關埋伏，更是算不得甚麼深奧博大之學，此中學問首推河圖、洛書，中原人物有幾個敢自詡精通此道？」

此女口氣狂大，連易天行那等修養有素的人也爲之臉色一變，冷笑一聲，道：「年輕輕的姑娘家，怎的說話這等放肆，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你見過多少世面，敢這等藐視天下英雄？」

紫衣少女緩緩向前走了幾步，道：「你們中原武林，最受尊崇的人物不知是哪一個？」

此言問得大是突兀，「神丐」宗濤、上官嵩、「神州一君」易天行，彼此互相望了一眼，都默然不言。

數百年來少林寺一直被譽爲武功薈萃之處，隱隱領袖中原武林，但武當在百年前聲勢突張，自標內功劍術，天下無敵，但自一宮、二谷、三堡崛起之後，江湖大變，黑白兩道高手輩出，人才濟濟，江湖上形成了分地各踞的混亂局面。

這三人都是名重一時的高手，縱然想公公平平的說出中原道上最受尊崇之人，也是難以想起來該說哪個才對。

沉默了足足有一盞熱茶工夫之久，易天行才接口說道：「祇聽你這一問，就叫人覺得你年紀幼小，見識不多！」

紫衣少女說道：「我問的哪裏不對？」

易天行說道：「武功一道，博大深遠，不論何等聰明之人，也難把世上所有的武功學會，至於星卜醫道、五行神算、何圖、洛書，更是窮盡一生精力，也難通達全盤變化的學問，哪個最受尊崇，必是武功、學問件件都有過人之處，才能爲人公認。

「武功無邊，學問無際，天下沒有武功第一之人，也沒有無所不通之人，經緯天地，絕代才人，亘古迄今，能有幾個？

「縱然是有，也不過在某一種

學問之上，有所大成，也難博天地間萬事萬物，姑娘所問之話，在下很難答覆，不過我可相告姑娘的，就是你眼前之人，都是中原武林道上稍有盛譽的人，祇要你把我們幾人制服，大概你們南海門的武功，就足以揚名中原了。」

紫衣少女星目轉動，掃掠了易天行等一眼，緩緩說道：「這麼說來，三位都是中原道上的第一流高人了？」

宗濤冷哼一聲，道：「將將就就的算一份吧！」

紫衣少女慢慢的舉起纖纖玉指，好整以暇的理理頭上的秀髮，說道：「失敬，失敬，敢問三位高名上姓？」

易天行微微一皺眉頭，暗道：這女娃兒好生難纏。

但他心機深沉，喜怒之情從不形露於色，也緩緩舉手一捋長髯，眉頭頓展，道：「姑娘當眞不知呢，還是明知故問？」

紫衣少女道：「知道你們姓名了，我又不能長高些，有甚麼好？」

易天行回頭望望宗濤，說道：「這位身背葫蘆，不修邊幅的宗兄，乃我們中原武林道上望重一時的大俠『神丐』宗濤，姑娘昔年曾和令尊大鬧南嶽英雄大會，已算涉足過我們中原，想已聽令尊說起。」

那紫衣少女星目轉動，在宗濤臉上溜了一眼，說道：「『神丐』宗濤這名字倒是聽人說過。」

易天行微微一笑，舉手指着上官嵩道：「這位乃威震西北黑白兩道的上官堡堡主上官嵩。」

紫衣少女側着臉兒，微微一聳秀眉，道：「你們中原武林，分有一宮、二谷、三大堡，這位上官堡主定是號稱三堡中的一堡雄主了？」

易天行高聲說道：「在下易天行，我們三人姓名，盡皆相告姑娘，不知還有甚麼相問之事麼？」

紫衣少女緩緩仰起臉來，望着屋頂，說道：「三位果然是中原道上有名的人物，不過……」

宗濤看她那等漠然神情，不禁大怒，高聲喝道：「不過甚麼？老叫化已聞得南海門下武功詭奇、辛辣，今宵正好見識見識！」

紫衣少女回頭望着那身穿紅衣缺腿大漢，道：「二師兄，人家指名要見識咱們南海門的武功，我可是不願和那又髒又臭的老叫化子動手，你去和他打幾招吧！不過不許打得太多，祇限十招！」

那紅衣缺腿大漢側臉望那錦衣大漢，似是等待示下。

錦衣大漢正容說道：「師妹身懷白鳳令旗，說話有如師傅令下，你還不快些出手，站在這裏等甚麼？」

紫衣少女淡淡一笑，道：「二師兄平常就不肯聽我的話，大師兄最好多教訓他幾句。」

那紅衣缺腿大漢大聲笑道：「大師兄久已不教訓我了，縱然是責罵之言，聽來也甚受用。」鐵拐一頓，「呼」的一聲，躍入場中，左手一指宗濤，說道：「臭叫化子，快出來……」

宗濤大聲喝道：「臭叫化子也是你叫的麼？」

舉手一掌，直劈過去，一股強猛的暗勁直撞過去。

那紅衣缺腿大漢冷笑一聲，舉起左掌平胸推出，竟然硬接一擊。

宗濤推來的暗勁，撞中那紅衣缺腿大漢，推出左掌之後，忽覺一股陰柔的力道，把自己劈出的陽剛之勁卸去，不禁心頭一震，暗道：中原武林道上盛傳南海門武學詭奇難測，別走蹊徑，自成一家門戶，今宵老叫化子若敗在此人手中，那可是羞見天下英雄之事。

當下一吸丹田眞氣，把擊出的力道收了回來。

他功力已到收發隨心之境，一發一收間，祇不過剎那間的工夫。

那紅衣缺腿大漢，接了「神丐」宗濤一記劈空掌風，突覺心神一震，心中大生驚駭，忖道：這老叫化子，倒非徒託空言之輩，今宵之戰，勝負難料。當下凝神運氣，蓄勢待敵，並未藉勢反擊。

兩人所修內功，路數大異，宗濤以陽剛之力見長，發掌出拳，講求碎石裂碑的威猛之勢，紅衣缺腿大漢却是以陰柔之力克敵，攻拒之間，講求以辛辣迅快的招數，無聲無息的暗勁傷人，外形之上，很難看得出他功力造詣的深淺。

是以宗濤發出一記劈空掌風，被對方推出的陰柔之力化解開去，紅衣缺腿大漢雖已感到心神動撼，但宗濤却一點也瞧不出。

兩人互以內功拚了一掌之後，彼此都知遇上了前所未見的勁敵，誰也不敢稍存大意之心。

「神丐」宗濤轉臉瞧了易天行一眼，輕輕咳了一聲，緩步走了出來。

但見他愈往前進的腳印，陷地愈深，臉色也愈見凝重。

全場中人都已瞧出了局面緊張，屏息凝神，注目而觀。

宗濤在距那紅衣缺腿大漢三尺左右處，停了下來，冷冷說道：「看你身有殘缺，讓你先出手吧！」

那紅衣缺腿大漢，心知這先出手的一招十分重要，如能搶了先機，沾光不少，當下笑說道：「你已先發了一記劈空掌力，我縱先行出手，也不算承讓先機。」

話落口，左掌已自出手，當胸

推去。

神丐宗濤身子一側，不退反進，左掌橫掃，右手當胸戒備。

紅衣缺腿大漢右腋鐵拐突然一頓，身子凌空而起，一脚踢向宗濤的小腹。

這一着，快攻突起，藉勢取敵，快若電光石火。

宗濤仍然不肯向後退避，小腹一吸，下半身陡然向後縮回一尺，讓開一脚。

那紅衣缺腿大漢着地，鐵拐向前一傾，上升之勢不變，單腿一伸，疾向前胸點去。

宗濤大喝一聲，護胸右掌疾掃而出，仍是不肯向後退避。

那紅衣缺腿大漢，雖祇有一隻鐵拐着地，身懸半空，但收腿出手之勢，仍極靈活，祇見他單腿一跪，讓開宗濤掌勢，突又疾伸而出，踢向宗濤下顎。

他在一腿之中，原式不變，連踢了三個部位，而且迅速無比，一氣呵成，宗濤武功雖高，但也被迫得向後退了兩步。

那紫衣少女突然叫道：「二師兄，你已經踢出三腿，打出兩掌，不算那老叫化子攻出的掌勢，已有五招，已經過了半數啦！」

紅衣缺腿大漢突然吐氣出聲，身子向上一翻，疾向後躍退五尺，單腿落地，高聲道：「先別打啦！我有話說。」

「神丐」宗濤被他迫退了兩步，心中眞火已動，正待全力搶攻，那紅衣缺腿大漢忽然退後五尺，當下冷笑一聲，道：「有甚麼話，快些說吧！老叫化子還急要領教武功！」

那紅衣缺腿大漢冷哼了一聲，轉過頭去，對那紫衣少女說道：「師妹你怎麼算的，我這一腿雖然連踢了三個部位，但原式却是未變，如何能算三招了？」

那紫衣少女微微一笑，道：「不管啦！你踢人家三個部位，我就要算你三招！」

那紅衣缺腿大漢心頭大急，高聲辯道：「這明明是一招，如何能算三招呢？」

紫衣少女道：「我說三招就是三招，你打人家不過，再加二十招也是沒用，要是能打得過，一招或兩招就可分出輸贏，我爹爹和人家動手的時候，總是一兩招便能制勝，幾時超過三招了？」

那紅衣缺腿大漢聽得怔了一怔，肅容說道：「師傅老人家是何等超人之人？我再學上一百年，也難及得師傅萬分之一！」

紫衣少女道：「這就是啦！你武功不好，打人不過，就是再加上一千招也沒用！」

易天行、上官嵩看她自自然然說出這强詞奪理之言，心中暗生驚駭，暗暗忖道：那紅衣缺腿大漢和宗濤動手雖祇有幾招，但已看出他武功縱然不能勝過宗濤，也差不了好遠，如若讓兩人放手打去，不到千招，絕難分出勝敗，此女口氣這等托大，難道眞有過人的武功不成？

那紅衣缺腿大漢似是不敢再和那紫衣少女爭辯，轉過頭來目注宗濤道：「咱們還有五招，生死勝敗，都在這五招相搏之中。」

「神丐」宗濤冷冷說道：「五招之數，老叫化子自知難有勝人之道，南海門的武功，素有詭異之稱，你有甚麼自認奇詭之學，但請用出就是。」

紅衣缺腿大漢道：「臭叫化子，倒不失磊落胸襟……」

他微微一頓後，又道：「我這第一招名叫『萬點寒星』，咱們同時出手搶攻。」

宗濤冷哼一聲，道：「老叫化用一招『雲帚清天』對付。」

話已住口，兩人同時向後退了一步，各自凝神蓄勢，但都不肯搶先出手，彼此相對而立。

紫衣少女看着二人凝神聚氣，虎視眈眈的相對而立，微微別過臉，望着那白髮老嫗，輕輕淺笑。

紅衣獨腿大漢耳聞紫衣少女淺笑之聲，心頭微動，不由得用目光向她掃望過去，祇見她正看着自己，心裏不免有點焦急，但對方乃是自己生平罕逢的勁敵，不敢有一點分神，掃了一眼，又趕忙收住心神，蓄勢待敵。

這二人又相持了一盞熱茶工夫，各自吸集了一口眞氣，雙目圓睜，眈眈的凝注對方。但見二人身腿微矮，「神丐」宗濤左腿徐徐自左移動，那紅衣獨腿大漢腋下鐵拐，也略略向右移出。

「神丐」宗濤向左，紅衣獨腿大漢向右，同時慢慢移動脚步，這脚下移動得十分緩慢，一寸一寸地半晌才移開一步。

二人移動雖然十分緩慢，但看來竟是極其吃力，那紅衣獨腿大漢輕移腋下的鐵拐，所過之處，但聽「咯咯吱吱」的作響，地下便留下一道拐痕。

那「神丐」宗濤的功力也是驚人，鞋履過處，地面也是出現一道深深痕跡。

二人四目相對，一寸一寸的移動，這情形看來極是平靜，毫無驚駭之處，但佇立一旁的易天行、上官嵩幾人，却看得連大氣也不敢出一聲。

要知這武功一道，不過是講求練力、養氣、取巧三種原則，一般動手過招，不過是取巧而已，儘管打得刀光劍影，也祇是招式純熟，

對拆俐落，若是雙方比較內力，那就全在養氣的功夫之上。

雙方各聚眞氣內力，勁由暗中遞發出來，從外面看來，直似晴空無雲，碧海不波，平靜萬分。但是這種平靜之中却含着天覆海騰、一觸即發的潛在驚險。

「神丐」宗濤與那紅衣獨腿大漢這時雖然相距數尺，相對移走，但易天行幾人一看便知，這二人已集聚了全身功力，準備俟機驟襲對方了。

二人頭上的青筋漸現，眼睛睜得大大的，脚下步法也漸漸加速，但聽拐聲「得得」，二人已對峙游走。

約莫走了三圈，二人同時突然停身止步，立如山嶽。但二人身子却又同時微微一晃。

紫衣少女輕輕嗯了一聲，道：「好，又是一招。」

紅衣獨腿大漢點了點頭，又漸漸移走。

「神丐」宗濤當即隨着那紅衣獨腿大漢的速度，移開脚步，相隨走動。

二人又走了十數圈，那紅衣獨腿大漢，猛的吐氣出聲，左掌在胸前平劃一招。

這一招他出手之際，吐氣出聲，定是用了十成的眞力。但掌風出手，却並不兇猛，祇是柔柔的徐如薰風。

「神丐」宗濤早知南海門武功的奇詭，哪敢大意，身形一穩，丹田氣聚，雙掌平胸，靜如古松，待那股柔風來到，這才雙手擺揮。

但聽一陣狂嘯，已把柔風化解開去。

那紅衣獨腿大漢，發出的一股柔如薰風的掌力，乃是他集聚八九成功力的一擊，滿以為這一掌或可給「神丐」宗濤一點挫折，哪知事實不然，這一掌竟被宗濤揮出的剛陽勁氣化解開去。

不但自己的掌風被宗濤化去，而且自己吃那剛陽强勁的掌風所含蘊的反震之力，震得心頭卜卜的直跳，心氣浮動。

這紅衣獨腿大漢因當着那紫衣少女之面，不敢示弱，當下忙攝斂心神，猛提吸一口眞氣，右腋一運眞力，鐵拐疾點，人已懸空躍離地面，左脚彈飛，向宗濤腰間要穴猛力踢去。

「神丐」宗濤乃是武林奇俠，經驗何等廣博，在動手之初，就知這獨腿的漢子雖然是斷缺了一條右腿，但他在腿上確似下過一番苦功，是以暗中特別留意他的腿脚。

這時見他凌空躍起，藉這騰躍之力，一腿踢到，立時身子一矮，雙手往上一托，一招「撥雲見月」，直向他腿上擊扣而去。

紅衣獨腿大漢確實學有獨到，見「神丐」宗濤雙掌扣撲而來，半空中，身形一弓，左腿急收，腋下鐵拐一旋，激起一陣狂飆，直向「神丐」宗濤頭上罩去。

「神丐」宗濤陡覺頭頂風涼，雙足用力一點，人已矮身貼地，橫閃五尺，倏的身形一長，右脚點地，同時疾吐左掌，人又向紅衣獨腿大漢欺去。

紅衣獨腿大漢一腿一拐未中，心中不免焦急異常，身形尚未落地，已見「神丐」宗濤返身擊到，當下急用「千斤墜」的身法，穩住身形。

正當他鐵拐拄地之時，那紫衣少女已淡淡的說道：「好啦，好啦！二師兄你十招已過，還有甚麼可比的呢？」

紅衣獨腿大漢身勢正擬向宗濤迎去，聽得紫衣少女一喊，祇得猛然刹住身勢，回過頭，訕訕的道：「小兄與他尚未分高下……」

紫衣少女不待他話完，搖搖頭道：「我不管你們分不分高下，我祇限你十招，現在十招已過，自然不能再比。」說着把一雙秀目瞧了瞧上官嵩。

那紅衣獨腿大漢彷彿怕紫衣少女責怪，還想講話，他移了兩步，望着紫衣少女，張了張嘴。

那錦衣大漢未待他開口，冷然一笑，道：「師妹之言，有如師訓，你還有甚麼話可說？」

紅衣獨腿大漢望着錦衣大漢高聲說道：「小弟遵命。」說着便向一旁退去。

「神丐」宗濤見紅衣獨腿大漢已向一旁退去，也祇得返身退回一側。

紫衣少女望了上官嵩一眼，又轉臉對錦衣大漢道：「我久不見大師兄和人動手了，現在你去和他過幾招，也好讓他們多見識咱們南海門的武學。」說話間，緩抬羅袖，輕輕向上官嵩一指，又接道：「不過，你們二人祇限五招。」

上官嵩見她向自己一指，當下含笑而出，那錦衣大漢略整錦冠，迎向上官嵩走過去，抱拳說道：「待我來陪上官堡主走幾招。」

上官嵩手拂長髯，點頭微笑，說道：「很好，很好，兄弟久知南海門的武功別走蹊徑，祇是恨無機緣，今天倒要開眼界了。」說完又是朗朗一笑。

錦衣大漢走了幾步，收住脚步，道：「上官堡主威震西北，武林中誰人不知，況且三堡的武學，各有絕藝，今天兄弟在上官堡主之前，正好請益了。」

上官嵩一笑，道：「豈敢，豈敢，你如此一說，倒叫兄弟汗顏了，武學一道，廣如瀚海，兄弟能

懂得多少？」頓了頓又道：「想你南海門別立宗派，創所未有，武林中人，誰不想一睹南海門的奇學，今日之會，實是難得，尚望不要藏珍才好。」

錦衣大漢還想說話，忽聽身後「獨獨」兩響，這聲音雖然不大，但觸地發聲之時，地面却微感震動，錦衣大漢聽得心裏一凜，回頭望去。

原來這兩下「獨獨」之聲，正是紫衣少女身後，那白髮老嫗竹杖觸地之聲。

錦衣大漢一看梅娘這種情形，就知她心中不耐煩自己與上官嵩這等交談。

他對這白髮老嫗彷彿有幾分畏懼，當即跨前一步，道：「既是機會難遇，上官堡主就請出手，兄弟這廂候敎了。」

說完話，依然卓立原地，身形不變，氣定神閒的竟似渾如無事一般。

上官嵩道：「好說，好說，還是你請先。」

紫衣少女見他二人互相謙讓，插口說道：「不行，不行，武林中講究尊讓之禮，上官老堡主是江湖成名的人物，自然是先請老堡主出手。」

上官嵩望了她一眼，見她說得很是誠懇，當下答道：「既是如此，兄弟就有僭了。」說着也向前移動了兩步，朝着錦衣大漢道：「今日咱們比劃，就依姑娘的意思，以五招爲限，不知尊駕意欲如何比法？」

錦衣大漢道：「一切悉聽尊便，在下無不奉陪。」

上官嵩哼了一聲，道：「以兄弟之意，咱們前三招試試彼此拳脚上的功力，後兩招則看看你我內功的修爲，你道如何？」

錦衣大漢還未來得及答話，那紫衣少女輕輕嗯了一聲，道：「老堡主這方法很是高明，大師兄自是沒有話說。」

上官嵩瞧了錦衣大漢一眼，略一抱拳，喝道：「接兄弟一招試試。」話甫出口，人已雙足懸空，騰身躍起，右掌單劈，一招「神斧開山」直劈那錦衣大漢左肩。

他沉浸武學數十年，威震西北黑白兩道，功力自然非同小可，眼下又是勁敵當前，哪敢輕敵，這一掌由空劈下，勢如山崩，力逾千鈞。

錦衣大漢見一掌劈到，不慌不忙，從容一邁右腿，猛挫身腰，斜地讓開三尺。同時左掌托天，一招「仰望雲霓」，暗中已運集了內勁，直向上官嵩劈下的勁道迎去。

兩股勁道，一股下壓，一股上迎，半空兩下一接，激起一陣旋風。

二人這一接觸，心頭微震，不由互望一眼，暗自讚道：好功力！

但見「颼颼」兩聲，衣袂飄動，二人各橫讓出兩步，雙方脚落實地，錦衣大漢左腿前欺，身子朝前一衝，雙掌平推而出，直向上官嵩腰部「章門」要穴擊去。

上官嵩見錦衣大漢來勢如驚濤駭浪，兇猛無比，一提丹田眞元，力貫雙掌，左掌貫注一股眞力，護住胸、腰、腹三大處，右掌橫擊出一股內勁，便向錦衣大漢襲來的勁力切去。

這第一次發動，二人不但各存戒心，更且含有一爭高下的意念，是以這一交接，二人的四掌，僵持在原處，半晌未曾移動，脚下馬步，踏得地面「咯咯」作響。

二人這一掌功力悉敵，誰也不敢先撤手，僵了片刻工夫，二人同時吐氣出聲，但見兩條身形一晃，已同時躍開。

紫衣少女在一側，柔聲道：「大師兄，你還有一招了。」

她話音未完，場中二人又已三度交手，上官嵩二指如戟，直向錦衣大漢「將台」穴點去。

錦衣大漢疾翻左腕，但聽「刷」的一聲，錦袖向上一揚，宛如一道錦幕，護住前胸。

這二人動手的招式雖看來平平無甚奇特之處，但因二人修爲的火候不同，而且二人各有擅長，是以一式一招，舉手投足之間，實含有驚心動魄的威力，雖則各出三招，已看得在場幾人屏住了聲息。

上官嵩一點未中，錦衣大漢翻袖之間，也未能藉力挫折於他，這一回合，依然不分高下，二人同時撤招收勢。

錦衣大漢道：「上官堡主果然是武林高手，名不虛傳。」

上官嵩也笑道：「尊駕果眞身負奇學，兄弟算見識了。」

錦衣大漢道：「你我拳脚已完，願再領敎老堡主的絕世內功。」

上官嵩捋鬚點頭。

錦衣大漢道：「內功不比拳脚，一招之間就可立判勝負，以兄弟之見，咱們不妨在立、坐二式上，各試一招如何？」

上官嵩道：「使得，使得。」

錦衣大漢道了一聲「請」，便丹田運氣，蓄勢待敵。

上官嵩也不延遲，當下雙目微閉，雙腿略屈，立地如石。

二人暗中運集內勁，約一盞熱茶工夫，祇見二人雙手微微上抬，身子也微朝前傾，臉色也光采煥發。

猛然間，兩聲暴喝，有如晴天霹靂，隨着大喝之聲，四掌疾收疾吐，這動作快若電光石火，竟似同一動作。

就在這一收一送之間，迸發起兩陣狂飆，激颼沉濁的呼嘯之聲。

二人身形同時擺動了兩下，覺得心氣微浮，暗自試運了一下氣息，覺得各處經脈暢通無礙，才悠悠吁了口氣，放下心來。

上官嵩先開口說道：「還有一招，彼此可不必存甚麼顧忌之意，可全力施爲，讓兄弟一窺南海門的奇學。」

說罷，矮身席地坐下。

錦衣大漢冷然一笑，也席地坐下。

二人相對坐下，略一調息，點頭示意，便各自運功待敵。

大約有一盞熱茶工夫，陡然間二人喘如雷鳴，毛髮戟立，定目凝神，兩下僵持了一頓飯的時間，依然僵坐原地，不見動靜。

紫衣少女也一直呆呆的看着，她看了半晌，忽然星目一轉，抿嘴微笑。

又隔了片刻，她才轉臉對那手拄竹杖的白髮老嫗，笑道：「梅娘，你看他們二人眞是勢均力敵，竟然僵到現在，還是未分勝負。」頓了頓，又說道：「就怕他二人內功修爲，功力相若，誰也不敢鬆懈一點，依我看，他們二人恐怕是僵住了，還是請梅娘去替他們化解一下吧！」

那白髮老嫗蹙着眉頭，望了紫衣少女一眼，拄着竹杖，帶着一種不願意去而又彷彿不能不依她的神情，道：「他們難得會到稱意的對手，讓他們分個高下不好麼？」

紫衣少女搖搖頭，說道：「我不忍心看到他們弄得臂斷腿折的，所以才限制了招數。」說着又對錦衣大漢和上官嵩瞧了一眼，道：「嗯，他們倆支撐得差不多了，如再不去代他們化解開，必定要落個兩敗俱傷，你快去吧！」

她這幾句話，說得却極有一種力量，那白髮老嫗祇好搖了搖頭，向二人走去。

梅娘走了幾步，在距二人四五尺開外之處，倏然停步，右手一抖，竹杖疾如游龍，脫手飛起，左手一抬，已握住竹杖頂梢，右手向下一沉，竹杖一點梢尖，直向二人中間挑去。

二人相較內力，原不見有何淩厲的聲勢，祇是二人僵坐在原地，不敢有絲毫移動，更不敢有絲毫分神之處，這時梅娘一伸竹杖，朝二人對坐的中間部位挑擊而去，祇聽一陣輕微的呼嘯之聲，宛如風吹林木一般，暗勁波盪，震得地面土飛塵揚。

那白髮老嫗竹杖一點一挑之下，倏的一收杖勢，身形微微一晃，人已又立在紫衣少女身邊。

紫衣少女臉現淡淡歡愉之色，說了句：「梅娘辛苦了。」

梅娘也祇笑了笑，沒有答話，却望着上官嵩和那錦衣大漢。

但見二人突的身形暴起，各向後躍飛了五六步遠，站穩身子。

紫衣少女待二人站定之後，淡然說道：「這一招也不能算分出高低，你們二人也平手。」略一停頓，轉過臉去，望着易天行道：「久聞你『神州一君』在中原武林地位極是崇高，想來武功定是不凡，本來我想自己試試你的武功，但是我平素就不喜歡憑這血肉之軀，與一時之勇，拚得你死我活，那又有甚麼意思呢？」說到此處，沉吟了片刻，又道：「不過我又怕你心裏不服，這樣子好了，我要梅娘陪你動手相搏幾招。」說着轉頭對那白髮老嫗道：「梅娘，你陪這位被稱爲中原武林第一高手的『神州一君』打幾招吧，不過，祇限三招。」

白髮蒼蒼的梅娘，輕輕嘆息一聲，道：「頑皮的孩子，連我也要捉弄了？」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道：「我哪裏捉弄你了，爹爹不是常常和我說麼，他生平和人動手，從未超過三招。」

梅娘淡淡一笑，道：「你爹爹是何等人物，舉世間能有幾人和他相比？」

她雖然滿頭白髮，但臉色却十分光潤，白中透紅，沒有一條皺紋，微笑起來，露出一排整齊的牙齒，襯着那蕭蕭白髮，看來別有一番風韻。

「神州一君」緩步走了出來，抱拳一笑，道：「夫人武功，定然高過在下多多，三招之數，雖然不足分出勝負，但總可約略的判出優劣之勢了。」

梅娘臉色一整，又恢復那冷漠孤傲的神色，手扶竹杖，緩步而出。

梅娘輕輕的喝了一聲：「小心了！」

輕輕一頓竹杖，無聲無息的陷入了地下半尺。

但見白髮一閃，人已直欺過來，這一次大反前態，來勢之快無與倫比，在場高手凝神相注時，梅娘和易天行已各自交了一招，躍退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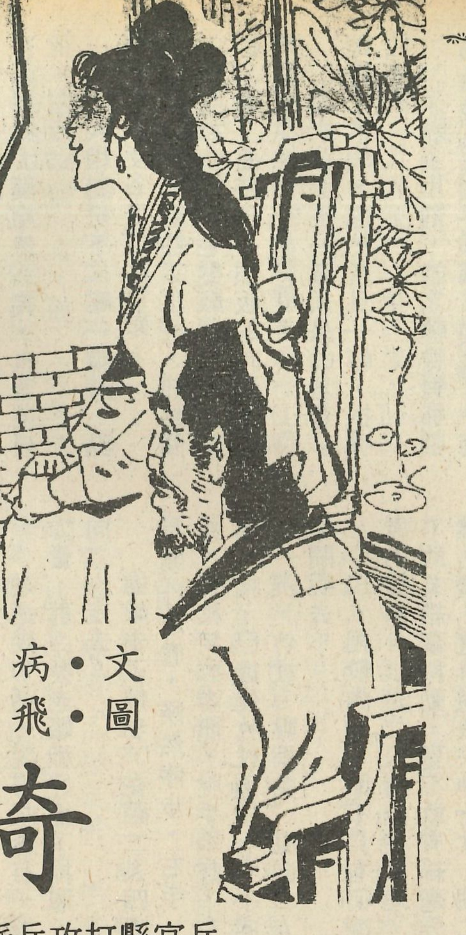
耳際間衣袂飄風之聲未絕，兩條人影乍合即分的退回原地。

此等驚霆迅雷般的快打，使在場中的一流高手，大都目不暇給，未看清楚。

「神州一君」抱拳微笑，道：「南海門下武功果然不凡。」

（未完・廿七）

上文提要：高貴貞帶着二百五十嘍囉護送李自成與杜飛去鳳凰嶺，快到溜平川，對方擺了茶桌等人，杜飛快馬上前，大叫快以酒代茶，來的是朋友，他則趕去通知大頭目霍一刀，雙方見面，霍一刀即封李自成爲三頭目，高貴貞見衆頭目來齊後，要求五箱珠寶各分一半，按江湖規矩此要求並沒錯，霍一刀咬牙答應，分寶時高貴貞發現了她娘親的荷包……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殺戮傳奇

爲證是否眞帝皇　派兵攻打縣官兵

馬飛女接過自己的荷包，她忍不住的一聲罵：「娘的老皮，手段眞高明。」

高貴貞急問：「娘，怎麼啦？」

馬飛女道：「我爲了找你小阿姨呀，我獨自潛去延長縣，我是左打探右打探，可是就是找不到你小姨媽，我住縣城外一家野店裡，那夜我以爲很平安，第二天發覺我的荷包不見了。」

「那店家……」

「一對老夫婦，挺老實的，他們發誓未動過手，而且我祇一看他們的地方，就知道遇上飛賊了。」

「飛賊！」

「是的，有足印在屋樑上，那不是飛賊幹的還會是甚麼人幹的。」

她看看荷包，又道：「你是怎麼得到的？」

高貴貞道：「這荷包得自延長縣十里舖金家莊，金家莊的寶庫被鳳凰嶺的頭目杜飛與李自成二人挖掘到了。」

馬飛女已吃驚的道：「這麼說，我這荷包很快就到了金婆婆的手中了。」

馬飛女又道：「金家莊的人殺了官府的人呀，金家莊的人失踪了，怎麼會……」

高貴貞道：「娘，金家莊人沒殺官家人，他們同官家是沆瀣一氣的，怎麼會殺官家人，老實說，金家莊的人全死了，就是死在金家莊。」

馬飛女吃一驚，道：「誰能打敗金婆婆？」

「有！」高貴貞得意的道：「我的阿成呀，就是阿成把金婆婆殺死的。」

馬飛女道：「阿成，阿成，我好像聽過這名字。」

她直視女兒，又道：「啊，是妳的阿成？」

高貴貞道：「娘，我們祇差未拜堂。」

馬飛女道：「妳看上他了？」

高貴貞道：「我愛死他了。」

她把附近李老八、張翠山、尹六郎三人叫過來，又道：「你們說，咱們這一回是不是發了財？」

李老八道：「夫人吶，這一回咱們富三年，哈！」

兩箱半的金銀珠寶看得馬飛女哈哈笑，高興的問女兒，道：「妳的阿成呢？」

高貴貞道：「他投到鳳凰嶺了。」

馬飛女道：「你們是露水夫妻呀，爲甚麼叫他去到霍大牙的麾下，他應該同你一起的。」

「娘，你放心，早晚女兒用個小計策，阿成他就會回到咱們陣營裡，他的功夫比女兒還高多了。」

馬飛女道：「那更應該拉到咱們這一邊。」

她忽的問道：「妳的阿成，他是甚麼地方人？」

高貴貞道：「延長縣呀，祇不過他爹被人勒死在延河，他娘被金家莊大莊主金大昌欺侮，是阿成他學了本事殺了金家一家人，他……」

馬飛女吃一驚，道：「我在延長縣聽說過，大街上他殺了幾十人，他……他可能嗎？」

高貴貞道：「可能甚麼？」

馬飛女道：「他可能是妳小姨媽的兒子嗎？」

高貴貞一聽大吃一驚，道：「天爺，會嗎？」

馬飛女道：「他娘的娘家是不是姓馬，如果姓馬，那就差不多了。」

高貴貞一聽，甚麼也不說了，立刻跨了馬背，大吼一聲：「嗨！」

她策馬疾馳而去，馬飛女大叫：「女兒呀，妳去甚麼地方？」

高貴貞已走遠了。

如果李自成他娘姓馬，肯定是她的表弟了，這可是一家人吶，她是不會叫李自成留在鳳凰嶺上的。

李老八對馬飛女道：「夫人吶，姑娘她必是回頭找上鳳凰嶺去了，她去找李自成了。」

馬飛女道：「李自成，李自成，我小妹馬小花嫁的就是那李高壽。」

李老八道：「夫人，我快馬加鞭追上去，咱們姑娘還不知道李自成爹娘的名，我追上去對她說。」

馬飛女道：「快追，這孩子說風就是雨，猴屁股沾熱鍋似的急性子。」

李老八拉過一匹馬騎上就追下去了。

馬飛女看着手上的荷包袋，哈哈笑道：「這個飛賊太可惡了，早晚生個小計抓活的。」

又見那麼多的金銀珠寶，馬飛女更是高興得拍巴掌，直叫好不已。

＊　＊　＊

一道峽谷在前面，黃土大道盤着上，中途往下看，一匹快馬追來了。

高貴貞祇一看便知道是李老八。

李老八是闖王身邊的大將，征戰奔殺了十多年，那個忠啊，就沒有二話可說了。

高貴貞以爲李老八來保駕，她拍馬馳得更快了。

回來時走路一天半，這時候快馬祇需大半天。

高貴貞也許精神大，她連夜趕往鳳凰嶺。

那李老八幾次大叫大喊也無法叫高貴貞稍停，也祇好捨命陪姑娘了。

天色剛亮沒多久，高貴貞人已到了鳳凰嶺的山口附近，兩邊林中有人聲，二十多個嘍兵在奔跑，沒多久，祇見五個嘍兵手提茶壺，端着點心過來了。

有個嘍兵哈哈笑，十分高興的道：「見是高姑娘芳駕又到，兄弟們過來侍候了。」

高貴貞高興得點點頭，拋出一錠銀子，道：「這是賞你們的，收下吧！」

「謝！」五個嘍兵齊聲唱個喏。

高貴貞道：「快上山寨去，把我的表弟叫下山。」

「表弟，咱們這兒誰是高姑娘的表弟呀？」

高貴貞道：「李自成，前天來的李自成。」

「啊，是咱們的三當家呀，他……」

高貴貞已有些不耐的道：「快去叫呀，還是叫我拍馬進寨不成？」

就在這時候，忽見杜飛來了。

杜飛從山上奔下來，他好像要出遠門的樣子。

高貴貞急忙大聲呼叫：「喂，杜頭目，我那未來的丈夫李自成他人呢？」

「哈……原來是高姑娘呀！」

「李自成呢？」

「你們走後這三天吶，他變成咱們鳳凰嶺上的大人物了，兄弟們帶着他前寨走後寨，各地的機關陷阱，設下的滾木擂石，還有後山婦女們全都叫他認一遍，這時候怕是在同當家的幾人在喝酒了！」

「你去那兒？」

「我呀，除了奔向延長縣以後，就是打算回一趟我們杜家祠堂！」

高貴貞不多問下去，她急忙的道：「杜頭目，我這兒要你幫個忙！」

「妳客氣，妳吩咐！」

「快把李自成叫出來，我有要事找他！」

「甚麼要事，不能由我轉告他？」

「等他來了我再說，杜頭目，你快去叫呀！」

杜飛祇是頓了一下，道：「好，姑娘妳去茶棚坐，我這就再回山寨上！」

他說完就跑回頭，杜飛邊走邊嘀咕：「幹甚麼呀，去了又回頭，幹甚麼呀！」

他一輩子也不會猜得到高貴貞又回來幹甚麼。

杜飛奔到鳳凰嶺大寨中，聚義廳上祇見李自成與霍大牙、宮覺，加上另外三個頭目圍在桌邊喝酒

吶，妙的是這兒也有姑娘陪酒的！

三個姑娘粗線條，却也是眉清目秀好模樣，那身段似柳條一般，祇不過年紀快三十，對於李自成而言，那是大了些！

別以爲山寨上都是男子漢，四方女人也有上山來的人，日子過不去，女人也一樣當山盜！

杜飛一路奔回來，霍大牙道：「你怎麼又回來了，我放你一個月的假了呀！」

杜飛却對李自成道：「那個王八女人又找來了！」

他這麼一吼，聚義廳上的人都站起來了。

霍大牙道：「她帶來多少人馬？」

杜飛道：「就是她一個人！」

霍大牙道：「他娘的，高迎祥這個寶貝女兒，她說會常來找自成的，這才三天呀，她就忍不住那份饑渴了，又來了？哦操，像話嗎？」

宮覺道：「要不要咱們排個場面，大隊人馬下山去迎接她上山？」

霍大牙道：「給咱們自成兄弟爭個面子也不錯！」

杜飛聽得心中一緊，還不知道高貴貞這女人爲甚麼來找李自成，這就……

忽聽一個頭目大吼：「傳下去，六十四名儀仗隊，兩名吹鼓手，扛上三眼子冲天炮，排隊下山迎貴賓了！」

聚義廳外一百多嘍兵正在天南地北的大擺龍門陣……這幾天大伙分了不少銀子，鳳凰嶺上有一半圍在後寨窰洞或草屋內賭上了，這兒一百多嘍兵們一聽下山迎貴賓，立刻行動起來！

祇見十幾個奔入附近草屋內取來了五龍大旗，大鑼大鼓有八人抬，有個漢子舉着三眼子冲天炮，未出發，就先是用大繩燃放了！

「轟，轟，轟」三聲響，霍大牙等一行下山來了！

鳳凰嶺沿路設有各種埋伏兵，見當家的率人又下山，立刻全部站出來，站出來就揮手問個安！

嗨，這鳳凰嶺上還有歌聲，聽起來眞雄壯，聽起來也叫人吃一驚！

「鳳凰山，山鳳凰，鳳凰山上的好兒郎！

熱血沸騰上山崗！

又拿刀，又拿槍，拿刀拿槍上戰場。

殺貪官，殺汚吏，殺盡天下有錢的！

殺，殺，殺呀！」

歌詞就是這幾句，嗨，他們是唱了一遍又一遍，聲震霄漢的下山了！

這是在對高貴貞擺擺譜，叫她知道鳳凰山是有組織的，可不是烏合之衆！

如果是富人聽了這批山寇們所唱的歌，再聽清楚他們唱的是把富人全殺光，那肯定會拔腿逃，不但逃，而且還會埋怨自己爲甚麼是有錢人！

李自成就爲這個場面很感動，他自從過了三天好日子，才知道叫人捧上天，被人踩會踩入地皮下的那種人間多麼現實的滋味！

他現在就飄飄然笑了！

鳳凰嶺的儀伕隊，吹吹打打的下山來，茶棚內走出高貴貞，她心中好笑極了。

高貴貞以爲鳳凰嶺才幾個人毛，哪比得上他爹人馬四五千，他爹的人馬多，他爹人稱闖王呀，在陝北，落草上山的人們，那一個敢同闖王高迎祥比高低，那是不自量力的人幹的！

高貴貞雙手叉腰站在茶棚外，迎面山道上下來了霍大牙率領的鳳凰山儀伕隊！

雙方就快碰面了，三眼子冲天砲又是三聲上了半天空，嚄，鼓鑼一響，歌聲落，霍大牙快步上前哈哈笑！

「高姑娘呀，又來了，歡迎山上住幾天！」

高貴貞笑笑道：「霍當家呀，你這譜擺大了，喜怒哀樂全有了！」

「哈……說笑說笑！」

高貴貞却走向李自成，先是伸手拍拍李自成一身的灰，道：「看看，表姐三天不見你，你髒了！」

李自成聽得一驚。

霍大牙等也發了楞，怎麼的，三天前他們是一對未行過大禮的夫妻呀，怎麼的，三天後變成他娘的表姐與表弟了，甚麼玩意兒！

杜飛走上前，道：「高姑娘眞會開玩笑，李兄弟不是你未成親的小丈夫呀，怎麼……」

高貴貞道：「他也是我表弟！」

李自成道：「李姑娘，我是延長縣山區窰洞的可憐人呀，我怎麼是你的表弟了！」

高貴貞道：「我問你，你媽的娘家是不是姓馬？」

李自成吃一驚，道：「妳怎麼知道？」

高貴貞道：「先說，是不是姓馬？」

李自成道：「是呀，我媽娘家是姓馬。」

高貴貞大叫一聲：「表弟呀，你是我的表弟呀！」

李自成一聽楞然，杜飛道：「高姑娘，別急呀，先弄弄清楚嘛！」

「已經很清楚了，他是我表

弟。」

杜飛道：「天下姓馬的多的是，別認錯人了！」

霍大牙也笑道：「親上加親是好事，祇不過，最好還是弄清楚再說！」

宮覺也道：「高姑娘，妳說出他爹娘是幹甚麼的，甚至他爹娘的名字是怎麼叫的，妳知不知道？」

高貴貞道：「我娘當然知道！」

宮覺道：「可是你娘沒有來呀！」

高貴貞正在發怔，後面傳來大吼聲。

「姑娘，姑娘呀，妳來得眞快呀！」

高貴貞一見是李老八追來了：「你追來我早知道了，你幹甚麼要追我！」

李老八道：「追你追到半道上，我的馬蹄掉了鐵，我祇好慢慢的追來了！」

「追我幹甚麼？」

「姑娘，夫人對我說，李自成的爹娘名字呀！」

一聽，高貴貞全身一驚，這種怪事情，大概祇有這種天下快大亂的年月才碰得到！

「你快說，我娘怎麼說的！」

李老八走近李自成，笑笑道：「你姓李，我李老八也姓李，咱二人不打岔，說說心裏話！」

李自成道：「你說！」

李老八道：「咱們夫人趕往延長縣境內去找她失去連絡多年的小妹子，她找了許多天，最後聽說她這小妹子一家人完了，祇有個少年人是兇手，夫人無奈的回來了，回來在山口遇上了咱們，她人好端端的！」

杜飛道：「那個價値連城的荷包……」

李老八道：「確是我們夫人的東西！」

杜飛道：「這麼說來，你們夫人並未死呀！」

李老八道：「我們都以爲夫人死了，你們也看到了，我們姑娘是哭着回去的，我們得了寶一半，我們也沒有一個人高興的！」

霍大牙道：「喂，李老八，你說說，我們聽聽，李自成他爹娘叫甚麼名？」

李老八立刻問李自成，他還先笑笑！

「我說李兄弟，你可要聽清楚，我問你，你爹是不是叫李高壽？」

李自成重重點點頭，道：「我爹名字叫李高壽，李高壽是我爹！」

「小時候你爹常搬家，對不對？」

「我們搬了許多回，好像在躲甚麼人！」

李老八看看高貴貞，見高貴貞在笑，他立刻又問：「你娘的名字叫馬小花，對不對？」

李自成道：「對，我爹叫我娘小花，我不叫她小花，我叫她娘！」

「哈……」高貴貞仰天狂笑，道：「我娘的名字叫馬飛女，飛天的飛呀，哈……我的表弟呀，你姨媽正在找你呀，你姨媽爲了找你，懷中的鴛鴦荷包也被飛賊弄走了，那飛賊弄了荷包，送給金婆婆，已經叫咱們又弄回來了。」

霍大牙一批人全怔住了，天下還有這種事呀！

其實天下的怪事多得天天有。

李自成半天才開口：「表姐，你是我表姐呀！」

高貴貞道：「唉，我的表弟呀，我們親上加親了，這一回我決心帶你回老龍溝，你的姨丈我的爹，你的姨媽我的娘，見了你必定高興得不得了！」

祇一聽，霍大牙的心中就不愉快！

他急忙的道：「嗨，高姑娘呀，李自成已是我們鳳凰嶺的三當家了，他便眞的是你表弟吧，也不能棄我而去吧，你說對不對？」

高貴貞一聽火了，她杏眼圓睜，道：「霍大牙，你這說的甚麼話！」

一楞，這是僵局呀！

杜飛急忙笑了，道：「雙方是盟友，何必傷感情？這件事……」

他對李自成道：「這麼辦，你的意見是甚麼？」

李自成道：「甚麼意見？」

杜飛道：「你說，你是不是打算去老龍溝？」

李自成道：「我呀……」

他看看霍大牙與宮覺二人，再看看高貴貞與李老八，他自在的笑了。

這時候還笑，顯然他有了妙招！

李自成有時候會在不知不覺中出現怪招，他是天上下來的一條野龍呀！

「你還笑呀！」杜飛有些急。

李自成道：「我來這鳳凰山上過三天，這三天才體會出我李自成是個人物，兄弟大伙把我沒當豬狗待，令我這一輩子不忘懷！」

他再看看高貴貞，又道：「表姐呀，自從咱們那夜在一起，我更知道我這是否極泰來了。」

高貴貞道：「有甚麼決定都可以，千萬要跟我一同回去老龍溝！」

宮覺道：「那得由李兄弟決定！」

他以爲這三天大家對李自成沒

話說，那眞正是對他好得不得了！

他們都相信李自成是不會走的了！

李自成胸有成竹的道：「各位，我李自成出身微賤呀，小時候吃的是粗茶淡飯，後來跑去學打鐵，三年多吃了不少苦，我算他娘的甚麼玩意呀！」

他咬咬牙，又道：「自從師父傳我武，我下了苦心學，漸漸的才明白，手中有刀是大爺，手無寸鐵是個鱉，如今我被你們當成人物了，我……」

霍大牙道：「咱們的出身都不高，爲甚麼上山來，那是受不了富豪的欺壓，官府的不仁呀！」

李自成道：「不錯，一個富豪，千個窮人，當官三年，冤死三千，這就快天下大亂了！」

他嘆口氣，又道：「各位，我是眞想變成兩個人，一個留下來，另一個去老龍溝，因爲那兒還有我的姨媽呀，我能不去嗎？」

高貴貞道：「你當然要去，不然我娘會找來的。」

一聽這話，霍大牙似乎也洩了氣！

李自成道：「我去，我雖然去了，可是我人的心仍然放在鳳凰嶺，如果有一天鳳凰嶺有危機，我會立刻奔來的，大家同甘苦！」

他此言一出，霍大牙等無話可說了！

宮覺有些黯然的罵了一句：「這他娘的算甚麼嘛！」

杜飛道：「兄弟呀，聽你之言，這就要去那白于山南邊的老龍溝了！」

李自成道：「但求馬一匹，我就感謝不盡了！」

霍大牙立刻一聲宏亮的叫喊：「兄弟們，備酒呀！」

立刻間，有幾個嘍兵往山寨奔去。

那霍大牙又道：「套我的烏騅馬，新鞍子放妥了，靴袋中白銀一百兩，立刻牽到山下來！」

嘩！又見幾個嘍兵往山上奔，霍大牙把他自己的座騎送給了李自成。

霍大牙這是表現出草莽英雄人物的作風來了！

李自成反倒是不好意思了！

李自成走上前，他重重抱拳道：「霍寨主，我李自成謝了，他日自會再來的。」

霍大牙眼中沒有淚，他却硬生生的擠出兩滴淚。

「兄弟，此去多保重了！」

於是，酒來了，霍大牙等都舉杯，重重的敬了三杯酒，高貴貞不喝，她把酒來敬天地。

那面，一匹烏黑健馬拉過來了！

李自成走到杜飛面前，道：「杜大哥，你這就前往延長縣了……」

杜飛道：「兄弟，我心儀那種刀，我也出了銀子，我是去把寶刀取回來的。」

李自成道：「如果覺得太冒險，這把刀我送還你杜大哥，如何？」

杜飛道：「兄弟，你這是甚麼話，寶刀贈英雄，這已是兄弟你的了！」

李自成嘆口氣，道：「杜大哥，見了石老爹，你就替我問個好吧！」

石老爹者，延長縣城開鐵匠鋪的石鐵匠是也！

杜飛點頭道：「放心，我會的！」

高貴貞對李自成道：「表弟呀，上馬吧，咱們立刻趕回老龍溝，我娘必已把你的事告訴我爹了。」

李自成躍身上了馬，他在馬背上重重施一禮，對霍大牙一衆人道：「霍寨主，宮寨主，各位兄弟們，他日大家再相見了。」

霍大牙道：「兄弟呀，鳳凰寨的寨門永遠爲兄弟你開着，咱們隨時歡迎你回來呀！」

宮覺接道：「李兄弟呀，多保重了！」

高貴貞一掌拍在馬屁股上，她拍的是那匹烏騅馬的屁股上，烏騅馬背上又是李自成。

於是，三匹快馬一溜烟的往前奔去了。

李自成三人已去遠，還聽得杜飛的叫聲：「兄弟呀，前頭多保重呀！」

李自成就沒有那麼感動過，他以爲義氣加上本事，那是受人尊敬的主要條件，這些他都已具備了。

* * *

一六二一年明熹宗天啟二年，白蓮教明目張膽的作亂，那一年李自成已二十二歲了。

年三十晚上，高迎祥把李自成找到身邊來，他對李自成道：「有一項任務交你去辦！」

李自成道：「姨父呀，甚麼任務你吩咐！」

高迎祥捋着大草鬍子，道：「阿成，這幾年我見你幹得不錯，這麼辦，今夜你同貴貞行個結婚禮吧！」

一邊坐的馬飛女笑道：「甚麼也沒備下，叫他們怎麼行大禮？」

高迎祥哈哈大笑，道：「備甚麼？有你我二老就成了，你看看，貴貞今年二十三，阿成也已二十二整數，他們是天造地設一對，當着我二老叩個頭，一切就算成了。」

馬飛女立刻着人把女兒找了來，嗨，馬貴貞還在李自成住的地窖中捏餃子吶。

馬貴貞雙手盡白麵，那年頭過年吃頓餃子，那算是高級享受了。

馬貴貞走進窖洞門，呼叫一聲：「爹、娘，我捏的餃子快好了！」

高迎祥道：「別捏了，結婚吧！」

馬飛女也笑道：「你爹要妳二人立刻結個婚行個禮，變成眞正夫妻呀！」

高貴貞看向李自成，妙了，李自成也在看向她，帶着幾分靦覥樣。

高貴貞走近李自成，道：「好不好？」

李自成道：「甚麼好不好？」

高貴貞道：「咱二人結婚呀！」

李自成道：「姨父叫結就結吧！」

高貴貞道：「我是說咱們這麼簡簡單單的結婚，你以爲好不好？」

李自成道：「形式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我二人相愛，也要姨媽他二老高興。」

高迎祥撫掌大笑，道：「好，好，你們這就結婚吧，哈哈哈，叩頭呀！」

高貴貞把手上白麵在衣衫上抹着，拉了李自成跪在高迎祥與馬飛女二人前面。

這二人規規矩矩的叩了三個頭，高迎祥愉快的自袋中取出個腰牌，對李自成道：「這是我送你二人的結婚吉祥物，收下。」

李自成接過腰牌一看，他內心哭笑不得，一雙眼睛也張大了。

「這是……」

高迎祥道：「有了這腰牌，我的人馬你可調度得動，他們也聽你的！」

高貴貞道：「爹，你不會立刻有任務吧，大過年的又是新婚頭一夜，你老得要慈悲呀！」

高迎祥却淡淡的道：「問你娘吧，我同你娘結婚時是在甚麼地方結的？」

馬飛女道：「老爺子，老提那窩囊事做甚麼？」

高迎祥道：「我殺了人，有幾十個殺手追殺我，是你娘遇上了，大山中他把追我的人引開，狠洞中我二人衝着石頭爲媒証結了個婚。」

他看看李自成，又道：「比之你們現在，可憐喲！」

李自成道：「反正啊，我們的洞房之夜還不就是那套，不新鮮了！」

高貴貞拍去一掌打在李自成的背上，道：「看你說得多難聽，羞不羞呀！」

李自成呆呆的笑，高迎祥忽的問道：「我的女婿外甥呀，我問你，去爲我拿下延長縣，你琢磨需要多少人馬才可以拿下來？」

李自成一聽怔住了。

高貴貞也吃驚，道：「爹，過年去打縣城呀！」

高迎祥道：「立刻率人前往。」

李自成對高貴貞道：「我的心肝，咱們這一行就是要打仗，你在家中陪二老，我去延長縣！」

高迎祥道：「你夫妻二人一齊去。」

李自成道：「那有上陣打仗帶個婆娘呀！」

高迎祥道：「你這個婆娘不一樣，她有功夫呀，她可比一百人，還能幫你拿主意。」

高貴貞道：「我爹瞭解我，我不去，你就去不成。」

李自成明白了，他也淡淡的笑了。

高迎祥道：「阿成啊，你打算帶去多少人馬呀！」

李自成道：「硬攻需要兩千人，智取一千就夠了！」

高迎祥道：「我給一千五百人，如何？」

李自成道：「拿下延長縣，你說怎麼辦？」

高迎祥道：「咱們劫商號，搶村掠莊這些年，如今兄弟們多了，已是不夠開銷，打從今年起，咱們大幹，掠州縣，搶公糧。」

他拍拍李自成的肩，笑笑道：「開春第一炮，叫我寶貝女婿擔綱了，阿成呀，別叫你岳父大人失望啊！」

一聽，在場的人全都精神一振，這是同官家正面的幹上了，大伙也早有此意。

李自成走出大窖門一聲吼：「李老八！」

附近奔來十幾個漢子，這其中就有李老八。

「阿成少爺呀，你叫我？」

李自成叱道：「說過多少回了，別叫我少爺，那是有銀子的王八們的稱呼，我那一點像少爺？」

李老八吃吃笑了。

李自成道：「你給我點齊人馬一千五，咱們立刻殺上延長縣！」

李老八道：「喲，過年吶，也幹！」

李自成自腰中取出腰牌一亮，道：「就是過年才要奔去殺一場。」

高貴貞也過來了：「從今以後咱們掠州縣了！」

「哈……太好了！」

聽到的人全樂了，立刻引來幾批人馬奔向老龍溝的大場子上。

李老八去調動人馬。

馬飛女這才在窖洞裡對丈夫高迎祥道：「當家的，我問你，你怎麼非得過年才派阿成去打延長縣城

呀！」

高迎祥道：「你不懂！」

馬飛女道：「你說，我就懂！」

高迎祥道：「我的寶貝女兒呀，她常常在我耳邊嘀咕着，說阿成將來必登大堂，皇帝命呀！」

他吃吃一笑，又道：「是皇帝命，他有天上守護神在他身邊，我要派他去攻打延長縣，就是要証明一下，他小子是不是個天上派下來的眞命天子呀，哈……」

「哈……」馬飛女也點頭笑了。

＊　＊　＊

李自成帶領了人馬一千五百人，他們繞過延安府便把人馬分開了。

李自成與高貴貞二人設計妥了，他們智取，也要力奪，二十多歲的李自成，如今率領大隊人馬，那眞的令他老弟意氣風發，不可一世。

距離延長縣百里地，有個小鎭叫姚家店，這兒也是個小寨城，李自成命李老八率人五百，去把姚家店圍起來，可是他有交代，只圍不攻。

李老八就有些納悶，不是攻打延長縣城嗎？幹甚麼去圍住姚家店？

李老八是個有功夫的標準盜匪，他想了一下笑了：「咱們這位女婿有頭腦，他擔心攻延長城的時候被姚家店的武力斷他的退路呀！」

其實李老八只猜中一半，李自成還另有高招。

從大山入高原，由大道轉小道，距離姚家店還有五十里，李老八已率領了五百人轉赴姚家店了。

姚家店的土城牆上有守軍，這幾年陝北鬧鬍匪，各地均加强戒備，姚家店這地方二更天不到就關城門，非五更天亮了才開城。

李老八的人馬三更天趕到了姚家店，他果然不攻城，卻在城外埋鍋造飯。

火光一起，引起守城人馬的注意，仔細探看，立刻大吃一驚，是山寇們圍來了。

半夜三更天，姚家店土城內響起了破鑼聲，立刻間土城內人聲齊動，呼喊震天。

城外面，李老八捧腹哈哈笑，他還風涼的道：「別怕，別怕，不會攻打你們呀！」

他這話城中人當然不知道，城中人以爲，山寇是不會來渡假的，山寇開到城門外，早晚就會殺進城來的。

聽吧，土城內已有了哭喊聲。

立刻間，城牆上站了二百多兵丁，一個個手持紅纓槍，每個人腰裡還插了一把刀。

有個官總對另一人道：「看，這四更造飯，五更吃，吃飽了破曉攻城了。」

另一官總道：「你琢磨，眼前來了多少個？」

「沒有一千也有八百個。」

「咱們何不先下手爲强呀，他們遠道來，人睏馬乏又饑餓，何不殺他個措手不及。」

「不行，他們人多呀，一旦攻進城，這姚家店就完了，姚家店一完，延長縣也危機了。」

「咱們派人去求援吧！」

「這倒是可以的，快派腿快的溜出城，延長縣去求救兵啦！」

這兒很快的派出兩個兄弟溜出城，趁着天黑跑走了。

城上二人又開了口。

「咱們先拖時間，拖到救兵來！」

「如何拖法？」

「且等他們來攻城，咱們設法週旋呀，到時候且看我的臉色行事。」

此刻，城中的百姓有人奔來了。

那是七個姚家店最有錢的仕紳。

有銀子的人最怕天下亂，天下大亂就會改朝換代，天下大亂更會來一個貧富大調換，窮人翻個身，肯定會壓死富人，因爲窮人太多了。

七個人來到土城牆上，有位姚家宗族長老姚一斤找到那兩個對話的人。

「天爺呀，二位大人在這兒，怎麼辦，山寇殺到咱們門口來了呀！」

那二人是駐防姚家店的把總與副將，那位把總手上提着刀，他姓于，也曾駐守長城，那位副將他姓官，考過兩次武狀元，可惜都落了榜，但他投入軍中，來到這姚家店，三年之間混了個副將之職。

那位于把總一副篤定的對七位地方仕紳道：「姚老爺子，各位鄉紳們，你們放心啦，山賊們想攻入姚家店，那得從咱們背上踩過來，二百兄弟幹甚麼吃的，不是爲保一方平安呀，只是……」

他看看七個有錢人，又道：「只是有一件唯一叫我擔心的事情，唉！」

姚老爺子忙問道：「于把總，只要不影响軍爺們的士氣，你說說，是甚麼事情！」

于把總道：「這件事情還眞的影响士氣。」

姚老爺子七人吃一驚，張口不開聲。

張口不出聲就表示他們有話說，但又說不出來。

那位于把總道：「各位大爺們，事情是這樣的，這幾個月兄弟

們就是沒有領到糧餉，一方面白蓮教各地作亂，另方面魏公公提督東廠正抓人，年頭在亂，這小地方上面顧不到，一時間可就苦了弟兄們了！」

姓官的副將加上幾句：「我發覺兄弟中有人在鬧情緒，我着實的辦了幾個人才壓制住。」

忽聽有個半百老人道：「二百人的軍餉多少銀子呀！」

姚老爺子道：「如是不多，咱們回去快湊來！」

姓于的把總道：「不可以，咱們這不成了臨危勒索你們了，這是不可以的！」

姚老爺子道：「于把總，這不是勒索，咱們心甘情願拿出來的，休放心上。」

那半百老者也接道：「就算是咱們慰勞吧！」

于把總向官副將：「可以嗎？」

官副將道：「若是說成勞軍，那還可以說得過去！」

于把總道：「也罷，我擔待下來了，由你找來錢糧官，算一算兄弟們三月欠餉多少銀子，快去快回。」

官副將立刻往城下走，這裡，于把總以刀指城外，道：「各位爺們，你們看看，黑呼呼的那一片，少說也有千把人之多。」

姚老爺子道：「咱們只有二百兵……」

于把總道：「咱們的人馬是少了些，可是咱們這兒空間小，四週有一面是斷崖，二百兄弟守三面，再動員姚家店年輕小伙子們當後援，足可以應付了！」

他似是很有自信的又道：「我已派出快腿，連夜奔去延長縣求救兵了，延長縣有兵馬千多人，一夜之間必趕到，各位，賊子們也想不到這一步棋，哈……」

「嘿……」七個有錢的也笑了，笑得並不快樂。

於是那位官副將氣吁吁的帶着一個小小軍官奔到了土城牆上來。

于把總一見當先問：「王艮，兄弟們三月未發餉，人家地方爺們慈悲心，要代爲墊出來，你算一算，咱們這二百人一共要支多少銀子呀！」

王艮雙目一亮，道：「爺們眞太高明了，這是最佳的鼓舞士氣方法，要兄弟們以一抵十，以十擋百，這個方法最靈光。」

于把總叱道：「叫你算出多少銀子，你在囉嗦甚麼？」

王艮笑道：「何用算呀，數目早在我心中。」他衝着七位仕紳搬指頭，他的指頭當算盤。

「這士兵們每人每月一兩銀，主將二十兩，副將有十兩，伍長是二兩，如是三個月，正好是一千兩銀子。」

于把總道：「唉，兄弟們就快拿刀拚殺了，這銀子的事情，是不是來得太晚了。」

忽聽姚老爺子道：「這七裡七，五七三十五，咱們七戶每戶出銀一百五十兩，立刻派人送過來，多的五十兩，沒關係，犒賞那些最勇敢的了。」

于把總與官副將一聽之下，就在城上大吼一聲：「咱們謝了！」

姚老爺子七人匆匆的下了土城牆，那當然是去張羅銀子去了。

就聽官副辦對于把總豎起大拇指頭，道：「將軍，你這是高招呀！」

于把總却淡淡的道：「你們不知道，這些個有銀子的人，平時在家中養幾個打手就以爲天下太平了，幾曾把咱們這些出生入死的當軍漢看在眼內放在心上，這時候不伸手弄幾個，還待何時？」

王艮低聲道：「銀子來了怎麼發放呀！」

于把總道：「每人照發三兩。」

王艮道：「三兩照發呀，一發三個月呀！」

于把總哈哈一笑，道：「等到咱們這兒解了圍，派人上級去催餉，那個餉不就是……哈……」

「哈……」官副將與王艮二人也笑了。

＊　＊　＊

姚家店這地方的人，養豬養牛的不多，倒是鷄與羊養得還眞不少。

一大早天剛亮，聽吧！土城內的老公鷄比起嗓門來了，看誰叫的聲音大，看誰叫的時間長。

怪的是公鷄再是叫，那兩條土街上不見人，人們把門關得緊，土匪來了誰出門？

聽說有幾戶人家還藏入地窖中，當然是帶着家當躲起來了。

就在這時候，城門外有了响動，城外的不是別人，由李老八率領的五百老龍溝來的兄弟們在移動。

姚家店這兒北面是一道崖子，那李老八騎上一匹大黃馬，砍刀擱在肩頭上，緩緩的，他從城東往南行，然後再移到城西邊。

李老八身後跟了五百人，五百人中有一百人手上還拿了弓和箭，這是攻城時候要用的。

怪的是遠處矮樹林中也有動靜，祇看那塵土飛揚，便知道那兒有埋伏兵。

這種塵土往空飛，至少有三處。

祇見李老八策馬到了姚家店城外的城壕這邊，他勒住了馬，抬頭道：「喂，城上的，咱們是闖王高迎祥的部隊，如果開城投降，你們

連一隻螞蟻也不會死，如果三天之內不開城，哈……我的兒呀，老子們殺進城中雞犬不留。」

李老八這幾句陝北話，叫得城牆上有回應。

「你們眞大膽呀，敢繞過延安府流竄到這裡！」

李老八道：「老子們膽上早生毛了，好生多想想，是投降還是等爺們血洗。」

他說完緩緩的撥馬又回頭，肩上的大刀猛一舉：「兄弟們，送他們一排利箭，叫他們知道厲害。」

隨着他這句話，就聽颼颼颼之聲起處，百隻利箭射向城牆上，射得城上人忙把身子躲在城垛子後面。

「哈……」李老八率人退到了大樹林子後面去了。

李老八的任務眞簡單，他祇是牽制住姚家店的武力，但他沒有想到，李自成的眞正用意是甚麼。

高貴貞也不知道李自成眞正用意。

就在那個荒原上，矮矮的荒坡有許多人吃了睡睡了吃，天南地北的從古罵到今，祇差沒有罵他們自己的父母親。

黑暗中有人罵：「操他娘，人們天生爲甚麼不一樣，有的生來富貴命，吃香喝辣過一生，咱們生來是賤命，天天爲生活拚性命。」

「這就叫窮人命長富人嘴大。」

「你們知道個屁，富人又怎樣，上天把刀把子交在咱們的手上，幹甚麼呀，宰活人呀！」

李自成遠遠的擁着他那「新婚妻子」高貴貞，二人在毛毯之下有「意思」，有甚麼意思？人們守在遠遠的，竟然沒有人看過來。

其實這有甚麼好看的？人家已是夫妻了，夫妻抱在一起，你想他們會做甚麼？

高貴貞不在乎，李自成也早已習慣了。

高貴貞偶爾也會毫無忌憚的一聲尖叫，緊接着又是哈哈的笑，就這樣，也祇是引得聽到的人們露個神秘笑。

李自成忽的掀起毛毯一角，大聲叫：「你們看清楚了，如果有官兵們由大道上走過，別叫他們發現咱們了。」

忽有個漢子叫起來：「看，果眞有官兵呀，怕不祇有二三百人吶！」

李自成一聽，心中不高興：「怎麼祇有二三百人呀，應該去個四五百人才對。」

高貴貞道：「咱們可以攻城了吧！」

李自成道：「我在延長縣長大的，這地方我最清楚，我的計劃要改一改了。」

「改計劃？我還不知道你擬的甚麼計劃。」

掀毯而起，李自成與高貴貞急急的穿衣褲，那模樣眞誘人，高貴貞的胸脯挺硬的，當然引人多看她一眼。

李自成大叫：「快，派個腿快的，從延河繞過去，找到李老八，叫他對這批人迎頭痛擊，千萬別在姚家店附近，告訴李老八，我們來一個前後夾殺。」

他這裡發號又施令，有個瘦小矮漢已往坡下狂奔了，那矮子跑得快，快得像是足不沾地。

李自成這裡人馬一千人，他叫大伙慢慢的從官兵隊後跟上去。

李自成這是改變了計劃。

李自成原來的計劃是誘出延河縣城的守軍五百人，他才會去攻城，如今延長縣祇派出二三百人，這對於攻擊的一方太吃虧了。

這幾年李自成跟在闖王高迎祥身邊，他學了不少帶軍攻敵的手段。

李自成騎在馬上對高貴貞道：「我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前去支援姚家店的人，我的計劃是完美的，哈哈！」

高貴貞道：「說出來我聽聽。」

李自成笑笑，道：「天機是不可洩露的。」

李自成提到天機二字，高貴貞就覺得義氣風發的有些飄飄欲仙的味道，因爲她的心中正藏着李自成的神秘天機，這幾年她壓在心頭不開口，因爲那是天機。

那一夜在山洞中，她打算幹掉李自成，洞外有雷聲，她摸到睡袋中的李自成全身鱗甲，這是龍身呀！

高貴貞爲甚麼非嫁李自成？她當然想當皇后了。

高貴貞聽了李自成的話，笑了。

她以爲，李自成是龍，那麼跟在李自成身邊，那肯定一切都會逢凶化吉。

* * *

從延長縣來支援姚家店的官兵一共三百人，由一位遠從長安調來的張千總率領。

延長縣自從出了血案，連捕頭丁卯生也死在金家莊以後，這個陝北河套附近重鎮就加派了人馬。

張千總就是前來支援的人物。

張千總率領人馬二三百，他在馬上抬頭看，見前面出現一道狹谷，立刻大聲吩咐：「分批穿過這道狹谷。」

兵士們見這位老爺行軍很仔細，立刻每五十人一組，快步往前奔去。

張千總拍馬走在最後面，他的雙手還揣着一把砍山大關刀。

他的人馬已出了這道狹谷了，再往前三十里就趕到了姚家店。

張千總要在姚家店與高迎祥的流賊決一死戰。

就在這時候，前面的軍士們亂了。

張千總抬頭看，糟了，誰把大道用石塊大樹堵住了？

張千總拍馬馳過去，他放眼上下左右看，忽的一聲衝天炮，自高處冒出一大批人來了。

那是高迎祥的人馬，有個怒漢還在高處哈哈笑。

「喂，放下傢伙，投降吧！」

張千總一看之下，嘿嘿笑，心想：「也不過這麼三百人呀，可以決一死戰了。」

常言道：「將帥一念，生死千萬。」

爲將之人戒在血氣之勇，張千總掄刀大吼：「可惡蠢賊，下來同張大老爺大戰三百回合。」

壞了，他這麼一吼，祇見高處那大漢把手一揮：「砸死他們！」

祇見兩邊斷崖石頭紛紛砸下來，官兵們急忙往後退，有人大叫：「撤！撤！」

狹谷口的這一邊，李自成哈哈笑：「這一帶我是最熟不過了，我爲人放過羊，放了半年多。」

他指着遠處，又道：「就知道李老八會在這兒設埋伏，哈哈……延長縣城指日可破。」

高貴貞道：「延長縣城還有許多官兵把守，這攻城就要費上一番力氣了。」

「哈……」

李自成笑得令人以爲他已經破了延長縣城似的，叫人有摸不着邊際的感覺。

李自成一聲笑，嗆的一聲拔出他的奪魂刀。

奪魂刀當初在石鐵匠舖並未完全把刀刃開完整，但在李自成殺了許多人之後，那刀刃比之開完整還要鋒利，完全是寶刀有異數，能稱得上是奪魂之刀，自是天意了。

此刻，李自成舉刀大吼一聲：「殺呀！」

「殺！」

祇見跟在他身後的人們，舉刀蜂擁而上，李自成眞厲烈，他獨自迎上了張千總。

張千總騎馬舞大刀，見李自成祇不過是個年輕人，大吼一聲：「找死！」隨之雙手舉刀就劈。

李自成拍馬而起，他不來馬戰，奪魂刀狂揮而上，人已往張千總的頭上罩去。

還有捨坐騎拚殺的人，張千總還是頭一回遇上。

這頭一回碰上的就是要命的，張千總揮刀劈空反手回殺間，噹郎一聲刀把被砍斷，李自成已連刀帶人撞上張千總的馬首，好淩厲的一刀，李自成下手眞厲害，張千總連人帶馬倒在血泊中了。

高貴貞大叫：「殺得好！」

李自成不多言，他揮刀狂斬，絕不手軟，一路衝殺到亂石堵住的道路上，抬頭看，斷崖有人在呼叫：「快衝下去，包夾了狠宰啊！」

這一聽就知道是李老八的叫聲，他的人馬匆匆的由兩邊斷崖上殺下來了。

這一段狹道半里長，其中有個彎，李自成的人馬堵得緊，等到李老八的人衝下來，官兵們已死得差不多了。

於是，李自成愉快的笑了。

高貴貞飛身來到李自成身邊，笑道：「阿成呀，我看你天生會用兵。」

李自成道：「跟着岳父大人這幾年，聽的，看的，學的，當然多了，這其中令我得意的莫過於四個字。」

高貴貞道：「是那四個字？」

「隨機應變，哈！」

是的，這一回堵殺這三百官兵也正是李自成說的，他是隨機應變。

半個時辰的搏鬥結束了，三百官兵也死絕了，可是李自成這邊也死傷七十多。

李自成把李老八叫到身前：「老八叔，你改扮一下，快去跟那位騎馬的軍官換穿衣服。」

李老八道：「我改穿那死人的衣服？」

李自成道：「而且還得拿他的刀，騎他的馬。」

李老八道：「可是他的刀把斷了呀！」

李自成道：「叫他們快接起來。」

他頓了一下，又道：「快叫你的人馬每人換穿官兵們的一套衣服，換穿以後立刻回頭上延長。」

李老八已帶着興奮的道：「表少爺，然後呢？」

李自成道：「你們祇賺進城就殺起來，我這裡也揮兵殺進城，延長城就是咱們的了。」

「哈……」高貴貞一聽也笑開懷了。

她眞的也高興了，抱住李自成吻上了。

聽她「嘖嘖嘖」的連親道：「我的好丈夫呀，你智慧比武功更高呀！」

李老八一聲吼：「快把官兵衣衫剝下來，咱們預定今日三更前奔到延長縣城。」

老龍溝來的嘍兵們，手腳眞快，盡在屍堆中剝衣服，有的還呼叫：「還有銀子呀！」

（未完・五）

新派俠義追緝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八方狙殺



二雄碰頭有齟齬　職業競爭論事非

上文提要：於心忍故意到賭館找碴，趙痳子等不敵，祇好帶路去找老闆水莊主，水行雲放出四頭巨犬，皆被於心忍擊斃，水行雲親自出手，結果被去了勢，魚荷花便不必再擔憂被搶去做姨太了……勝一豪到了狼牙口向店小二打探方不邪住處，小二不說，半夜却前去報訊，勝一豪跟踪其後，方不邪不敵勝一豪，被一掌砍在脖根上，祇好就擒上路……

勝一豪道：「賢昆仲千萬要沉住氣，且再聽我一言如何？」

祈老三叫罵道：「王八蛋，快說，完了老子們送你歸西！」

勝一豪突然低聲笑問道：「在下不記得那個官府出賞格緝拿你三兄弟的，如果我同三位交手，不論是贏是輸，總歸是賠本生意，當然這種事情我絕對不願意幹，三位如果能爲在下稍稍想那麼一點點，那該是如何的皆大歡喜局面喲！」

突聽馬上的方不邪道：「祈老大，可千萬別聽他嚷嚷，這勝小子可是個口是心非，面善心惡，手段極毒的人，你們看我這脖子就是被他突然一掌砍歪的，只要稍一扭動，就有一股徹骨侵腦的痛疼，我他娘的這個罪可受大了。」

祈老大怒吼一聲，正要迎頭一刀砍下呢，勝一豪早又擺手，道：「各位，咱們這是定要手底下玩命了？」

祈老大道：「別無他途。」

使虎頭叉的祈老二也道：「就只你的行業，已夠我們搏殺的理由了。」

勝一豪爽朗的一笑，道：「好，既然賢昆仲一定要手底下見眞章，我自不願讓各位大失所望，不過我的一貫作風，各位必得先弄弄清楚，免得一旦交上手，造成各位終生無法彌補的遺憾！」

祈氏三兄弟對望一眼，早又聽得勝一豪道：「我的作風，是絕對善待我的俘虜，只要是他不造我的反而順從我，我會想盡一切方法叫他快快活活的走入衙門裏，當然，最主要的，還是他能爲我賺取一筆可觀的賞銀，至於沒有賞銀可賺，而又必須拚命的，我的一貫手段是殺完了事，而且是不留活口，因爲這種人不值其留在世上，連官府都不屑於出一文賞格的人，何異鼠輩！」

祈老大一聽大怒，破口罵道：「你奶奶的，拐個彎罵人，兄弟們，給我殺！」

虎頭叉就在祈老大的「殺」字中，寒芒一閃，兜胸直向勝一豪叉去，而祈老大的鬼頭刀暴斬而上，祈老三的護手雙鉤就在他挫身前傾上身時，冷芒激盪中噴發出「颼」聲連連，尚未接近卓立的勝一豪，他的雙鉤已交互劈鉤盤掃五招，光景是一上來就想碎了勝一豪的架式！

三般兵刃就在勝一豪的三個方向殺到，看起來他似是未曾移動，但在三般兵刃快要沾身的刹那間，勝一豪雙臂暴張，原地上彈三丈有餘，半空中他低頭下望，三件兵刃已在他原來停身之處一閃而過。

勝一豪擰腰半空下墜中，祈老二仰臉大喝道：「叉死你這王八蛋！」

勝一豪雙脚在下，突然空中張開雨傘，緩和了他下降的速度，而祈老二的鋼叉招式已老……

奪命傘疾收，勝一豪猛然下降在祈老二的面前，冷然一哼中，奪命傘就在祈老二回抽虎頭叉的同時再次張開，而張開的同時，更突然勁急的一掄狂旋如電！

「啊！」祈老二的聲音十分淒厲，因爲他也只能狂叫那麼一聲，那二十四支似細刀的傘骨，幾乎把他的大腦袋旋落在地上！

祈老大狂號如餓虎撲羊，口中厲烈的道：「老二！」

祈老三護手雙鉤交旋中，直向勝一豪殺去，他個子稍矮，但殺法粗野，只見一挫身形，猶似人在刀芒中滾動一般，周身盡是冷電旋繞，彷佛是滾動的一個圓刀環，厲烈而又兇猛！

奪命傘忽張又合，勝一豪也只是側身快速的一陣挑撥中，突然一個觔斗，出人意料之外的頂着祈老三的頭一翻而過！

誰也沒有看清他是如何自奪命傘中發出來的尖刀，當然更未看清他又如何快不可言的把傘中藏的刀又送回去，然而祈老三却是後背着實的被他桶了一個血洞，就在祈老三回頭而又雙手護手鉤拄地，口中蹦出：「你……」

而勝一豪的雨傘已扛在肩頭上，滿臉不屑之色！

祈老大見轉眼之間死了兩個兄弟，立刻破口大罵，道：「狗娘養的，老子同你拚了！」「花啦啦」他脫去原本未扣的上衣，赤裸着上衣，露出胸前黑毛一堆，金魚眼幾乎就要凸出眼眶外。

雙手緊握着鬼頭刀怒指在左前方，祈老大一步步向勝一豪逼近，他那原本在大毛臉上的紅潤，轉眼之間全集中到雙眼裏，他吐氣有聲，道：「王八蛋，老子不把你剁成肉醬，誓不罷休！」

聳肩一聲冷笑，勝一豪道：「你最好抖露出你那畢生絕學，因爲你已生命有限，好景不常，再不好生表現，只怕永無機會了！」

祈老大虎吼一聲，道：「殺！」

殺聲猶在，雙手鬼頭刀上撩如電，招式未老，却又急旋而下，同時以他那粗壯的身子，斜跨一大步，突然把鬼頭刀往勝一豪懷裏推去！

一招之間，三種殺法，也算是祈老大的壓箱底玩意了。

奪命傘並未張開，勝一豪也未曾移動半步，就在鬼頭刀刀芒連閃中，奪命傘上撩橫阻狂撥，三招一氣呵成！

祈老大似已拚上老命，他不但不退，反而舉刀近殺不停，鬼頭刀刃芒畢現在二人之間流閃不停……

奪命傘仍然豎在勝一豪胸前撥挑不斷……

就在這時候，坐在馬背上的方不邪，歪着身子才能看到二人搏鬥，僵硬的脖子令他齜牙咧嘴，喘了幾口氣道：「祈老大，你絕不是姓勝的對手，算了吧，賢昆仲的援手我方不邪心領了！」

祈老大一聽，突然劈出一刀，立刻騰身而退，他站在兩個兄弟屍身之間，不罵勝一豪，却戟指方不邪罵道：「姓方的畜牲，我兄弟正在喝酒，那曉得你他娘的一陣口哨加歌唱，把我兄弟三人引出來，我們三兄弟爲你拚命，爲道上朋友取義，而你他娘的端坐馬上看古景，到頭來還充好人的叫我祈老大丟下死去的兩個兄弟不管，娘的，老子先宰了你這王八蛋！」

祈老大舉刀向馬上的方不邪衝去，早被勝一豪奪命傘一攔，道：「你最好弄明白，姓方的可是在我的保護傘下，是不容任何人對他稍加傷害的。」

祈老大見打不過勝一豪，又不能殺方不邪，心頭一股怨氣無處發洩，猛可裏他跪在兩個兄弟前面撫屍痛哭起來，他的那種粗啞而又酷似喉管被撕裂的聲音，聽得勝一豪心中也覺不舒服！

緩緩走向馬前，勝一豪拉過馬韁，邊點頭道：「我總算明白你爲甚麼那麼喜歡高歌一曲了，不過看在你未曾催馬逃走的份上，這次我不與你計較，不過下不爲例，而你的那一曲歌詞，實在也不怎麼樣！」

方不邪嘿嘿一笑，道：「姓勝的，你是個幹這種祖上缺德行業最佳人選，以你的本事，我想起黑千歲來，他大概也有你這種能耐。」

勝一豪道：「黑千歲的賞格上註明是兩千兩銀子，只是這姓步的領着一批惡徒，飄忽不定，不過逮姓步的可是我最大心願。」

他邊說着，正要舉步從山道上走去。

不料突然之間，一陣物體破空之聲，刹時已順着馬匹直飛向勝一豪身後！

勝一豪原本在說話，突然感到這種異乎尋常聲音，他已發覺絕沒有機會再回頭看！

本能的騰身橫移一丈，勝一豪落地一個陀螺電旋，奪命傘「彭」的一聲再開。

祈老大暗襲眼看得手，不料勝一豪仍然能閃躍着身子躲過，心中一急，貼地揮刀重上。

兩人空中相遇，鬼頭刀尚在流光疾閃中途，而奪命傘已「沙沙」連響中生把祈老大的那帶毛肚皮割裂開來。

有如二十四把尖而細的鋼刀一

般，現在正有一半在向地上滴血，剎時間祈老大哈着大氣，拋去手中鬼頭刀而不即倒下，他那厲烈的金魚眼凝結在一個焦點上，嘴巴綻開得幾乎破裂開來，而死亡的突然降臨，對他而言，着實充滿了意外，因爲這時候他尚且不相信這個無法改變的事實，一個難以令他接受的事實！

嘴唇在開始抖顫，嗡動，而雙目卻更見張大，雙手原是交替着阻擋五臟的外流，但終於雙手也失去動力，他出氣如水中冒上來的氣泡泡似的：「你……你……」

祈老大終於未曾說出他想要說的話來，「咚」的一聲，倒在一灘血裏，那是何其珍貴的鮮血，卻恁般一文不值的流了一地！

頭依然望着天，馬上的方不邪嘿嘿笑道：「至少我比祈氏三兄弟要痛快的多活上幾天吧，哈……」

「刷」的一聲收起奪命傘，勝一豪道：「就是你那幾聲惹人厭的歌聲，招來了祈氏三兄弟替你墊了棺材底，可也躭誤了不少行程，我希望你方兄多體諒我姓勝的銀子賺得恁般辛苦，千萬要收起你那既非珠圓玉潤，且又酷似破鑼的歌聲，讓我二人以遊山玩水般的心情往前趕，不定我一高興，今晚給你叫個粉頭，着實的伺候你一個晚上。」

方不邪連聲哈哈大笑，道：「好，好，前面就是玉碑集，今晚就在那兒歇着吧！」

勝一豪道：「一定，而且玉碑集有家花茶室，正好可以給你找個粉頭陪陪你！」

方不邪心裏一高興，他那個臉仰得可也更見高了！

勝一豪卻面露冷笑的只管挽着韁繩往前走。

當然勝一豪有他的打算，因爲他總得要替自己製造些時辰閉閉眼睛，恁誰也不能三天三夜不闔眼，就算他勝一豪本事再大，也照樣要吃也要睡，無他，因爲他也是人，是人就離不開吃和睡。

前面的玉碑集就快到了！

從狠牙口入山一路往玉碑集，就在距離玉碑集以西不到三里地方，有個百丈高懸崖，而山道就由這懸崖下面通過去，懸崖一邊有條山溪流過，同時懸崖也有泉水滴向溪流而長年不斷，人走在這段山道上，一邊是山岩，另一邊卻似水簾，其景緻之美，靈山秀水而當之無愧！

走出這段山崖下，迎面有個涼亭，亭中一塊石碑足有兩丈高，正面刻着三個斗大篆字：「玉碑亭」。

石碑背面，密密麻麻寫了足有上千古文。

勝一豪拴馬走過玉碑亭時候，迎面來了個騎馬的，他一眼就看到馬上的人是誰。

當然，對面騎馬疾馳的人也看到勝一豪，急急的一拉馬韁繩，滿臉流露出極端不滿的表情：「勝仁兄，你怎麼捨近求遠的一馬去到了狠牙口，兄弟記得好像勝仁兄說是去長德的，怎麼會……」

當然，來的正是「索命郎君」於心忍，他只是在清風鎮上躭誤那麼一天不到，方不邪已被勝一豪捷足先登的捉住。

勝一豪不等於心忍把話說完，先是呵呵一笑道：「於兄弟，你這是一馬要下兩湖嗎？」

於心忍的臉色一寒道：「記得你勝兄曾說過要去長德，兄弟爲了商業道德，不作興同兄台搶生意，才往狠牙口趕來，怎麼的，勝兄原來是擺我一道哇！」

哈哈一笑，勝一豪道：「兄弟你這是甚麼話，雖說同行如冤家，可也有其一定的商業道德與規範，怎可輕言誰擺誰的道？」

於心忍冷冰冰的道：「數日前你我尚且面對面的說定了，你去長德我往狠牙口的，你爲何來個天上擂鼓，地下走將，不走長德而來狠牙口，明敞着你在搶我的生意……」

勝一豪立刻一伸手，道：「如果於兄弟不健忘的話，應該記得自己曾經說過的話，我記得你會說甚麼職業上的警覺不能不加提防。」

於心忍道：「不錯，兄弟是曾說過這句話，那是兄台斗然問起我下次的動向，我才說出來的。」

呵呵一笑，勝一豪道：「這不就結了，既然於兄弟不願說出未來動向，怎可相信我所說的話，難道我就不能爲職業而提高警覺？這就叫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當然，更說得確切一點，這也就是，一樣的米麵，各人的手段，於兄弟，你說呢！」

於心忍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勝一豪一怔，道：「可是想通了？」

於心忍點頭道：「商業上的競爭，原來不只是提高警覺，還得摻雜諸多的詭謀與陰險狡詐於一爐，而提煉出四個驚心動魄的字，那就是不擇手段，而你勝兄，正在運用你那不可一世的老江湖，想要折騰我姓於的於你那股掌之上，嘿……」

勝一豪搖手笑道：「誤會，誤會，千萬別把你我二人的行動，眞的看成了『殊歸同途』才是。」

於心忍道：「往後，只怕連這『殊歸同途』也談不上了。」

勝一豪無奈的道：「於兄弟，這又何必呢？」

於心忍突然一調馬頭，道：「勝兄，狠牙口我當然是不會再去

了，但是我卻要趁你趕往廣寧街領取你那半許取到手的賞銀時候，你可會猜得到我會趕往那裏去？」

勝一豪搖搖頭，道：「不需要問，因爲問也是白問，商場上的虛虛實實，實實虛虛，既虛又實，我看得多了，在白花花銀子的誘導下，最有錢的人心也最黑，如果不夠黑又不夠狠，那麼多的銀子他們又如何能弄上手的，眼下我問你的動向，你當然還會說出那句話，職業上的警覺，哈……」

於心忍搖頭道：「勝兄，我發覺我不但不恨你，反而漸漸的喜歡上你了，無他，因爲你具備了職業上不可多得的條件，那是誰都想把你攏絡爲己用的不可多得人才，不過……」

勝一豪笑問道：「不過甚麼？」

於心忍道：「不過放眼當今，我還看不出誰能把你這位高人據爲己用，當然你自己……」

「錯錯錯，於兄弟可把我抬上半天空了，勝某不但未有飄飄欲仙之感，反倒是有些膽顫心驚，像我這種爲銀子拚命之人，世上多如過江之鯽，只是行業不同罷了！」

端坐在馬上的方不邪，突然狂叫着罵道：「聽來聽去，他娘的原來是一丘之貉，兩個同行的，老子可不願聽你們彼此既捧又貶，既諷刺又歌頌的說他娘的沒完沒了，姓勝的，快走吧，玉碑集老子還要找快活呢！」

於心忍回望馬上的方不邪，哈哈一笑，道：「方不邪，你這是遇上我們這一行中的慈善家了，你騎馬他走路，一路上呼喝着有人侍候，吃香喝辣還不算，晚上還得給你找個粉頭快樂一番，要是遇上我，姓方的，你猜怎麼的……」

方不邪怒罵道：「你總不能把老子的鳥咬掉！」

嘿嘿一聲笑，於心忍道：「只你剛才這麼一句罵，我就會敲掉你一嘴牙。」

方不邪只想把頭低下來看一眼於心忍，但他只低了一下，已痛得叫他快流出眼淚來！

於是，於心忍深沉的望了勝一豪一眼，輕點點頭，道：「我祝勝兄發財。」

勝一豪望着於心忍拍馬離去，遂高聲道：「彼此發財，哈……」

於心忍又回了一聲，但他在絕塵疾馳中，勝一豪未曾聽得清楚。

馬上坐的方不邪沉聲問道：「聲音聽起來，這小子年歲不大，怎有能耐幹上你們這個行業來。」

邊拉馬疾走，勝一豪道：「俠客不論年紀，英雄不比出身，假以時日，他絕對是我們這行中的佼佼者。」

突然，方不邪冲天「呸」了一聲，罵道：「娘的皮，你們這一行也夠稱得上英雄俠客呀，別叫方大爺笑死中途了。」

勝一豪笑道：「怎麼啦，俠客英雄還有一個定型的嗎？」

方不邪怒道：「你看過幾個俠客爲銀子拚命的，可聽過英雄拿他人之命換銀子的？」

哈哈一笑，勝一豪道：「你錯了，像你與『黑千歲』步超這幫人，那一個都是十惡不赦的人，捉拿你們，堪稱除惡安良，對於銀子嗎，當然也得要，爲了捉拿惡人，我總得花些本錢，單就一路上吃喝住店，馬匹餵料上槽，那一樣不要銀子，當然多少賺幾個是有的，總結一句話，我們這一行也夠辛苦的了。」

二人一搭一唱，談得十分不投機中，已進了玉碑集……

玉碑集並不大，從街西到街東全部數下來，也只不過那麼五七十個店鋪。有個廣進客棧就在街東頭，也是玉碑集唯一有馬廄的客棧。

勝一豪拉馬進了廣進客棧時候，後院裏正有一幫趕運糧食的販子，七八匹老叫驢正拴在槽上，有兩個專門侍候牲口的，還在院子裏的半高木樁上爲驢蹄子換蹄呢！

馬匹由小二牽上後槽，勝一豪同方不邪二人走入客堂上，小二只拿驚異眼神望着方不邪，只覺得這大個子有些邪門，怎麼盡把個紅鬍子大臉蛋朝上看。

勝一豪心裏自然明白，不由笑笑道：「小二哥，有甚麼好吃的，好喝的，你只管送上來。」

方不邪早高聲道：「今晚我喝陳年花雕，先上個五斤來，另外再來兩隻烤山鷄，我知道玉碑集附近的山鷄可有名呢。」

小二豎起大拇指，笑道：「眞是行家，玉碑集的山鷄既肥且大，廣進客棧的泥爐裏烤出來的山鷄更是風味絕佳。」

勝一豪笑道：「好，咱們就嘗一嘗貴寶號的泥爐烤山鷄。」

方不邪突又叫道：「伙計，除此之外，你們店裏還有些甚麼吃的，也一併再弄上三兩樣送來。」

小二忙笑道：「加兩個熱炒二位換着吃，足夠了。」

勝一豪道：「好，去灶上看着配兩樣吧！」

酒菜可眞的豐盛，方不邪雖然頭不能轉動，可也吃喝得津津有味，一隻烤得油光光的肥山鷄才啃吃一半，陳年花雕他已灌了兩斤多。

勝一豪邊吃邊欣賞方不邪的吃相，着實有些佩服不已。

狠狠的抹着油膩嘴巴，方不邪道：「勝小子，酒足飯飽，方大爺

要關房歇着了，別忘了你答應方大爺的事。」

勝一豪道：「不就是給你送上個粉頭嗎，耐心等着，先往床上培養起你那原始般的慾火吧！」

哈哈一聲粗笑，方不邪道：「你沒忘記，眞的沒忘記，哈……」

二人走向客房，勝一豪定下一間最邊睡房，那間房只有前面一門一窗，房間又不大，這才對方不邪道：「方仁兄，你且進屋子裏，你這就要登巫山而行雲雨了，我勝某再怎麼的，也不好守在你床前，不過我還是把醜話說前面，你可不要……」

方不邪怒道：「你囉嗦個鳥，不就是要挖下我一雙眼珠子嗎？」

輕鬆的聳肩一個哈哈，勝一豪道：「可眞是好記性，方仁兄你等着享受吧，哈哈……」

勝一豪退出房間來，順手帶上房門，很快的把店小二找到跟前：「小二哥，又要麻煩你了！」邊隨手塞了一塊碎銀子。

那小二是個鬼機靈，銀子到手不看，隨之送入懷中：「別說甚麼麻煩不麻煩的，有甚麼需要的，客爺你只須吩咐一聲就成了，你老何必……」

勝一豪回身指着房間，低聲笑道：「我那個同道的，他有個怪毛病，每晚總得有娘們陪着才能睡得安穩，你能不能找個粉頭來，銀子多少全不計較，完了對你也有賞！」

小二呵呵笑道：「這事容易，沒得說的，我這就去叫。」

勝一豪忙拉住欲走的店小二，又道：「要醜一點的，老一些的，知道嗎？」

小二一怔，道：「別人盡要年輕漂亮的，你怎麼要老又醜的，這還是頭一回聽說。」

勝一豪笑道：「沒聽人說嗎，酸漿配豆腐，肥肉湊稀飯，各人的胃口不一樣，有道是獨眼看缺嘴，對上眼了，我那個同道的就是這麼一個人。」

小二附和着笑道：「其實你的那位同道還眞有經驗，老的會伺候，醜的不擺架子，反正上了床吹了燈全一樣，哈……」

望着店小二走去，勝一豪又把這家客店可查看了個仔仔細細，直到他認爲應無問題，才推開房門走進去。

方不邪沉聲問道：「可曾去找過？」

勝一豪道：「找甚麼？」

方不邪大怒，罵道：「娘的皮你忘了，老子在苦等甚麼來着？」

呵呵一笑，勝一豪道：「不就是女人嗎，稍壓慾火勿躁，就快來了！」

方不邪翹着紅鬍子，沉聲道：「勝小子，你若是敢逗弄方大爺，你看老子造不造你小子的反，大不了老子一頭撞死，至少也叫你少賺二百兩白花花銀子。」

勝一豪搖手笑道：「千萬別亂想，更沒有那麼嚴重，稍安勿躁，我再出去瞧瞧，玉碑集就這麼大個地方，總該來了吧！」

勝一豪剛剛走出房門來，前面已見小二提了隻燈籠走進來，緊跟在他後面的，可不正是個油頭粉面老姑娘。

勝一豪遠看還眞像一隻花，近看幾乎叫聲我的媽，因爲她那臉上的粉還一塊塊的往下落，嘴角有個美人痣，一看就知道是貼上去的，滴溜圓的一雙眼睛，有點小得出奇，看起來身材倒是很均勻，只是那雙大脚丫子，可不比勝一豪小多少。

小二對勝一豪道：「客爺你看可好？」

勝一豪問道：「多大啦！」

小二低聲道：「三十剛出頭！」

勝一豪一拍巴掌，笑道：「好，男人三十一枝花，女人三十老人家，正適合！」

小二身後那女的一聽，再看勝一豪那倜儻風流樣，單鳳眼，挺鼻樑，鼻頭翹得挺逗人，齒白唇又紅，繞腮一圈黑短髭，氣宇軒昂而風度翩翩，這可是夢寐難求的標準白馬王子，不由分說，早一頭鑽向勝一豪的懷裏哼哼嚶嚶個沒完沒了。

勝一豪雙手未動，却對小二示意……

小二一把拖過女的，抱怨道：「妳急甚麼，不是這位客爺，找你的客人在房子裏呢。」

女的一怔，却是直往肚裏吞口水……

勝一豪懷中摸出一錠銀子，道：「好生伺候，別惹他不高興！」

女的接過銀子，嘻嘻一笑，這才推開房門走進去，且又回身把房門關起來！

勝一豪在門外高聲道：「方仁兄，你享受吧，完了快點歇着，不定那個時辰咱們就得上路呢！」

房子裏沒有回音，如果有的話，也只是惡狠撕肉聲，「哦哦」的低沉得似是喘不過氣的樣子……

直到女的在房中格格的笑聲傳出來，勝一豪笑着對一旁的小二道：「行了，你去給掌櫃的告個假，甚麼事也不用做，專門搬把椅子守在附近，直等到我從另一房間出來。」

小二一怔，道：「守在這兒幹甚麼？」

勝一豪道：「緊防我那個同道呀，他可是不正常，玩過以後，難

保他不惹事，只有我才能叫他聽話，你只要看他一有動靜，馬上喊叫一聲就成了！」

小二疑惑的道：「他能惹出甚麼事？」

勝一豪道：「殺人放火他都能幹得出來。」

小二驚道：「那不是强盗嘛！」

勝一豪笑笑，道：「你算猜對了！」

小二回身就跑，不旋踵間，眞的拉了一張椅子坐在附近，他似乎死心塌地的替勝一豪看守着了。

勝一豪早笑容可掬的拉過一張棉被搭在身上，好不安逸的呼呼大睡起來……

也不知過了多久，就在勝一豪好夢正濃，睡得舒坦呢，突然間一聲女子尖叫！

緊接着方不邪也狂叫一聲，破口大罵道：「臭娘們，老子脖子喲！」

勝一豪一驚而起，忙開門走出去，只見小二還在門口坐守呢。

就在這時候，只見方不邪房間裏衝出那個女的來，她見了勝一豪與店小二，早抗聲道：「都快四更天了，那有不睡覺的，我不幹了！」

勝一豪忙又取出一錠銀子，笑道：「姑娘，妳已在妳的職業上盡到義務，我十分感謝，快回去睡覺吧！」

那女人一驚又喜，立刻跟着小二走出門去！

方不邪尚在房中床上「哎呀」着罵道：「這個爛汚女人，她猛推老子的頭，哎唷！」

哈哈笑的推門進來，勝一豪道：「一開始不是滿愉快的，怎會到頭來不歡而散。」

方不邪道：「老子興頭上，她偏要睡大覺，這算甚麼嘛！」

勝一豪呵呵一笑，道：「旣然方仁兄精神旺盛，如今又不便再找一個來，何不就此早早上路。」

方不邪一聽大怒，罵道：「勝小子，你在放的甚麼屁，老子折騰大半夜，這就要睡上一覺呢，你却四更天要上路，他娘的你這不是叫方大爺舒坦這最後兩天，而是誠心在整我！」

勝一豪突然臉色一寒，道：「方仁兄，你這算個怎麼話，勝某可算對你仁至義盡了，是你不懂情調，不知溫柔，更不知調養自身，這又怨得了誰，一開始，我還以爲你先是淺嚐即止的摟着那軟香玉體沉醉到夢鄉呢，那想到你會不知憐香惜玉，活像你跟着步超那個黑千歲打家劫舍般的凶惡相，就想一口把人活吞吃掉，憑誰也難消受，如今你還有口說出我勝某在整你，眞正的豈有此理！」

這時小二提燈走來，勝一豪又塞了五兩銀子，道：「牽馬，我們這就上路。」

方不邪早罵道：「娘的皮，你眞不是東西！」

*　*　*

秋高氣不爽，夜凉有露水，勝一豪仍然在前面拉馬疾走，他對於馬上坐的方不邪叫罵聲，充耳不聞，漸漸的，方不邪舉着大毛臉却又雙目微閉又開，光景是氣力放盡而無精打彩的東倒西歪呢……

勝一豪還眞擔心馬上的方不邪眞的睡着了，會從馬背上摔下來，還好這一路有幾條小河，勝一豪就以河水直往昏昏欲睡的方不邪臉上滴洒！

二人自四更天上路，一路走到天擦黑，不料就在這時候，方不邪突然精神一振，人馬站在渡船上，方不邪吃力的望望四週，這才問撐船的道：「船家，這兒可是桃花渡口！」

撐船的笑應道：「不錯，這兒正是桃花渡口。」

於是，方不邪得意的笑道：「勝小子，該吃飯了吧，你打算到那兒再吃飯，總不能餓着肚皮送老子上啇門吧！」

勝一豪笑道：「就我所知，過了桃花渡口，前面就是清風鎮，咱們就在那兒好生喝一頓，三更天就可以趕到廣寧，到時候你願意睡上個十天半月，也沒人過問。」

方不邪嘿嘿一陣冷笑，道：「好，今晚方大爺好生擾你一頓，哈……」

*　*　*

馬蹄聲清脆的在官道上響起來，方不邪却突然又高歌起來……

歌聲依舊那個調門……

歌聲中挾雜着口哨聲，口哨聲尖吭入雲霄！

於是，勝一豪環視四週一眼，看不出在這種地方還會有甚麼惡徒出沒……

難道水家莊……

勝一豪心念間，倏然一個騰翻，人在半空中，而空中已發出兩聲脆響！

就在勝一豪雙脚落地的同時，方不邪破口大罵，道：「勝小子，你爲甚麼打人？」

勝一豪冷冷道：「我這是挖你眼珠子的事先警告，你若再引吭高歌，令我全身起鷄皮的不自在，姓方的，那時候你可別怪我心狠手辣，我可是言出必行。」

方不邪咬牙罵道：「娘的，龍游淺灘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王八蛋，這時候你可眞正吃定老子了。」

沿着官道緊着走，勝一豪未曾發現水家莊上有任何動靜，更未見

有甚麼惹眼人物出現，心中多少帶着奇怪。

方不邪確實打着歪主意，因爲他曾在水行雲的莊子裏住過，算是同水行雲有些交情，只是他再也想不到如今的水行雲幾乎死於「去勢」，如今還正躺在床上哀號傷痛不已，他自己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呢！

這事情方不邪當然不會知道，他把希望寄託在清風鎮，因爲清風鎮上水行雲有個「通寶賭坊」，這時候水行雲不在莊上，那必然是在「通寶賭坊」，只要水行雲能在清風鎮上擋住姓勝的，自己還是有救。

勝一豪當然不知方不邪心中想的甚麼，他覺得過了清風鎮四五十里就是廣寧府，方不邪這頭惡狠就算他有天大的本事，也休想翻出他的手掌心了。

一個馬上，一個馬下，二人各懷不同心事，五六里地，早在灰濛濛的黃昏中望見遠處那棵「吊人樹」。

方不邪還眞怕勝一豪挖去他一雙眼珠子，因而還未到那棵「吊人樹」下面，就已開口道：「勝小子，如今這是快到清風鎮了，方大爺心情愈加的有些緊張起來了。」

勝一豪道：「你也知道緊張，倒是新鮮！」

方不邪道：「廣寧府就是我方不邪的陰陽界鬼門關，明知一去不復還，憑誰也會緊張，不過爲了緩和心情，老子答應你不再高歌，吹吹口哨總可以吧！」

勝一豪還未表示甚麼，不料方不邪早撮起嘴巴猛然吹起尖銳刺耳的口哨來！

蹄聲得得，已走過那棵「吊人樹」……

口哨聲越見尖銳刺耳……

漸漸的，連「通寶賭坊」那個高大門樓也快要越過去了……

突然間馬背上的方不邪厲叫一聲：「哦……」

也不知道他是那裏聚集的一股膽量，摔身彈腿翻落馬下，狂叫着直往「通寶賭坊」大門樓衝過去，其去勢之疾之猛，着實令勝一豪吃一驚！

拋去手中韁繩，勝一豪空中連翻三個空心跟斗，就在方不邪的人剛登上那九層青石台階時候，勝一豪的人已背貼着那緊閉的兩扇大門站定，奪命傘扛在肩頭上，滿臉寒霜的看着走來的方不邪。

方不邪還未衝近門，勝一豪已擋住去路，不由一驚：「你……」

勝一豪臉色凝重的道：「方不邪，你在造我勝某人的反了。」

方不邪可也眞夠機靈，只聽他怒罵道：「你放屁，老子如果要造你的反，何不往黑野地裏逃命，爲何跑到這兒來？」

勝一豪冷笑道：「約莫着這家主人你一定認識吧。」

方不邪就利用高聲對話中，突然發現大門上貼了一張字條，隱隱的看見上面寫了幾個字：「整修內部，暫停營業。」

像個洩了氣的皮球，方不邪一屁股坐在地上！

勝一豪回頭細看，這才笑道：「哈，我總算明白了，這一路之上你十分合作，原來你把希望全寄託在這裏，姓方的，起來上路吧，你的那雙眼珠子暫存在你那雙眼眶裏。」

一把抓起地上的方不邪，勝一豪奮力又把他托上馬背。

方不邪有氣無力的道：「勝小子，我餓了，咱們找地方，且容我再叨擾你一頓酒飯吧！」

口氣已軟，這是希望破滅的正常現象，勝一豪笑道：「成，這最後一頓是應該請你的。」

可也眞夠巧合，勝一豪竟把方不邪領到了魚家父女開的飯店裏。

自從清風鎮上「通寶賭坊」出了事，第二天一早魚家客店就請來兩個伙計，一個掌灶，一個跑堂，魚老爹的女兒荷花端坐在櫃枱裏。

勝一豪領着方不邪進來的時候，魚老爹親自招待。

勝一豪可眞夠大方，隨着方不邪叫酒叫菜，兩個人面前放滿了一桌子。

大杯猛灌着酒，方不邪已有八成醉，這才拉住魚老頭，口齒不清的道：「你說……通寶賭坊怎麼關門了的！」

魚老頭先是一驚，但在勝一豪的笑臉下，算是定下心來，拉近一張椅子坐下來，道：「聽清風鎮上人傳說，好像他們賭坊的人被打傷不少，連賭場主人水行雲也已重傷在家中呢！」

方不邪大怒，罵道：「是誰幹的，娘的，你說是誰幹的！」光景他就要爲水行雲報仇似的，而忘了他正自身難保！

魚老頭道：「我不知道，不過也有人傳說是個騎馬的年輕人幹下的，聽說這個年輕人本事可大着呢！」

勝一豪一怔，當即問道：「可是騎了一匹棗紅馬的年輕人，嘴巴上留了小撮鬍子裝得一副老氣橫秋樣子的……」

勝一豪還未說完呢，櫃枱裏面的荷花已高聲叫道：「爹，你過來一下。」

魚老頭點點頭，忙走近櫃枱邊。

然而勝一豪已知道折騰姓水的是何許人了，心中着實對「索命郎君」於心忍透着感激，因爲他算是

間接的幫了自己的忙，沒話說，只等下次碰上面，撇開職業上的競爭不談，得好生請他喝一杯。

這時方不邪才眞正的崩潰了，因爲前面五十多里地就是廣寧府，要想在這一段距離內脫離姓勝的手，那是談何容易的事！

於是，方不邪追恨自己，爲甚麼不在祈氏三兄弟爲自己拚命的時候挾馬逃走。甚且那晚狠牙口山坳裏自己打不過的時候，也可以狂奔向荒山裏躲起來。

人，那個不是被「後悔」二字折磨過，而後悔以後總會以「未來希望」四字，沖淡「後悔」二字，否則誰還願意再活下去的，因爲，一天到晚盡受「後悔」所折磨，那該活得有多辛苦！

然而，如今的方不邪却失去了未來的希望，因爲他無法相信誰會來救他，「黑千歲」步超還在千里外飄忽不定呢。

方不邪心中懊惱不迭中，又見自己即將進入牢籠，煩悶之餘，加上又未睡好而精神一蹶不振，不由舉杯痛飲起來……

原來有了八分醉意，方不邪再加八分痛飲，早橫身摔在桌旁邊「咚」的一聲，一頭杵在地上，而使得魚老頭大吃一驚，忙着叫小二上前攙扶。

勝一豪伸手一攔，笑道：「不礙事，他這麼一摔，倒是省却我一番手脚了呢！」

勝一豪所謂的「省去一番手脚」，聽起來似是他可以十分放心的把方不邪押進廣寧府，其實還不只這些，因爲方不邪的脖子朝天望，一些也不能轉動，那是勝一豪有心叫他行動不便，當然只要進了廣寧府，他還是得要再施一掌，把方不邪的脖子「恢復舊觀」，總不能任方不邪歪着脖子走入府衙大牢。

魚老頭那會知道這些！

一錠銀子放在桌面上，勝一豪對魚老頭道：「實對你老說吧，折騰姓水的那個年輕人他姓於，是我的同行，人可是個好人，當然也是個青年才俊，不過他對於銀兩錢財十分計較，算是他的唯一缺點。」
邊去伸手挾起方不邪，又道：「不過你老該知道，人誰無缺點，那有十全十美的，連孔老夫子也把食色二字掛在嘴邊呢，何況俗子如我等，哈……」

魚老頭既未點頭，亦沒有搖頭，雙目直不楞的望着勝一豪挾起高大粗壯的方不邪走出店門。

門外面，勝一豪就在街燈下，一根繩子把方不邪綑了個結實，放上馬背，一路朝着廣寧而去！

五十多里地，三更天過到一半，勝一豪已拉馬過了護城河，不料廣寧府的高大城門已關，勝一豪一手拍着既高又厚的大城門，叫了幾聲，就聽城門裏面有人應道：「城門已關，明早再進城。」

聽起來說得十分乾脆，勝一豪早應道：「我這裏馱了個要犯，必得現在進城。」

城內突又問道：「既是捉拿要犯的，應有令牌，你有嗎？」

勝一豪那有甚麼令牌，想了一下，這才應道：「我沒有令牌，不過府衙有個莫捕頭，他認識在下，請他來就知道了。」

城門內又是一聲相當乾脆回答：「候着。」

不旋踵間，城門內莫哀已問道：「外面那位？」

勝一豪笑道：「領賞格的，莫大捕頭可聽出在下何人吧！」

不料莫哀却在城門內冷冷的道：「聽不出來，回去吧，找家客店歇着，明早再進城。」

勝一豪哈哈一笑，道：「難道你不想見見黑千歲的手下大將方不邪？」

莫哀怒道：「就算是你把黑千歲提來，也要等到明早進城！」

勝一豪心中着實有氣，但他却十分明白自己在同甚麼人打交道，一聲哈哈，勝一豪道：「我尊敬的捕頭大人，活生生的方不邪難道你不想在他昏醉中打入大牢？須知他若清醒過來，只怕你得費上一番手脚呢。」

莫哀沉聲道：「好吧，你且退過護城河，我出城門去看看再說。」

勝一豪搖搖頭，但却依言拉馬走過護城河。

高大的城門「吱」的一聲，只見一人手提馬燈往這邊走過來，夜影中，勝一豪只要看一眼那矮胖身段，就知道是府衙捕頭莫哀來了。

莫哀提燈到了勝一豪面前，早哈哈笑道：「原來眞是你勝仁兄，我還以爲有强盜來騙我們開城呢，眞是叫你久候了。」

勝一豪道：「關係一城百姓安危，小心是應該的。」

莫哀邊走到馬前，一伸手抓住頭垂在馬肚皮上的方不邪頭髮，用力一抬，湊近馬燈細看，邊點點道：「嗯，紅鬍子方不邪是這個模樣，一點不差。」

勝一豪笑道：「天下只有一個方不邪，怎會錯得了。」

莫哀緩緩又到了勝一豪面前，低聲而大加讚揚的道：「追捕惡徒，可也眞夠勝仁兄辛苦的了！」

勝一豪道：「爲銀子拚命，談不到辛苦。」

莫哀又道：「要說一個人晨昏不分，吃睡不定，還得找上兇惡之徒拚命，這種刀口上舐血的日子可也令人同情啊！」（未完・四）

上文提要：「八指快刀」苟活爲霍樂與乖乖出頭，結果被令狐爽抓得面目全非而逃，衆人見其功夫高絕，更佩服，西門風也後悔了，爲何不將女兒嫁他留在身邊……二人到了百花谷前哨站，西門風提出要分從霍樂處得來的一半銀票，令狐爽答應，但要告訴霍樂不是獨吞，嚇得西門風不敢要了。水中花被令狐爽制住，令狐爽大方的替他解穴，二人誤會消除，水中花欲替西門風求情讓……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歪歪小爽哥

捨身闖陣爲友人　機智勇敢過三關

令狐爽道：「眞可憐！」

西門風道：「英雄最怕情來磨呀，老天今年四十有五，這頭上已是華髮滿生了！」

令狐爽道：「所以我說你不是英雄！」

西門風道：「不是英雄？」

「你當然不是英雄，狗熊差不多！」

西門風怒道：「放屁，你小子想挨揍呀！」

令狐爽道：「我要是你呀，才不會拖拖拉拉的這麼多年，不但你窩窩囊囊的過日子，你也害苦了你的愛人呀，害得她也受苦這多年，更叫吹花姑娘不是少爹就是少娘，你呀，我越說也越覺你混蛋！」

西門風一聽，啞口無言發了楞，然後道：「你……你小子教訓老夫……」

令狐爽道：「不是教訓，是提醒你，咱們今天就把你的終身大事解決掉了。」

西門風道：「老夫終身已遺憾二十年了！」

令狐爽道：「你這花子頭是怎麼當的，如是我呀，娘的，我早就把女人帶走了！」

西門風道：「你眞有那麼大的本事？」

令狐爽道：「當然啦，我也沒太大把握，因爲我只是跟來當你身邊的狗頭軍師呀！」

西門風道：「小子啊，你可千萬別在中途撤鴨子！」

令狐爽道：「跑不了的，你安心啦！」

走在前面的水中花回過頭來，帶着驚訝地道：「可是我鳳仙阿姨在百花谷中從來也不提你，便是吹花面前，也絕口不提！」

西門風道：「難道她已忘了我？悲哀呀！」

令狐爽道：「不提才更想你，掛在嘴邊有何用？所以她必是更痛苦！」

西門風道：「你小子知道的眞不少！」

令狐爽道：「我是讀過書的人，讀書是幹甚麼的？明理知事，靈活頭腦，只有笨蛋才會被人牽着鼻子走，我不會，因爲我讀了玄空先生教的書！」

西門風道：「我的花子幫中也有幾個讀過幾天書的人，他們就沒有你的頭腦靈活！」

正說着，忽見前面一道石峯，一條山道繞在石峯的前面，一側邊是山溪，只見各色花兒開得美呀！

原來已快到百花谷口了。

西門風頓覺又到傷心地，也緊張了。

令狐爽不緊張，他笑對水中花道：「水兄呀，你們才是神仙吶！」

水中花道：「這兒山明水秀，人傑地靈呀！」

一行到了石樑下，有兩個女子等在那兒了，水中花對西門風與令狐爽二人道：「二位，那是兩位使者，等着帶二位進谷中！」

令狐爽道：「規矩滿大，還派使者！」

三人走過去，有個女子高聲道：「你們那一個闖這頭一關？」

「我！」

令狐爽毫不遲疑的回答。

另一女子見是個少年人，微微一笑，對另一女子道：「秋菊說的是他了！」

那女子道：「小子，跟我們過來。」

水中花道：「快過去，一切小心了！」

他反而關心起令狐爽了，可見情敵、朋友，二者間的差別有多麼的大了！

如果令狐爽不是已同諸葛紅訂了親，水中花是不會如此關照及客氣。

＊　＊　＊

又見那個突出在小潭中的半島上，四週花兒開得艷，洲上站着個大脚女人。

這中間就有個肚皮受傷的秋菊，她用一條寬布帶把肚子纏住。她也怒視着令狐爽在發笑……冷笑着像要吃人！

這四個大脚女人不是空手的。每人手上提了一根棒子。每根棒子四尺長，根根就如同娃兒大腿那麼粗，棒子是泛紅色棗木的，掄起來一棒子打死一頭牛！

四根棒子杵在地，這是不客氣，四個人要把令狐爽搗成肉泥了。

西門風一把拉住令狐爽，急急的道：「小子呀，你看看這四個巨型母夜叉，那一個也比你高出半個頭，她們腿粗腰圓力氣大，上一回摔得老夫快叉氣，這一回你傷了她們中間那個人，她們打算叫你死呀，我看……還是算了吧，咱們回頭。」

令狐爽哈哈笑道：「你打算再等十幾年，不同你妻女再相見？」

西門風道：「我不能叫你爲我死呀，小子！」

令狐爽道：「他對我有慈悲呀，哦操，別再婆婆媽媽了，不就是命一條嗎？怕個鳥呀，看我的！」

他大步走向百花洲，他覺得那是個吃吃酒、彈彈琴，帶着女人談談心的好地方，不應在這百花洲上動刀槍。

令狐爽還登上百花洲，他站在邊沿打招呼。

「啊，四位大阿姨，小子這邊有禮了！」

他抱拳一躬到地，眞恭敬，只可惜四個女人不出聲，出聲只哼哼。

令狐爽又道：「妳們要比武呀，何必拿棒子，那玩意兒不是開玩笑的，打到頭上要死人的！」

「嘿……」四大女人全笑了。

令狐爽道：「有甚麼好笑的，就算你們倚多爲勝的贏了吧，我不同你們打了。」

他轉身要走，受傷的秋菊大叫：「回來！」

令狐爽道：「你們四個打一個，不打了！」

秋菊道：「誰說的，我們一對一！」

令狐爽道：「拿棒子？」

秋菊道：「你也有棒子！」

令狐爽道：「我不用棒子。」

令狐爽的話傳入西門風的耳中，西門風大叫：「小子，不能空手呀！」

令狐爽回頭叱道：「你老小子少開口，都是爲了你，要不然我也不會在這兒把人家阿姨得罪了！」

西門風一怔，啞口無言！

秋菊道：「小王八蛋呀，你難道空手上來？」

令狐爽道：「我若空手上去，太過目中無人了，四位大阿姨呀，我是十分尊敬妳們的，我想向妳們索一根鐵棍。」

「鐵棍？」

「是呀，你們四根棒，我用鐵棍抗，不是很公平嗎？」

秋菊冷冷道：「你還眞難侍候！」

就聽牡丹女對附近的使者道：「快去，取一根鐵棍來，交他使用，免得說百花谷欺外人。」

兩個使者走一個，飛一般的進入百花谷中去了。

這裡，西門風走到百花洲邊上，他重重的抱拳道：「四位大姐，認眞說來都是自家人，千萬手下要留情！」

海棠女道：「娘的老皮，差一點把秋菊的肚腸摳出來，還談甚麼自己人！」

紫蘭道：「今天就是你這臭花子也休想活着下這百花洲！」

西門風聽得脖子猛一縮。

令狐爽道：「娘的，好像今天你們吃定咱們了！」

水中花道：「令狐老弟呀，小兄爲你擔心吶！」

「擔心？我眞的快完蛋了？」

水中花道：「爲了對你老弟的感激，你抬頭看。」

令狐爽道：「看甚麼？」

水中花道：「對面那座山，名叫花王嶺，上面有石洞，如果你不幸，我會把你屍體放進洞中，用白

綾纏屍，放在石床上，再封死洞口，逢年過節，我們爲你去上香！」

令狐爽道：「你們……噢……哈……」

他明白，水中花口中的我們，必是西門吹花了。

令狐爽撫掌一笑，道：「太好了，水兒，如果生不如死，死在這百花洲上也不錯呀！」

「哦呸！」西門風大怒，叱道：「未交手先提死，眞毒呀！」

令狐爽道：「本來的勝算不大，乾脆就坦白的道出來，免得死了乾瞪眼！」

西門風悲哀的道：「完蛋了吔！」

令狐爽一見走過來，道：「西門幫主，我如果爲你而死，你打算如何後我的事？」

西門風道：「你說的那國話，甚麼叫後你的事呀？」

令狐爽道：「就是我的後事呀！」

西門風道：「我會請六個高僧六個道士六個尼姑，湊成十八男女羅漢壇，爲你超渡三天，送你的靈魂上西天！」

令狐爽道：「如果是不死不活呢？」

西門風道：「我花子幫有的是人侍候你，我吃肉飽不叫你喝稀湯！」

令狐爽道：「得，就憑你這幾句話，娘的，今天我就是死也愉快了！」

果然，那女使者肩上扛了一根鐵棍跑來了。

這女使者把鐵棍往地上一拋，發出「咚」的一聲響，不高興的道：「壓死我了……拿去！」

令狐爽道：「誰壓死你了？這人太過份了！」

他這是一句雙關語，那女使者嬌嗔，道：「你壓死我了，小東西！」

令狐爽道：「我甚麼時候壓你了？亂講！」

女使者至此才明白，自己說的話有毛病，她指着地上鐵棍，喝道：「你要的鐵棍壓死我了，小東西，佔便宜！」

令狐爽拾起鐵棍，他口中喃喃道：「嚇我一大跳，我甚麼時候壓過你！」

西門風哈哈笑，道：「你小子專心上去幹吧，吃人家老豆腐呀！」

那女使者大怒，吼道：「花子頭，甚麼叫老豆腐，嫩豆腐！」

西門風道：「你至少三十七八了，還嫩呀，操！」

那女使者冷冷道：「想打架是不是？」

西門風道：「娘的，擺出地頭蛇架式呀！」

忽見令狐爽拾起鐵棍擱肩上，他大步上了百花洲！

令狐爽邊走邊問道：「你們四個母狗熊，是一齊出手呢？還是一個一個的輪流上！」

海棠冷笑道：「就憑你，你大概是想早死，咱們偏叫你慢慢死！」

令狐爽道：「反正我已來了，你們挑肥檢瘦也可以，祇是動手要乾脆！」

他頓了一下，又道：「輸要輸得起，少拆爛污！」

秋菊早火大了：「我打死你這小兎崽子！」

她掄棒當頭打來，令狐爽反手一招「拐打五岳」迎上去了，那架式，鐵棍出手才知道多威猛又神奇！

這一招來之不易，乃夏侯金收了一顆珍珠方才忍痛傳給令狐爽的絕活。

使用此招，力道、內功由心念而生，裂石粉骨之力，江湖上很少有人敵得過！

就聽「叭」的一聲暴響傳來，秋菊手上的木棒頓時斷裂，震得她拋棒猛甩雙臂。

令狐爽旋鐵棍在秋菊頭上未打下，他還哈哈笑：「喂，服不服！」

秋菊吃一驚，忽然張臂往令狐爽抱去！

這四大女人善於摔角，令狐爽早聽西門風說過，如今見秋菊抱來，一聲冷哼：「一本萬利啦！」

「咚叮」之聲響起來，鐵棍打在秋菊的鼻頭上！

那秋菊眼淚鼻涕也流出來了，立刻逃到百花洲外，她坐地哭起來了！

百花洲上，三個大女人出手了！

海棠舉棒疾揮，紫蘭平着搗去，那牡丹當頭就是一傢伙，三人好像有默契。

豈料令狐爽拔身半空中，用的是司馬元的「穿雲功」，然後他落在海棠身背後，人未落地，已打出兩招，海棠疾忙舉棒打，怎經得令狐爽鐵棍的力道猛，「咚」的一聲棒斷了，也被令狐爽逼到外圍了！

令狐爽哈哈笑，掄棒又是七次打，他左打、右打、上下盤打，百花洲上盡是棍影，不幾下，已把另外二女也趕出百花洲外了。

「哈……」

西門風笑了，因爲這一關他們贏了！

祇見四個大腳女人站一邊，那海棠大聲道：「過關了，滾去百花障挨鏢吧！」

水中花迎上令狐爽，道：「兄

弟，你眞了得！」

令狐爽嘆口氣，道：「侍候這四個大脚娘子，眞叫人吃不消啊！」

忽聽海棠道：「有機會找你摔摔角，你小子不會拒絕吧！」

「我當然拒絕！」

「你怕了？」

「不是怕，是不當傻子！」

「你還是怕了！」

令狐爽道：「我如果不得已，當然會出手，我沒事摔的甚麼跤？吃撐了沒事幹呀！」

他拋出手上鐵棍走了！

四個大脚女大力士也楞然了！

她們是不會知道，今天用棍棒，上了令狐爽的當，因爲令狐爽學過夏侯金的鐵拐功夫！

＊　＊　＊

西門風拉過令狐爽，道：「小子，你也學了夏侯金的功夫？」

「當然，我花了學費呀！」

西門風道：「你跩了！」

「怎麼說？」

西門風道：「夏侯金的武功乃眞功夫，他那支鐵拐眞厲害，江湖上不少人討厭同他交手！」

令狐爽道：「我也祇習了一招！」

「一招？」

「是呀，那一招叫拐打五岳呀！」

西門風道：「難怪剛才你那麼篤定的上去百花洲！」

他頓了一下，又道：「如果她們四人仍以摔角對付你，你小子就慘了！」

「我更加爽了！」

西門風道：「摔你一個七葷八素不知東南西北，你還會爽呀！」

令狐爽道：「我早就知道她們摔得你快岔氣，祇不過那是你，不是我，因爲我也想妥了對策！」

「甚麼對策，你說說，我聽聽！」

令狐爽道：「我把功力運在十指上，金剛指就是十把利刄呀，他們還未抓牢我，我就已十指插入了她們的肉中了，我專門對付她們的雙足，叫她們站不起來。」

＊　＊　＊

前面帶路的兩使者又站住了，那楞然的水中花對令狐爽道：「快到百花障了！」

令狐爽道：「百花障甚麼最厲害？」

水中花道：「百花谷最厲害的功夫就是暗器，百花鏢獨步江湖，無人敢於對抗！」

令狐爽道：「妙，妙極了！」

西門風道：「老夫知道宇文鳳那女煞星也是飛刀高手，你也必學了她的絕活！」

令狐爽道：「不錯，我由擲石頭，打銀子練起，至今未斷過，今天正好試一試，如果不靈光，回去老龍洞找我師父評理去！」

西門風道：「如果你已習了手法，你就不能找你師父評理了！」

令狐爽道：「爲甚麼，我的學費昂貴呀！」

西門風道：「沒聽人家說過，師父引進門，修行在個人？」

忽聽那兩個使者把手一指，道：「到了，就在那片花叢中，勸你們看清楚再進去！」

西門風道：「老夫也可以進去？」

那女使者道：「你們來幾個進去幾個！」

西門風道：「你這麼說，如果我們來十個？」

那女使者道：「都進去！」

西門風一聽，嚇一跳，這表示前面那麼錯綜複雜的百花障中，然必埋伏不少人，而且都是厲害的高手！

水中花道：「平日連我也不許走過去，今日倒要看看二位是怎麼闖過去了！」

西門風道：「險矣！」

令狐爽問那使者道：「如何定輸贏？」

那女使者指着遠處山邊一塊大石頭，道：「你們祇要能走到那塊大石頭的前面，就算是你們勝了！」

令狐爽抬頭看，果然有塊大石頭，正面石上還刻了個一人那麼高的大字，「生」。

令狐爽不懂這些鬼東西，但他在東方東的教導下，也算學了東方東的八卦術！

東方東傳了他一手法術，雖不能眞的隱身，却也能在比鬥時幻化出幾個虛實難辨的身形。

現在，令狐爽對西門風道：「西門幫主，我走前你斷後！」

就聽兩個女使者不住的冷笑，倒是那水中花緊張的道：「多加小心吶！」

令狐爽放眼看着一排排的花牆，他很想看到花障中有甚麼人物在後躲藏。

就快走到那個用花朵修的門坎了，令狐爽才對西門風哈哈一笑，道：「西門幫主，我改變主意了！」

西門風道：「改變主意要回頭？」

令狐爽道：「改變主意叫你留下來，我一人進去！」

西門風道：「我爲你斷後呀！」

令狐爽道：「斷後就是無出路，咱們兩人一同陷進去，一齊完蛋！」

西門風道：「前朝自從鬧過白蓮教，江湖上盡出些邪馬歪道的人物，甚麼隱身術，招魂兒，土遁之

外還撒豆成兵嚇嚇人，娘的，這百花障，我以爲就是邪道的！」

令狐爽道：「西門前輩，你不進去，你站到最高處，你也必定會看到我在百花障中移動，咱們祇要衝到對面的大石下，就算過關了呀！」

西門風道：「可是這距離怕有半里長，百花障中有伏兵，百花鏢等招呼咱們！」

令狐爽道：「咱們不聽嚷嚷，我看得清認得準，一路奔向大石下，娘的，誰還有閒情闖他娘的甚麼百花障呀，我直不楞的飛過去了！」

西門風道：「這是你的餿主意，不叫老夫與你一同前去斷後了！」

令狐爽道：「不錯，你祇要記住一件事情！」

「甚麼事情？」

「你站在高處大聲吼，直吼到我到那大石前！」

西門風道：「爲甚麼要我吼？」

令狐爽道：「你若是不吼，就表示我走錯了，我好再摸方向，祇要一找對方向，你再繼續吼！」

西門風道：「他娘的，你小子怎麼這麼多的鬼名堂！」

令狐爽道：「我讀過書的人呀，六歲入學堂，十五不到就逃在外，這將近十年的詩書教我的！」

他笑笑又道：「我有學問呀，哈……」

他忽的對西門風道：「叫的聲音要高吭，有力量，像獅子吼！」

西門風道：「獅子吼呀，那祇有當年的通天教主齊大天他會獅子吼，他吼一聲，人們會頭痛！」

令狐爽立刻想到那可憐的老人齊大天了！

祇不過此時不能太分神。

祇見他雙臂一振間，拔身就往百花障中飛衝而去，西門風已張大嘴叫了！

令狐爽並不進門坎，他更不管甚麼震艮、坤離幾個門，他展開了司馬元教他的穿雲功，立刻拔身在花牆上直往對面飛躍！

他剛入七八丈，便聽得幾聲尖叱：「打！」

祇見星芒如碎銀點點，直往令狐爽的身上射來！

令狐爽空中觔斗連着翻，幾十支百花鏢轟過來！

令狐爽半空中疾拍雙掌，打落不少百花鏢，他的身上挨了十幾鏢，但他不在乎，金鐘罩功力集中在雙腿上，上身他穿有金絲甲。

祇不過他聽西門風的聲音越來越遠了。

再看百花障中，十幾個女子正在追趕他。

令狐爽不打算同這些女子打架，他心中明白，一旦打起來，他就會被陷在這八卦百花陣中了！

令狐爽認定一個念頭，那就是無論前方有甚麼障礙，他這是一口氣勇往直前了！

能夠指引他往前飛躍的，便是那半空中傳來的不斷吼叫聲。

雖然聲音越聽越小，但那聲音祇要不間斷，他就不會換方向！

令狐爽的全身上下幾乎被那無數百花鏢芒包圍了，祇是不見令狐爽發出哀叫聲。

唯一的聲音是百花鏢自他的身上落下地的聲音發出叮噹響。

漸漸的，下面幾個方向傳來了吼叫：「快，五門大開，三門掩住，斷他方位，引他入陣！」

隨着這一聲大吼叫，忽見八名勁裝女子也一飛而衝上百花障陣上方，與令狐爽照上面了！

「那裏走！」

「還不落下地！」

「斷他右翼！」

狂叱之聲不絕於耳，令狐爽大笑：「好玩，好玩，你們這些女人都現身了呀，哈！」

他這笑還眞狂妄，那表示他不把這百花谷的八卦陣中八大高手放在眼中。

實在的一句話，令狐爽還眞緊張，他知道，今天若非他的身上有一件金絲甲套在內衣上，祇怕他飛了一半就忍不了的落下去了。

落下去就慘了，因爲花障中藏的不祇她們這八個人。

令狐爽以爲八卦者由四方生位，走卦者一共六十四天罡之位，就在這六十四天罡之位中，隱藏着天晁地晁五行之晁，晁者，惡神也。

這就表示，八方的每一方至少有八個殺手，八八六十四名殺手在花障中，他能一一殺死嗎？

令狐爽不想血腥，何況這些均是百花谷中美人兒，他更下不了手。

此刻，八個發動這百花八卦陣的高手，拚命的發鏢攔他，有四人側方位的拔劍削過來了。

令狐爽一見這光景，他大喝一聲伸手疾抓，一個女子的長劍劍身被他抓中，那女子一聲冷笑，翻腕要把令狐爽的手掌削斷，早被令狐爽順着劍身猛一壓，另一手抓向這女子的面門。

他的五指就是刀，那女子急忙用手擋，被令狐爽抓得血肉碎了一大把。

「哎呀！」

這女子已落在花障中了。

令狐爽祇這麼一頓間，另外三人追上來。

他彈身花障未飛起，一招「唯我獨尊」用上了。

祇見一道劍氣如虹，掃得近身的三女哎呀一聲往外間逃不已。

令狐爽再一次騰空，那一招劍法眞管用，東方東教他的唯一一招劍法用得妙。

祇不過當他再躍向半空中，聽不見西門風的吼聲了。

令狐爽急忙摸方向，沒聲音。

他急了，因爲下面的人影走得快，好像在調兵遣將捉拿他，百花鏢盡情地射上來。

令狐爽把奪來的劍瘋狂的掃殺着，他又轉了七次方向，忽又聽得吼聲傳來，好像在他附近。

令狐爽心想，剛才必是走回頭路了。

於是，他不再有任何猶豫了，發一聲喊：「跑啊！」

他飛身在花障間，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如同登萍渡水般的直往遠處狂奔而去。

那些百花障中剛剛集中在一起的幾十個女子高手，正準備令狐爽落地以後一擁而上的，忽見這小子大叫一聲又往生門飛奔而去。

於是，下面的百花障中傳來悉悉率率聲，幾十人在下面狂奔起來。

令狐爽祇聽聲音不看人，他一路飛奔到了百花八卦障的生門還有三丈遠，他已隱約看到大石了。

他心中正自高興呐，忽的迎面一人大吼一聲：「回去！」

令狐爽見來人拍出一掌帶有強大的力道，知道這人武功高強，也許來的就是百花谷主長孫玫瑰。

於是，刹那間，引得他精神一振。

叫我回去偏不回去，咱們對上一掌又何妨？

他彈身半空中，直直的下落出掌，祇見是個中年女子對他發掌。

令狐爽右掌迎上去，雙掌接實，發出沉悶的一聲響，令狐爽的身子像個皮球一滾又被推向半空中。

令狐爽的右臂有些痛，他不認輸，左手奪的劍也不要了，抛入花障裏。

祇見他擰腰挺身二次下擊。

而且他也看清了，下面的女子他似乎認識。

二次雙掌又接實，令狐爽一聲大叫疾彈，他借力彈出五丈外，落在一塊大石上了。

低頭看，那石頭正是蒼勁的刻了個「生」字。

遠處的叫聲也變了，傳來哈哈狂笑聲。

不多久，有個女人過來了。

再不久，一羣女殺手也過來了。

令狐爽已在大石上，兩手抱拳鞠躬施一禮，笑道：「阿姨呀，你不認識我了？」

那女人猛抬頭：「你是甚麼人？」

她拔身也上了石頭，又道：「你是誰？」

令狐爽道：「我是吹花姑娘的朋友呀！」

「胡說，吹花沒有你這麼大的朋友。」

令狐爽笑笑，道：「阿姨呀，那年鬧流寇，死了那麼多的人，我與吹花流落在江湖上，花子幫同人打架，妳在郊外用百花鏢打死幾個流賊，救了我們，你把吹花帶走了，把我抛下不管了。」

那女人一怔，道：「那個小子就是你？」

令狐爽撫掌道：「想起來了，阿姨想起來了。」

「不要叫我阿姨，你爲甚麼闖這百花八卦障？」

令狐爽道：「我是爲了成人之美呀！」

「甚麼成人之美？」

令狐爽道：「我西門伯伯同妳呀，我西門伯伯好可憐呀，他天天唸着妳母女，眞的是三天不吃一口飯，兩天喝不下半碗湯，白天作夢叫妳的名，夜裏做夢叫吹花，他的嘴巴祇有四個字，不是鳳仙就是吹花，妳想想，人呐，幾十年生命爲甚麼？老死荒山多難堪，還是爲自己打算吧，這世上沒有活神仙。」

他不但謅得妙，同時還來上一課。

聽得那女人楞然了。

令狐爽道：「阿姨，我西門伯伯就等在那一面，你快去看看吧！」

那女人，正是百花谷谷主長孫玫瑰的愛徒鳳仙。

祇見她也忍不住的目中見淚。

「他……爲甚麼……」

令狐爽一聽，道：「妳又爲甚麼？」

他不待鳳仙發火，又道：「你們之間已有了女兒了，是你們誰對不起誰呀，要分離？人人都在找幸福，妳的幸福在那裏？」

他越說越有氣，又道：「我的師父們個個會享受，是男的，一定找女人，是女的，也不忘找男人，天生男女應配對，獨守空閨違天意，我就不信你半夜睡得着，不會翻來覆去，不想心上人。」

鳳仙叱道：「胡說八道！」

令狐爽道：「你害你自己也就算了，還有個癡情老漢等你啦！」

「老漢？」

「是呀，頭髮白了一大半，那是天天想你想的呀！」

「他……老了……」

「妳也不怎麼年輕了。」

鳳仙忽道：「如果你能過了三

關，我母女去見他。」

令狐爽大嘆：「你好殘忍呐！」

那鳳仙道：「你說我殘忍？」

令狐爽道：「你還不夠殘忍呀，我那位西門伯伯爲了見你一面，二十年守着一個夢，好不容易打過兩關，你却仍然不要見他，非但絕情，妳也絕義，看來百花谷中人個個都沒人味！」

鳳仙叱道：「你找死不是？」

令狐爽道：「我便是死，也爲了一個義字，妳呢？」

他指指遠方，又道：「妳還要我再闖一關才願意見一見我那可憐兮兮的花子大叔，妳……我怎麼說妳才是呀！」

鳳仙道：「你甚麼也不用多說，闖過三關我見他，否則，你此刻回頭出谷來得及。」

令狐爽忽的一笑，道：「打個商量怎麼樣？」

「商量甚麼？」

令狐爽道：「我的心中很明白，百花谷中設三關，一關比一關難闖，所以我對你直說。」

「說甚麼？」

令狐爽道：「我來此一半是幫花子大叔，另一半是想看看吹花姑娘，因爲她是我的唯一朋友呀！」

不料鳳仙臉色一寒，道：「不要說了。」

令狐爽也吃一驚，他低聲問：「爲甚麼，妳爲甚麼生氣了？」

鳳仙道：「我不要當年歷史重演。」

令狐爽立刻明白了，他也笑了。

令狐爽笑道：「阿姨呀，你別把我想成壞人了，我祇是想看看吹花姑娘，如今我長大了，她長得甚麼樣？所以我祇是想看一看她，並無惡意呀！」

鳳仙冷笑道：「就是因爲你們都長大了，所以你們就是不可以再見面了。」

令狐爽道：「照阿姨這麼說，男見女就是要在一起了？就是要成夫妻了？」

鳳仙道：「她如果是男子，或者是老太婆，你還會冒死見她嗎？」

令狐爽道：「也要見！」

鳳仙道：「除非你有目的。」

令狐爽道：「我屁的目的，我已是訂過婚的人了，我的未婚妻乃大風莊的公主諸葛紅，我有甚麼目的？」

鳳仙道：「你已訂了親，你還要見吹花？」

「朋友一場呀，我們是在虎牢關認識的。」

鳳仙道：「如眞是這樣，我命人去叫吹花來，但祇是見個面，然後你去闖三關。」

令狐爽道：「一言爲定。」

鳳仙似笑不笑的點點頭。祇見她舉手半空揮白巾，白巾空中轉三週，遠處已傳來步履聲，那是個女使者。

這女使者到了鳳仙面前施禮道：「二姑娘，請下諭旨吧！」

「去把吹花叫來。」

「遵諭旨！」女使者回身就走。

令狐爽心想：「妙了，這兒成了百花國了，傳話說成下諭旨了，誰是皇上呀，甚麼亂七八糟的。」

那鳳仙目注令狐爽，道：「三年前不見你會武功，如今你在武技上很有天才。」

令狐爽道：「好說好說！」

鳳仙道：「你習了凌空虛渡？」

令狐爽道：「不是的，那是穿雲功。」

鳳仙道：「必是那司馬元教你的。」

令狐爽道：「不錯不錯。」

鳳仙嘴一撇，道：「是個惡人。」

令狐爽道：「我管他是惡是善，教我功夫就是師父。」

鳳仙道：「你的武學龐雜。」

令狐爽道：「也不錯，我有幾個師父。」

鳳仙道：「江湖上祇有一個師父收許多徒弟，那有一個徒弟有幾個師父的，你吃得消嗎？」

令狐爽道：「我天才呀，他們也是用速成方法傳授，所以我的功夫就多樣化了。」

鳳仙道：「所以你也膽大妄爲的替他撐腰了。」

「他？他是誰？」

「西門風。」

令狐爽道：「聽口氣，妳好像不愛他嘛，娘的，原來西門大叔是『剃頭擔子——一頭熱』呀！」

鳳仙道：「我不是不愛他，我無法同他過花子生活，我師父也不答應。」

令狐爽點點頭，道：「原來是這樣子呀，我總算明白一大半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可也眞是的，拿妳這般美貌的女子，怎麼會去靠門邊伸手要吃的，混賬東西！不爲人家女方想一想。」

鳳仙道：「你聽了以後，還爲他出力去闖第三關嗎？」

「去！」

「爲甚麼？」

「無信不立呀，闖完了同這花子大漢絕交。」

鳳仙道：「你的口氣，表示你曾讀過詩書。」

「不錯，虎牢關我讀了快十年的書，頭三年字不認識我，又三年我祇會搗蛋，先生罵我是混蛋，眞正的，認眞的讀了三四年，四書五

經我全懂，可惜天下大亂了。」

鳳仙道：「你是個機伶的少年人，祇可惜……」

她未說下去，因爲遠處傳來一聲叫：「娘！」

鳳仙抬頭看。

令狐爽也張大了眼，祇見遠處像隻花蝴蝶似的飛來一位仙女。

她，長髮垂一半，頭上十色大花環，金簪銀簪連珠繐，粉紅上衣繡牡丹，那彩緞褲子發亮光，一雙錦緞繡花鞋，再看姑娘那模樣，長的是白又嫩，紅也俏，說她賽西施，她還有點像貂蟬，說她像貂蟬，娘的，她還眞像陳圓圓，賽天仙。

聽吧，她發出的聲音似銀鈴，深山出俊鳥，好聽得不得了，令狐爽發呆了。

他心中猛一沉，心中也罵西門風，看看，這麼美的好姑娘，江湖流浪髒模樣，如今打扮這麼美，娘的皮，誰再拖她去要飯，誰就是王八蛋。

「嗨，那不是令狐爽嗎？是不是來看我的呀！」

令狐爽聽得一哆嗦。

西門吹花道：「令狐爽，你除了高了，壯了以外，還是老樣子，我一看就認出你來，而且你還是愛開玩笑，哈哈，你……」

她看了附近，不笑了：「怎麼？你一個人來了？」

令狐爽道：「你爹也來了。」

西門吹花急忙四下看，道：「我爹呢？他在那兒？」

忽聽鳳仙道：「吹花，過來，到娘身邊來。」

西門吹花道：「我想看看爹呀！」

鳳仙道：「至少現在不許看。」

西門吹花有些黯然了。

這光景令狐爽火大了，他沉吼一聲，道：「妳這女人好殘忍呀，爲甚麼不叫他們父女相會？」

他好像理直氣壯的又吼：「他們是父女呀，妳難道要你的女兒做個不孝的人，將來對妳也不孝？」

鳳仙臉色一寒，叱道：「你敢教訓我？」

令狐爽道：「那是因爲妳不講理！」

西門吹花急了：「令狐爽，別對我娘無禮，我娘對我好得很呀！」

令狐爽道：「你爹對你也不錯！」

西門吹花嘆口氣，道：「我怎麼辦？我只有一個人，我怎麼辦？」

鳳仙忽的手一指，尖聲道：「去，去闖你的第三關吧，你不是講義氣，代他去闖三關嗎，去呀！」

令狐爽大聲道：「妳如果是個明白人，妳應該謝謝我，只因爲我是爲你們夫妻團圓才來賣命闖三關，妳這樣子，令人心寒。」

鳳仙木然了！

是的，這少年人夠義氣，他爲的甚麼？他已訂過親了，不會爲吹花而賣命，他爲的是銀子，那更不可能了。

鳳仙有些悲哀的道：「我只有對你說一句話，第三關只有搏命，殺戮就在百花溪！」

西門吹花急道：「娘，要令狐爽去闖百花溪呀，他會被大師姑劈死的呀！」

鳳仙道：「他義無反顧，我無法攔他！」

令狐爽道：「吹花，我是爲了你們一家團圓，我不怕，你且等我前往。」

西門吹花走上去，她拉住令狐爽道：「令狐爽，當年在虎牢關的時候，我在街上就發現你了，你很有正義感，我才告訴你那八人不是八仙，他們是惡人，你一定是學了他們的本事了，所以你才會找來的，是不是？」

令狐爽道：「吹花，我學了他們的本事，可並未學他們的作風，我還是我！」

鳳仙吼叱：「還不快去！」

西門吹花道：「娘，他會死的。」

鳳仙道：「想見你爹嗎？」

「想！」

「那就叫他去闖第三關！」

西門吹花怔住了。

「令狐爽，百花溪畔十二劍陣，發動劍陣的人乃是我娘的師姐，百花谷中冷面羅刹就是我大師姑，她見血就笑，見屍更是大笑，我不要她笑！」

令狐爽道：「以殺人爲爽呀，好，我這就去領教！」

他這就要往谷內奔去，鳳仙急叫：「等等！」

令狐爽道：「幹甚麼？」

「過來！」

令狐爽走過去了。

只見鳳仙拔出長劍，她在拔劍過程中，身子忽的斜飄三尺，長劍斜指，道：「記住這一招！」

令狐爽一看，道：「這一招……」

「這一招也許能救你的命！」

「這是甚麼名堂？」

鳳仙道：「桃花過渡。」

她把劍拋向令狐爽，又道：「你需要一把劍！」

令狐爽一把接住，心中一酸，好像接了滿滿一把暖洋洋的關懷。

他點頭笑了。

西門吹花道：「令狐爽，小心呐！」

令狐爽已騰空遠去了。

＊　＊　＊

「娘，你落淚了！」

鳳仙一把抱住女兒，道：「你爹就在百花洲附近，可是你師祖交代，沒有人闖過百花谷三關，我們就不能去見你爹！」

西門吹花道：「師祖爲甚麼要這樣？我們見了又怎樣？」

鳳仙道：「沒有人敢問呀，孩子！」

西門吹花就要去追令狐爽，但被鳳仙喝住了！

＊　＊　＊

令狐爽仗劍往深谷中闖去了，這小子初生之犢不畏虎，幾次搏鬥已是信心大增，口中喃喃道：「值得，值得！」

他說的值得乃是指他花的龍目珍珠值得，因爲他學到了眞本事。

令狐爽剛剛登上一塊巨岩上，只見前面有道斷崖，有一道飛瀑垂下來，發出轟轟之聲，從飛瀑下面的水潭往外延伸出一道山溪，只不過二十幾丈處，便進入山洞中往山下流去。

這是仙境呀，水會入洞而去，實在少見。

老龍洞中的泉溪也一樣。

令狐爽人剛冒出個上半身，只見那十丈長三丈寬的山溪畔，仗劍卓立十二個女殺手。

只一看她們的花巾包頭，短紮快靴，便知道早已等着要斷殺了。

令狐爽只看到這十二殺手，那麼西門吹花說的那個冷面羅刹呢？

他這裡稍頓，忽聽附近傳來一聲叱吒：「果然是不知死活的臭小子，還不快去受戮！」

令狐爽一怔，道：「別他娘的藏頭不露尾的故作神秘了，出來說話！」

「呼嚕」一聲，一團彩影向他撲來，令狐爽早有備，一個直衝，他往來人的身上衝去。

誰怕誰呀，撞在一起且看誰的皮粗肉厚不覺痛。

他這個反制的動作眞有效，來人凌空倒翻，落在他的左側兩丈外。

令狐爽站住身子一聲笑，道：「逃了！」

「是個小潑皮。」

令狐爽發覺這個女人眞美，比鳳仙還好看，身材稍瘦，臉色泛紅，雙目卻令人不敢仰視。

她的手上也握了劍，但未出鞘。

這女人不是別人，乃長孫玫瑰大弟子靈芝是也。

這個女人也冷酷，她出口不客氣。

「小子，如果你廢去一臂，還能退出百花谷！」

她指着一道山徑，又道：「一旦你踏上那條山道，你只有去挨殺。」

令狐爽嘆口氣，道：「我怎麼奔入杜鵑窩來了！」

「甚麼杜鵑窩？」

「眞是沒學問，妳連杜鵑窩也不知道？」

「你有甚麼學問？」

「十年寒窗呀，老女人！」

「你找死！」靈芝欲出劍。

令狐爽道：「等等，等等我告訴妳，甚麼叫杜鵑窩呀，這樣，也增加了妳的知識，長了見識，以後再有人問妳甚麼叫杜鵑窩，妳就會『火』了！」

靈芝咬牙道：「說！」

令狐爽道：「一羣瘋子住的地方就叫杜鵑窩呀！」

「我殺你這不知死活的臭小子。」

令狐爽笑道：「妳看是不是？我一說妳就火了，哈……」

靈芝嗆的一聲拔劍在手，叱吒道：「我要你死！」

令狐爽道：「我還有話要說，妳急甚麼？」

靈芝道：「你還有甚麼話說？」

令狐爽道：「我首先向妳道個歉，阿姨，對不起！」

一怔，靈芝道：「還有甚麼話說？」

令狐爽道：「阿姨呀，我就是一百個想不通，這世上的人，有男也有女，天生女人找男人，天生男人找女人，江湖上再醜的女人也有男人要，妳看看，妳們都是大美人，女人如阿姨這麼好看的實在不多，照理，阿姨應該身邊有自己的兒女、丈夫，一家過着好日子，人生何求？如此而已，可是，你們過的日子看來清優，可是我明白，妳們很寂寞，好可憐，半夜只抱枕頭眠，老來更孤單，違反天理呀，這種日子不好過呀，是不是？」

靈芝已是臉色蒼白得咬牙，道：「誰叫你來說教，今天非把你碎屍萬段不可！」

令狐爽道：「我爲阿姨好呀！」

靈芝大怒，吼道：「爲你自已條命吧，去，她們在等着你了！」

令狐爽道：「去就去，難怪沒有男人來愛妳，原來妳是個瘋子呀！」

靈芝嘿嘿笑了。

她在百花谷地位崇高，何人敢冒犯她呀！

只見她拔身而起，一飛冲天，半空中七個空心觔斗落在十二女殺手陣前，她厲吼一聲：「絕戶殺陣！」

十二女殺手本來已把陣式排好，只等令狐爽走入陣中了，如今見靈芝飛來，光景是要斬絕令狐爽的退路，以死收場了。

百花陣中以這「絕戶殺陣」最無情，也最厲害。

令狐爽怎麼也想不到，他以溫情勸說也難以打動靈芝之心，反而惹得這冷羅刹發了性。

令狐爽也火了。

他一步一步的往溪邊走。

他也一步一句的大吼着：「妳這個女人已不是女人了，你們都不是女人了，你們吶，乾脆一句，都不是人了，你們當然也不是仙，你們是違反天倫的一羣，你們爲甚麼那麼討厭男人？不正常呀，不正常就是瘋子，只有瘋子才不正常。」

他叫着吼着，心中的目的只有一個，把她們氣瘋，然後一舉闖過這山溪。

現在，他站在這些殺手陣前了。

「妳們攔我不住的，妳們便是砍我一條腿，削掉我一條臂，我仍然會飛躍而過，無他，我的決心不變。」

他指指自己胸脯，又道：「我只要全力保護我的要害，你們就拿我沒辦法。」

靈芝已嘿嘿大笑了。

令狐爽忽的拔身而起，大吼一聲：「殺！」

「咻忽咻忽」之聲原是起自對面，但當人影旋上了半空中，半空中形成一個絕戶陣，十三把寶劍全部刺向令狐爽，而令狐爽卻全力保護他的四肢，反而不管上身要害了。

於是，半空中人影似已停窒，流閃的冷焰中，傳來幾聲凄厲的狂嗥。

在令狐爽大吼「隨心所欲」中，三個女殺手抖着鮮血往地上落下去。

靈芝已第三劍刺上令狐爽的後背，但令狐爽快要落地的刹那間，他反拍一掌，幾乎把靈芝的長劍拍掉。

令狐爽落地發了瘋，不等女殺手們重新佈陣，他發瘋似的往前狂殺，口中厲叫：「看劍，看劍，看劍！」

這種瘋狂的追殺，那些女殺手幾乎是措手不及，疾退閃不已。

靈芝仗劍再上，她攔住了令狐爽的追殺。

「你死吧！」她的劍直指令狐爽的氣海。

她眞要令狐爽死了。

「去你的！」

令狐爽不閃不避，「大屠龍」他施出來了，只見他一把扣住靈芝長劍，「卡」的一聲扭斷了三尺青鋒，下盤一腿掃過去，那靈芝「颯」的一聲疾閃，還是被掃得一個踉蹌。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金素如與猺女練金領銀袖上的武功已達三成火候。「七巧梭」白雨花欲證實昔年「西天教」的內鬨是否金素如挑撥引起的，法衣是否讓她偷走，小譚偷聽到她們的對話，便偷了金領銀袖與司徒海逃出，幸虧譚長風與白雨花截住金素如……金素如知大悲東來欲淸理門戶，便勸譚長風與她聯手……小譚被毛起搶走金領銀袖，而毛起又被禿頭蒙面人搶走……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飛鷹

大劫過後述遭遇　物歸原主獻法衣

紫衣護法韋昌到教中代教主主持會務，聯絡教友。韋紫琴興奮之餘，十分後悔自己的孟浪。

但是，昔年「西天教」內鬨，韋昌的一塊信物紫玉珮失落，却在邙山中陸浩身上發現，而且是教主通知她的。

事實上，派她作代教主的派令，也是教主下的，祇是她沒有見過教主。現在父女倆在私下談起這件事，不僅驚異不止。韋昌道：「可是教主那天和我見面，似乎承認是他派妳作代教主的。」

「那麼，是教主要我相信爹已被陸燕樵殺死，才把爹遺失的紫玉珮掛在陸浩的頸子上了？」

韋昌微微搖頭道：「應該不會是教主。」

「爹，到底教主是誰？」

「這是本教護法以下的人不該知道的事，我們雖是父女，也不該說的。」

「紫琴，你喜歡陸浩嗎？爹想，其實天下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仇人。以他對妳的喜悅，祇要好好解釋一下，也許他能原諒妳的。」

「爹，你不知道……」她說了那天在邙山中害陸浩及唆狗咬他的事。韋昌默然良久，道：「紫琴，有幾句話雖俗，却有其至理在，那就是：打人不打臉，說話不揭短；傷人不傷心，傷樹不傷根，妳恐怕已傷了他的心了。」

韋紫琴撇撇嘴，雖未說甚麼，內心却有份不服或自負：就算如此，他還會找我，他不能沒有我。

韋昌皺眉想了很久，道：「教主絕不會做出這種事，這冒充教主之人到底是誰？我要查個明白，要不，本教必有隱憂。」

「是的，爹，如果不是教主，這人的動機是甚麼呢？」

這是韋昌的住處，韋昌主持教務，就沒有過去那麼閒散了。由於教址不在此處，在家的時候就很少了，就在韋昌走了不久，來了一個人。

「喬壇主，是你？家父剛走，八成到會中去了。」

「紫姑娘，我不是找韋代教主的。」

「那喬壇主你要找誰？」

「紫姑娘……」喬步天曾修成元嬰，可以說道基已固，再進一步，即成地仙了。但元嬰失去後，終不免心灰意冷，儘管他已在重修之中。

「喬壇主，你怎麼哩？」

喬步天忽然仰起頭來，似乎鼓足了勇氣，道：「紫姑娘……也許妳不知道……我……我早在七八年前就視姑娘為天人……」

韋紫琴心頭一驚，旋即一噱，

一個出家人，且以修為深厚見稱，居然還沒勘破一個「色」字，這天下道觀及寺廟中的人，一天到晚到底所為何事？能不叫人懷疑嗎？她道：「喬壇主謬獎，小女子不敢以姿色驕人！」

「紫姑娘，喬某是出家人，自元嬰被衝散，已不再積極追求出塵之想，出世入世，無非是普渡衆生，祇是對姑娘的天縱之姿，一直不能或忘。」

「喬壇主，這是不能的……」

「當然，喬某也知道……那一方面都不配，祇是喬某『不求大士瓶中露，但求仙女檻外梅』……姑娘和陸浩交情深厚，喬某也知道，祇希望姑娘把『四捨五入』的不足五的零頭施與喬某，喬某當以當今人人欲得之奇寶奉上。」

韋紫琴那裡知道七八年前，「西天教」尚未垮之時，某夜喬步天領班值夜，在偶然機會中看到韋紫琴出浴，即驚為天人，終生難忘呢！

此次元嬰破滅之後，這念頭又自心底抬頭，十分强烈，無法遏止。

韋紫琴道：「喬步天，你的意思我心領，我總以為這……這條件太……」

「紫姑娘……我要聲明，我祇要妳付出的一點零星的……吾願已足……那對姑娘……對陸浩或其他男人，應該並無妨碍……」

「喬步天……我要作人……我爹也要作人……這是不可以的。」

「紫姑娘，為了妳，我不顧一切獲得了一樣東西，妳若獻給紫衣護法或直接獻給教主，必是大功一件。」

韋紫琴仍在搖頭，但喬步天忽然掏出了三件東西，一金二銀，三個錦繡布囊似的東西。

韋紫琴愕然道：「這……這是甚麼東西？」

「這就是本教中鎮教之寶的法衣上的金領銀袖。」

韋紫琴聽韋昌說過此法衣的事，但却不敢告訴別人，不由大為驚喜，道：「喬壇主，你是從哪裡得來的？」

「紫姑娘先不必問這麼多，反正此寶是在本教七八年前內鬨時失落，卑職又自另一心懷叵測之人手中奪來的。」

「這金領銀袖到底有甚麼珍貴之處？」

「紫姑娘，此法衣為一代異人火龍眞人的鎮山之寶，據說練了上面的玄功的六七成，即可號令武功，天下無敵，且上面還有無窮的寶藏。」

在武林中人心目中，天下無雙的武功加上無窮的財富，還有甚麼比這兩樣更誘人的呢？即使像韋紫琴這麼美的女人，她也以為，如武功不高，沒有驚人的財富，仍是美中不足的事。

「紫姑娘，我知道自己的年紀，所以並不奢求，祇求剩餘的一點點，就像吃飯時掉落的飯粒一樣，妳不在乎……陸浩也不會在乎的……那麼這東西，就是姑娘的了……姑娘是交上去還是自留悉隨尊便。」

情慾之可怕在此，它具有可怖的摧毀力量，喬步天的修為尚且如此，如何能强求初學乍修的出家人四大皆空呢？

韋紫琴也像空門中修習有為的人一樣，在此物誘惑之下，開始動搖。她見識過父親的武功，也僅是「西天教」中的一名護法，要是練了這上面的武功，加上她的美和財富，當眞是呼風喚雨，求有必應了。

人與人之間的一些錯綜複雜的關係，也就形成了所謂人類的命運，如果喬步天七八年前某夜，根本未見過韋紫琴出浴，如果喬步天根本未得到這金領銀袖或者韋紫琴不貪不妄，根本不假以詞色，那麼喬步天碰了釘子，也許會回頭猛省，從此心如止水，會埋頭苦修的。

所以也可以說，好人與壞人的分別是：壞人遇上了不得不作壞事的機會（如交友不愼，見到可欲的良機等），好人則是幸運的沒有遇上作壞事的機會。

雖不能以偏概全，人際關係確是人類命運的一大關鍵。

韋紫琴展開笑靨，有幾個男人能抗拒，她本是站在那兒，如今坐了下來。

那笑突像無形的網，把喬步天引了過去，單膝跪地，雙手獻上了金領銀袖。

韋紫琴並沒有馬上去接，却道：「喬步天，你這麼作曾經再三考慮過嗎？」

「紫姑娘，喬某永不後悔。」

「如果正和你所希求的，祇能把『四捨五入』應捨掉的零頭給你，你能滿足嗎？」

「是的，喬某本不想奢求。」

「你能體會到『零頭』的意義嗎？」

「當然，喬某不敢作非非之想，姑娘所能施與的，喬某都會引為無尚榮寵，姑娘能給多少，就接受多少，嬌軀一擁不嫌多，柔荑一握不嫌少……」

「嗨！喬步天，你划不來的……」

「姑娘，喬某已傾慕了七年之久。」這七年之癢，連這等高人都無法抗拒。

「好吧！我是謝了，至於如何處理它，目前還沒有決定，你能暫時保密嗎？」

「喬某能終身保密。」

「如果我要交給家父轉上去，我將會說出是你的功勞，喬壇主，現在你可以作不太失禮的接近了。」

「多謝姑娘厚賜！」他本是單膝跪在她的座位之前，相距約兩步，此刻雙膝着地，向前爬了兩步，突然抱住了她那一雙纖纖、玲瓏的天足狂吻不已。

不久，她才收回了雙足，道：「喬步天，可以了……」

＊　＊　＊

小譚丟了那東西還不死心，再回去找，却遇上了猺女。而猺女並不知道她手中的東西已失，立刻攔住了去路。

她們無法可說，立刻出手，小譚這兩套雖非花拳繡腿，遇上狠角色就支持不久，在第九招上被猺女一腿掃出三四步外。

還未爬起來，猺女已站在她的身旁了。

小譚道：「娘的，妳也不必再裝哩，我知道妳會中原話，說吧！妳要幹甚麼？」

猺女也不再裝下去，道：「東西拿來！」

小譚攤攤手道：「可惜妳來遲了一步。」

「怎麼？妳想玩花頭？」

「娘的！我騙你幹甚麼？有個長了一頭紅而鬈曲頭髮的人搶了去。不信妳可以搜。」

猺女當然要搜，摸了半天果然沒有。

這女人並非猺女，只是擺夷族人。他們的語言一般人自然不懂了。金素如昔年挑起「西天敎」內鬨，得了法衣之前，曾南下到水擺夷區內一住兩年，學會了他們的話。

這女人也看得出，主人非常喜歡這個姑娘，要是殺了她，主人必不會輕饒她，但把她擒住弄回去，她的主人一定會高興的。

這女人伸手就去點她的穴道，但有個人影一閃而至，這女人的反應不慢，「脫袍讓位」，疾退兩步，不謂不快。

然而，這人的動作幾乎和她的意念同樣地快，她還沒有站穩，一腿掃來，踢在她的屁股上，這女人竟被踢了個觔斗。

小譚還沒有看清是誰，因爲天黑，又是在林中，而這擺夷女人還是不服，低嘶着撲上，雙臂連連繞動，疾劈兩掌。

一般高手也可能栽在這兩掌之下，但這伸手一抓，準確地扣住了她左手這脈門，一抖就丟了出去。

小譚大吃一驚，那女人更是心服口服，雖然摔得暈頭轉向，也顧不了許多，爬起來就跑。

「陸浩……是你……」

「小譚，我還以爲妳被潭中的怪物吃了呢！」

「甚麼？潭中有怪物？」

陸浩連連苦笑，道：「先不談這些，談談妳這些日子的遭遇吧！」

「眞正是一言難盡……」她說了在潭邊洗衣，聽到後面有聲音，回頭張望，不愼落潭，由於有漩流，且潭水奇涼，正在危機時牛步成救了她帶入石府中的事都說了。

陸浩道：「這個牛步成還不失爲一個君子哪！其實那小子身手不俗，是火龍眞人的關門弟子。」

「你怎麼知道？」

「妳先別打岔，請再說下去……」

小譚道：「我們這是往哪裡走？」

「出山到鎭上去。」

小譚又說了不答應牛步成要她三個月在石府內欣賞的要求，後來金素如闖入把他們帶了出去的事。

「帶出去以後呢？金素如這女人沒有難爲妳嗎？」

「噫？我說了在石府中被金素如帶出的事，你爲甚麼一點也不驚奇呀？」

陸浩道：「妳急甚麼？妳說完了我不就會告訴你嗎？」

「好好，你可眞會吊胃口呀！」小譚道：「眞奇怪，金素如對我並不壞……」

「那眞是奇蹟，是不是有特殊理由？」

「我以爲沒有甚麼特殊的理由……噢！也許是因爲她對不起『西天敎』，也對不起家父吧！」

「這話怎麼說？」

「陸浩，如果我爹也是『西天敎』的人，你會對他……」

「『西天敎』並不全是壞人，妳太多慮了！」

「據說昔年『西天敎』內鬨，是她挑起來的，而她却趁機盜走了鎭敎的法衣……」

「噢？法衣在她的手中？小譚，妳知不知道『西天敎』敎主是甚麼人？」

「我也不知道。」

「那麼妳爹在『西天敎』是甚麼角色？」

「我也不知道，只是想不通，金素如爲甚麼對我那麼好？」

「請說看看，對妳怎麼好？」

小譚不憚其煩地說了一切。陸浩很久不出聲，却注視着她。

「我不管，你的目光好可怕，像我做錯了甚麼事似的。」

「小譚，妳沒有作錯甚麼，但

由此可見妳太純潔了。妳們之間幾乎發生了極不好的事妳都不知道。」

「甚……甚麼事啊？」

「妳回想一下，妳發冷，她赤裸着抱住妳，而且她身上奇熱，這在一個內功深湛的人來說並不難，而在你發燒時，她又要妳赤裸着爲妳打扇子，她的心態……」

「她的心態？你……你莫非以爲我們……」

「不要用『妳們』二字，事實上是她心態大變，情慾的發洩別走蹊徑，當然，那只是一個開端，對妳來說，還沒有任何損失，但時日一久，某些事就可能難免了……」

「哪些事啊？」

「小譚，我不久之前，看到令尊和『七巧梭』白雨花在一起，這種事妳私下問問白雨花，她會說得詳細些。」

「我不管，你老是說半截話，到底是甚麼……」

「她對妳好，的確有特殊理由，當然，這特殊理由是，有時她把妳當作了男人，有時她又把妳當作了女人……」

「不來了！你胡說！我沒作壞事嘛！」

「小譚，我知道你是個好女孩，妳根本就不懂，但對方却有不潔之念，只是幸虧妳離開她夠早，遲了就會被她污染了！」

「別瞎扯嘛！我們都是女人……」

「是的，有機會問問妳的白阿姨，也許她能告訴妳答案的。再以後呢？」

「原來金素如搶走了火龍眞人的火龍金丹，稍後我又發現她和那女僕每夜必到一山峯練一門奇功……」說了作狀拉弓，以及虛抱拔樹之事。

陸浩肅然道：「那可能就是法衣上的絕學了。」

「於是我盜了她的法衣逃出，但是時運不濟，被一個鬈頭髮的人搶走，他叫毛起對不對？」

「不錯，應該是他。」

「另外，我還忘了告訴你，金素如救我和司徒海出石府，我們爲她療傷，她却把我們踢下絕崖的事……」她也說了落在巨鷲巢上，以及司徒海裝傻的事，道：「輪到你說說自己的遭遇了吧？」

陸浩說了他連夜到處找她，第二天找到她一隻鞋子，才決定入潭底尋找，及和駝龍搏鬥的事。

小譚嚇得雙臂抱肩，道：「陸浩，眞想不到，你這麼關心我……」

「小譚，妳不顧一切入山陪我，而且又是爲我洗衣服才失踪的，不能找到妳，我怎能安心？」

小譚依在他的身邊道：「那駝龍那麼大，你又受了重傷，以後呢？」

「我咬死了駝龍，自己也昏死過去，醒來時却是在火龍眞人石府之中……」又說了大悲神尼東來的事。

「金素如是大悲之徒？」

「而且是叛徒，大概要清理門戶。幸虧神尼相助，才使我的元嬰眞炁及駝龍寶血疏散於奇經八脈之中，化爲己用，增加了……」

他不願向小譚炫耀。

他負有大使命，必須小心從事。

小譚換上女裝，令陸浩視覺一新，不時地打量她，小譚道：「怎麼？不認識哩？陸浩，久不穿女裝，穿上就好彆扭。」

陸浩沒說甚麼，只是摟住她的肩胛，更緊更緊了……

＊　＊　＊

很晚很晚了。這鎭上雖然在這數月內突然熱鬧起來，時已三更，大多店家都關門休業，只有這一家狀元居還沒打烊。唯一的一個客人，坐在迎門的桌邊自斟自飲。

這工夫走進一位年輕的文士，站在陸浩桌前，陸浩抬頭看了一下，道：「這不是蘇小弟嗎？何不坐下來飲幾杯？」

小文士冷冷地道：「陸浩，你是眞不認識，還是裝糊塗？」

陸浩訝然道：「我如果沒有弄錯，你應該是『百花塢』中紅窰姐紫水晶的表弟對不對？對於當初引荐結識紫水晶之事，在下迄今仍記在心頭。」

「陸浩，你恨我，我也不怪你，那是誤會……」

「甚麼誤會呀？」陸浩正色道：「蘇小弟，你不要把一件小事看得太嚴重了吧！我到『百花塢』是逢場作戲，玩命賺來的銀子，一定要找刺激把它花掉……」

「你罵吧！誰叫我被人所騙得罪了你？」

「被人所騙？得了唄，憑妳這麼精明，會被人所騙？妳太客氣了……」

她坐下來，道：「反正『西天敎』在你已經不是甚麼秘密了。我曾被神秘的敎主委派爲代敎主，而且聽他指揮，有一次她派一條靈犬通知我，說是發現了家父的隨身攜帶信物，於是我跟那靈犬進入邙山！看到躺在草叢中的你，頸上掛的正是家父的紫玉珮信物……」

「不提此事，我倒忘了！在妳懷疑令尊死在家父或我手中，才僅僅在我奄奄一息時再賞我一脚，讓狗咬我幾口，而不打發我上路，也足見妳心地之善良和仁慈了……怎麼？來一杯酒嗎？」

「陸浩，你可以指着我的鼻尖罵我，何必這麼陰險，指桑罵槐？」

「有些人說我陸浩狂、狠，却是第一次聽說我陰的，看來今後要學古人大禹，聞過則拜了！」

「怎麼？我說的話你不信？有個冒牌教主，指使我去害你，你以爲在說謊？」

這工夫小譚和泥鰍走了進來，小譚似乎接納了泥鰍的建議，她非但換上了女裝，頭上有髻，好高髻者又豈僅是楚王玉而已。那個男人不喜歡雲鬢霧鬟的？

小譚非但衣衫鮮明，還薄施粉脂。在陸浩心目中，她的確是脫骨換胎了。

兩人走近，泥鰍吆呼店家增加杯筷及菜餚，坐下就吃，小譚一脚蹭在櫈子上，拿起筷子，挾起一片牛肚送入口中，這作風就像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傖夫村夫一樣。

紫水晶在一邊看看小譚的作風，再看看陸浩看得入神的表情，他似乎一點也不以爲小譚的作風破壞了她美好的形象。似乎還有點欣賞哪！

在紫水晶來說，自到此鎮，只要她所到之處，就從無一個女人能掠她之美，能在她面前吸住任何一個男人的目光。

而今天的譚珍，是有生以來第一次例外。

泥鰍道：「小譚，妳這份山大王的作風，就不能改一改嗎？」

「爲甚麼要改？」

「淑女嘛，總該有淑女的形象才對呀！」

「是不是淑女是這麼分別的呀！去，去！不信到『百花塢』去看看，二三流窰姐兒，也會像節烈女似的端坐着，中規中矩，有資格申請貞節牌坊哪……」

紫水晶冷峻地瞄了小譚一眼。

「陸浩……」泥鰍道：「你勸勸小譚，別再這麼男不男、女不女地，將來成了親，你帶她出門，怎能上大枱面……」

「雅是不雅，但一個人最重要的是純眞自然，在我看來，比裝模作樣要好得多！其實，心地善良，就是美的源泉，不具備這一點，所有的美都是皮相的……」

紫水晶何等孤傲決絕的女人，站起來扭身走了出去，但在門口又停了下來，道：「陸浩，我相信你會去找我的。」

「會……一定會的……」

「因爲有件事你極想知道，有件東西你更希望得到……」說完就走了。

小譚道：「妳信她的鬼話？不過是找幾句場面話下台階罷了！」

陸浩笑笑沒說甚麼。

泥鰍道：「陸浩，我猜想，要你一下子甩了她很難，要慢慢地來，不過我勸你仔細看看小譚，她現在不一樣了呀！」

「這還用你說？」

「陸浩，別信她那一套，她現在就像妓女拉客一樣，噱頭而已，你眞以爲她有甚麼東西是你極想要的。」

「信則有，不信則無，我自有主張，你緊張甚麼？」

這工夫兩個人快步走入，且嚷嚷道：「掌柜的，能不能給我們張羅幾個菜……」乍見泥鰍等人在此，臉色一變，道：「入你姐！『都來看』這個名字起得可眞妙啊……」

原來是趙斌和張青，他們早已猜到是泥鰍和小譚幹的，所以盛怒之下也就沒有注意陸浩也在座，由於兩小大笑，陸浩道：「都來看是甚麼意思？」

趙、張二人發現陸浩也在座，態度就緩和下來，趙斌苦笑道：「這件事說來令人懊惱，而且使本門蒙羞，有些信女是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她們聲言要向在派掌門人告發，您說這……這……算甚麼？據說五大門派掌門人快要來到了。」

張青道：「陸大俠在此，正好爲我們作主，好歹有個交代。」

陸浩對泥鰍道：「你們又惹了甚麼紕漏了？」

小譚在他耳邊說了一陣，陸浩可不能笑，皺着眉頭不出聲。泥鰍道：「你們的眼睛有毛病，好歹我們也給你們治好了！有甚麼不對？」

小譚道：「虧你們兩個雜碎還有臉訴苦哩！你們摸摸良心，有沒有偸我的銀票？」

張青大聲道：「妳怎麼可以血口噴人？」

小譚大聲道：「告訴你們，我們是人贓俱獲，你們偸去我的銀票，拿到陸掌櫃處付帳兌現，我們已經弄到手了。你們再嚷嚷，喏！飛鷹在此，逮住你們往衙門一送，還有償價格好拿呢！」

趙、張二人大慚，立刻不敢再駁嘴，以免越描越黑，趙斌苦笑道：「陸大俠是公正的人，您說這是從何說起……從何說起呢……」

說着就趁機溜了，如果陸掌櫃的在此也必捧腹。

* * *

大起當舖，在十七里外鎮上一條小巷中，時已薄暮，炊烟四起，大鎮上仍很熱鬧，但這兒却極幽靜。

當舖的大鐵門已關閉，今日的生意就到此爲止。在這當舖的後面有個小院，院內種了些花草。客廂內已掌了燈，炕上的那個小几上，

已擺上兩道菜。

不一會兒，一個三十郎當歲的婦人一手拿了一壺燒刀子，另一手端了一道菜進入廂房內。

「只有三個菜，夠不夠？」

「加上妳是四道，夠……夠哩！」

「去你的！只裝了半斤燒酒，你今夜還要出去，不要過量。」婦人有幾分姿色，小巧玲瓏，聳胸隆臀。上了炕，坐在這人身旁爲他斟酒。

這人一頭赤紅鬈髮，雙肩極寬。

「今天晚上是要出去一趟，那東西丢了我不甘心。」

「要小心哪！現在那小鎮上高手不少，其實作當舖生意穩穩當當的，這樣過一輩子也不錯嘛，又何必去想那些？」她挾了一箸菜送入這人口中。

「妳不懂……」他摟着她道：「我生來就不是個安份守己的生意人。」

「是甚麼東西，對你那麼重要？」

「妳不懂，跟妳說了沒有用……」門簾微響，炕前已站着一人，兩人猛吃一驚，來人道：「毛起，東西拿來！」

「你是何人？」毛起當然認識「九爪飛鷹」，但却故作不認識。

「相信我是何人，你心裡有數。」

「尊駕又不是甚麼大人物，我有甚麼數？」

「毛起，你自譚長風女兒手中把東西搶去。老實說，你沒有資格擁有這件東西的。」

「你有資格？」

「至少目前有，但此物仍要物歸原主。」

「誰？」

「火龍眞人！」

「可惜你和我一樣，白忙一場……」自炕上蹦起，烟管點穴鐝「鳳凰三點頭」，漆黑的鐝影向陸浩當頭罩下。

陸浩手忙脚亂地倒在牆角上，堪堪閃過一疊鐝影，又是一式「直搗黃龍」，猛戳陸浩的心窩。

在毛起看來，「飛鷹」也不過如此。

但陸浩一翻身，牆角被鐝戳了個洞，磚屑紛飛。就在這時，炕上的女人抓起酒壺，砸向陸浩背部的「至陽穴」。

而在此同時，黑鐝銳嘯着又遞到，可以說封住了陸浩的上中下路，毛起噙着一抹殘酷的哂意，估計自己不久就可以上炕喝酒了。

但陸浩的身子不知如何挪閃了一下，猛一回頭，突然咬住了飛來的酒壺壺咀，「咕嘟咕嘟」灌了兩口，然後提一口玄奧內勁一吐，那錫壺快逾電掣飛向那女人。

那女人還坐在炕上，她本以爲毛起收拾這人綽綽有餘，飛出酒壺，不過是亮亮她的身份，絕未料到會一擊不中，更未料到對方會咬住壺咀，還喝了兩口再返飛回來。

這女人的兩手比毛起可差一截子，要閃避那還來得及！「蓬」地一聲，實實在在地砸在她的肩背上，錫是極軟的金屬，這酒壺竟變成了一塊錫餅了。

這女人竟痛昏了過去，毛起一鐝遞空，鐝身被陸浩揪住，誰也不放手，毛起自然知道人家是故意逗他的。

這才知道，「九爪飛鷹」果然非同小可。

「毛起，東西呢？」

「陸浩，在下的話句句是實，剛到手後，又被一個禿頭的蒙面人搶了去。」

「禿頭的蒙面人？你少胡扯！」

「在下已經栽了，而且栽得沒有話說，句句是實話。」

「那蒙面人身材如何？哪一省的口音？」

「聽不出來，問他的大名，他說：山野傖夫，不用名字久矣！」

「你敗在他多少招上？」

「嗨……」毛起垂下頭去，吶吶道：「說來汗顏，未出數招，東西就被人搶去。但此人並不趕盡殺絕，得了東西後並未殺我滅口。」

毛起手上突然暗增內力，想奪回黑鐝，但突感鐝身奇熱，有如握着一根通火灶的火棍，「滋啦」一聲，掌心冒出黃烟，驚呼聲中鬆了手。

毛起擎着灼傷的手，道：「陸大俠，今夜毛某才知道，武林中能人輩出，以前絕未想到陸大俠有此絕技……」

「毛起，你的話是眞是假，我是可以馬上得到証實的。」

「這麼說，陸大俠知道那人是誰了？」

「純屬臆測，尚無把握。毛起，你大概是『西天教』中人，你可知何人是教主？」

「在下也不知道，只有護法知道。」

「你可知昔年是何人挑起的內鬨？」

「如今想來，是一個女人……」

「誰？」

「金素如……」

這似乎也在陸浩的意料之中，道：「毛起，你該知道，在這渾水中你摸不到甚麼，快罷手吧！」

毛起道：「毛某前此還不服氣，目前已經覺悟，的確，以毛某的身手，實在摸不到魚的……」

「那你就在一邊冷眼旁觀吧！」

「不，在下是『西天教』的人，此番本教重建，在下沒有回去報到，已是私心作怪，現在決定先回去報到。」

「這才是正經話，毛大俠，後會有期……」「刷」地一聲，門簾微響，人已不見，毛起楞了半天才頹然道：「毛起呀！你既無興風作浪的本錢，還是罷休吧！不過，這口氣還眞彆得人不好受……」

* * *

喬步天仍住在白雲寺的「寂廬」中。廬是寂的，心却不寂。他正在寄情丹青吧？

案上有七八張人像初稿。其中有他畫的，也有別人畫的，但不論是誰畫的，何以全都不夠傳神。

他擲筆長嘆，自語道：「古人有畫毛、畫皮不畫骨之說，此語誠不我欺，這其中有兩位曾是此中能手，却仍然……」

這話中之意不難瞭解，喬步天爲了畫這位美人的肖像，使之傳神，竟求教於兩位丹青名手，仍無法畫得傳神而使他滿意。

當然，喬步天自己更是一位丹青方家，他除了畫這位傾慕數年，剛剛嚐了一點點甜頭的美人不傳神之外，畫任何人，物或者美人他都能使之傳神。他實在想不出道理來。因爲他能欣賞此女之美，便應該能畫出她的特徵來，美的人也好，醜的也好，總使不能十分酷肖，也可以傳神了。

結果，他把案上八張肖像初稿全部抓握成一團，丟入紙簍中。

此人在斗室內踱了很久，又取出畫紙坐下凝思，也就是想着他所要畫的人，不但要抓住她的特徵，還要找到她內在的風韻，能畫出這箇才是畫中極品，才不負美人一番情意。

雖然，他所得到的只是那麼星星點點的。

此人整整畫了一夜，側看、正看，有時微微搖頭，有時得意地微笑，足足看了有半個時辰·似乎差强人意，不太好也不算太壞。

至少暫時還沒有將此握成一團丟入紙簍的意思。

時近五鼓，此人收起此畫像外出入厠，回來時上床就睡了。

* * *

第一次進入火龍石府是不知不覺，被牛步成背進去的，第二次却是他自己大大方方進入。

火龍眞人尚未康復，但有大悲神尼照料，已無大礙了，此刻二人正在品茗談着昔年往事，這工夫牛步成進入施禮道：「啟稟師父，陸浩來了！」

「快請他進來！」

陸浩快步入內，見過兩位長輩，道：「眞人前輩囑託，尚幸不辱使命……」

火龍眞人道：「怎麼？這麼快就找到了？

「回前輩的話，也是湊巧，要不還眞沒有這麼容易。」

「是在金素如那孽障手中奪回來的嗎？」

「不是的，前輩，如果這東西仍在她的手中，要奪回來就沒有這麼容易了……」

大悲點頭，道：「少俠確是一位難得誠實的人。作事脚踏實地，說話不卑不亢……」

火龍眞人道：「這東西不是落入金素如手中了嗎？以她目前的身手及陰詐，誰又能自她的手中奪去此物？」

「兩位老前輩有所不知，世上萬物都有相生相尅之理，人也不能例外……」遂說了金素如特別喜歡小譚的事……」

兩位高人互視一眼，大悲道：「這孽障情場失意，行爲才會失常……眞是可惡之至！」

火龍眞人道：「莫非就是那位譚姑娘和她很接近而趁機盜取了這件法衣？」

「是的前輩，但不旋踵間，法衣又被『火獅子』毛起奪去。」

大悲道：「貧尼識得此人，一頭鬈曲的紅髮。」

「正是，但毛起剛得手，又被另一人搶去，只是此人禿頭而蒙面，一時想不出是何人，但此人能在數招內搶走毛起身上的東西，身手十分了得……」

火龍眞人道：「的確！此人的身手應比小徒牛步成高出多多才對。」

陸浩道：「此人由毛起手中搶走了法衣，任何第三者都未看到。晚輩觸動靈機的原因有二：一是去找毛起，他說搶法衣者蒙面，似是禿頭，初步証明此人必是出家人，而且身手頗高，加之此人搶了東西後無意滅口，顯示此人非趕盡殺絕之輩。其次，晚輩另有一女友，前此曾誤認晚輩是她的殺父仇人，但因她的父親近日又好端端地出現，自知理屈去找晚輩，而晚輩甚是冷淡……」

大悲喟然道：「年輕人氣血方剛，意氣用事，往往誤了一生幸福，這例子到處都有……」言下之意，他火龍眞人本人就是一例。

陸浩道：「兩位前輩有所不知，晚輩不是氣量窄小的人，而是此女太狠太毒……」說了重傷之下再予重創，然後唆狗咬人之事。

兩位高人連連搖頭，火龍眞人道：「這女娃的確至狠至毒，絲毫不念舊誼，況且這殺父之仇並未查証清楚……」

大悲道：「這女娃兒固是不

該，少俠當時也該解釋一下……」

陸浩道：「晚輩當時重傷，連神智都不太清楚，並未弄清是怎麼回事，尤其並不知道自己頸上掛了一塊紫玉珮……」

大悲道：「那紫玉珮是何人爲你掛上的？」

「根據晚輩推測，應是金素如這女人……」

大悲道：「怎能証明是她？」

陸浩道：「晚輩這次傷癒下山返鎭，主要是要查明當年『西天教』是如何瓦解的？以及害得我家庭破碎的金素如的行踪。據說，昔年『西天教』日正中天，金素如和教中高級人物有來往，且挑撥內鬨，趁機盜走了鎭教法衣。」

兩位奇人同時點頭。

「另外，譚姑娘和牛兄弟動過手，她說牛兄弟的武功路數頗似他們南海派。那麼，譚姑娘的武功是父親傳的，以此類推下去，眞人前輩法衣被盜，而法衣以後變成了『西天教』的鎭教法衣，譚長風甚有可能即爲『西天教』教主了……」

兩位奇人同時動容，大悲道：「這有可能嗎？貧尼昔年常見到譚長風，他對貧尼執禮甚恭，而譚長風也經常與四大門派及三大家來往，如是『西天教』教主，豈能瞞人如此之久？」

「前輩有所不知。」陸浩道：「『西天教』當時只有三位護法知道教主是誰，連壇主都不知道，他的本名既爲司馬靈，改名之後，武林中人自然不知他的眞正身份了……」

火龍眞人道：「小友說得有理，譚長風準是劣徒司馬靈這個孽障，而且年紀也差不多。小友，說來說去，你是自何人手中奪回這金領銀袖的？」

「是的，前輩，還是言歸正傳吧！既然毛起說搶走此物的高手禿頭蒙面，晚輩想來想去，當今武林方外高手大悲老前輩不可能下山，更不會蒙面，其次是少林掌門人或護法，估計他們都不可能在數招內搶走了此物。」

「對。」火龍眞人道：「毛起既爲『西天教』第一壇壇主，武功應和五大掌門人不相上下才對，怎能被其在數招內搶走。」

「因此，晚輩突然想到了一個空門中人，此人年紀不大，但武功極高的。他就是已練成元嬰而被晚輩不愼衝散的白雲和尚，也就是『西天教』第二壇壇主喬步天。」

大悲道：「小友心思細密，確是天下無敵的『飛鷹』，無人能及。」

「前輩過譽，這是因爲晚輩對喬步天的身手及爲人較熟悉，如是換了別人，可能得手之後殺毛起滅口，因爲得到此法衣的人，絕不希望別人知道，否則，永無寧日。」

「對對。」火龍眞人道：「結果你又自喬步天處搶回了法衣。」

「不，前輩，這件事還有一段插曲，如果兩位前輩不介意晚輩保密其中一小段，晚輩將萬分感激。」

「爲甚麼？」大悲不悅地反問。

「因爲此人對晚輩有成全之恩，此事說出來不大……」

大悲道：「小友放心，我們兩人都不是口風不緊的人，絕不會再告訴別人的。」

「既然如此，晚輩就只好說了……」他說了喬步天請宇內各丹青畫家繪韋紫琴的肖像，都不能傳神，最後他自己畫了一張，才勉强滿意，是否眞的滿意，不得而知，因而他產生聯想，那金領銀袖極可能已被喬步天送給韋紫琴了……」

火龍眞人激賞地道：「小友好敏捷的反應！」

大悲道：「喬步天既然能修成元嬰，可見其道基之固，雖已被衝散，畢竟也曾有過某種境界，怎能重破色戒？」

火龍眞人道：「這位韋姑娘是不是人間殊色，天下無雙？」

陸浩想了很久，道：「前輩，至少在喬步天的心目中是人間殊色……」

大悲道：「在陸小友心目中則不是？」

陸浩笑而未答，大悲心道：「好狂的年輕人，我倒要看看這韋姑娘到底美到甚麼程度？」

陸浩道：「晚輩想請教兩位前輩，金素如會這麼一手玄功，那就是雙臂作開弓射箭狀，雖然手中無弓無箭，射出之後，中箭者却如被重擊，這是不是金領銀袖上的武功？」

大悲道：「我們雖然會發誓不學上面的武功，但還是看過一遍，上面確有這一門玄功，名爲『意功心箭』，完全是以意駕氣，以氣役力，殺人於無形。」

火龍眞人道：「小友，以你目前的功力，應該已可應付金素如了！雖然我們兩人不學這法衣上的功夫，但你學則可以……」

陸浩道：「前輩認爲晚輩之所學已足以對付那女人，晚輩也不想學那上面的武功。」

「善哉，善哉！」大悲道：「小友果然非一般年輕人可比，對於一個『貪』字猶能克制，眞是了不起，至於目前你是否金素如的敵手？貧尼可以告訴你，你們功力相若，但因你曾有兩次奇遇，元嬰眞炁及駝龍寶血尚未完全消化吸收，所以你的功力還在繼續長成中，稍後，你會比她更深厚更綿長……」

火龍眞人道：「當然，這是估

計她只學了上面的武學三成左右，如果她已學了五成，你最好暫時不要和她硬碰，陸小友如願改變主意，就不妨學這金領銀袖上的武功……」

陸浩道：「前輩，晚輩自信可以應付她的，一切小心從事就是了……」

＊　＊　＊

毛起流年不利，正是所謂人走時運馬走膘，兔子背時招老鵰。

今夜毛起又在和他的相好小酌，「沙沙」聲中後院中落下兩個高手。

毛起在屋中沉聲道：「是哪位朋友光臨蝸居。」

白雨花道：「毛起，出來答話。」

「妳是甚麼人？」

「『七巧梭』白雨花。」

「還有一位是甚麼人？」

「出來看看不就知道了！」

「有甚麼事妳們就說吧！」

白雨花道：「你得自譚珍手中的東西，現在乖乖地拿出來！」

毛起一驚，道：「東西已不在毛某手中了。」

白雨花道：「在何人手中？」

「被蒙面人搶去……」忽然心中一動，反正他也說不出那蒙面人是誰？而且，往外一看，其中一人正是金素如這女煞星，只好昧着良心說謊了。

「毛起，胡扯可救不了你這條爛命！」

「在下說的是眞話……」身子自前窗內射出，推開後窗，「以燕子穿簾」射出後窗之外。

但是，他作夢也沒想到，這一掠十一二丈，足一點地，正要再次掠起，後衣領却已被人揪住，大力一甩，他的身子又飛了回來，而且是越過屋脊，落在後院中。

毛起正要來個「鯉魚打挺」，白雨花伸腿一勾，「卜通」一聲，毛起躺在地上。到此，他才知道自己是倒了邪霉了。

仰頭看看，果然一個是金素如，另一個是白雨花。這兩個娘們那一個也不好惹。

「說！東西放在甚麼地方？」

「眞的被人搶走了！」

「你想死還是想活？」

「眞的！那人蒙面功夫奇高，毛某闖蕩江湖這麼多年，還沒有遇上一個在數招內搶去了我身上東西的人……」

金素如道：「人有多高，是胖是瘦？甚麼武功路子？哪一省口音這總該知道吧？」

「身，身材頗高……不胖不瘦……武功路子看不出來，像是直隸口音……而且輕功奇高……」

金素如想了一下，道：「毛起，你見過『九爪飛鷹』陸浩沒有？」

毛起道：「見……見過……對哩！此人極可能是陸浩……」他所以這麼說，主要是想把注意力引開，况且，他以爲陸浩既能找到他，也很可能猜出那禿頭蒙面人是誰而得手，所以他此刻根本不提禿頭，乾脆坐實了陸浩奪去法衣的罪名。

白雨花道：「說是被陸浩搶去的，這倒確實可信。放眼當今武林之中，能於數招內搶走毛起的東西的，除了陸浩，就找不到第二個，他的嫌疑很大。」

淡淡地一笑，金素如道：「由此可見，妳對陸浩的一切所知不多，陸浩這小子甚少蒙面……」

毛起道：「據我所知，陸浩和譚姑娘的私交不錯，而在下搶了譚姑娘的東西，能立刻知道而搶回去的人，除了陸浩還會有誰？再說一個年輕高手，能在五招內自毛某身上搶走東西，誰還能找出一個可能性比陸浩更大的人？」

他說對了，的確東西已被陸浩盜走，而且已物歸原主了。但却不是毛起說的那樣取走的。

白雨花道：「姓毛的話能不能信？」

金素如道：「當然可信。第一，就憑他這兩手是保不住那東西的，一定會被人搶走；其次，如果仍在他的手中，他早就遠走高飛了！」

「這話也對！」白雨花道：「目前怎麼處置這小子？」

金素如這女人作事一是一，二是二，絕不猶豫妥協，道：「先把他拎起來，待証明東西確實不在他的手中再處置他……」

毛起嚐過金素如這女人的手段，當年挑起「西天敎」內鬨的就是她。所以毛起對這女人絕對不敢有任何幻想。

白雨花往上一撲，毛起閃開，突然向後窗外丟出一件西，人也穿了出去。

金素如哂然一笑，道：「毛起，讓你長了四條腿，還是逃不出我的掌心……」

那知後院中「啪」地一聲，有物爆開，而金、白二人已到了後院，後院極小，竟被黑烟瀰漫。

這麼一來，由於毛起先到了後院，金、白二人誰也不知道毛起逃向那一方向，二人分頭去追，却未追上。

毛起目前是走投無路，只好向紫衣護法韋昌報到了。

（未完・十六）